武俠世界

隱形星球人（太空幻想科學小說）馬雲・著

我們常常聽人說「見鬼」，原來那是來自另一星球的隱形怪物，欲知詳情，請勿錯過今期的巨型科學幻想小說，它將帶你進入超時代的太空境界。



$3.50

1058

編者話

我們常常聽人說過〔見鬼〕，到底是怎麼回事？但說者言之鑿鑿，繪影繪聲，令你不由不信，胆小者不禁毛骨悚然，如在更深夜靜裡，可能急不及待往被窩裡一鑽噤若寒蟬。

本刊今期刊出的巨型小說是太空科學幻想故事〔隱形星球人〕，是篇描述一些來自外太空另一星球的隱形怪物登陸地球，到處鬼鬧〔出現〕，令地球人類驚魂喪魄，滿城風雨，人人自危！欲知詳情，請閱本文，它將會帶你進入超時代的太空境界！

＊＊　　＊＊　　＊＊

俠義傳奇中篇連載〔神捕世家〕今期隆重刊出，這是作者高皐先生繼〔瘟神鬼刀包要命〕後，嶲護重來不朽之作，該故事有現代偵探小說曲折離奇之題材，內容充滿疑雲陣陣、陷阱重重氣氛！更有俠義倫理哀艷感人細膩情節，氣勢磅礴，義薄雲霄，在高君生花妙筆描述下，精采異常，幸勿錯過。

＊＊　　＊＊　　＊＊

下期巨型小說選刊一部滄海客作品——亡命江湖故事〔穆木兒〕，本故事情節發展啣接〔崑崙奴〕，主角人物，離奇際遇，將會揭開生面別開一頁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七十七號
大生大廈九樓（按8字電梯）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81.00
	一年港幣	$ 162.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87.00
	一年港幣	$ 173.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100.00
	一年港幣	$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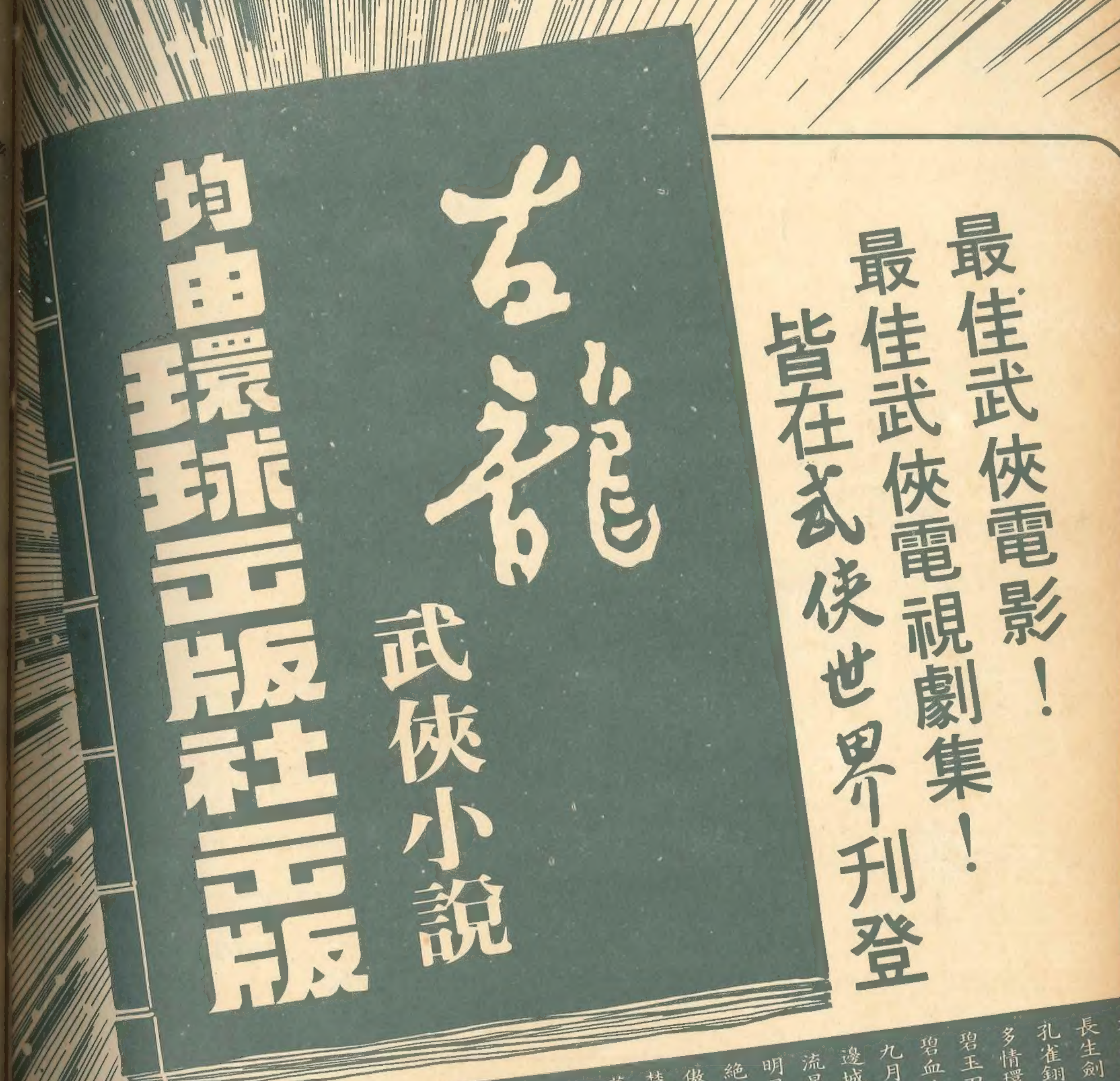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廈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每冊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武俠世界
第1058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Printed in Hong Kong





太空科學幻想小說

隱形星球人

馬雲・文
盧令・圖

隱形生物　神秘莫測

在「幻景號」太空船之上，一班祖必達星球人正在開會。

他們開會的形式與我們地球人不同。地球人開會，所有參加者必須齊集一起，輪流發言；但是，他們祖必達星球人却充份利用了無綫電傳眞的大銀幕。

眼前坐在「幻景號」太空船上會議室的只有霍士船長，狄卡和布魯斯等，都是屬於「幻景號」太空船上的探險隊隊員。

此外就是姊妹船「射綫號」的卡爾船長和另一些祖必達人。

眞正有份參加這次會議的，還有祖必達星球上的總指揮部。

不過，在祖必達星球上的指揮官並未到「幻景號」來。他的聲音和形像只是透過無綫電傳眞，出現在「幻景號」會議室裏的銀幕之上。

與此同時，遠在數個銀河系以外的祖必達星球，他們的星際探險總指揮部的控制室之內，也有着一個傳眞大銀幕，只要一經按掣，「幻景號」會議室中的情形，他們也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這次會議的目的，主要爲了檢討祖必達星球人遠征地球的未來發展。

祖必達星球人遠征地球，曾遭遇過不少困難，例如中途遇上了「娜拉絲」星球的伏擊，抵達地球之後，又遇上了盤據在大西洋海底的「哈雷氏」星球人的襲擊！

顯然到頭來他們總算一一化險爲夷，但是經此一役之後，他們已明白到，覬覦地球資源的，已不祇他們祖必達星球。

可能除了「哈雷氏」星球和他們之外，還有第三個星球。

因此，這次會議除了檢討過去之外，還展望着未來！

過去他們遭遇過二個星球的對抗，最驚險一次自然是在地球上「死亡三角」海域上展開的一次。那一役，祖必達星球人被迫在大西洋「死亡三角」的海域上，投下了一枚深水核彈。

結果，祖必達人雖然也有死傷，但是，「哈雷氏」星球人在大西洋海底的秘密基地，却發生了連串爆炸！

可能經此一役之後，「哈雷氏星球人」就會從地球上絕跡。

目前祖必達星球人要檢討的，就是投下那一枚深水核彈的後果問題。

他們都了解到地球上的海底資源十分豐富，只是那一枚深水核彈會不會造成染汚？霍士船長現在就向總指揮部報告。

根據狄卡等人在地球生活過一段長時期所了解，「核彈」的威力雖然龐大，但却造成可怕的不良後果。而染汚更是長期性的。

狄卡他們甚至也知道地球上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美國在日本投下「原子彈」所造成的長期性惡果。

祖必達星球總指揮部，就是憑這些報告而引起焦慮；他們担心從此以後，地球上海底的資源便變成廢物。

因此，總指揮部要霍士船長派人到該處海洋中，取出樣本檢驗。

因爲核子彈在海底爆炸，可能造成的染汚，只是理論上的忖測；地球人和祖必達星球人之間的科技，是有着一定距離的。由於兩者之間的「核子彈」設計和構造不同，說不定染汚的程度，亦會不同亦未可料。

除了派人到「死亡三角」海中取出樣本化驗之外，還要派人到南極去，支援該處的秘密基地，展開各樣工作。

由於「幻景號」是一艘具有攻擊力量和設備的太空船，所以，總指揮部又命霍士船長暫時留下陪伴「射綫號」，以防不測。

此外有一項較爲特殊的提議，是由狄卡所提出的。

狄卡曾一再登陸地球，因積功而成爲探險隊隊長。

也因此，狄卡的說話，極之受到總指揮部和霍士船長的重視。

狄卡要和地球人保持友善，不主張使用暴力。因爲經過「哈雷氏星球人」一役之後，極可能還有其他星球人隱伏於地球表面之上。假如他們也和地球人對抗，可能面臨「數面受敵」的威脅，那樣會對他們十分不利。

所以狄卡主張好好的，和地球人保持良好關係之外，還要盡量利用他們，帮助他們，以期達到目的。

其實狄卡的主張，也就是霍士船長的本意之一，所以霍士船長首先支持他！

祖必達星球上面的總指揮部，因爲狄卡是「登陸地球的先驅者」之一，所以對於他的建議，終於也接納了。

同時也因爲狄卡熟悉地球人的個性和環境習慣等等，總指揮官决定派狄卡主持是項計劃。

×　　×　　×

地球上的南極。

那是長年積雪的地方，肯定沒有人居住。這點祖必達星球人早已知得清楚。所以，他們這次就選擇這兒設立了一個秘密基地。

由於他們有最先進的高速交通工具，所以秘密基地設立在何處都是一樣的。主要就是沒有人類出現的地方便行。

布魯斯奉命帶領八隻飛碟，載了一批物資由外太空進入地球，直飛南極！

這是一支支援隊伍，同行者有一名地球人——他是一名澳洲機師格林。

格林是一架私人飛機的機師。

他是不久之前被地球人類宣佈爲「失踪者」的人。

一般情況下，如果找不到失事飛機殘骸和屍體，機師就會被列入「失踪者」名單。當時格林就是連人帶機失了踪。

事後搜索隊伍找不到格林和他的飛機，都感到莫明其妙。

只有格林心裏明白，若非他無意中發現了祖必達人的飛碟羣，他是不必變成祖必達人俘虜的。

然而事後格林並不後悔，因為他覺得祖必達人對他十分友善；他喜歡新奇刺激的事物。眼前所見，就巳經足以他感到滿足。

祖必達人樂得有個地球人做响導。因此這一次，布魯斯等祖必達星球人，便帶同格林一齊到南極來！

他們的飛碟凌空飛翔，經過風浪洶湧的「魔鬼海」。

那是位於地球南緯綫四十至五十度的海域。航海界稱這兒為「咆哮的魔鬼海」。海上的風暴，隨時可以吞噬一艘萬噸以上的大洋船。

再往南飛，就是一座座的平頂冰山。

平頂型冰山是南極的獨有標誌，因為北極的冰山是尖頂的。

居高臨下，往下俯視，下面是一片白茫茫的世界。

身為地球人機師的格林，沿途將地球上的形勢，告訴布魯斯。

突然之間布魯斯接到殿後一隻飛碟的報告：「後面好像有不明飛行物體跟踪我們。」

布魯斯有些吃驚地問：「會不會是地球人發覺了我們的行踪？」

「嗯——我也不大清楚。」那個祖必達星球人的飛碟駕駛員說。「不過，它的速度甚快，我看我們還是小心一些好。」

布魯斯問地球人的澳洲機師：「目前地球上的飛行物體，最高速度如何？」

澳洲機師格林道：「地球上已有時速超過一千里的戰機。以我們目前這種飛行速度，他們追得到有餘。」

布魯斯想了想，道：「我們立刻加快速度，試一試他們！」

於是八隻飛碟，一齊加速了速度。

後面一團白光若隱若現，如影隨形，竟然也自動加速了。

布魯斯焦急起來，立即向指揮船「幻景號」報告。

「幻景號」船長霍士非常担心。

他下達命令道：「不要被他們知道南極秘密基地之所在，立即回航！」

布魯斯於是率領其他七隻飛碟，急急升空，衝出大氣層以外！

布魯斯再回頭張望，似乎什麼都見不到。

他向霍士船長報告。

霍士道：「為安全計，還是放棄到南極去。我會告訴我們在那邊的人。看情形，我們可能遇上了另一種星球人。」

布魯斯吃驚地問：「我們又有了新敵手？」

「是的。」霍士船長道：「目前雖無證據，但是，從剛才的電腦資料顯示，他們的飛行速度，絕對不是地球人設計或控制的飛行物體。」

「但是，為什麼後來又不見了他們？」布魯斯出奇地問。

「見不到並非等於不存在。剛才我們一直用雷達監視，自從接到你們的報告之後，就一直不斷監視，我們發覺它仍然存在。為什麼看不見？我想，我們可能遇上了薩摩星球的隱形人。」

「隱形人？」八隻飛碟上的所有祖必達星球人，至此都為之大吃一驚！

飛碟上的祖必達星球人都知道，存在宇宙間的星球，達到天文數字。其中自然是什麼生物都有。

因此，他們相信：一些星球上的生物會隱形，甚至會變形，那是不足為奇的。

祖必達星球人看中了地球，難保其他星球上的生物也會同樣看中地球。

那麼，他們又一次遇上更強、更大的對手，也是極有可能的事。

何況，霍士船長剛才的忖測，除了根據個人常識之外，還根據「幻景號」太空船上的電腦資料顯示，才會有此論斷。

為了避免將南極的秘密基地所在暴露，他們只好將八隻飛碟，折返「幻景號」去！

× × ×

「幻景號」太空船船長霍士，急急向祖必達星球上面的總指揮部請示。

霍士船長要求更多有關「薩摩星球」的一切資料。

因為霍士知道，薩摩星球上的生物不但是一種高智慧的生物，還會隱形。所以他絕不敢造次，一方面將八隻飛碟的「奇遇」報告之外還希望總指揮部作出指示。

總指揮部於是展開一連串的調查，包括：薩摩星球人的生活方式、習慣，以及最近的行動等等。目的除了要知道他們是否也派人到地球來之外，還要針對這「新敵人」的弱點。

在未有總指揮部進一步命令之前，「幻景號」與南極秘密基地間的連絡，暫時停頓。

但是，祖必達人的行動卻未停止！

× × ×

地球上的人類，經常自稱為「萬物之靈」。其實，那僅限於人類在地球上面所表現的，絕對與宇宙無關。

宇宙之大，大至無限，大到難以想像。所以，不但我們人類十分之渺小，就是我們的地球，也顯得非常渺小。

美國太空署有一個部門，專責設法與外太空的生物取得連系。

主持該特別部門的主任也公開承認，外太空生物早巳登陸地球，甚至不公開地，與若干地球人交上了朋友。

只不過由於對方的審慎態度，以及他們都比我們地球人聰明，所以我們若非小心研究和觀察，很難找出破綻而已！

過去不斷傳說地球人被外太空人帶走。但最轟動，而且又被當局所重視的，卻是七個伐木工人的奇怪遭遇。

事情是發生於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美國阿里桑那州的希伯爾地方，有七個伐木工人正在樹林中工作時，發現一隻飛碟在他們頭頂二十五呎處盤旋。

他們正驚呆之際，一度藍光閃動，他們七個人之中，有個叫亞頓的二十二歲青

年，突然離地上升，沿住那一縷藍光，被「吸」進了飛碟去了！

事後六個工人向有關當局報案，警方派人到現場調查，只發覺一些樹木有被燒焦的痕跡，亞頓和飛碟都不知去向。

六天之後，亞頓自動回到家中。

他被同伴和警方追問六天來的下落，亞頓竟然有如患上了「失憶症」一樣，什麼也忘得一乾二淨。像發了一場夢。

× × ×

以上的例子只不過是有正式記載的，而且才發生了不久。

至於從未公開的，沒有正式記載的「怪事」究竟有多少？真是天曉得！

× × ×

祖必達星球上的總指揮部，很快就有答案傳送到他們的「幻景號」太空船來。

根據霍士船長接得的資料：就憑祖必達星球上科學家所知，宇宙間目前最少有三個星球上的生物，具備有「隱形」及「變形」的本能。

那三個星球是：薩摩星球、巴爾星球和伊里安星球等。

到底這三個星球上的生物，有沒有派隊到地球上面來探險？

至今為止，祖必達星球上的科學家們，還不敢作出結論。

只不過，三個星球比較，薩摩是最接近地球，甚至比祖必達星球更為接近地球。同時他們的生物也較為聰明。

因此，布魯斯等人的飛碟所遇見的，極有可能是「薩摩星球上的生物及其飛行物體」。

飛人

在三藩市。一對母子遭遇麻煩。母親貝茜年約四十，兒子雅力年只十八。

他們被聯邦秘密警察找到，據說有人指他們母子二人挾帶私逃。

原來貝茜年青時是個典型美國美女。她和一個不明來歷的情人同居，那人叫狄卡。郎情妾意，一切都十分美滿。

可惜好景不常，當貝茜懷孕時，狄卡一去杳如黃鶴。

不久，貝茜便生下雅力。但狄卡仍未見回到貝茜母子身邊。貝茜為了養活雅力，替他找到一個後父，此人叫邦尼。

邦尼表面上是個正當商人，貝茜下嫁給他之後才發覺，他實際是個犯罪集團的幕後主持人之一，表面上的正當生意只是一種掩飾。

大約一個月之前。

雅力因為跟人打架，受傷入院。院方醫生認為雅力要輸血，可惜雅力的血型十分古怪。

雅力的血型既非「A」型，亦非「B」型，更不是「AB」型或者「O」型。

更奇怪的就是雅力的血型也不是屬於罕有的「R」型。

因此，醫生只可以將雅力的血型暫列為「X」型。

就在那時候，狄卡忽然又出現了。

狄卡從貝茜口中知道，他們的兒子雅力須要輸血，因此，自願到醫院中接受了一次血型檢驗！結果，狄卡被發現，他的血型亦與雅力相同。

（註：上述情節詳見「地球爭奪戰」一文。）

事後貝茜與雅力同告失踪。被視作「不明來歷的人」的狄卡，也不知去向！

想不到一個月之後，他們母子二人卻被發現在三藩市。

聯邦密探於是把他們母子二人請回紐約去，據說，貝茜現任丈夫邦尼要見她。

然而，貝茜並不相信聯邦密探的話。

只有貝茜最明白她現在這個丈夫是什麼人，邦尼如果要找她回去，又何須勞動到聯邦密探呢？

邦尼本身就有許多手下，可以把母子抓回紐約去。

雅力很不高興聯邦密探的態度。

他問他母親：「媽，你是否也不高興這班傢伙？我就覺得他們很討厭！」

貝茜很担心兒子又再受傷。

知子莫若母，貝茜知道雅力經常與人打架，所以她現在也担心他會跟聯邦密探們動起手來，萬一又再受傷……

受傷不要緊，怕只怕他又要輸血。

因此，貝茜勸阻着兒子雅力，叫他不要跟聯邦密探嘔氣！

但是，雅力已用手推開了一名正想將他們帶走的密探。

那密探一下失去了重心，仰倒地上！

他非常生氣，立刻拔槍在手！

他的同伴——另一名密探卻忙制止他，同時蹲了下去，佯作扶起他，其實却是趁勢提醒他：「千萬不可衝動！此人怎可以殺？我們只奉命把他帶回去。」

豈料說話問，雅力看見勢成騎虎，帶着母親貝茜走了！

等到兩名聯邦密探發覺時，母子二人已衝進了路旁一輛汽車之內。

雅力頭也不回，立即開車！

× × ×

二名聯邦密探雖然也開車追逐，但是只追了兩條街位，便失去了雅力母子之所在。

他們惟有透過無綫電通訊器，向他們的上司報告。

他們的上司十分生氣。

為了一定要把母子二人找到，他們通知了三藩市警局，下令全市巡邏車注意一輛七八年型的福特房車。

同時全體警員奉命找尋一對母子的下落。

於是電台，電視台等，紛紛報導此事，也刋出了母子二人的近照。

× × ×

「瞧！」雅力指住電視螢光幕對他母親說，「他們竟將我們當作犯人一樣。」

電台正在播映警方的特別報告。

三藩市警方要求市民提供一切有關雅子母子二人的消息。

貝茜嘆氣道：「其實，現在我們最值得担心的不是警方，也不是聯邦密探。而是邦尼和他的手下們。」

雅力早巳了解到，邦尼並非他的親生父親；只是後父。

同時他也知道，邦尼很喜愛貝茜，只是貝茜自從再遇上狄卡之後，她似乎對那位前度劉郎更是好感。

因此，貝茜才決定乘飛機離開邦尼。

帶着雅力來了到三藩市。

他們就是沒有想到有關當局為了那奇異的血型和狄卡，千方百計也要將他們母子二人找到為止。

貝茜又說：「你後父如果知道我們在這裏，他一定會派人來，但剛才那二名聯邦密探說他指我們挾帶私逃，則肯定是假的，那只不過是藉口而已。我清楚你後父的為人，他不會借聯邦密探之力來找我們回去。」

雅力不禁束眉問道：「那麼，他們為什麼一定要纏住我們？」

貝茜想了一想，道：「自從我們由醫院逃出來之後，大概他們對星球人和你的血統，極感興趣，所以才借個藉口，將我們抓回去。」

「媽。」雅力忽然又對他母親說，「如果我們有難，爸爸會不會來救我們？」

「我怎麼知道？」貝茜感慨地說：「你爸爸狄卡是外星球人，他有任務在身，未必為了一點私事又再來地球。因此，萬一有什麼困難的話，我們還是自己想辦法好了。」

「媽，你瞧！」

雅力的聲音來得急促而突然！

他的視綫一直盯住那一台電視機。

電視螢光幕上的畫面忽然轉變成現場轉播！

鏡頭上出現的，竟然就是這兒外面的街道，所以雅力一點也不陌生。

街上有許多人好奇地圍觀；警方人員正在維持秩序。

原來附近一帶，已被警方團團包圍住，附近幾條街道，均被封鎖。

電視台方面是接得報告後，以第一時間到達現場轉播的。

電視台記者說：警探根據綫索，找到了那輛藍色福特七八年欵房車。

又說有人目睹雅力母子二人進入了一幢住宅大厦之內……

雅力和貝茜這母子二人也不敢再看下去了；他們如夢初覺地，匆匆奪門而出！

然而，他們剛將大門掩上，便聽到梯間傳來一陣陣人聲！

一陣複雜步聲過後，梯間出現了幾個人；為首一人已見到了母子二人。

他吆喝一聲：「站住！不要動！」

但是，雅力已拖住他母親衝上更高層的梯間去！

他們並未站下來，對方亦未開槍！

雅力頭也不敢回，一直帶着他母親急急衝上這幢大厦的最高一層——那是十二樓的天台。

有人從梯間追上來，逐層的追！

雅力母子二人已無路可逃；這一回正是前無去路，後有追兵。

雅力情急之下，就想跳過隔隣一幢大厦去！

他逃避警方的追捕，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也許就是因為過去的經驗所影响，他已忘記了身邊還有一個母親。

他只知道，他無論如何，也不能落入警方之手。

於是雙足一躍，就向較這兒為低的隔隣一幢大厦跳過去。

可惜，他的氣力不足，眼看就要墮落百多呎的街道下面去。

貝茜——他的母親，在這兒天台邊緣，看得差些兒昏迷過去！因為事前她絕未想到她兒子會有此一着。

她沒有尾隨其後，因為她明知那是絕不可能做得到的事！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雅力下墮之勢，竟然停止下來。

空氣之中，彷彿有一張無形的網，將他半中途接住，沒有讓他跌到街上去。相反，還把他反彈上來！

於是，雅力反而向上升起，好像突然之間，長了翅膀一樣。

不但呆在天台欄杆邊緣的貝茜看得木然，就是站在她身畔的警方人員，也看得目定口呆，不知所措。

其實就是雅力本人也不知道怎麼會這樣。他就像一個掉進水池裏的人一樣，只知道拚命地往上游。

然而那只是充滿了空氣的空間，却不是水。只不過雅力的姿勢有如游水而已。

凡是失足墮入水池去的人，大概總會有一種經驗。就是盡快找到可以呼吸和停留的扶手處。

雅力現在就是這樣。

所以他很快便落在對面一幢大厦的天台之上。

他不敢回到他母親的身邊來。

雅力驚魂甫定，回頭一望，發覺這邊天台，他母親所在的四周站滿了人。

他再往街上俯視，街上有更多充滿了驚奇目光的人，正仰首上望，注視着他。

雅力所在的大厦天台雖然稍低，也有八層高，離開地面也有百呎左右，本來在這種距離下，要看清楚一個人的眼神，那是絕不可能的事！

但是很奇怪雅力竟然就可以。

他發覺下面街道上那些人的面目表情，萬二分驚奇！

這時候雅力自己也感到無限驚奇，只是剛才他沒有時間回想「為什麼」而已！

現在他可以稍為喘一口氣了，可惜他還是想不明白：為什麼會這樣？

不但他不明白，所有目擊當時情形的人，同樣也不明白！

× × ×

電視台把握了第一時間，作現場實地轉播。

攝影師只能從街上的角度，映出雅力「往上飛」的情景，假如他們有時間，而又想像得到的話，一定會採取一個更好的角度。

儘管如此，觀衆們已嘖嘖稱奇。

而奉命追尋雅力母子二人下落的聯邦密探，只有較高級的，知道雅力是個十分特殊的「混合人類」。

所以當局下令只可以活捉，不可以殺害！

現在他們更相信雅力確有研究價值。

可惜，他們現在只可以將雅力的母親——貝茜帶回去交代。

至於雅力，他竟然像飛鳥一樣，飛呀飛的，飛得無形無踪。

× × ×

貝茜的現任丈夫邦尼，正坐在他的辦公室裏，非常生氣。

邦尼的手下已將聯邦密探找到貝茜母子的事，告訴了他。

邦尼非常喜愛貝茜，但對雅力，却感到討厭；到底那不是他的骨肉。

可能就是因為這種心理因素影响，所以過去邦尼看見雅力不長進，他反而暗自高興，只有這樣才可以令貝茜憎恨雅力。

但是，事實是否如此？

不管雅力如何壞透了，身為生母的貝茜，對他只是愛護有加。

直至到雅力跟人打架，被抬進了醫院，邦尼不但沒有去看過他，反而對貝茜說了不少關於雅力的壞話。

後來，邦尼又知道貝茜重會舊情人狄卡，事後三人一齊失踪，他非常生氣。

他一邊暗中派人四下尋找貝茜，另一方面又下令手下，追殺狄卡和雅力二人。

他以為只要雅力一死，貝茜就會少了一層懸掛之心。

只要狄卡被殺了，貝茜就會死了一條心。

可惜邦尼却不知道，貝茜的舊情人狄卡竟然是個外太空的星球人。

甚至直到現在，邦尼也只知道聯邦密探四出追尋母子二人的下落，却未知道當局對雅力原來另有目的。

邦尼遠在紐約，他並不清楚三藩市那邊的情形如何。

不過較早時他已派人兼程飛往三藩市去了。

由邦尼派去的三名殺手，奉命對雅力和狄卡格殺勿論。

但是對貝茜，却不能傷她分毫。

邦尼一直很留意事態的發展。

三名派去三藩市的殺手之中，其中一名已有長途電話回來，向邦尼報告！

那殺手說出，警方圍捕現場的情形，邦尼也不敢相信。

但那殺手說：「邦尼先生，我也看見，雅力真的會飛啊！」

「你簡直見鬼！」邦尼在電話中罵他，「你一定未睡醒。」

「邦尼先生，遲早你會相信的，因為報紙一定會刋登這件事。同時現場上有許多目擊證人，他們若非親眼見到，同樣也不會相信。」

「够了够了。我問你，既然見到那小子，為什麼不開槍？」

「當初我們以為他必跌死無疑，又何必多此一擧呢。豈料只跌到半空，竟然反彈上去。那時我們已來不及了。」殺手又說：「而且，現塲佈滿了警探，我們如果拔槍，相信一定逃不過他們的雙眼。」

「那麼，現在怎麼樣啦？」

「貝茜被警方帶走，只有雅力一個人逃得不知所踪。」

邦尼關心地問：「還有貝茜的舊情人呢？」

「我們一直見不到他，也沒他的消息。如果見到他，我們當然不會放過他！」

「好吧！」邦尼最後在電話中說：「你們就在那邊等我，我會帶同律師坐飛機趕到三藩市來，將貝茜保釋出來。」

電話掛斷了。

可見邦尼的內心却有無數的疑問，令他無法找出一個較為合理的答案。

那三個派去三藩市的殺手，却是他的心腹手下，大概不敢在他面前說謊。

但是，一個人又怎麼可以凌空飛翔？

他決定要到三藩市去看個究竟。

× × ×

三藩市警局內外佈滿了警探。

許多記者被擋駕，他們都希望訪問一下貝茜女士。

但是，聯邦密探高級人員早已通知警方，任何人未經特准，不得闖進警局來。

記者們要問的問題，他們差不多已經想像得到，一定是關於貝茜那個兒子——雅力為什麼會飛呢？

可惜當局似乎故意要迴避。

其實聯邦密探的高級負責人，也只不過是奉命行事而已。

他們同樣對雅力感到有興趣，同樣是感到難明究竟。

為了應付記者們的追問，他們揑造了一個「同黨接應」的故事。

聯邦密探高層人員主使三藩市警方的發言人，回答圍在警局門外的記者羣，雅力是有一名以上的同黨，在對面天台接應的。

「他並非會飛，只是各位的錯覺。」警方發言人奉命說謊，「他只是用雙手抓住的架空繩子從天台的這邊滑脫了，他的同黨後來又急急將繩子的另一端扯起。因此，你們由下面仰視上去，他就好像會飛一樣。」

記者們半信半疑。

事實上，在日間的街道上，由下仰望上去，陽光眩目，很易產生錯覺的。

× × ×

在警局裏面。

貝茜正面對聯邦密探的高級負責人艾倫。

艾倫開始問她道：「你那個外太空情人呢？」

貝茜苦笑一下：「如果你有他的消息，最好能告訴我。」

「你一定知他的下落。」

「我也希望知道他的下落，可惜現在我也正在找尋他呢！」

「雅力為什麼會飛？」

「我也不知道。」

「你一定知道的，如果你不合作，我們惟有起訴你！」

「你喜歡怎樣也好，我是真的什麼也不知道。」貝茜顯得十分固執。

「我們知道，自從雅力由醫院逃出來之後，你們三人曾在一起，狄卡到底是來自何方的神聖？」負責人問。

「我比你更加渴望知道他是何方神聖，可惜我一點也不知。」

「你太頑固。其實，我們對你們只是感到關懷和有興趣，如果你能告訴我們更詳細的資料，這對大家都會有好處。何況你又是地球上的人類呢。」

「那又怎樣？」貝茜冷然一笑，「既然彼此同是地球的人類，你一定明白一個事實，就是地球上的人類都有一個共同的缺點，那就是——自私。」

「你的意思可是：要我們給你一些利益，是不？」

貝茜不作聲。

「然則，你要什麼代價才肯說出眞相？」負責人問。

「我要求的代價並非金錢。」

「是條件麼？」

「是的，條件之一就是放我！」

「對不起，暫時我們不能放你。」負責人說：「除非讓我們找到雅力或者狄卡他們任何一人，你才可以走。」

「那麼，我也無話可說了。」

負責人無可奈何，惟有等待上司的進一步指示了。

三藩市與華盛頓之間的連絡從未中斷過；更高層的政府負責人和太空專家們，紛紛兼程趕到三藩市來。

只不過這種緊張的情狀，有關方面存心隱瞞，他們不想造成民心的惶恐而已。

× × ×

美國是個極端自由民主的國家，一切必須依「法」行事。

貝茜既不是什麼罪犯，又不是什麼間諜或者特務。

因此，聯邦密探實在對她無可奈何。

他們既不能起訴她，也沒有理由要對這個女人進行迫供。

正當雙方堅持不下之際，貝茜的現任丈夫——邦尼，竟然帶同律師前來。

他們要把貝茜保釋出去！

警方竟找不到理由去拒絕。

護身符

邦尼把貝茜帶到三藩市的一間酒店之內。貝茜不但沒有感謝他，還生氣地推開他：「別動我！」

邦尼道：「你怎麼了？你似乎忘記了你是我合法的妻子。」

「妻子又怎樣？」貝茜瞪他一眼，「我們並不相欠！」

「聽你口氣，好像有了新歡！」

「坦白告訴你，現在我什麼都不想，只想着我的兒子。」

「雅力？」

「是的。」

「他去了何處？」

「我怎麼知道？」貝茜又說：「我只知道你一直對他不好，只要我在你身邊，他決不會再來見我。」

「那你想怎樣？」

「讓我們分手吧！」

「你原來想離開我！」邦尼笑了笑，「想不到你如此絕情。」

「算是什麼都好，先讓我找到雅力再說。」貝茜焦急地說。

「你不讓我們一齊去找雅力？」

「你別假細心，你一向對他不好，爲什麼如此關心他？」

「聽說你的兒子會飛！」

「連你也相信了？」

「有許多人都看見。」

「就是因爲這些，你才開始去關心他嗎？」

「到底他也是我的兒子。」

「你眞會說話！」貝茜冷然一笑，「不過，你關心得太遲了。」

「貝茜，聽我說吧！我實在很需要你。你不要走！」

「不！我不能沒有雅力。」

「他終歸會回來的，只要你留下來。」邦尼道。

「我們不妨說得坦白一些，我你情緣已了，何必裝假？如果我正式與你離婚，你會損失許多許多錢財的。」

「我可以給你錢，只要你留下來。」

「可惜錢對我已不太重要。」

貝茜說着又想走。

但是，這一次邦尼老羞成怒了！

他一掌摑過去！

貝茜來不及閃避，倒跌在地上。

邦尼的手下都在門外把守住，貝茜就算衝出去，相信亦難逃脫。

這是酒店的十五樓。

貝茜只是急於離開邦尼，其他後果她乎沒有想到。邦尼忍無可忍，衝前又想對似貝茜拳打腳踢。豈料就在這一刹那間，驀地一聲響，窗口的玻璃突然破碎。

一條人影由那兒進來。

邦尼幾乎不敢相信，那是雅力。

× × ×

這兒離地足有百多二百呎，雅力如何可以爬上來？

除非他會飛！

雅力在邦尼驚呆之際，衝了過來。

門外有人叩門：「發生了什麼事？」

「快……」

邦尼還未說完那句話，雅力已揮拳相向，打得他朝天仰倒。

× × ×

酒店房間的門外。

邦尼那數名打手正在滿腹疑團地，傾耳細聽之中。

「發生了什麼事？」

「也許他們夫婦要花槍！」

「是的，我們還是少管閒事。」

「不！剛才我聽到好像是玻璃打碎之聲！事情似乎有些不妙！」

「嗯——那麼，快入去看看！」

幾個人，七嘴八舌地爭論着。

於是有人再次用力叩門。

但門依舊未開。

他們終於開了房門。

門開處，只見邦尼正要拔槍相向之際，却被雅力一腳踢去了手中槍！

一名打手吆喝着。

然而雅力未加理會。

有人也在這邊拔槍！

「不要動！」有人叫道：「再動我開槍了！」

雅力憎恨邦尼對他母親拳腳交加，他亦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砰」的一聲！

那槍手眼見情勢不對，急急地開了一槍。

那一槍對準了雅力的胸膛發射。

雅力也看見了，只是來不及閃避！

槍聲響過了之後，雅力亦在驚叫聲中，倒了下去。

驚叫聲來自雅力本人，同時也發自貝茜。

貝茜看得清楚，她也算定她兒子雅力這次非死不可。

邦尼舒了一口氣，他衝近窗前，往下俯視街中。

一輛警車正在酒店門前停了下來。

一名警員正仰頭上望。

邦尼立刻命令各人將貝茜母子二人扶起，由酒店後門撤退。

× × ×

祖必達星球人狄卡，正帶領着他的一名助手，由外太空乘坐飛碟趕到地球上面來了。

狄卡難得總指揮部同意了他的計劃，可惜，他可能來遲了一步。

狄卡從儀器的反應，知道他的兒子雅力出了事。

雅力身上的儀器，是狄卡給他佩帶上的。

狄卡不但要自己的兒子刀槍不入，還要他淩空飛翔。

因此，當他們分手之前，狄卡便將那些袖珍儀器，給雅力佩帶。

當時他只對他的兒子說，那是「護身符」。

雅力從未想到那些東西有如此意外的效果。否則，他一定有胆面對子彈和手槍！不會在槍聲一響之後，嚇至昏倒過去。

× × ×

雅力逐漸甦醒過來。

他們母子二人正在一輛行駛中的汽車之內。

貝茜哭成一個淚人，她以爲雅力必死無疑！豈料淚眼汪汪之中，她却看見雅力漸漸移動了他的身體。

她高興得叫將起來！

坐在前面的邦尼回過頭來張望。

雅力剛好張大了雙眼。

「雅力，你怎麼啦？」貝茜含着淚問道。

雅力模糊地問：「媽，我們到底在那裏？」

貝茜知道邦尼等人都有槍在身：「孩子，安靜一些吧！」

然而，雅力却坐直了身子。

他終於發現了邦尼等人。

邦尼道：「你死不掉，該感謝我，如果不是我及時叫住我的手下，再加一槍，你一定沒有得救……」

邦尼突然說不下去！他想起了一件「不合情理」的事。

爲什麼雅力還可以坐起來？

他明明白白中了一槍。

邦尼和他的手下固然看得清楚，貝茜甚至亦見到了。

但是，他胸前並未滲血。

雅力原來只是嚇昏了，並未受傷。

爲什麼？

邦尼吃驚地瞪住雅力，就好像見了鬼一樣。

雅力也盯住他，只是目光之中，充滿了憤怒！

貝茜疑惑之中，還有些「心中有數」，因爲她才明白狄卡是外太空的星球人，而雅力却是他的兒子。

他們到過祖必達星球人控制的太空船，會不會因此而產生了眼前的奇蹟？

貝茜正在胡思亂想之際，有人叱喝一聲：「停車！」

她有如從夢中驚醒！

那是她兒子雅力的聲音。

雅力十分生氣地，伸出了雙手，握住邦尼的頸項，嚇得貝茜着急起來。

一名邦尼的保鏢以手槍槍嘴抵住雅力的太陽穴，命令他立刻把雙手放開。

但是雅力不但未加理會，反而對邦尼道：「再不叫你手下放開手槍，我就殺死你！」

貝茜在旁看見了，非常吃驚又着急。

邦尼沒有聽命於雅力，雅力也沒有就範的跡象。雙方僵持不下。

貝茜不知道雅力身上有令人難以置信的奇蹟存在；只担心他受傷。

因此，貝茜一邊哀求邦尼，一邊含淚苦苦勸諫她兒子。

豈料雅力忽然放開了邦尼，反手一拳擊向握住手槍的保鏢。

「砰」然一聲！

子彈擊中了汽車的鐵板，司機嚇得忙亂了手腳！

「轟隆」一聲！

車子頓然失去了控制！撞向路旁一支街燈燈柱。

車子受震盪，車內的人七顛八倒。

車內前前後後總共坐了六個人——前面是邦尼和司機。

後面四個——中央二人是貝茜和雅力，左右兩旁都是邦尼的手下。

此外，後面還有另一輛汽車，裏面則全是邦尼的人。

前面車子一撞，後面跟住的車子却來不及煞停，也撞了上去！

前車的人昏了過去。

後車只是輕傷，車中人也保持清醒。

後車的人正待下車搶救，警車聲已自後面響了起來！

× × ×

狄卡在他的飛碟內也可以感應得到，他的兒子雅力出了事。

於是他下令助手將飛碟開往現場去。

× × ×

街道上一片混亂。

十字車忙於救人，警車紛紛聞訊趕到現場。

狄卡的飛碟儘管在高空之上，也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狄卡對助手道：「我要下去了，回頭我們保持連絡吧。」

說完，狄卡已彈出了飛碟之外去了。

他有如一顆慧星，直向住市區下面墮去，輕飄飄的，降落一幢大厦天台之上。

狄卡很快就沿住梯階下了一層樓，然後進入了電梯。

他的動作快捷而熟練，轉眼已落到了大街之上，混入人叢中。

× × ×

狄卡很明白，如果這時候他現身於衆人之前，將雅力母子二人救走，可能令到問題變得更加複雜化。

他最担心的不是母子二人的安全，而是放在雅力身上的儀器。

那種新式儀器不但可以讓一個人自由飛翔，還可以令到佩帶者刀槍不入。

狄卡不希望這種儀器落入地球人的手上，除了他的兒子之外。

於是他靈機一觸，立即召來助手。

狄卡令飛碟內的助手，將飛碟低飛至

大街人羣之上。

狄卡存心要製造一場哄動——前所未有的哄動。

助手奉命後，飛碟立即折返，然後低飛掠過三藩市一條大街之上。

飛碟的速度本來極之高，但這一次卻像汽車在街上行走時的時速一樣，令到在場的人無不驚訝地仰望！

狄卡就在這時候下手。

他發覺救傷人員正好將雅力自汽車中抬了出來。

他剛衝近那張担架床，就有人拔槍。

狄卡只是呆了一呆，因爲他根本不怕地球人類所發明的槍和子彈。

那是一名軍裝警員，原來他拔槍並非對付狄卡。

他只朝天空放了一槍。

那是情急之下做出的幼稚動作，因爲飛碟根本也不畏槍彈。

一名在場指揮的警官急得破口大罵！那並非因爲那警員射不中飛碟，而是怪他不應該未有命令就採取行動。

飛碟爲什麼肯讓衆多的人目睹？

在街上的人根本就不明白。

飛碟一次又一次的，在大街的上空，低飛至數十呎——那只不過是數層樓那麼高而已。因此，有些人嚇得躲了起來。

有人驚叫，也有人跪地膜拜。

有人嚇至目定口呆，也有人把握時間，匆匆攝影。

飛碟最後直沖雲霄。

大街上面的地球人，肉眼所見，只見一絲白烟，化作一朵白雲，然後消失於無形。

高空遇襲

貝茜和雅力均被送入醫院，檢查交通失事受傷的情形。

邦尼和他的手下們，則被聯邦密探在病房內盤問，關於較早時，酒店中開槍事件。

邦尼否認在場，雖然那是用他名義租下的酒店房間。

警探又分頭查問他的手下們，可惜一點兒結果也沒有。

最令人感到驚奇的就是：雅力竟然絲毫未有受傷。

大批記者在醫院外面，要求訪問雅力。但被警方拒絕！

警方又一次奉命說謊！

他們佯稱雅力受傷，不准任何人進入病房之內。

雅力被有關人員多方面查問，包括他如何會飛，以及刀槍不入……等等，一連串問題。

但是，甚至雅力也不明白爲什麼會這樣；假如他早知自己有此本領，他就不致嚇得到處逃避了。

雅力的母親貝茜，亦成爲盤問的對象了。

然而貝茜亦同樣答不出一個令人滿意的答案來。

貝茜只告訴警方人員，她不想回到邦尼的身邊去。雖然她是邦尼的合法妻子。

× × ×

醫院內外，警衛森嚴。

雅力和貝茜母子二人是被分隔開來問話的，現在雅力卻聲言要見他母親。

在場的警方人員和聯邦密探們，都不敢惹他，因爲他們以爲雅力現在同樣刀槍不入，却不知道一切關鍵盡在祖必達星球人給他的儀器。

雅力由病床上翻下。

一名太空科學家只婉言相勸：「你最好不要太過衝動，你到底也是我們地球人，如果你能夠與我們澈底合作的話，一定可以澈底縮短我們太空探險計劃。」

然而雅力却不聽這一套，他只要求見他母親。

院方怕他大事搗亂，與警方商量後，終於也只好滿足他。

× × ×

貝茜見到她兒子雅力的第一句話：「你有沒有受傷？」

雅力聳聳肩，把手一攤：「我怎會受傷，媽，我只担心你呢。」

貝茜打量着他說：「那就好極了。孩子，我們還是快些走吧。」

「我正是要問你，我們什麼時候離開這裏。」

「當然越快越好，趁警方監視着邦尼，我們快些走！」

「但是，我發覺到處都有人監視。」

「我想，你應該通知你父親。」

「嗯——」雅力伸手一摸登時面色大變，「奇怪，那東西呢？怎麼不見了。」

「你是指那手表型的物件？」

「是的，那是父親臨別時交給我佩帶的，他吩咐我，如果須要他時，就只須按一下小小的按掣。但是——」

雅力終於又離開了他母親的病房，到隔隣他自己的病房去。

他以爲一定是醫生對他展開急救時，把那「手表」除去了。

但是，醫生却否認見過那東西。

雅力呆住了一陣！

他並不知道那東西的威力，只以爲那是一具袖珍的電子通訊器而已！

他只好告訴醫生：他想和母親一齊出院。

但醫生告訴他：他們要留下來接受觀察，暫時不能出院。

雅力早知有此一着。

在他逃出病房的時候，他已感覺得到，處處被人嚴密監視。

那些人並非他後父邦尼的，一定是警方派來的人。

想起他後父邦尼，雅力又靈機一觸，對醫生說：「我想見我後父邦尼先生。」

醫生答允了。

邦尼在另外一間病房。

那兒門外有人把守住。

× × ×

雅力很乖巧，他告訴邦尼：「我根本沒受傷，他們硬要我留下來，悶死了！」

邦尼瞪他一眼：「你不是要再來教訓我吧？」

雅力含笑歉道：「對不起，車上的事，是我一時衝動。」

「你母親如何？」

「她叫我問候你。如果有什麼，最好

讓我們一齊離開這裏。」

「你以爲走的那般容易麼？你眞是個不知所謂的傢伙。」

雅力忍氣吞聲道：「如你設法救我們出去，我和媽會繼續與你生活在一起。」

「你居然也來求我。」

「那只是爲了大家都好。」

「你很會說話！」邦尼嘿嘿地說：「其實，你也不必求我，你不是會飛麼？你大可以來去自如。」

「告訴你，我並非求你！」雅力生氣了，「若非爲了媽，我還要揍你！」

「嘿！你簡直不是人。」

「你敢罵我？」雅力又想動粗。

邦尼伸手到枕頭下面去。

雅力担心他有槍藏在枕下，但回心一想：自己既然刀槍不入，還有什麼可怕？

邦尼家中睡床的枕下，的確也習慣了放着一支手槍。所以他也習慣地，伸手去探索。

可惜他的手抽出來時，却空空如也！

雅力冷然一笑：「槍呢？爲什麼你不用槍來對付我？」

邦尼看見雅力目露兇光，非常吃驚！

邦尼在撞車時受了傷，如果雅力要對付他，他將無力反抗。

雅力果然衝過來了。

邦尼立即伸手到床頭去，按動「喚人鈴」的按掣！通知外面的人。

門外有人入來。

是邦尼的人。

他們大聲吆喝。

雅力沒有理會闖進來的人，他以爲自己還是刀槍不入。

如果雅力知道「刀槍不入」的關鍵完全在乎那手表型的儀器，最低限度現在他也會稍爲有點顧忌。

但是，他沒有。

他一點顧忌也沒有。

他仍然向邦尼襲擊。

邦尼大聲呼救。

闖進來的保鏢立即鳴槍示警。

雅力仍不知機，繼續襲擊邦尼。

保鏢再開一槍。

門外有警方的人員湧了入來。

雅力情急之下，放下了邦尼，回身撲向窗門那邊去。

警方人員之中，有人目睹雅力凌空飛過，所以現在也担心他由窗口飛出去。

雅力果然爬上了窗框。

他是眞的想飛。

他一點也不知道今時不同往時——他根本不能飛了。

雅力回頭看看，警方人員已經追了過來。

雅力急不及待，立刻躍離窗口，他以爲自己會飛！

但是他却往下墮。

上次他也往下墮，但後來却可以中途回彈，凌空飛去。

可惜這一次不能了。

警方人員不及阻止，只有倚窗目送他掉落醫院下面的花圃中去。

雅力跌得昏了過去。

× × ×

剛才那二响槍聲，驚動了醫院各方面的人。包括聯邦密探和三藩市警方人員，也驚動了各病房的人。

貝茜也知道了這件事，她嚇得差些兒也昏倒過去。

由於雅力是有關方面密切注意的「特種人類」，所以醫院方面立刻展開搶救工作。

雅力昏了過去。

他受了傷，萬幸所傷不重，因爲那兒只是三樓而已。

三樓離地不太高，加上下面又是花圃，總算是不幸中之大幸。

雅力可以說是被嚇昏的。因爲事前他絕未想到自己會繼續下墮！

他以爲自己會飛，豈料任他如何縱跳，他也飛不起來。

爲什麼上次又可以？

雅力一時之間也想不通。

× × ×

狄卡將儀器收回，又悄悄通知助手，駕飛碟到一幢大厦的天台將他接走。

但是，當狄卡登上那幢大厦天台時，却嚇了一跳。

天空中出現了幾度白光。

由狄卡助手控制的飛碟，正遭受到不明來歷的襲擊。

高空中的情景，即使地球人用他們的肉眼亦未必可以看得見。

但狄卡不是地球上的人類，他的視力是超乎地球人的。

他看見那些白光有如雷電一樣，朝住飛碟圍攻，但却又見不到任何飛行物體。

狄卡急忙按動通訊器，與他的助手取得連絡。

助手情急地說：「不好了，可能又是薩摩星球的人。」

狄卡一邊指示助手將飛碟緊急高飛，一邊向「幻景號」求救。

可惜狄卡話猶未完，高空之上，電光一閃，那飛碟就像放烟花一樣四處散開。

狄卡心裏明白，他的助手，已經與飛碟同歸於盡。

狄卡又害怕，又傷心。

他不知道他的助手有沒有通知「幻景號」的同伴，最少眼前他就見不到有其他飛碟再出現於天空之上。

那些宛如閃電的白光不見再出現。對方顯然偷襲得手。

狄卡爲助手而感到傷心。

但在另一方面，他又不能與「幻景號」取得進一步的連系。

單憑他手上的儀器，他是不可能與外太空的「幻景號」取得接觸的；他身邊的儀器，只可以跟正在附近高空掠過的飛碟連絡。

可惜那唯一的飛碟已經毀滅；「幻景號」如果不知道這件事，自然也不會知道狄卡流落在這裏。

突然之間，狄卡感到有點不妙。

陽光之下，有些閃光物體在大厦天台之上一掠而過。

狄卡看不見那是什麼東西。但他却可以感覺得到，還隱隱約約可以聽到了一陣陣「蕭蕭」的超音速飛行時留下的餘音。

狄卡大吃一驚。

他知道薩摩星球的生物，有着高度的

智慧，不但本身可以隱形，亦可以將他們的飛行工具同時隱形。

剛才，他曾以通訊儀器連絡他的助手，極有可能因此而暴露了目標。讓對方知道了他之所在。說不定目前對方正在包圍他。

狄卡越想越驚。

他急急想撤回大廈之內。

就在這刹那間，「嘭」的一聲，那扇天台的防風門却關上了。

狄卡心裏明白，剛才電光在頭頂一閃時，必然就是有隱形人降落這裏，只是他看不見而已。

狄卡伸手企圖將天台的門拉開。

但門關得很緊，任他用上多少氣力，也無法將它拉開。

狄卡急忙探手腰間。

他腰間有一支槍——那是一支電子手槍，既可以將人類擊昏，也可以發射死光，將鋼鐵熔解。

狄卡就是想以死光光束令到天台的鋼門打開。

可惜他的手剛探至腰間，就立刻感到有些不妙。

那兒有另一隻手。

那隻不明來歷的手跟他的手輕輕地碰了一下，嚇得他急急倒退幾步。

就趁住這時候，狄卡乘機拔出了他腰間的電子槍。

他雖然見不到任何人，却可以憑剛才的接觸，測出那隱形人之所在。

他急急發射了一次——那是足以令人昏倒的光束。

但是，對方似乎毫無反應。

突然，有隻拳頭伸了過來，狄卡雖然見不到，却可以感覺得到那的確是一隻拳頭。

那隻見不到的拳頭，狠狠地擊在他的下頷之上。

狄卡被擊得東斜西歪，差點兒站不住脚。

他知道剛才的想法沒有錯，隱形人剛才眞的已降落天台之上。

假如對方只有一個，狄卡還易於對付，只怕不止一個。

其實就算是只有一個，狄卡也吃虧得很，因爲對方可以見到他；他却見不到對方。

狄卡靈機一觸，立刻撲向了天台邊緣去。

他企圖越過欄杆，飛身落到大街上去，混入地球人的人叢中。

但是，他絆倒了。

有些東西絆倒他，他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似乎是一隻脚橫在前面的地台上。

他立刻反身按動了電子槍的按掣。

電光一閃。

狄卡聽到了一聲尖叫。

那聲音十分古怪，像狠嘶，不似人聲，亦不像祖必達星球人的叫聲，短促，而且充滿了恐怖感。

狄卡担心對方不止一人，更怕對方會作垂死的掙扎。

他忙向欄杆飛躍而出，因爲這可能是他唯一逃走的空罅。

狄卡終於成功地逃脫。

沒有任何阻力阻止他往下跳。

他輕飄飄的，就像長了翅膀一樣，一直降落大街之上。

×　×　×

大街之上，行人衆多。

狄卡突然從天而降，自然令到一些人爲之愕然。

但是大都市的人盡是忙人。

他們匆匆地由大街上走過，有些根本沒有注意剛才的情形。

即使目睹狄卡由高處落下，也只以爲他是由二樓跳下來；相信沒有人會懷疑他這次竟然由十多廿層高的天台一躍而下。

閙市中的追逐

在醫院的病房內。貝茜正含淚獃在病床旁邊，瞪住她的兒子——雅力。

雅力經醫生救治後，已經無碍。

他對他母親說：「我也不明白，爲什麼我不能再飛起來。」

貝茜看看身邊沒有第三者，想想她目睹雅力確曾飛翔過的情形，就忍不住說道：「可能你根本就不會飛，那只不過是你父親從旁協助而已。」

雅力回憶道：「不，當時我記得沒有人從旁攙扶過我！是我自己要怎樣飛就怎樣飛起來的。」

貝茜忽然想起了：「你父親給你的通訊儀器呢？」

雅力看看自己的手腕：「嗯——可能給醫生取去了。」

「說不定那才是關鍵。回頭你不妨問問醫生。」貝茜道。

雅力忽然又說：「當汽車失事之後，我們被救時你有沒有見過父親？」

「沒有。」貝茜若有所覺地問：「你爲什麼會這樣問？」

「不知道是否幻覺，我好像在半昏迷中見過他呢。」

「我想起了，據說當時大街上出現了一隻飛碟，那可能是他已知道了我們出了事。」貝茜又束眉道，「爲什麼他不來救我們？」

「是的，父親說過，如果我們有困難的話，他會救我們的。」

這時候，病房的門打開了。

一個穿白袍的醫生走了入來。

母子二人不敢再談論什麼。

貝茜甚至想回到自己的病房中去。

那個「醫生」將病房的房門掩上了之後，轉過身來。

就在這刹那間母子二人登時怔住了。

他們不知是驚還是喜，因爲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出現在他們面前的，竟然會是狄卡。

×　×　×

貝茜喜極而泣。

她高興得撲過去，與狄卡相擁而吻；也顧不了兒子的存在。

雅力也喜不自禁。

可能是一種靈性，雅力對狄卡份外有一份親切感。

他們幾乎什麼話也不會說。

其實，他們三個人都有許多話要說。只是一時之間，都說不出來。

還是狄卡較爲冷靜！他輕輕對貝茜道：「我是來帶你們走的，你快些準備。」

貝茜道：「警方看守得非常嚴密，我們如何逃得出去。」

「我有辦法！」狄卡把一具表型的儀器，往貝茜的手腕套上去，「這是反抗地心吸力的儀器，也有防彈作用。你戴上它，不但可以飛翔，也可做到刀槍不入。」

雅力想起了，果然是因爲少了這東西，否則他不會跌昏。

狄卡又給另一具給雅力戴上。

然後又告訴母子二人：「我回頭在下面停車場等你們！」

門外響起了步聲。

狄卡担心有人闖進來識破他的僞裝，急急離開了病房。

貝茜回到床邊，問雅力：「你傷勢未好，可以走動麼？」

雅力出奇地瞪住那手表型的儀器：「眞奇怪！戴上了這東西之後，渾身感到輕鬆，連傷痛也消失了。」

貝茜也有同樣的感覺。

他們都聽狄卡說過，這是反抗地心吸力的儀器。既然沒有了地心吸力，無論在生理和心理反應上，都會減少一層壓力。

母子二人一齊湊近窗前，往下俯視。但下面並非靠近停車場那邊，而且，還有警探把守住。

貝茜於是悄悄開了房門。

外面走廊上也有人看守。剛才狄卡若非穿上醫生袍，相信一定無法入來。

貝茜回頭對雅力道：「我們先行試一試能否飛，如果能够的話，我們由高處繞到停車場那邊去。因爲走廊不能去，下面也有人看守住。」

說着，雅力已首先騰空而起。

他樂極忘形，「蓬」的一聲，頭部撞了天花板一下。

貝茜担心地問：「你怎麼了？」

「我沒有事。」雅力只摸摸後腦。

他是眞的沒有事，那袖珍儀器簡直就是妙不可言。

貝茜也試飛。

她同樣可以騰空飛起。

母子二人正在高興得難以形容之際，突然房門開了。

有個護士小姐入來。

她看見天花板之下飄浮着一個人——那當然是貝茜。但她們以爲自己白日見鬼，「呀」然失聲驚叫起來。

這一叫，却驚動了門外的警探。

警探以爲發生了變故，急急忙忙衝了入來。

貝茜看見勢成騎虎，忙對雅力道：「開始吧！孩子，快跟我來。」

雅力看見母親由窗口飛了出去，他也急急飛越窗外。

由病房外闖進的警探們，見狀大吃一驚。

有人撲到窗前，有人折返房外向上司作緊急報告。

呆在窗前的人見到二個人影凌空飛騰，升到屋頂時由於角度關係，轉眼就不見了。

×　×　×

醫院內外，一片緊張。

派駐醫院的警方人員與聯邦密探們，已接到報告。他們迅速採取行動。

有人匆匆趕上醫院的天台去。

但是，母子二人却飛到停車場下面去了。

停車場有一輛車子正匆匆開出。

母子二人剛降落，車子的門就開啓。

坐在汽車裏的，正是狄卡。

狄卡也不等車門關好，便立刻把車子開走。

數名警探由車場那邊進來。

同時在樓上居高臨下的警探，亦已看得清楚。他們透過無綫電通訊系統，知會門外的警車，對狄卡等人展開追踪。

×　×　×

警車響起了警號，自後緊緊追迫。

狄卡一邊開車，一邊對母子二人道：「如果再也無法擺脫他們，你們二人就飛走，讓我一個人來對付他們。」

雅力問道：「爲什麼你不可以一齊飛呢？」

狄卡道：「我的儀器給了你媽，我身上只有一件避彈衣。不過，這已經足够了，我們在金門橋會合。」

雅力回頭張望，除了一輛警車之外，又加入了二輛電單車。

每輛電單車之上，都有一名武裝的交通警員。

他們拉響了警號，越追越近。

狄卡也見到了——他是從望後鏡中見到的。因此，他示意雅力先飛出去。

雅力開了一邊車門。

這時車子已慢了下來。

後面的警車也以爲他們放棄逃走，於是紛紛往路旁停下來。

豈料，狄卡剛將車子停好，車內已有兩條人影飄然騰空而去。

一名警員情急之下，立即拔槍瞄準，眼看就要發射。

但是一名警長連聲喝止：「你瘋了嗎？千萬不可開槍。」

警員稍爲猶疑，貝茜和雅力母子二人，已飛得老遠。

一輛電單車攔住狄卡的去路，令到他無法開車。

狄卡無可奈何地，由汽車裏面走了出來。

他故意將雙手舉起。

警長警告所有警員：「他是外星球人，大家切不可傷害他。」

狄卡聽在耳裏，已是心裏有數。

他揚聲道：「好吧！我跟你們回去，好讓大家有個交代。」

衆警員看見狄卡全無惡意，果然放鬆了監視。

就在這刹那之間，狄卡突然拔出他的電子手槍。

說時遲那時快，電光閃閃之下，已有數名警員倒地。

狄卡一個轉身，跨上路旁一輛電單車，飛馳而去。

這時候，一輛警車剛剛開到，見狀欲待阻截，已來不及。

警車惟有利用車內的無綫電通訊系統，通知總部。

警方的總部再透過無綫電通訊系統，

轉知各巡邏中的警車，說出狄卡的電單車編號和逃走方向。

× × ×

狄卡的電單車是一輛警車，車上有警號；只要响起了警號，路上的車輛立刻讓路。

因此，狄卡逃得容易。

他一直朝住金門大橋逃去。

這時候，一些警車已接得無綫電報告，分頭兜截。

但是，狄卡的車子不但速度快，體積也小，轉彎抹角，橫衝直撞，三番四次的突圍而去。

奉命兜截的警車上的警員，又不敢開槍，所以惟有眼巴巴的，看着狄卡逃去，變得毫無辦法。

狄卡眞正担心的，只是隱形人；但對付地球人，他是有恃無恐的。

× × ×

狄卡因爲逃得十分從容，令到他可以偷來另一輛旅行車，開到金門橋頭去，將貝茜和雅力母子二人接走。

旅行車一直開過金門橋，似乎沒有人留意到車子裏的人。

貝茜和雅力都悄悄舒了一口氣。

狄卡明知暫時無法和「幻景號」太空船取得連絡，只希望重溫昔日與貝茜在一起時的美麗夢境。

× × ×

旅行車已經過一番改頭換面了。

狄卡希望可以因此逃避過警車的追截，和他的妻兒過幾天愉快的日子。

一直以來，他都希望有今天這種獨自相處的日子。

這是渡假區。

這一帶停了不少這一類「活動房屋」——旅行拖車。

這些車子不但有睡房，也有酒吧，客廳，洗手間等等。

美國人十分講究生活享受，狄卡也在面對妻子和兒子的時候，感到滿足。

可惜他身不由主，否則他一定留在地球之上，與貝茜繼續相處。

貝茜十八年來一直沒有忘記過狄卡，難得今天有此機會重溫舊夢，自然是如痴如醉。

× × ×

雅力年紀已經不小，十八歲的年青人，自然明白母親的心理。

他只担心狄卡一旦要離去。

因此，他故意獨自避開了。

他要讓父母親好好的相處幾天。

十八年了。十八年來，只有雅力最了解母親的心事。

× × ×

這兒渡假區的環境實在不錯。有樹林，也有海灘，兩者之間，相去不遠。

旅行拖車分別停在樹林中，渡假的人有些躲在車卡中，有些到樹林中去，亦有到海灘去的。

雅力當時就去了海灘。

海灘上有許多年青男女，雅力和他們混在一起，玩得非常開心。

雅力本來只是故意製造機會給他的父母，讓狄卡可以和貝茜獨自相處。

但是，當他由海灘返回樹林時，却不由得大吃一驚。

他們的旅行車不見了。

雅力當初還以爲找錯了方向。後來他幾乎找遍了整個樹林，也見不到那車子，這時他才開始着急起來。

他不敢報警，否則只有自投羅網。

他惟有靜悄悄地，自己想辦法。

有什麼辦法？

他又想飛。

是的，只要他能飛上天空，居高臨下，也許可以發現那輛旅行車之所在。

但是，雅力也有顧忌。如果這時候他飛上了天空，一定會引人注意。

也許，有人立即報警。

甚至公路上的巡警，也會在發現他之後，立刻通知總部。

那時，他只怕未找到他父母，又給警方纏上了。

雅力左思右想。

終於，他仰望着天空，想出了一條妙計。

他無須引人注目，便可以在天空進行偵察行動。

原來雅力發現了那些滑翔風箏。

這是渡假區，既然有這許多年青男女，這一類新玩意不難出現。

但是，往何處找一隻大風箏？

靠近海灘那邊有一隻，但可惜已經爛了。

當然是爛的，假如是完完整整的，又怎會棄於沙灘上？

爛風箏對別人也許沒有什麼用處，但對雅力則絕對有用。

他悄悄把風箏帶入樹林中，揀了一處沒有人的空曠地方，凌空飛起。

爛風箏當然不能再飛，但雅力根本沒有風箏亦可以飛。

於是他就在有所掩飾的情況下，凌空進行偵察。

他認得那輛旅行車。

尤其是車頂的顏色，十分鮮艷奪目。

居高臨下，應該不難找到的。

大約飛了數里，果然給他找到了。

那一輛車子就停在一條高速公路的路邊。

雅力十分小心，因爲他已經不是孩子；他明白到自己的處境。

他會想到車子內他父母的處境；他父母當然不會故意避開他。

那麼，可能他的父母已身不由主，正被人加以要脅住。

因此，他凌空巡視了一番之後，就選定了一處靠近停車的地方着陸。

那車子毫無動靜。

雅力心感不妙，他逐步迫近。

他終於發覺那車子裏一個人也沒有。

狄卡和貝茜已不知所踪。

想發橫財的人

狄卡發夢也想不到，他和貝茜竟然會在睡夢中落入一班地球人的手中。

假如眼前這一班是薩摩星球的隱形人，他會一點也不感到驚奇。然而現在面對住他的，却是眞眞正正的地球人。

他不知道這一班是什麼人。

甚至不知道他們爲什麼要對付自己和貝茜。

他只知道在睡夢中被人連人帶車一齊拖走。然後轉到另外一輛車子裏來。

狄卡和貝茜怎麼會睡着了？

原來對方是有備而來，悄悄將一種氣體灌入他們的卡車中，讓他們在不知不覺中熟睡如猪，才將車子悄悄拖走。

直至他們被人弄醒時，已在另外一輛汽車之內。

狄卡看看身邊的貝茜，貝茜也看看他。兩個人都感到莫名其妙。

車子一直在開動。

狄卡發覺他身上的訊號發射器並未被人拿走。

於是他悄悄將開關弄開了。

狄卡在無可奈何之中，只好希望他的同伴……祖必達人，收到他的訊號之後，能及時趕來打救他們。

同時他也示意貝茜。

貝茜也明白了，她手腕上的手表型儀器仍然戴在手上。

也就是說，貝茜隨時都可以騰空飛起來。

這班人似乎很大方，也很斯文，並未將他們加以綑綁。

貝茜在眼色中會意了。

她果然在車子稍爲緩慢時飛騰起來。

她以爲只要她開始有所行動，狄卡就會另有辦法。

怎料到「錚」的一聲。

貝茜只騰起不足一尺，又被迫坐回原來的位置。

「哈哈……」車內數名大漢這時才格格地笑將起來。

其中一個還說：「你們看見了吧！果然是不可思議的事。」

貝茜這時才發覺，對方雖則未綁住她的手，却用一條鐵鍊扣住了她的足踝，所以她無法再飛高。

她只騰起不足一尺，又跌了回原位。

看情形就不難明白，原來對方存心試試她。早知如此，她不會出醜。

有人轉向狄卡道：「爲什麼不見你也試飛一下呢？」

狄卡不作聲。

只有他自己才明白，他那具不是飛行器，只是訊號發射器。

本來狄卡打算和貝茜相處三幾天之後，才開始用這訊號發射器。因爲那是郊區，希望會有祖必達人駕駛飛碟掠過上空。

只要飛碟收到訊號，就會派人與他接觸，或者救他。

但是，狄卡看見情勢危急，只好立即就開動它。

爲了分散對方的注意力，狄卡忍不住問他們：「你們到底是什麼人？」

衆大漢互相交換眼色，却沒有人認眞回答他。

貝茜道：「如果你們想發財，可找錯了對象啊。」

「不！」爲首一名大漢是個中年人，他終於說道，「我們肯定沒有找錯對象，剛才你已經表演給我們看，證明我們找對了。」

狄卡這時才發覺，他身上的一支電子槍，也已落入那中年人的手中。

中年人道：「我們一齊去發財，成功了之後，大家都有好處。」

貝茜似乎稍爲明白了。

「你們想怎樣？」雖然明白了，貝茜還是要問。

中年人道：「你們很快就會明白，何必多問呢？」

另外一名大漢却警告他們，切勿反抗，否則格殺勿論。

狄卡心裏想：只要貝茜手上的儀器不解下來，對方想傷害她那是不可能的事。

狄卡自己的身上，也有避彈的衣服。

看情形，對方似乎還無意將他們這些關鍵性的東西解下來。

他們好像已有了一套完整的計劃似的，只待實現而已。

× × ×

車子終於停了下來。

時間已是黃昏。

中年人不斷看腕表。

一部份人已經下去；只留下中年人和二名有手槍的大漢。以及狄卡和貝茜等，共是五個人。

他們開始有所行動。

中年人親自動手將貝茜手腕上的表型儀器取去。

另一名大漢也把狄卡的訊號解下。

狄卡至今爲止，仍然想不通，他們究竟想怎麼樣。

狄卡和貝茜的脚，都被鐵鍊扣在卡車的甲板之上。

現在有人由外面回來了。

那大漢向中年人打了一個眼色，微點着頭；通常這是表示一切妥當。

中年人於是對狄卡單獨地說道：「我們知道閣下身懷絕技！我不妨坦然相告，我們只想發財。只要閣下衷誠合作，助我們成功，你這位女友即可安然離去！否則，只怕她會埋怨你一生一世。明白麼？」

狄卡故意道：「我那有什麼絕技？」

「我們無意中發覺的，你可騙不了我。總之做得好的話，你也可以坐地分肥，保不落空。」中年人說着，向二名大漢分別打眼色。

一名大漢把狄卡脚上的鐵鍊關鍵弄開了。讓他可以自由行動。

另一名大漢則以手槍抵住貝茜的腰間，貝茜此時已像常人一樣，因爲她身上的儀器已被人取去。

子彈固然可以射殺她，刀子亦可以刺傷她。狄卡和貝茜本人心裏都非常明白。

狄卡被人押下車去。

貝茜不但仍然留在車內，甚至脚上的鐵鍊也沒有弄開。

有二名大漢留下來，監視着貝茜。毫無疑問，她已變了「人質」。

狄卡安慰貝茜道：「你放心，一切將會很快就成爲過去。我會滿足他們的。」

中年人笑了笑：「對了，大家合作的話，事情好辦了。」

中年人把手一揮。

狄卡隨即被帶走。

× × ×

黑夜降落了。

狄卡明白到地球上的黑夜，帶來不知

幾許罪惡，也給予許多人方便。

狄卡也明白地球人類的弱點：貪婪，而且自私。

爲了救貝茜，狄卡是眞的希望趕快助他們成功。

爲了貝茜在對方的手中，狄卡投鼠忌器，不敢向他們反抗。

看事態的發展，這班人是眞的只想發點橫財。

大概他們無意中瞥見了狄卡和貝茜等人逃走的情況，於是靈機一觸，悄悄地跟踪他們，偷偷用一種迷魂氣體迷住他們。

現在狄卡被他們帶到一處黑暗的角落來。

他們稍作停留，才押住狄卡閃進了一間屋子裏去。

中年人用門匙開啓了那度門。就像夜歸人回家一樣。

看他用門匙開門時，連試也不必試，狄卡也暗自驚奇。

狄卡以爲這兒就是目的地了。

豈料進去之後，中年人竟然探手亮了燈。

有人留在屋外把守。

在中年人的指示下，狄卡被人帶進一間房間裏去。

這是一間很古怪的房間。

各人只停留在進門處，並未繼續再往裏面走進去。

中年人首先戴上一副黑眼鏡。

他打了一個手勢，一名大漢熄了燈；房內變得一片昏黑。

狄卡不知道他們又在玩什麼把戲。

中年人道：「你往前走！直至我叫你停止時爲止。」

狄卡無可奈何，只有照做了。

他看得見房內的環境，只是較爲模糊而已。

他在未熄燈之前，已知道這裏面放置了一座金屬物體。

現在他就是要通過這一座金屬物體。

他以爲這一座就是放金銀財寶的保險箱。後來才知道這想法又錯了。

中年人並未叫他去開啓這座金屬物體，只叫他由拱門處通過而已。

在熄燈之前，金屬物體並無異狀。

但熄燈之後，中年人扳下了另一個按掣，拱門左右兩旁就有紅外綫透射出來。

狄卡並未清楚知道中年人的用心，只是依他的吩咐做了。

他由拱門穿過，一切亦無異狀。

中年人又令一名大漢由那兒通過。

豈料那名大漢剛接近時，警鐘立刻就响個不停。

中年人一邊亮了燈，一邊把鐘聲關掉了。他非常滿意地說：「他果然一切如我們所料，紅外綫對他毫無影响。」

中年人又命令二名大漢，試驗兩具分別由狄卡和貝茜身上解下來的儀器。

其中一名大漢果然可以騰空飛起來！彷彿處身於失重狀態一樣。

但另一人就不可以。

中年人於是問狄卡：「爲什麼這個不可以？這是什麼？」

表面看上去，兩者之間，差異甚微。其實一具是訊號發射器。

但狄卡却不想讓他們知得太多。

他只好佯稱：「這一具壞了，須要修理好。你可否讓我試試？」

中年人想了想，道：「好吧！你試試看，我不怕你作怪。如果你有什麼異動，首先遭殃的，是你的女友。」

狄卡並非想逃。何況那一具訊號發射器又不是助他飛騰的儀器。

狄卡只想借故將訊號加强。

中年人也大方的把訊號器交給狄卡。

狄卡故意左弄右弄的，最後還是表示「儀器有毛病」。

其實那訊號器一直都在開啓！只是現在再給狄卡加强了。

中年人和大漢們商商量量。

最後中年人道：「相信一具也夠用了。我們走吧！」

這時候狄卡才明白：這兒原來並非最終的目的地。

他們離開了那一間屋子，重新將門鎖好。然後，他們才相繼登上了一輛汽車離去。

車子匆匆開走。

× × ×

狄卡完全處於被動。

中年人指揮鎖定，將狄卡當作一種工具。

車子最後停在一處街頭。車中人瞻前顧後地，環顧着四周的環境許久。

中年人又出示了取自狄卡的電子槍，問道：「這是否開關？」

狄卡不想他殺人。坦然將電子槍的用途，告訴了中年人。

中年人向司機關照了一個眼色。

車子又緩緩前進。

當車子停下來時，有個穿制服的警衛，走了過來。

中年人一聲不响，開動了電子槍。

車外的守衛有如觸電，倒了下去。

立刻有二名大漢跳落車去。

守衛被拖了上來。

有人將守衛的衣服脫下，亦有人相繼離開了這汽車。

守衛失去了知覺，他身上的衣服迅速穿在另一名大漢的身上。

有一名大漢在大厦門前飛騰升空，直至三樓的露台之上。

那大漢又將儀器拋下來，讓另一名大漢接住。儀器交到了狄卡的手上。

中年人叫狄卡上去。他則站在下面，小心地監視着。

狄卡上去之後，最後才輪到那個中年人。

除了他們三個人之外，其他人都留在下面。

冒充守衛的人，則在門前巡邏。

爆竊保險庫

中年人小心地，將露台上的門弄開。

他沒有立即入內。

他回頭對狄卡道：「我們的合作，就由現在開始，希望一切順利吧！」

中年人架起一副黑眼鏡，那是可以看見紅外綫的眼鏡。

狄卡走在中央。

那大漢殿後。

裏面是一條走廊。

三個人在黑暗中，只憑着手中的電筒照明，轉彎抹角地走了一陣。

中年人似乎很熟悉這裏的環境。最後他停留在一處門前。

這是一幢多層辦公大厦。

這兒是一個辦公室的單位。

中年人又一次施展了他的開鎖技藝。門應聲開了。

門後不遠處，出現了交叉互射的紅外綫，情形就像不久之前，他們在那間房間裏所見的金屬拱門一樣。

中年人向狄卡打出了手勢，低語道：「你的工作開始了。」

然後，他就地蹲了下來，展開了一幅藍圖，示意狄卡道：「你穿過這度拱門之後，就在這門後有一個開關。只須按下這按掣，你的工作便告完成。明白嗎？」

中年人將藍圖交給了狄卡。

狄卡帶了藍圖和手電筒，穿過那度佈滿了紅外綫的金屬拱門。

在這之前，中年人和那大漢都難免有些緊張。

不過，這情形很快便成爲過去。

中年人目不轉睛地盯住狄卡。

狄卡做得很好。

紅外綫不但對他毫無影响，還給他在金屬拱門後面關掉了。

中年人和那大漢然後才昂然由金屬拱門入內。

× × ×

金屬拱門後面還有着另外一度關得緊緊的門。

門上有保險鎖。

中年人開動了電子槍上的死光光束，門鎖俱毁。

一切都十分順利。

三人一齊入內。

裏面堆放了許多花花綠綠的鈔票。一格一格的，有新有舊，大額細額俱備。

大漢打開帶來的兩個背囊，將架子上的鈔票塞得滿滿的。

狄卡正看得定了神，突然之間「卡察」一聲，他的手被人鎖住了。

狄卡急忙掙扎。

但是，手鐐的另一邊，早已鎖住了那些不銹鋼的架子。

那是跟銅牆鐵壁連貫在一起的鋼筋構成的架子，任由狄卡再有更大的氣力，也無法可以把它拉動。

狄卡又急又驚。

他問中年人道：「你們幹嗎這樣對付我？」

中年人冷然一笑：「希望你慢慢總會明白這件事吧！」

說完，二人孭起背囊，走了出去。

狄卡看着他們把密室的鋼門關上，可惜他偏偏無法阻止。

他揚聲高叫，但對方充耳不聞。

黑暗中，狄卡感到孤獨、絕望。

× × ×

狄卡在地球上生活過一段頗長時期，除了貝茜之外，他也結交過許多地球上的人類。

他了解到地球人類的狡猾和陰險，只是沒有想到今晚這麼輕易的，就上了人家的當。

他被人利用不要緊，甚至他不希望分賍，爲什麼對方會這樣殘忍？

狄卡又焦急又後悔！

如果早知如此，他一定冒險反抗，決不會被對方利用。

然而現在，他不但救不了貝茜，連自己亦處於危險的境地。

狄卡幾乎無法可想地，在黑暗之中，拚命地掙扎。

手鐐扣得很緊，弄得他的手腕也有些痛。

突然之間有一種聲音在他的耳畔出現，令到狄卡既驚且喜。

那聲音很空洞，令人聽來總覺得有點可怖。

「不要再浪費氣力了，你這傻瓜！」那聲音在他身邊說道，「枉你曾是祖必達人登陸地球的先驅者，你竟然不了解地球人的陰險一面……」

狄卡不等對方說完，忍不住就問：「你到底是什麼人？」

「我是唯一可以救你的人。」

「怎麼剛才我見不到你？」

「見不到？哈哈……」那人又說，「你想想看，爲什麼見不到？」

狄卡心裏一凜：「難道你是隱形人——薩摩星球的人？」

「不錯，你猜對了。」

狄卡這一驚的確是非同小可！

他並非小睹地球人，只是地球人更陰毒也不及薩摩星球人可怕。

地球人爲的只是金錢上的利益而已；不似薩摩星球人，彷彿與他們祖必達人勢不兩立。

這可以說是他們的新敵人。

而且他們會隱形，同時來地球的目的，也可能與祖必達星球人的目的一樣——爲了地球上的資源。

狄卡道：「你一直跟踪我們麼？」

「不！只可以說，我們一直追踪你們。不過，你們實在很聰明，我們找了你很久，也不能找出你們之所在。」

「那你怎可以找到這裏來？」

「那要感謝你，若非你向你的同伴發訊號，我們相信很難發現你之所在。」

狄卡呆了一陣。

眞想不到，他發出的訊號未能與他的同伴接觸，却引來了大敵。

對方既然會隱形，他來無影去無踪的跟了入來，一點也不出奇。

狄卡說道：「你爲什麼要跟到這裏面來？」

「很簡單，就是爲了救你！」

「救我？」

「是的，只有我才可以救你出去。」

狄卡苦笑道：「你幸災樂禍還來不及，又怎麼會救我？」

「如果你這樣想，你就錯了。」隱形人又說，「只要你答允我的條件，我立刻就會救你出去！」

「什麼條件？」

「第一，坦白告訴我，祖必達星球人秘密登陸地球的目的。」

「像你這麼聰明，又何須再問？其實

我們的目的，大概都是一樣的。」

「爲了地球上的資源？」

「這應該不是什麼秘密吧！」

「第二，帶我們到你們設在地球上的秘密基地去！」

「對不起，坦白說吧，這些我全不知情。」

「你不知道也不要緊，只要你答允和我們合作，你一定有辦法可以查到的。」

狄卡心裏想：眼前除了他之外，相信也沒有誰能將他救出去。

狄卡故意說：「我帮你們，有什麼代價？」

「代價之一，我們讓你帶同你的地球人妻子和兒子，長居於我們薩摩星球之上，你們三人的生活，由我們供奉。」

「你的意思是說：讓我們一齊去救貝茜？」

「不錯。目前你那個地球人妻子，正被人脅持，如果我們要助你去救她，也須一番心思。」

「只要救出貝茜，我們的事，很易商量。」狄卡說。

隱形人道：「只要你答允與我們合作，救出貝茜的事，包在我身上！」

「那麼，少說廢話，我們還是趕快離開這裏吧。警方快要來了。」

保險庫的燈光又亮了起來。

狄卡仍然看不見對方。

他手腕上扣住的手鐐，被人用鎖匙開了。

「我是有備而來。」隱形人的聲音在狄卡身邊响起，「所以我悄悄將手鐐的鎖匙扒到手。今晚算是你有福了！」

× × ×

貝茜一直在期待着。

她既掛念她的兒子，也担心狄卡的安危。

奉命看守住貝茜的大漢，竟然自作主張地，把車子開走了。

貝茜道：「他們還未回來，你要帶我到何處去？」

那大漢道：「帶你去見我們老闆。狄卡將會在那兒與你會合。」

「你老闆是誰？」

「等會兒你就可以見得到他，何必焦急？」

在這刹那間，貝茜彷彿想起了一些什麼：眼前這大漢的聲音，聽來很熟悉。但是貝茜却想不起在什麼地方聽過。

貝茜渾身一凜。

她終於想起了。

但是，她却極力保持着表面的冷靜。

車子在黑夜中開得很快。

貝茜不再作聲，她只是默默地想！

因爲她已猜到了大漢口中的「老闆」是誰。

× × ×

果然不出所料，出現在貝茜面前的，正是她的後夫邦尼。

邦尼就是那大漢口中的後台老闆。

貝茜很生氣地說：「其實我應該想到是你，除了你之外還有誰知道這麼多？」

「貝茜，你應該說，除了我之外，還有誰比我更愛你愛得這麼深？」

「謝謝你了！嘿！你以爲我很欣賞你這種手段嗎？」

「算了，貝茜。」邦尼又說，「過去的，讓我們一齊忘記了它。明天，我會帶你返回紐約去，開始新的生活。」

「我不會跟你去的。」

「你不跟我走，你想跟誰走？難道要跟那個不明來歷的人走麼？」

「那是我自己的事。」

「你別嘴硬，警方正在四下裏找你，沒有我，你可能有廂煩。」

「就是坐牢，我也不會再跟你回去。」貝茜道，「這些日子以來，我受够了。你以爲你有錢我就很欣賞嗎？告訴你，我一點也不欣賞！尤其是今天你使出了這種手段，簡直就是可恥！」

「你駡儘管駡。我要不是對你仍有幾分愛意，我已把你交給了警方。」

貝茜有恃無恐地說：「你爲什麼不將我交給警方？」

「嗯——」

「如果我是你，我會立刻致電警方，讓他們把我帶走！但是，我知道你不敢！」貝茜冷然一笑，「因爲你比我更害怕警方！」

「貝茜，別再這樣對我！」邦尼又軟下來，「這些日子以來，我也知道虧欠了你，但今晚之後我會變得很富有——眞眞正正的富有，不再是以前的空心佬倌。」

「你的夢話不嫌說得太早麼？他們未必一切順利啊！」

「一定順利完成，因爲那是一項天衣無縫的計劃。」

「你眞會計劃。」貝茜道，「而且，你還會利用別人。」

「這世界本來就是互相利用。那不明來歷的人偷了我的老婆，也應該爲我做一件事。」

「你錯了，我本來就是他的，只是後來爲生活而改嫁了你！」

「無論怎樣都好，總之今晚以後，他將會在我們之間消失！」

「爲什麼？」貝茜吃驚起來。

「我已吩咐我的人，將他鎖在保險庫之內，讓他窒息而死！」

「你好陰毒！」

貝茜又憤怒又焦急。

她衝前就想力摑邦尼一掌。

邦尼及時避過。

他十分生氣。

他想不到貝茜會對他如此絕情：他有點兒老羞成怒。

他向在旁二名大漢打了一個眼色。

二名大漢分左右將貝茜挾持住。

邦尼沉住氣說：「你還有一晚時間好好的考慮清楚。明天早上，將是決定你下半生的時刻！」

二名大漢將貝茜帶走。

貝茜全無反抗之餘地。

× × ×

雅力正在一名少女的家裏作客。

那少女的父母已經去了渡假，所以屋子裏面只有雅力和她兩個人。

他們相識只不過十小時未到，却像十年以上那麼親切。

這就是美國式的戀愛。

今天下午，雅力因爲在那輛失踪的旅

行車內找不到他父母的踪跡，正大感徬徨之際，突然有一輛血紅色的跑車停在他的身邊。

跑車之上，就正坐着這少女。

她叫愛麗絲。

當時她十分關心地，問及雅力的一切，然後又用她的跑車載住雅力，到處找尋雅力的父母，足足找了整個下午。

但是，他們的努力等於白費。

最後愛麗絲才帶着雅力，回到了她這裏的家來。因爲她的家中暫時只有她一個人。

愛麗絲爲他弄晚餐，及鼓勵雅力去報警，她根本不知道雅力的身份。

後來雅力才知道，愛麗絲看中他，原來是由於那隻爛風箏。

愛麗絲覺得雅力是個勇敢的青年，換上別人一定不敢冒這種險。

她絕不知道雅力根本無須風箏，也一樣可以自由地飛。

在愛麗絲家中吃過了晚餐之後，他們又在市區到處闖了一會兒，但是依然找不到雅力的父母。

到了最後雅力才決定聽愛麗斯的話，回到她這家裏來渡宿，待過了今晚才說。

愛麗絲對雅力十分親熱，陪着他看電視，聽他講「風箏的故事」。

雅力就是沒有說出自已特殊身份，愛麗絲自然不知道他是地球人的母親和外星球的父親的愛情結晶品。

雅力萬二分担心他父母的下落和安全。他知道他們不會不辭而別，也許這時候已落到某一些人的手中。

愛麗絲看見他心不在焉，又不肯報警，心感有異，於是再三追問。

雅力在紐約還有一些朋友，但在這裏三藩市，眞的是朋友也不多一個。

因此，再三思量之後，雅力惟有信任愛麗絲，對她說出了眞相。

愛麗絲不但沒有害怕，反而表現得更加熱心，主動去跟他討論，多方忖測他父母可能遭遇到的廂煩和處境。

到了這時候，雅力才覺得，愛麗絲不愧是個有頭腦的少女。

他們年紀差不多，雅力年只十八，愛麗絲比他年輕了一些，但却表現得比他成熟。

經細心分析後，愛麗絲覺得，雅力的父母最有可能落入他後父的手中。

愛麗絲所持的理論就是：他後父邦尼對他母親貝茜仍有愛意。

其次就是：邦尼既然是個擁有許多爪牙的私梟型人物，自然有這種力量派人去跟踪貝茜，以及綁架他們。

雅力也暗自佩服愛麗絲的頭腦。

他同意了這種想法。

因此，雅力就在愛麗絲的建議下，決定先去找他的後父邦尼。

愛麗絲又主動地陪他去。以防不測。

遇鬼

雅力帶着愛麗絲，夜探邦尼。

不知怎的，雅力覺得，邦尼從未對他表現得如此親切。

雅力心感不妙。

他仍然問道：「媽有來過嗎？」

邦尼却反問：「媽不是與你在一起的麼？」

「嗯——」雅力的視綫投向沙發椅，「是的，本來她與我在一起，後來她說要來找你！」

沙發椅之上，有些閃閃亮的東西。

那是一顆人造鑽石。

再仔細看清楚，那是耳環——一隻耳環。

雅力認得這是他母親常戴的飾物，爲什麼只有一隻？

雅力道：「母親不喜歡你，邦尼，告訴我，你把她收藏在何處？」

邦尼冷冷地笑了笑：「你太沒有禮貌，我是你父親，你竟直呼我的名字。」

雅力道：「你再不將她交出來，我還會揍你！因爲你不配做我父親。」

邦尼轉身想去拉開一個抽屜，却給雅力一個箭步搶了過去。

「你敢再動！我會殺你。」雅力一手執住邦尼的衣襟。

邦尼雙手一分，雅力反而被他推得倒跌幾步！

愛麗絲看得分明，她担心雅力不敵，想衝過去。

但是，門外很快就有人闖了入來。

進來的是邦尼的手下。

那大漢叱喝一聲，已拔槍在手。

愛麗絲站得較爲接近，她看見那大漢的指頭並未扣在機掣之上，於是迅速採取行動。

她飛撲過去，企圖噬咬大漢握住手槍的手腕。

但是那大漢非常機敏，一側身，閃過愛麗絲的狂衝，這邊已飛起一脚。

愛麗絲大驚叫聲中，倒跌一旁。

雅力却在那邊纏住邦尼，不讓邦尼去拉開抽屜取得手槍。

一陣雜亂步聲從門外响起。

轉眼之間，已有數名大漢湧了入來、那是邦尼的手下們。

有人吆喝一聲：「住手。」

但是雅力充耳不聞。

雅力仍然糾纏住邦尼。

驀地槍聲一响！

「砰」的一聲，子彈擊中了雅力的胸前，嚇得愛麗絲差些兒昏了過去。

然而雅力竟未倒下去。

雅力反身衝了過來，各大漢嚇得急急倒退了幾步。

愛麗絲感到又驚又奇。

室內變得一片混亂。

邦尼突然揚聲叫道：「脫下他的手表！不要放走他。」

愛麗絲眞不明白，爲什麼會稀罕雅力的一隻手表？

然而邦尼的手下們就十分明白。

所以各人死纏住雅力，前仆後繼地湧了上去。

他們都棄槍用手，把雅力重重壓在地板上面，有如叠羅漢一樣。

大漢之中，有人捉住了雅力的手，也有人捉住他的腿！

那情形又緊張，又滑稽，很像頑童們打架一樣，那裏似是生死搏鬥？

果然有人奪得了雅力手中戴着的手表，扔了過去給邦尼。

邦尼如獲至寶地將他戴上了。

雅力寡不敵衆，氣喘喘地俯首稱臣。

愛麗絲也木然不知道雅力那隻手表的奧秘，難怪她看得莫名其妙。

直至到她和雅力被人綁起，她才關心地問身邊的雅力：「你有沒有受傷?」

雅力道：「沒有。但以後我怕再也不會如此幸運了。」

雅力並未將「手表」的功用告訴她，但邦尼却急於試試祖必達星球人的驚人設計。

× × ×

邦尼獲悉那小儀器的秘密，全憑一枚袖珍的電子竊聽器——這小東西他曾悄悄放在貝茜的身上，藉此監視他這位妻子的行藏。

因此，貝茜母子二人在醫院的病房內，與祖必達星球人狄卡的談話，他便聽得一清二楚。

他知道貝茜與狄卡，早在十八年前已互相愛戀，又知道了雅力是他們的愛情結晶。

於是邦尼的心裏想：既然無法挽救自己和貝茜這一頭面臨破裂的婚姻，何不好好的利用他們身上的飛行儀器?

因此，他便暗中派人跟踪貝茜他們，一邊設計盜竊一間財務公司的保險庫。

那執行是項計劃的中年人，只不過是邦尼派去的一名心腹手下而已。眞正的後台老闆，當然就是邦尼。

× × ×

雅力和愛麗絲被人綑綁起來，送到一間密室裏去。

裏面伸手不見五指。

雅力對愛麗絲嘆氣道：「為了我而連累了你，眞對不起！」

「放心吧！我們很快就可以重獲自由。」愛麗絲竟然十分樂觀。

雅力只知道這少女很有頭腦，却未想到她的父親竟然是一名警官。

她又告訴雅力：「我們來此之前，我已留言在自動回話機之內。只要我父母有電話回家找我，他們一定可以在電話機之內，聽到我的回話——那是我來此之前錄下的。」

雅力很佩服她有先見之明。

但是雅力不明白：「為什麼你會知道邦尼如此對待我們?」

愛麗絲道：「留言中，只說我和你來此找邦尼先生，並未說我們可能被捕。不過，我父親是個警官，他做事很小心，只要他找上了邦尼，問及我的下落，一定會救我們出去！最少今晚我會『失踪』了一晚，父親一定生疑。」

「如此說來，你父母亦未必能發現我們被困在這裏。」

「放心吧！雅力……」

豈料愛麗絲話未說完，已有另一個女人插咀。

原來這黑暗的密室之內，還囚禁了其他人，而且是個女人。

那女人並非別人，正是貝茜。

貝茜一直不敢作聲。

剛才她差些兒疲極睡去，就發覺有人把另外一男一女推了入來。

她不知道這一男一女是什麼人，直至愛麗絲叫出了「雅力」的名字，貝茜才如夢初醒。

「雅力，原來你是雅力。」貝茜這一回眞的不知是驚還是喜。

「誰?你是誰呀?」吃驚的只是愛麗絲。

雅力很快就領悟到那是他母親貝茜：「媽，爸爸呢?」

貝茜在黑暗中告訴雅力，關於他們如何落入邦尼手下的情形。

雅力聽了，恍然大悟：「原來他們想發財!」

愛麗絲綜合了她從雅力那裏聽到的，以及現在貝茜所說的，細加分析之後，對母子二人說道：「如此看來，狄卡先生可能有難。」

她又分析道：「我並非故作驚人之語，只是憑邦尼的手段和做法，狄卡先生既然是他的情敵，他又怎肯放過他?」

雅力同意愛麗絲的分析，可惜他們都無能為力。即使明知狄卡出了事，也是無可奈何。何況目前他們正是「泥菩薩過河」——自身也難保呢!

× × ×

狄卡在隱形人的協助下，剛走出了那個保險庫，便聽到陣陣警車的响號。

狄卡心裏一凜，對一直陪伴在他身邊的薩摩星球隱形人說：「警察可能已發現了這裏發生了竊案。」

「放心吧!」隱形人道：「我們有約在先，無論如何，我一定會設法救你出去的。」

狄卡從一處窗口俯視街中，只見數輛警車，就停在門外。

警員們正荷槍實彈的，在下面監視。

隱形人道：「別再獃在這裏，跟我到後面去吧。」

狄卡見不到隱形人，却可以憑步聲辨出他之所在。

隱形人帶着狄卡繞過長長的走廊，到了後面太平梯去!

幾度强光正由後巷照射上來，下面最少也有數名警員在着。

狄卡吃驚地說：「我們已被重重包圍住了。」

隱形人這一回也有些兒洩氣：「是的，他們來得太快。」

狄卡不敢再由窗口下望，因為更多的光柱，正在到處掃射。

隱形人說道：「我們先到下面去再說吧。」

狄卡無可奈何，惟有跟住步聲走。

他一邊走一邊對隱形人說：「朋友，你可以隱身，但我就不可以。」

隱形人笑道：「那麼，你惟有束手就擒。」

狄卡內心也眞的很担心，如果對方要擺脫他，獨身逃走，那是易如反掌的事。

隱形人剛才只是說笑，回頭他又對狄卡說：「只要你聽我擺佈，相信地球人一定鬥不過我們。放心好了。」

他們到了最後一條梯階時，突然停止了。

警方人員正開門入來。

隱形人低聲道：「你先退回二樓，找個地方躲一陣。」

狄卡感到猶豫。

隱形人又說：「失竊地方在三樓，他們的注意力可能暫時集中在三樓。等會兒我會設法引開他們，製造機會給你逃走！你是個聰明人，相信一定懂得我意思！見機行事就是……」

警方人員已一湧而入。

他們不走梯階，湧到電梯門前去了。

隱形人有恃無恐地，朝住一名警官走過去。

那名警官只感到有一陣風由他的身邊掠過，他正感到驚愕！

回到一看，一名警員，跟在他的後面。那警員腰間的手槍，正自動走出了他的槍袋。

屋內光綫雖則昏暗，但警官却看得清楚，他的下屬並未伸手去拔槍，為什麼手槍竟然會自動離開了槍袋?

這位警官本來從不信鬼神之說，但在這刹那間，他却不由自主地感到毛骨悚然。他相信自己的眼睛，也信自己不是眼花或者做夢。

突然之間那支「跳出」了槍袋的手槍，好像長了翅膀一樣，迅速「飛出」了門外去。

警官驚叫了一聲！

失槍的警員也發覺了。

他們同時回過頭來追出去。

「砰」的一聲！警槍槍管冒出了火，子彈掠過那警官頭頂，嚇得他渾身冒汗。

其他人也發覺了。

但是，那支警槍竟然飛快地「跳上」一輛警車之上。

「砰砰砰」！又是一連响了三槍。已經進了屋內的警方人員，以為「匪徒」遁出了屋外，紛紛追了出去。

警車突然開動。

但在場的人可以肯定那車子不但沒有司機，連人也沒有一個，如何會開動?

目擊其事的，無不感到大驚失色。

那是一輛燈號仍在轉個不停的警車。

它剛開到街口，剛好有另一輛「增援」的警車迎面而來。

那警車中的司機警員也嚇了一跳，看得他口呆目瞪。

「轟隆」一聲，警車撞上了行人道，衝進了一間店舖。

那兒已關了門。

警車立即着火焚燒。

本來已經够忙的警員，這刹那間更加忙個不了。

在場的警方人員既要設法追截「在逃」的警車，更要救火。

此外也有警員利用其他警車上的無綫電通話機，通知總部。

總部聽了這近乎荒唐的報告，幾乎無法相信。但他們仍然通知其他警車趕來增援。

正當現場上各人忙作一團之際，那輛「無人駕駛」的警車，又折回現場來。

現場上立即又引起一陣哄動。

其實那「無人駕駛」的現象，只是一般人的肉眼無法看得見而已。

警車內的隱形人只是故意令到警方陣脚為之大亂。

如此一亂，被困在屋內的祖必達星球人狄卡就可以乘住混亂中，逃了出來。

由於當時情況實在太亂，隣近又有警車着火焚燒，附近一帶濃烟密佈，再加上隱形人開着的警車橫衝直撞，弄得在場的警方人員四處奔避。

因此，狄卡由屋內潛出時，幾乎也完全沒有人去理會他。

× × ×

更多的警車自四方八面開到現場來。

那輛「鬼車」立即陷於包圍網中。

突然間，被在場警員目為「鬼車」的警車，好像失去了控制直撞向街口那邊。

街口那邊剛好又有另一輛警車開到。

「轟」然一聲巨响。

二輛警車立刻撞出一團火來。

剛剛開到的警車之內，那名警員當場傷重身亡。

「鬼車」也終於停了下來。

但是，隱形人並沒有死在那警車之中，因為那本來就是他故意造成的慘劇——撞車慘劇。

原來隱形人開着警車折回現場時，已目睹狄卡在混亂中逃出重圍。

於是，他也乘住警車急衝時，跳車逃去。

× × ×

狄卡眞的要感激他從未謀面的薩摩星球隱形人。如果不是他一手造成這麼一場大混亂，他不知後果會怎樣。

現在他却可以自由自在地，在離開現場不遠的街道上走。

儘管間中有警車在他身邊匆匆响號掠過，却沒有警員截停他。

大概是因為這兒已是現場以外的地區，何況街道上還有着其他行人呢。

突然背後傳來一聲吆喝：「站住！」

狄卡身不由主地吃了一驚。

他以為一定是現場的警員追了過來。

但回首一看，後面根本沒有人。

狄卡立刻明白過來：「原來是你。」

「是的，是我啊！怎麼?你想悔約?」隱形人已由後面趕了上來，與狄卡併肩兒前進。

狄卡道：「我怎會悔約，我正要感謝你。」

「不必客氣了。」隱形人道，「現在危機已過去，你想報答我，正是時候。」

狄卡道：「我們的事何必急?現在先要設法把我的妻兒救出！」

「你等一等！」

隱形人似乎站停下來。

狄卡聽到他喃喃自語地說。就是不知他說一些什麼。

隱形人說的是薩摩星球的語言，難怪狄卡聽不懂。

隱形人透過無綫電對講機，與他的同伴取得了連絡。

根據他的同伴告訴他：貝茜這時候原來已落入一個地球人的手中。

隱形人於是對狄卡道：「你的愛人貝茜，還有你的兒子雅力，都已被一個叫邦尼的地球人秘密囚禁起來。我的同伴正小心監視他們。」

狄卡知道他不會說謊，最少他能說出

各人的正確名字，決不會是假的。

隱形人又說：「不過你放心好了，我的同伴會設法把他們救了出來。現在你儘管想着如何爲我們做事。」

狄卡感到非常煩惱，偏偏又沒有辦法可以擺脫他身邊的隱形人。

殺人滅口

邦尼很高興，也很煩惱！

他當時正面對着兩大袋花花綠綠的鈔票，內心感慨萬千。

一直以來，他表面上都是個富有的商人，但內裏却是個空心佬倌。

爲了錢，邦尼惟有暗中做着見不得光的勾當，正是因爲這樣，令到他的妻子貝茜很反感。只不過貝茜爲了她和前夫的兒子雅力，一直忍着沒有發作。

後來貝茜終於又與分別了十八年的愛人狄卡重逢，她不再忍了，她毅然離開了邦尼。但是，狄卡是個外星球人，所以有關方面四處尋訪他，還有他和貝茜的骨肉——雅力。

邦尼也捨不得離開貝茜，只不過貝茜對他似乎情緣已盡！

爲了監視貝茜，邦尼悄悄把一枚電子竊聽儀器放到她的口袋裏，因此知道她和狄卡之間的許多秘密，也知道了「飛行器」等等的一切有關內容。

邦尼到底是個邪門人物，他把心一橫，就決定對貝茜等人的逃亡佯作不知，實則暗裏派人跟踪，再將計就計，乘機利用狄卡去進行了一宗大爆竊。

事到如今，他和手下們商量之後，決定又再作進一步打算！

他知道雅力和貝茜母子二人都是由醫院中逃出來的。

母子二人和狄卡等，同是政府有關部門急於要找尋的人，本來他打算好好的利用他們，向政府勒索一筆。

但是那樣做，可能很快就給警方查出是他做的。

現在大爆竊案已經成功了，他手上已有了大筆錢，他不打算再去進行原有的勒索計劃，偏偏除了母子二人之外，又多了一名來歷不明的少女。

怎麼辦？

邦尼和手下們商量過之後，決定把四禁中的三個人毀屍滅跡，這也是唯一可以滅絕生口的辦法。

於是邦尼立即命令手下們，漏夜把雅力等三人用車子載到郊外去。

× × ×

雅力在搖搖擺擺的卡車裏，對認識還不到一天的少女愛麗絲說：「你說你父親一定來救我們，只怕他來遲一步。」

愛麗絲也担心地說：「是的，當他找到我們的時候，只怕我們已經死去。」

貝茜也實在想不到邦尼會出此下策。三個人被困在卡車之內，一點兒辦法也沒有。

突然之間，車子停了下來。

他們聽到後面有人說：「發生了什麼事？」

有人答道：「我也不知道，我還以爲是你示意我停車呢。」

「眞是見鬼，我幾時叫你停車。」

「剛才不是你用手拍我一下麼？」

「當然不是，快些開車！過了前面路口，拐向左邊一條小路，到時我會告訴你停車的地方。」

於是車子又再開動！

「蓬蓬蓬」！

不知誰用力拍着車廂的甲板。

車頭那些大漢們，以爲是雅力他們感到不耐煩，而雅力他們却以爲是車頭那些人。

大漢詛咒着：「別再吵，快到了。」

在大卡車後面，還有另一輛房車，同樣坐着二名大漢。

根據他們原來的計劃，當大卡車駛到一處懸崖時，車頭二名大漢先落了車，然後連同另外二名同伴，合四人之力，把大卡車連人帶車，推落崖下。

最後，他們四人才乘坐房車，開返市區去。

這計劃本來不錯，但是不知怎的，後面一輛房車忽然又響號。

大卡車以爲出了什麼事，只好停下了車。

他們安排房車尾隨其後，就是要小心監視被困在卡車車廂中的三個人，既然現在不斷響號，大卡車車頭二名大漢自然不可以不加理會。

他們停了車之後，房車也跟着停了下來。

其實房車裏二名大漢也感到難明，尤其是負責開車的司機，他根本沒有按響喇叭，爲什麼會響號。

四名大漢會合後，才知道又是一場誤會。

但爲什麼會這樣？

他們都想不通。

有人以爲是雅力他們搗蛋，但那是不可能發生的事。

雅力、貝茜和愛麗絲等三人，被困在卡車之內。

卡車的門鎖得緊緊的，鎖匙也在他們四個人之中其中一人的身上。

雅力他們如何能擾亂他們？

再往公路四處張望。

時已夜深，這一帶就只有他們二輛車子，靜得連鬼影也不多一個。

因此，更不可能是外人搗蛋。

正當四名大漢在百思不得其解之際，大卡車突然開動。

四名大漢大吃一驚。

他們以爲雅力等三人之中，可能有人突破卡車的甲板，跑到車頭去開車。

於是四個人以最快的速度，搶登房車，之內，匆匆追了上去。

卡車越開越快！

房車追住加油狂追！

公路之上，兩車展開追逐，忽前忽後，忽左忽右，驚險萬狀。

突然之間，大卡車停了下來。

房車內四個人，立刻一湧而上。

四個人分左右兩邊包抄，差不多在同一時間，把大卡車的車門打開。

但是，車頭的司機位之內，根本沒有人。

四個人，八隻眼睛，在電筒的光圈照

射下，簡直看得呆住了。

「眞是見鬼，」其中一名大漢道：「今晚到底怎麼攪的？」

拍膊頭、响號再加上無人駕駛，大卡車却自開自停。

四名大漢儘管平時殺人不眨眼，此時此地也爲之膽寒！

「蓬」的一聲！

房車不知怎的，車頭蓋彈開了。

四名大漢當時都在大卡車車頭附近，房車內外根本就沒有人。

四名大漢互相交換着眼色，匆匆拔出了他們的手槍。

他們在戒備中迫近那房車。

但是，當他們用手電筒照射過房車內外之後，根本找不出第五個人。

於是，他們再走向卡車車尾。

爲防萬一，有人主張打開卡車車廂檢查一下。

車門打開前後，最少有三支手槍對準了那卡車的後門。

卡車車廂之內。三個人呆坐一角，他們就是雅力、貝茜和愛麗絲。

他們雙手雙足被綁，根本就不可能作反。

至此，四名大漢更加驚愕不已。

「卡察」一聲！

房車的車頭蓋又合上了。

四名大漢儘管有槍在手，目光中也露出一陣陣惶恐的神色。

「我看，可能是機件發生故障，」有人主張再揭開車頭蓋檢查一下。

就在這刹那之間，大卡車後面兩扇車門自動關上了。

馬達聲响了起來，車子又一次自動開走。

四名大漢情急之下，有人開槍。

也有人衝向房車那邊。

但是，房車已無法開動。

四名大漢既不能阻止大卡車開走，也沒有辦法追上大卡車，惟有眼巴巴的，看着大卡車越開越遠！

事後有人開啓了房車的車頭蓋，才發覺裏面的機件已被人弄壞了，要修理實在並不容易。

× × ×

正在行進中的大卡車，速度逐漸回復正常狀態。

坐在司機位上的，是來自薩摩星球的隱形人。

他們總共有三個人，老早已潛伏在這輛大卡車以及那房車之內，响號、拍膊頭、開關車頭蓋、弄壞機件等等，全是他們三個隱形人做的。

邦尼那四個手下見不到他們，被他們弄得七顛八倒。

現在這三個隱形人都在這輛大卡車之上，他們是奉命來救雅力他們的。

但是車廂裏的雅力等人，却給他們嚇得口呆目瞪。

因爲他們見不到有人，車子竟然會開動，車門也會關上。

現在還有人替他們三人鬆綁。

「你是誰？」貝茜首先發問。

「你們不必害怕，我們只是來救你們的。」隱形人說。

雅力奇怪地問道：「爲什麼我們見不到你的？」

「你何必追究？宇宙之大，正是無奇不有。」隱形人道：「如果你們想知道得更多，必須依我們的話去做。」

愛麗絲嚇得噤若寒蟬。

除了用「鬼」去解釋眼前的現象之外，她實在想不通這是怎麼一回事。

貝茜問：「現在你們要帶我們到何處去？」

隱形人對她說：「去見狄卡先生。」

貝茜和雅力信以爲眞，自然是萬二分高興。

愛麗絲道：「我呢？」

雅力於是對隱形人說：「可否先送我這位女朋友返家，她的父母一定十分掛念她！」

隱形人道：「當然可以，不過，先要向我的上司請示。」

雅力問：「你的上司呢？」

「他和狄卡先生一齊，」隱形人道：「你們耐心一點等，事情一定會圓滿地解決，否則我們可能會令你們陷於困境。」

雅力惟有安慰愛麗絲。

愛麗絲要不是從雅力口中知道一些外星球人在地球的活動情形，她眞不敢相信眼前這些事實。

× × ×

「爲什麼他們還不回來？」邦尼十分焦急地看看腕表，又望望窗外，「快要天亮了。」

邦尼的一名心腹手下道：「我看我們還是不要等了，我怕他們已經出了事。」

邦尼也有同感。

他怕警方截查那二輛車子，也怕警方發覺他是爆竊保險庫的人。

因此，他聽了心腹手下的勸告，匆匆收拾一切，準備逃離三藩市。

他帶同數名心腹手下，挽了兩大箱的鈔票，匆匆離開了那幢臨時租用的住所。

邦尼等人正待登上汽車，警號已由那邊路口傳來。

他們分從左右兩旁，急急拉開車門，豈料人未上車，車門却自動掩回原狀。

他們並不知道隱形人從中作梗，越是焦急越是無法上車。

如是者一開一關，一拉一推，已阻了不少時間，這時大批警員已匆匆趕到，把他們重重包圍住。

邦尼等人心有不甘，拔槍企圖反抗。

但是，他們幾個人的手槍，紛紛被隱形人奪去，扔在老遠的地上。

警員們也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立刻紛紛一湧而上。

邦尼和他的幾個心腹手下，也以為遇着了鬼魂作祟。

他們就在萬分驚愕中，被警員們加上了手鐐，全無反抗之餘地。

既不服氣，更感到莫名其妙。

邦尼等人就在莫名其妙中，落入了警方人員的手中。

× × ×

其實，感到莫名其妙的，還有警方人員。

警方在大爆竊案現場的「遇鬼」場面，已够在場的人驚奇，想不到不久之後，又有人致電報警，說出大爆竊案的眞正幕後人。

警方當初也只是半信半疑，因為邦尼表面上，到底也是名紐約市的「富商」，又怎麼會主持大爆竊案？

但是現在，警方不得不相信了。

那並非因為邦尼和他的手下企圖拔槍拒捕，而是人贜俱獲。

那些鈔票事後證實正是財務公司的保險庫內的失物。

邦尼等人百詞莫辯。

他們敗得不明不白，還以為是狄卡這外星球人從中破壞。

他們發夢也想不到，狄卡目前亦陷於困境中。

煩惱

「你的妻子、兒子都被我們救回來。」隱形人對狄卡說。

狄卡從未見過他。

但從聲音、語調中，狄卡領悟得到：一直跟自己接觸的，都是這個薩摩星球的隱形人，同時亦深信他很有地位。最少他也可以代表隱形人與狄卡談條件。

狄卡很煩惱。他不想出賣他的同胞──祖必達星球人。但是，他又不能不理會貝茜和雅力母子二人。

他身邊的隱形人又說：「如果你想與你的妻兒重聚，就惟有完成你對我許下的諾言。」

「說起來似乎很笑話。」狄卡忍不住笑道：「我從未見過閣下，既不知你是誰，亦從來未見過你，我們如何交易？」

「嗯──」隱形人想了想，又說：「難道你還有所懷疑。」

「是的，使我懷疑的事實在太多了。」狄卡說：「例如，閣下的存在，閣下口中所講的有關一切事物，我們從未見過，又如何能令人信服？」

「那你要怎樣才相信？」

「第一，先讓我見見你，以及你的同胞們，你不是說過，將來讓我生活在你們的星球之上麼？」

「嗯，這點我可以答應你。」

「第二，我一定要見見我的妻子和兒子，證明他們安全在你們的手上。」

「這點我也可以答應你。」

「謝謝你，」狄卡又說道：「我應該怎樣去稱呼你。」

「叫我做米克好了。」

「告訴我，我如何能够見到你們？」

「只要我給你一副特製的眼鏡，讓你戴上了，你就可以見到我們！」

「我如何才可以得到那副特製的眼鏡呢？」

「我會給你一副。」米克又說：「現在我先帶你去見見你的妻子和兒子。」

狄卡雖然見不到那隱形人米克的存在，却可以感覺得到他的存在，於是跟着他走了。

× × ×

貝茜和雅力被扣押在一處地方，和少女愛麗絲在一起。

愛麗絲很害怕，她一直以為自己見到鬼。

貝茜只盼望再見到她的愛人狄卡。

雅力心裏非常憎恨他的後父邦尼，尤其是經歷過這一次之後。

他們三個人都見不到隱形人的存在，但事實上他們却又一直在隱形人的監視和控制之下。

他們被關在一間房間之內。

有時他們看見房門開了，只是見不到有人。

有時他們聽到有人說話，但視綫中又見不到任何人。

他們只聽到嘰哩咕嚕的，甚至不知道那些「人」說些什麼。

究竟那些見不到的是「人」還是「鬼」呢？

門又開了。

這一次，貝茜和雅力有點喜出望外，因為他們不但見到有人，而且還是他們最希望見到的人。

狄卡在隱形人米克的陪同下，終於可以和他的妻子和兒子見面。

米克在旁對狄卡說：「你們可以好好的談一會兒，如果你認為不方便的話，我還可以叫人把這位小姐帶出去。」

狄卡瞥了愛麗絲一眼。

他不知道她是誰，但是，他却對隱形人米克表示，不用她迴避。

於是門關上了。

米克有心讓狄卡和貝茜母子二人重聚，但又不能不防範他們逃走。所以房門關上了。

表面上，所有隱形人已經離開了那間房。

但是，狄卡在心理上已經有所準備，反正他無法見到隱形人，身邊即使有人與無人，又有什麼分別？

狄卡告訴貝茜母子二人，目前他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任務，暫時不能與他們在一起，叫他們好好的等着在這裏。

狄卡不敢說得太多，也不想說得太過明白，以防隔牆有耳。

貝茜道：「我們是否終有一天離開這煩惱的地球？」

狄卡安慰她：「是的，辦完事之後，我就會帶你離開地球。」

狄卡又對雅力道：「你要好好的照顧母親，同時告訴你女友，如果有機會出去，切勿對人說得太多。不久之後，我會回來把你們母子二人帶走。」

雅力點頭表示明白。

雅力又好奇地問：「你是否要替那些隱形人做事？」

「是的，為了換取你們母子二人的自由，我不得不為他們辦事。」

「嗯──他們是什麼人？」

「來自薩摩星球的高智慧生物。」

「你見過他們嗎？」

「沒有，我從未見過他們，不過，我相信他們很早已到了地球。」狄卡又說道：「如果要見到他們，必須有一種特製的眼鏡。」

「我明白了，他們一定就是地球人日常生活中常常提及的鬼，由於他們若隱若現，地球上的人類就叫他們做鬼。」

「也許是的。」

門又開了。

狄卡被帶了出去。

× × ×

雅力不會忘記跟狄卡分手時那一刹那間的情景。

狄卡當時依依不捨地，伸出雙手捉住他的雙手，眼睛却盯實他，眼神中，彷彿暗示了一些什麼，但却沒有宣諸於口。

事後雅力才發覺，他手心多了一些東西。

那是一個有如火柴頭那般大小的金屬物體。

雅力不敢作聲。

他甚至不敢立即告訴貝茜。

他一直只在心裏想：這是什麼東西？他父親為什麼會在分手之前，把這小粒的金屬物體交給他？

他百思不得其解。

無論如何，他總得小心地將小金屬收藏起來，然後找個機會問問他母親貝茜。

他心裏想：貝茜曾長時期與狄卡相處，一定知道祖必達星球人的一些生活習慣，只要她知道這是什麼用的，一定可以推想到狄卡的用心。

好不容易才等到一個機會。

那時愛麗絲已呼呼入睡，房間之內很靜，靜到可以聽到一個人的呼吸聲。

雅力很仔細地聽過了，房內除了他們三個之外，大概不會有隱形人躲着。

於是他才悄悄將他的遭遇，低聲告訴他母親。

貝茜聽了，若有所思地說：「是呀，我也可以從他的眼神中感應得到，他似乎有難言之隱！」

貝茜又說：「那小鉛球是一封信。」

「信？」雅力怔了一怔。

「是的，就像我們地球人所用的紙一樣，」貝茜沉吟道：「看來，他可能要我們為他辦件事，但又不想隱形人知道。」

「那怎辦？我們根本無法出去。」

「嗯，──讓我先想想，一定有辦法的。」

× × ×

房門開啓了之後，貝茜他們最少可以感覺得到，有幾個隱形人進了房內。

果然，很快他們就可以聽到一種空洞的聲音：「愛麗絲，你想出去嗎？」

「當然想。」愛麗絲實在悶得發慌，她非常渴望出去。

即使讓她到屋外走一陣也是好的。

隱形人又說：「你要出去，就要發誓，你不能將你的眞實遭遇告訴任何人，否則你會不得好死！」

愛麗絲道：「如果我父母追問我曾往何處，我如何回答？」

「你可以說謊，但不能提及我們。」

「好吧！我答應你！」

「目前三藩市警方正在找尋你的下落，我們已知道你原來是一位警官的女兒。所以我們必須放你回去。但是，當我們的秘密洩漏了，我們一定會想辦法，再把你捉回來。」

「我不會提及你們的，你放心，我保證不會。」

「好吧！你等着，我們不久之後，會找一個適當的機會和場合，讓你出現在他們的面前。你趁有時間，可以先想好你準備告訴他們的故事。」隱形人最後說。

雅力在旁自告奮勇地說：「愛麗絲，我知道你不會說謊，讓我為你找個較易入信的藉口。」

一陣步聲邁向房門外。

房門關上了。

× × ×

愛麗絲果然獲得自由。

她被隱形人帶到一處街頭之上，然後她召了一輛街車返家。

她一直担心隱形人在她身邊盯梢，所以她處處顯得格外小心。

她無意將隱形人的秘密告知任何人，只是她無法忘記雅力悄悄交託她去做的事──關於那一顆小小鉛球的處置。

那小小鉛球只有火柴枝的頭部那麼大小，她無法想像到它的眞正作用。

不過，雅力要她把小鉛球帶了出來。

雅力又告訴她，他後父邦尼的手上，有一些得自祖必達星球人的儀器，有機會的話，她不妨試試，說不定會有祖必達星球人與她連絡，屆時她可以將那小鉛球交給他們。

愛麗絲把雅力的話牢牢記在心中。

愛麗絲不但好奇，也對雅力有一種感情。所以她樂意為他做這件事。

× × ×

愛麗絲的父母正在忐忑不安之際，他們那唯一的女兒赫然出現眼前。

愛麗絲的父親就是萊利警官。

萊利警官夫婦二人本來已經去了渡假，但當他致電返家時，竟然只聽到愛麗絲的電話錄音。

萊利警官担心女兒出了事，於是匆匆

趕返家中。這時他才知道愛麗絲在錄音中提及的「邦尼先生」已經落網！但是，愛麗絲却下落不明。

萊利警官除了與警方連絡之外，還將愛麗絲的照片，分發給報紙和電視台，希望市民見到了她的顏容會提供消息。

隱形人也許就是爲了這些，才不想有關方面追究下去！於是急忙把愛麗絲放了回來。

愛麗絲重會她父母之後，也守諾言，並未將隱形人的事說出。

她只說出邦尼企圖殺人滅口，但後來却給她揀機會逃出了虎口。

萊利警官爲了交代，將她帶到警局裏去。

× × ×

愛麗絲難免會感到奇怪，因爲她現在面對住的不是她父親的同事，而是一些來自華府和太空基地的專家。

那些專家告訴他：這件事涉及外星球人，所以要求愛麗絲澈底合作，提供更多有關一切她遇到的詳情。

愛麗絲心裏有數。

她故意提及雅力和他身上佩帶過的飛行器。專家們果然讓她再看了一次那些前所未見的儀器。

那些儀器是警方從邦尼那裏搜到的。

儀器結構精巧，連專家們也無法了解它的眞正用途。

愛麗絲爲了幫雅力的忙，只好說道：「可否讓我看看那些東西，也許我是見過的了。」

專家們於是將那些儀器拿到愛麗絲面前，讓她細看。

愛麗絲其實一點也不懂。只不過雅力既然要她幫這個忙，她也只好一試。

儀器其實非常簡單，外型有如地球人常見的手表。

但是，其中的結構却異常複雜，連專家亦難了解。

愛麗絲聽過雅力講過，也約略記得一些。她儘管試試，也不知後果如何。

當局一直秘密處理有關外星球人的事，所以警方也只對外宣稱邦尼等人是大爆竊案的疑犯而已。

其實，所有與外星球人接觸過的人，都被送往檢驗，愛麗絲自不例外。

由檢疫中心出來

當愛麗絲離開檢疫中心時，突然有一輛街車將她載走。

她以爲那是一般收費街車，後來才感到有點不妙。

「小姐，你可認識一個叫狄卡的人？」街車司機忽然問她。

她暗自吃了一驚！

「什麼狄卡？」她不知道對方的用意，「你可否再說一次？」

「狄卡是一個人名，他是個男人。如果你見過他，最好告訴我們。」

「你是他朋友？」

「是的，我們是好朋友。」

「你怎麼知道我認識他？」

「因爲你到過的地方，曾發出一種訊號，現在你又由檢疫中心出來。」司機又說：「狄卡是否也在裏面？」

「他不在裏面。」愛麗絲又說：「不過，我也許可以將他的行踪告訴你，但是，如何能證明你是他的朋友？」

「狄卡的本領，你可知道？」

「嗯——他有許多種本領。」

「他有的，我也有。他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

愛麗絲心裏想：雅力交託她做的事，也許是時機已到。

但是，爲防萬一，她必須小心從事。萬一這是隱形人的陷阱她豈非自投羅網？

因此她對司機說：「狄卡先生會飛，你知道嗎？」

司機道：「我也可以。」

「如何證明？」

「找個地方少人到的，我可以試給你看。」司機忽然又把他的手表脫下，遞了過來：「小姐，你見過這些麼？」

愛麗絲接過細看，她不但見過，而且不止一次見過了。

「狄卡先生也有一個。」

「好極了！」司機有點大喜過望，「現在我絕對相信你見過狄卡。」

「我如何能帮你的忙？」愛麗絲在這刹那間，也相信她遇上了的正是祖必達星球人。

「請帶我去見狄卡。我們找他找得好苦啊！」司機道。

「對不起，我只見過他，但現在我却不知道他在何處。」

司機有點失望！

愛麗絲把那表型儀器交還他：「這可是能帮助飛行的？」

「是的，你怎知道？」

「狄卡的兒子告訴我。」

「他的兒子？你是說：雅力？」

「是的，就是雅力。」

「他們是否在一起？」

「不！雅力和他母親在一起。狄卡有些東西交給雅力，雅力叫我設法交給你們。」愛麗絲覺得時機成熟了。

司機忙問道：「是什麼東西？」

「一顆小小的鉛球。」愛麗絲從她胸前懸掛的頸墜飾物——相盒中，把她小心收藏的小鉛球取了出來。

司機萬二分小心地接過了。

他如獲至寶，再三謝過愛麗絲。

愛麗絲後來又將狄卡和貝茜母子二人的遭遇，約略說了出來。

「我們非常感謝你的帮忙。」司機說，「有機會的話，我們一定會報答你。」

× × ×

在三藩市附近的郊區，又有人見到飛碟出現。

但是當局却極力否認，因爲雷達無法測出天空中有不明來歷的飛行物體出現。於是當局便宣稱「缺乏有力證據」。

其實這只是安定民心的做法。

骨子裏他們也知道一切都是事實。

飛碟不斷出現，自然是與最近三藩市發生的「怪事」有關。

× × ×

警方正式起訴邦尼等人。

邦尼和他的手下們，被控爆竊一間財務公司的保險庫。

但是，公開的控詞中，却删去了「利用外太空人協助爆竊」的內容。

儘管如此，該案仍然轟動一時。主要還是由於涉及的金錢數目竟然高達千多萬美元。

除了當局和有關人等之外，很少人知道眞正引人入勝的，還是邦尼等人要脅一個外太空的星球人替他犯罪。

可惜當局却有意隱瞞事實。

結果，邦尼和他的黨羽們當然是被判罪。

不過，他們服刑的地方，却在一處秘密太空基地之內。

有關專家要細加研究他們的遭遇！包括整個事件的過程。

小小鉛粒的秘密

在祖必達星球人控制的「幻景號」太空船之內，顯得一片緊張。

由狄卡設法轉送回來的「小小鉛粒」，被霍士船長放入一副儀器之內。

儀器立刻傳出狄卡的聲音。

貝茜沒有說錯，那「小小鉛粒」就像一封信，只不過那是用口述，而非筆錄。「小小鉛粒」就像錄音帶，不斷在儀器中滾動！

狄卡告訴他的同胞，他正被隱形人要脅住。

隱形人要知道他們的南極基地。

狄卡又提醒霍士船長：可能有一種鏡片能透視薩摩星球的隱形人。

他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事，只要找出一個方法，能透視隱形人，那麼，祖必達星球人的劣勢即可扭轉。

霍士船長也覺得狄卡言之有理。

他一邊吩咐身邊的專家們加以研究，一邊又將情形轉告祖必達星球人的指揮總部。此外，霍士船長又召開了一次緊急會議。

他們要研究如何對付隱形人。以及如何設法與狄卡取得連系。

狄卡目前正在隱形人的要脅底下，他身邊又沒有任何裝備——包括武器以及發射訊號的儀器等等。

祖必達星球人雖然明知狄卡和有關隱形人暫時在三藩市，但如何找到他們？眞是費煞思量！

不過，他們很有耐性。就像最近一次，爲了他們的一隻飛碟——狄卡助手駕駛的一隻——在高空被擊毀。他們不斷追尋狄卡的下落，希望與他取得連絡。

因此，他們不斷派出飛碟到三藩市上空，搜集狄卡可能發出的訊號。可惜他們經常功虧一簣。直至到最近一次，他們的人收集到訊號器發出的訊號之後，却又找不到狄卡之所在。

後來細加分析、研究和跟踪，才跟愛麗絲連絡上。

結果他們雖然找不到狄卡，也總算有了初步的收獲。

× × ×

狄卡正在地球的表面之上，被隱形人要脅着。

隱形人要知道祖必達星球人「遠征地球」的目的。

隱形人要知道祖必達星球人在地球南極的秘密基地何在。

狄卡對隱形人來說，也因此而變得非常重要。

狄卡不想出賣他的同胞，但也不想因爲拒絕隱形人的要求而自招殺身之禍。

同時他也澈底明白到，即使他犧牲了，隱形人也會設法再俘擄另外一個祖必達星球人，要脅他做同一件事。

因此，狄卡決定跟隱形人周旋下去，不再躲避。

× × ×

由於狄卡表現得非常合作，令到隱形人十分信任他。

身爲隱形人一名頭目的米克，終於讓狄卡看到了隱形人的眞面目。

大頭、凸眼、三角形的咀巴、長耳朵、身細、手長……。

如此這般的怪模樣，若非他們能隱形，萬一讓地球人見到，一定嚇個半死。

不過，狄卡所以要求看清楚他們的面目，亦非單祇爲了好奇那麼簡單。

就像狄卡向霍士船長的建議一樣，他要尋求一種可以透視隱形人的方法。

狄卡眞恨不得立即設法把他手上的一副眼鏡，轉送到他的同胞的手中。

相信只要這副眼鏡送達霍士船長手中之後，祖必達星球人的專家們，一定有方法找出其中原理。

但是，狄卡幾乎一步也被隱形人小心監視，他又如何能將這副特殊的眼鏡送出去？

當然，米克如果批准他再見一次貝茜，狄卡也會有辦法，可惜他已見過貝茜和雅力一次。米克不可能再准他們見面。

狄卡已答允帶隱形人到南極去。無奈隱形人似乎還要等候更高層的指示。

因此，他們只好歇在三藩市繼續等下去。

× × ×

「幻景號」收到了祖必達星球上面傳送過來的一些資料。

那是關於透視隱形人的資料。

根據他們搜集得的資料顯示：隱形人本身並非隱形。

在他們生存的「薩摩」星球之上，有一種氣體，如果他們在自己的星球上，就會現形——現出本來的面目。

相反，如果脫離了那種氣體，他們就會「隱形」。

祖必達星球上的科學家們，一下子還未能找出能透視隱形人的方法。

不過，他們的專家正兼程趕到「幻景號」太空站來。

專家們所乘的一艘太空船，最少也有超過一百種以上的水晶鏡片，專家們要知道那一種可供透視隱形人之用。

因爲他們的指揮官也十分明白，目前他們在地球上的最大敵人並非地球人，而是隱形人。

× × ×

狄卡有點不耐煩。

他終於忍不住問米克：「爲什麼我們還不出發去南極？」

米克道：「我們不急，怎麼你反而着急起來了？」

狄卡道：「坦白告解你，現在我只希望盡快與我的妻子和兒子生活在一起。但你們似乎不大信任我能幫你。」

「不！我們如果不信你，又何必找你？不過，我們還要等待進一步指示。」

「什麼指示？」

「當然是來自薩摩星球總部的最高指示。」米克又說，「而且，我們爲了對付你們祖必達星球人，必須配齊人馬才可以動手。」

狄卡心裏暗自吃了一驚！

他想：隱形人似乎志在必得。

那麼，他們祖必達星球人是否已接到了他交給愛麗絲代轉的情報？然則，他們又是否已有了應付的方法？

狄卡口裏焦急，心裏却希望永不要他帶隱形人到南極去。

不過經此一催，一試之後，狄卡總算明白了對方的意向。

狄卡眞希望霍士船長快些派人來設法和他取得連絡。

但是，對方看守得這麼緊，即使霍士船長眞的派人來，相信亦難接觸狄卡。

爲此狄卡惟有希望再見一次貝茜母子二人。

狄卡希望再將一些錄了情報的小鉛粒留下，讓貝茜母子二人有機會時，代轉給他的同胞們。

但是米克寧願派人陪狄卡逛街，也不准他再見貝茜和雅力。

× × ×

陪伴着狄卡逛街的隱形人，都是十分機靈，他們步步爲營，一步也不會離開狄卡。

狄卡雖然戴上了那副特製眼鏡之後就可以見到他身邊的隱形人，可惜就是沒有辦法將他們擺脫。

不過，米克能大方地讓他外出逛街，也總好過把他困在屋子裏。

扒手的傑作

狄卡在大街上走過時，人們並未有理會他，因爲他表面上並無特別之處，一切亦與我們地球人無異。只有狄卡自己最明白，他任何時刻，身邊最少有二名以上的隱形人，從旁監視着。所以，狄卡從不敢過份妄想，以免引起對方的思疑。

然而狄卡更規矩也沒有用，最少眼前就有人要在他的身上打主意。

要向他打主意的並非別人，就是三藩市大街上的扒手。

三藩市是美國西海岸的一個著名的大都市，中國人稱之爲「舊金山」。

就像所有大都市一樣，扒手非常活躍。三藩市不但有，而且多。

可惜那些扒手似乎太不了解狄卡，也許當他們知道狄卡身上不名一文時，他們就懶得去動手。

不過既然動手了，他們又豈肯空手而回？

於是順手牽羊，一名手急眼快的扒手，終於從狄卡的口袋之中，扒去了一副眼鏡。

那不是普通太陽眼鏡，而是米克送給狄卡的特製眼鏡。

當時狄卡一無所覺。

那扒手的動作實在太快，他只從狄卡的身邊一掠而過。

也難怪狄卡，相信任何人在這種情況下，也跟他一樣！

但是，扒手的手勢更快也快不過狄卡身邊的隱形人。

狄卡身邊二名隱形人同時發現了當時的情形。於是他們立即互相交換了一個眼色！

一名隱形人匆匆回頭走，另一名則仍留在狄卡的身邊。

回頭走的一名隱形人，加速脚步去追那名扒走狄卡一副眼鏡的扒手。

由於大街上人擠的關係，不少行人被隱形人擠擠碰碰的，但又不見撞碰他們的人，眞是莫名其妙的事。

那個隱形人終於追及那名扒手。

而且，他還「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悄悄從扒手的口袋中，替狄卡取回了那副眼鏡。

事後狄卡才知道了這件事。但他並沒有將這件事放在心裏。

狄卡曾在地球上生活過，他當然知道大城市的生活方式。

直至到回到了隱形人的住所，狄卡照例取出米克送給他的眼鏡戴上了。

但是很奇怪。

狄卡竟然見不到身邊的隱形人。

× × ×

自從他們之間獲得協議之後，米克了解狄卡的心情。如果長期有如盲人一樣，心理上一定不好過。

因此，米克將一副特別眼鏡送給狄卡，讓狄卡也可以見到屋內的隱形人。

所以，狄卡每由外面回來，亦照例戴上米克送給他的眼鏡。

今天，這副眼鏡爲什麼突然會「失靈」呢？

狄卡不禁大爲吃驚。

他將情形告知了身邊的隱形人。

這時候陪伴狄卡去逛街的隱形人才想起那扒手來。

不過一切可能與人無尤，只是隱形人太過粗心大意而已。

眼前這一副只是地球人在陽光猛烈時常常配戴的太陽眼鏡。隱形人當時只急於取回，所以才會一時不察。

時隔了數小時，要追回原物，自無可能。

× × ×

貝茜和雅力母子二人，也開始感到極不耐煩！

尤其是貝茜，她多次提出，要隱形人把她送去狄卡那裏。

貝茜吵吵嚷嚷的，已經不知試過了多少次。

有時她還哭哭啼啼。

有時她更加要生要死！

負責看管他們母子二人的隱形人，每日都要把母子二人的動態，向米克報告，所以他們的吵鬧情形，米克也一直十分清楚。

米克爲了出發在即，也爲了讓狄卡死心塌地的爲他工作，他做了一件前所未有的事。

米克特別安排狄卡和貝茜見面，讓這對情侶共處一宵。

這麼大方的安排，的確令到狄卡和貝茜都有些「受寵若驚」。

米克爲了讓他們盡情歡樂，還親口保證不派人監視他們。

當然，如果派了隱形人從旁監視的話，他們還那裏會有歡樂可言？那簡直不是情侶幽會，而是「表演」了。米克因此必須親作保證。

米克不怕他們作反，因爲他們唯一的骨肉——雅力仍然被米克的手下監視住。

無論如何，狄卡多時以來的願望，也總算達到了。

× × ×

狄卡悄悄把另一顆小鉛粒，交給了貝茜。

貝茜已告知狄卡，他上次交給雅力的一顆，已託愛麗絲傳送。能否成功，她並不清楚。

不過，貝茜會盡量想辦法。

狄卡知道貝茜並非敷衍他，而是眞心的說話。

狄卡也明知這是萬份之一的希望，說不定貝茜永無機會爲他傳送，但他還是做了。

不要說只有萬份之一的希望，即使是一億份之一的希望，他也要試試。

因爲如果他不去試，就會連那一點點的希望也沒有。所以，狄卡和貝茜二人，也在充滿希望的互相祝福中分手。

× × ×

果然是隱形人要出發了。

他們要帶同祖必達星球人狄卡，一齊進軍南極去。

至於他們配備了一些什麼陣容？狄卡根本就不知道。

他只知道米克帶他坐上去的一隻飛碟，是會隱形的。

如果要見到米克他們，以及那隻飛碟的話，必須戴上特製的眼鏡。

爲了方便狄卡，爲了方便狄卡和他連絡起見，米克又發給另一副眼鏡給狄卡。

狄卡就在重重心事的情況下，帶着薩摩星球的隱形大軍，進攻南極。

× × ×

三藩市一間酒吧。

這是三教九流人物集中的場所。

他們包括了小偷、扒手和竊賊，也有警方收買的黑社會綫人等等。

他們喜歡到這兒來飲酒，打聽一下行情，聊聊天……

原則上，每一個爲非作歹的人，都會小心包涵。

理論上，每一個做案的人，決不會自動露出尾巴。

但是，話雖如此，實則又如何？

美國是個崇尚自由的國家，他們制訂的法律，也以維護人權爲主。

因此，警探抓罪犯亦以證據爲主。

如果沒有足夠的證據，即使他口口聲聲對你說「我殺了人」，你也無奈他何。

於是酒吧之內，當有人三杯進了肚之後，就會情難自禁的，高談闊論起來。

酒吧一角。

一個黑人，一個白人。

不管是黑人、白人，總之可以肯定，他們絕對不會是好人就是。

其實二人同是扒手。

這兩個傢伙也不知從何處談起，旁人也只在他們談至中途時，由於越說越大聲，然後才注意起來！

「……他媽的，你有什麼了不起？且聽聽老子的傑作吧！」

白人扒手轟飲一杯啤酒之後，拍枱拍欖，指天篤地。

黑人扒手却不讓嘴：「你且聽聽我的，別老鼠跌落天秤好嗎？」

「好，好！黑鬼，你先說……我……我先飲……」

又是一大杯。

黑人想飲，酒已喝光了。

於是又召來侍役，送來三大瓶，你一杯我一杯的，牛飲起來。

黑人道：「嘿，老子不是吹牛，有個法國佬，居然將一疊旅行支票放在內袋裏面，還加了夾子，嘿嘿，還不是一樣乖乖的落入老子手中麼？厲害吧！」

「不！不！這有什麼了不起？聽聽老子的威水傑作！」

白人扒手肆無忌憚的說道：「老子只扒來一副太陽鏡，便值上三萬大元，我怕你這黑鬼聽也未聽過吧？」

黑人瞥了他一眼：「小子，你一定喝得太多，白日說夢。」

「我敢發誓，句句當眞，我怎會醉？你醉我也未醉。」

「什麼太陽鏡？傳說中的定海神鏡，又稱太陽神鏡，沉在大海中那一面麼？哈哈……」

「黑鬼，不要笑，聽清楚了！」

白人扒手醉態可掬的，又喝了一大杯酒。

然後才說：「那只是一副太陽眼鏡，不是什麼神鏡，有人出三萬元代價，叫我施展了前所未有的身手……」

「結果呢？怎啦？被人痛毆一頓麼？哈哈……」

「他媽的，你幾時聽我失過手？不過，說起來也眞奇怪……」

「嗯——爲什麼不說下去？」

「不說也罷！太不合情理！」

「哈哈……」黑人笑得前仰後合的，「你的無烟大炮，幾時試過合理的？」

他們就這樣你一言我一語的，吵吵鬧鬧，鬧個不休。

一杯一瓶的，飲得沉沉大醉。

他們似乎並未想到，酒吧的另一角，已經有人監視着他們。

不但他們全未發覺，就是酒吧中其他人，也一無所覺。

× × ×

黑白兩個扒手離開了酒吧之後，就分道揚鑣，各奔前程。

白人扒手醉得東歪西斜之際，有人招呼他上了一輛房車去。

他以爲是熟朋友，「仗義」送他一程，想不到原來另有其人。

那扒手當然無法知道那是什麼人，因爲他上了車就昏睡過去。

直至有一盆冰水照頭淋，他才整個兒驚醒了。

「這是什麼地方？」

扒手揉着雙眼，四處張望。

有人答他：「這是地獄，如果你不合作，將比進入地獄時更可怕！」

他身邊圍了數名大漢。

那些大漢個個盯實他，面無笑容。

扒手吶吶地說：「小弟如何開罪各位的？說明白了，讓我賠罪！」

「坦白告訴我們，用三萬元買下你一副太陽眼鏡的人是誰？」

衆大漢之中，有人厲聲問道。

扒手却期期艾艾，說不下去！

衆大漢交換了一個眼色，扒手立即就要皮肉受苦。

終於又有人過來做好做歹的，把衆大漢先後勸開了。

「小子，遇上了我，算你今天一場造化，想有命的出去，最好乖乖的說個明白，那太陽眼鏡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那扒手眞後悔自己太愛逞英雄，現在却是噬臍莫及。

無論如何，拳頭在近，官府在遠，在衆大漢磨拳擦掌的情形底下，那扒手只好把他的「傑作」和盤托出。

× × ×

有個像遊客的男子，穿半透明的上衣，故意露出大疊鈔票。

白人扒手洛奇不知是計，一動手就被人抓住。

洛奇很怕。

但對方告訴他，只要他依計行事，爲他做一件事，這疊鈔票即屬於他。

鈔票總數是三萬大元。

這數目對洛奇太吸引了。他一口答允下來。

那人教洛奇去扒一個人口袋中的太陽眼鏡，又教他得手後，立即把賍物以第一時間放到褲袋裏去；而他的上衣口袋，事先則由那男子交他另一副同一欵式的太陽眼鏡。

洛奇不但照做，而且做得天衣無縫。

結果，果然有人悄悄把上衣的太陽眼鏡扒了回去。

事後，洛奇則以褲袋內的眞正賍物，換得了三萬美元。

以上全是事實，洛奇甚至敢發誓不會是虛構的。那班人全都相信下來。

有人要他帶他們回到現場去。

也有人出示了聯邦密探的證件。

這時候洛奇才有如從噩夢中驚醒。

星際特務

這班聯邦密探也不是普通偵查罪案的密探，而是聽命於太空專家的。

他們要找尋狄卡這外太空人的下落，洛奇便因此遭殃。

× × ×

洛奇帶他們回到現場來。

密探們在那一帶佈陣，因爲憑洛奇口述，他們肯定那「事主」正是狄卡。

他們希望狄卡再出現。

但是很可惜，他們不知道狄卡已被隱形人押到南極去了。

一連幾天的觀察，一連幾天的暗訪！結果他們找不到狄卡。不過，他們的努力總不致白費，也總算得上有點收獲。

他們在一幢樓宇中，找到了貝茜母子二人，當時母子二人被人反鎖屋內。密探們感到了事態可疑，這才破門而入。

× × ×

貝茜和雅力一直以爲被隱形人暗中監視，發夢也想不到隱形人擺下了空城計。

貝茜雖然被找到，却沒有交出狄卡的小鉛粒，也未提及他的去向。

貝茜並非維護，只是不想狄卡被人疲勞審訊。

× × ×

「幻景號」太空船之內。

祖必達星球人的科學家們，正爲一副太陽眼鏡而忙個不了。

那是一名祖必達星球特務設法弄到手的。

一班祖必達星球特務人員，混在地球人之中，明查暗訪，終於發現了他們同胞狄卡的踪跡，但他們沒有招呼他。

那全是因爲狄卡寄回來的第一顆小鉛粒內的錄音所致。他們從小鉛粒中，知道了狄卡的處境。

他們聽從了狄卡的忠告，沒有把握之前，切勿輕舉妄動。因此，他們即使找到了狄卡，亦不敢打草驚蛇。

他們對狄卡進行一連串觀察和跟踪，不但肯定狄卡的身邊有隱形人監視，還揀中了他口袋中的眼鏡。

現在他們就憑了這一副太陽眼鏡，帮助祖必達星球的科學家解決了一個關鍵性的問題。

祖必達星球的科學家們，終於分析出那是一種水晶的膠片，而不是玻璃。

只要透過這種深色的水晶膠片，他們的肉眼就可以看得見隱形人的形象。

於是，在科學家的監視下，祖必達星球人立刻加工趕製。

他們終於製出了大批可以見到隱形人的特製眼鏡。

× × ×

霍士船長吩咐每一個飛碟飛行員，必須戴上這一種特製眼鏡！

因爲只有戴上了這種眼鏡，他們才可以見到來自薩摩星球的隱形物體——包括了人，以及飛行物體等。

× × ×

三藩市一位很有名氣的律師，帶同助手，出現於聯邦密探隊的臨時辦事處。

那是從不公開的秘密地點。

所以，一名密探問：「你怎麼知道我們會在這裏？」

律師道：「美國一向重視人權，爲了我的主顧，我會不惜代價去查。即使閣下是總統，也沒有理由阻止我！」

「嗯——你找我們幹嗎？」

「爲我的主顧辦理保釋手續！」

「你的主顧是誰？」

「貝茜女士，以及雅力先生。」

奉命接見這位律師的密探吃了一驚。

他撇下律師和他的助手，急忙忙的進去，向他上司請示。

他的上司也沒有辦法可以阻止，因爲這位律師是有名死纏爛拚的。

× × ×

眞正花上了大筆金錢的，只是來自祖必達星球的特務隊。

他們查得貝茜母子二人落入聯邦密探手中，不但花大錢，請來最著名的律師，而且還把密探隊的秘密辦事處也查得一清二楚。也惟有這樣，祖必達人才可以從貝茜口中，獲悉一切有關狄卡的遭遇。

事實上貝茜並未令他們失望。

她把保存得十分完整的「小鉛粒」交給了他們。

× × ×

憑着小鉛粒中的錄音——狄卡的詳細報告，霍士船長和他的助手們，立刻擬就最周詳的「作戰大計」。

地球南極的星球大戰

這是一場眞眞正正的「星球大戰」。

不過，這一場「星球大戰」並非發生在外太空之上。而是發生在地球的南極。

× × ×

發生在我們地球上的星球大戰，竟然與我們地球無關。

就彷彿街上的人打架，竟然打進了你的家中去！你有何感想？

× × ×

地球上有二個大國。

這二個大國，儼然以「盟主」的姿態出現於我們地球之上。

他們分別「統領」着「兩大陣營」，枱底講數，桌面拍枱大罵，經常表演得十分動人！

但是，他們只知道向對方磨拳擦掌，似乎從未想過來自外星球的威脅。說起來豈非有點可笑？

× × ×

狄卡指引着來自薩摩星球的「隱形飛碟隊」，飛臨地球南極的上空。

狄卡似乎沒有他抉擇的餘地，所以他惟有出賣自己的同胞。

他是個富於情感的人，所以他要替二名人質設想。

他並不知道二名人質——貝茜母子二人已經重獲自由。否則他又何必出此下策呢？

狄卡甚至一再向他身邊的米克提及讓他們三人移居薩摩星球的保證！這令到米克更加相信他衷心的跟他們合作。

米克開玩笑地問：「如果你背叛自己同胞，而又被他們抓住，他們會如何懲罰你？」

「放進一支囚籠火箭之上，向漫無邊際的太空放逐！」狄卡說，「你不妨想想坐在囚籠火箭上的心境！」

「太可怕了！火箭失去控制，到處亂竄，隨時會鑽進宇宙黑洞，又或者與流星相撞，總之就是可怖！」

「所以，我寧願死，也不會被他們抓回去。」狄卡說。

對話機傳來聲音。

一名隱形人向「先頭部隊」的指揮官米克作出報告。

他說的是薩摩星球的語言，狄卡根本就聽不懂。

狄卡只聽得米克對他說：「在我們下面的，就是南冰洋。」

狄卡道：「再南下就是南極，開始把飛行高度降低一千呎！」

米克照狄卡的話，吩咐下去。

× × ×

薩摩星球人派來的先頭部隊，共有二十一隻飛碟。

他們的編制是每三隻一小隊，總共就是七小隊。

他們的大軍正伺伏在數萬呎的太空中，等候總指揮官的進攻令。

二十一隻飛碟的高度已一再降低了。

狄卡告訴米克：目標在望。

米克由儀器中往下窺望，只見到白茫茫的一片，全是冰天雪地，那裏有什麼基地？

但是，狄卡叫他將瞭望鏡頭放大來觀察。

米克照做了。

果然，在冰天雪地之中，有掩飾得甚好的白色帳篷。

狄卡道：「如果你敢百份之百肯定你們的飛碟是隱形的，你們立刻就可以降落了！」

「當然是百份之百隱形。」

「那麼，你大可以下令進攻！」

米克於是傳出了命令。

二十一隻飛碟，分頭在白茫茫的雪地之上，輕輕降落。

那些分別蓋搭在雪地上的白色帳篷，由於顏色和冰雪一樣，若非經特別的指示，或者小心觀察，可眞不易發覺。

那些帳篷很大。

由米克指揮的先頭部隊，正分頭衝進那些白色帳篷去。

但是，裏面竟然空無一人。

米克接得報告後，也吃了一驚。

他僅僅在幾秒鐘之前，才向正在高空等待的總指揮官報告，一切順利。

若米克太快改變口風，似乎不大好。

他回頭問狄卡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狄卡道：「據我所知，他們挖洞住在地下。不過，爲安全計，還是先讓我進去看看！」

米克陪住狄卡走進了一個帳篷之內。

裏面依舊無人。

米克突然情不自禁地說：「這裏好舒服啊！」

狄卡這時候突然笑道：「當然，這兒就像薩摩星球一樣。你生活的地方一定住慣了，但能令你死亡的地方，你亦必然會有預感。」

米克聽得出，也看得見：「你這是什麼意思？」

「沒有什麼，只是提醒你，你們現在並不可能再隱形，因爲每一個帳幕之內，都灌注了氮氣。」狄卡又說，「帳幕經你們弄開了之後，氮氣已紛紛外洩，所以，外面也一樣，足以令你們再無法隱身。」

「嘿！怪不得你整古造怪，帶我們漫遊空際好長一段時間，原來你故意拖延，讓你的同胞有時間佈置！」

狄卡道：「不！這裏早已佈好陷阱等你們來，我拖延一點時間，只爲了等候我們的大軍。現在，我想他們……」

話猶未完，「蓬」的一聲，帳幕開了一個大洞！就在他們的頭頂之上。

米克身不由主地往上望。

狄卡立刻利用這機會「遁地」而去！

當米克再注意到地面上的活動機關時，那缺口已及時封閉。

帳幕紛紛裂開。

米克急忙奔出帳外。

然而「帳外」與「帳內」此際已無分別。帳幕分裂後，氮氣四散，雪地上到處都有這種氣體存在。

薩摩星球人身體的構造，只要與氮氣碰上，立刻現形。

相反，如果他們置身於氧氣之中，又會隱形，肉眼很難見得到他們。

因此，現在的「隱形人」，完全失去了隱身的妙用。

既然每一個薩摩星球人都暴露在目標底下，那麼，祖必達星球人的伏擊手，就可以由隱蔽處用電子槍射擊他們。

米克想下令撤退，可惜已來不及！

他們的飛碟，紛紛在氮氣籠罩底下現形。

祖必達人的光束一再閃爍。

薩摩星球的飛碟一隻隻的毀滅。

米克欲與大氣層之上的上司接觸，可惜儀器亦已失去作用。

× × ×

並非米克手上的通訊儀器失去作用，而是太空之上，一場生死搏鬥已開始了！

數以百計的飛碟，由外太空的薩摩星球紛紛向地球的大氣層的上空增援。

他們首先包圍了二艘由祖必達星球人控制的太空船。

那正是「射綫號」與「幻景號」。

他們以爲本身可以隱形，飛碟亦可以隱形，大可以靜靜的來，悄悄的展開攻勢，殺對方一個措手不及。

但是，他們估計錯誤了。他們事前絕不知道祖必達星球人可以一下子知道透視眼鏡的秘密，更難想像得到，他們可以一下子趕製起這許多透視眼鏡！

如果薩摩星球的隱形人是「妖怪」，那麼祖必達人製出來的就是「照妖鏡」。

可怕的收場

薩摩星球派來作戰飛碟，還未迫近「射綫號」和「幻景號」，激光已接連地不斷的閃動起來。太空中發生一連串的爆炸，有如星光一閃一閃的。

祖必達星球的射擊手，在透視眼鏡的幫助下，如有神助。

薩摩星球的作戰飛碟，被毀去了一大半。指揮官弄得措手不及。未毀的飛碟，紛紛往太空深處飛遁，不敢稍停。

祖必達星球人這時才由二艘巨大的太空船中，駕飛碟追去。薩摩星球的隱形人既然無法隱形，自然暴露於目標之下，被射殺得片甲不留，落荒而逃。

× × ×

南極的雪地之上。

薩摩星球人死的死，傷的傷。

即使不死不傷的，亦已駕飛碟朝外太空急急遁去。

祖必達星球人大獲全勝。

他們的伏擊手也紛紛由隱蔽處出來。

原來他們分別躲在冰雪遮掩下的山頭之內，挖洞藏身。那些帳篷只不過是一個一個的「大氣囊」而已。

每一個「大氣囊」，充滿了大量的氮氣——也就是存在於薩摩星球表面上最多最多的氣體。這種氣體足以令到薩摩星球人無法再隱形。此外，每個帳篷底下的地洞內，都有機關陷阱。

每個帳篷下面都有人把守！

因此，即使隱形人不進去，時機一到，帳篷也會被他們操縱，而散發出大量的「氮氣」。

薩摩星球人發夢也想不到，以他們能「隱形」的優勢，在地球上扮鬼扮馬，居然到頭來也會敗得一塌糊塗。

當然，他們可能心有不甘。

但是無可否認，他們已澈底失敗。

他們有些已逃出重圍。

也有人混在地球各處有人居住的地方，讓地球人以爲他們是「鬼」。

不過，如果他們遇上了能透視他們的「照妖鏡」，他們就無所遁形。

到底在我們居住的地球之上，有多少這一類「鬼魂」似的怪物存在？

到底祖必達星球人如何一一收服他們？沒有人知道。

也許有一天你也會見到其中之一，或者兩者都讓你見到。又或者你有機會目睹他們正在「鬥法」。不過你不必大驚小怪，這只是一個開始而已。

除非我們地球上的科學家能集中力量，一起對付他們。否則，地球遲早也會變成任何一個外太空星球的「殖民地」。

如果有人以爲這是危言聳聽的話，終有一天他會後悔。

(完)

短篇劍俠奇情小說

醉仙樓主·文
盧令·圖

七彩日月星辰劍

忠義千秋

珠簾倒捲晚烟籠，月濛濛，野渡舟已橫，怎奈她千絲萬縷，一點落紅，一抹鮮血，從此引起了江湖暴風，茫茫神州劍氣橫。

這個消息，不但是轟動了通衢大邑，也震驚了窮鄉僻壤，給一向寧靜的江湖帶來了無限的風波，也勾起了無邊的風月。

這到底是一個什麼消息，你且聽聽這聚豐酒樓的一羣酒客的談話。

「他媽的，你說這不是邪門麼，一個好好的花不留球的大姑娘，竟然在新婚之夜，與新郎同了房之後，連一顆大好的頭顱都給丟了，這不是怪事來麼？」

「王老三，你怎知道那新娘與新郎同了房之後才被人殺了的？」

「朱老四，我跟你說，我有一個朋友，就在秦大戶家看院子，事出的那一天晚上，他是第一個進房，所以他看到了。」

「看到了什麼？」

「床單上有一點落紅，但床頭上却冇一灘鮮血，新娘的頭已經不知去向，而新郎官却被嚇傻了。」

「當眞有這樣子的事情。」

「我×你媽的，我要是騙了你們就是王八灰孫。」

那兩個叫王三朱四的正爭執之間，忽聽有人呼道：「一點落紅，一抹鮮血，引起了江湖暴風，茫茫神州劍氣橫。」

說話的人，是一個年輕儒子，看歲數不會超過二十，但却生得儒雅而有風韻，灑脫透着神秘。

人鬼難辨

王三悄聲道：「朱老四，你看這個人是什麼來頭，聽他的語氣，好神氣，好像對這件事非常清楚似的。」

朱四道：「看他那種弱不禁風的樣子，還不是一個柔弱無能的書生，他又能懂得什麼，那像我兄弟一輩子在刀頭上舐血，不但聽得多，而且也見得多了。」

王三道：「那又說不定，我聽人家說，凡是江湖上的奇人異士，不是婦人女子，便是文弱書生，或者是玄空二門的和尚道士。」

朱四笑道：「王老三，我看你是江湖跑老了，胆子跑小了，這二十年來，我兄弟二人，殺人越貨，不知做了多少大買賣，又何嘗怕過誰來，怎地今天你連這文弱書生都怕起來了。」

王三道：「久走夜路必然會遇到鬼，是以我不得不小心，萬一讓鬼捏了頸子，那可化不來。」

朱四將桌子一拍，發出嘭！地一聲大响說：「你他媽的今天是怎麼啦，光說這些洩氣話。」

「他說得沒錯，你們今天的確是遇上鬼了。」講話的就是那個文弱書生。

朱四怒道：「我兄弟在說話，你竟然也敢插嘴，你算是什麼東西？」

「嘿！嘿……小生乃是鬼書生皇甫少華是也。」

鬼書生皇甫少華乃是江湖之上，黑白

兩道的殺星，黑道人物他固然要殺，就是白道人物做了壞事他也同樣的要殺。他殺人的手法很特別，往往使得被殺的人，還不知自己是怎麼死的。

王三臉色大變的說：「你——你就是鬼書生皇甫少……少華。」

那文弱書生道：「如假包換。」

朱四道：「你別聽他胡說八道，他不知道在什麼地方聽到了這個名字，却故意來嚇唬我兄弟。」

書生道：「是不是嚇唬你們，等一會你們就知道了。」

王三臉色蒼白的說：「你……你想怎麼樣？」

鬼書生道：「你們兩人做的壞事太多了，論死也够資格了。」

王三大叫一聲：「了不得啦，殺了人啦。」一拉朱四返身便向酒樓外面跑，那知道他們兩人方跑出酒樓之時，忽地咚咚兩聲，兩人一齊倒了下去，身上連一些傷痕都沒有，不知道他倆是怎麼死的。

聚豐樓的客人一見出了人命，便一哄而散，祇剩下一個客人，這是個風姿綽約的中年婦人，看年紀約三十上下，內穿黑色緊身小衣，外罩一件黑色大氅，白白淨淨的臉蛋兒，生得端端正正，秀秀氣氣，大氅外透露着劍柄，黃色劍穗垂得好長。

她銀鈴似的一聲嬌說：「殺了人了，還不快些走開，就不怕官府來抓人麼？」

鬼書生皇甫少華冷冷一哼道：「是誰說我殺了人？」

那黑衣婦人道：「是我說的，也是我親眼看見的，難道這還假得了。」

「適才我坐在這兒根本就沒有動過，那是他們自己不小心摔死的，如果是我殺的，不可能身上連一點傷痕都沒有。」

「你這幾句話騙騙別人還可以，若是拿來騙我，那還差得太遠。」

「這話怎麼說？」

「你是用黑夜飛星的手法殺了他們，對不對？」

鬼書生面一變說：「妳能知道我用黑夜飛星，當然不會是一個簡單的人物。」

「當然不太簡單。」

「可否報上妳的名字？」

黑衣婦人突然回眸衝着他一笑，別看她年紀較大，但這一笑起來足可以迷倒天下衆生。

她一笑之後，旋即摸出一小塊銀子，緩緩的走出了聚豐酒樓。

鬼書生皇甫少華也跟着結了賬隨後追出，但看那女子一直向鎮南行去，身形不慢也不快。

鬼書生也一直緊盯不捨，來到鎮南的一處荒園之內，那黑衣婦人突然回身一笑道：「你胆子不小，竟然敢跟着出來。」

鬼書生道：「我皇甫少華走了四五年的江湖，還沒有遇上我不敢去的地方。」

「豪氣干雲，令人可敬，說！跟我出來到底有什麼事？」

「妳還沒有告訴我妳叫什麼名字。」

「你眞的想知道？」

「當然，要不我不會從老遠的地方跟到這兒來。」

黑衣婦人用手一點道：「你知道這是什麼地方？」

皇甫少華道：「這是月明園，據說這個園子的主人，原是朝庭中的一位好官，後來隱退林下，不知怎地全家八口在一夜之間死得乾乾淨淨。」

黑衣婦人點頭道：「不錯，這月明園的主人姓卓，他有一妻一女一子一婢，三個僕人，死後就葬在這園中，八人合葬一塚，塚前有一塊石碑，上刻着『忠義千秋』四個大字。」

鬼書生道：「聽說這園子裏不太平，而且很少有人敢到這兒來。」

黑衣婦人笑道：「可是今兒你畢竟還是來了。」

「我是爲了追問一個人的姓名。」

「你當眞要知道？」

「當然！」

「我叫卓寡婦！」

「卓寡婦？」

「是啊！卓寡婦就是那一位好官卓大人的女兒，也嫁給一個姓卓的，後來那個姓卓的死了，又回到娘家，要不還不會死得那麼早呢！」

「妳說妳已經死了？」

「是啊！這兒本來就是我的家，要不我到這兒來幹什麼，你要是不信，你可以隨我進去看看。」

鬼書生皇甫少華面色大變，向後急退了三步。

卓寡婦突然咯咯嬌笑起來說：「虧你還是久闖江湖大俠士，虧你還是滿腹才華的鬼書生，既是大俠士就應該有大俠士的豪氣，既是鬼書生就應該不怕鬼，但像你現在畏首畏尾的樣子，我是不敢相信你就是鬼書生皇甫少華。」

鬼書生受激，豪氣大增，朗笑一聲道：「數年江湖歲月，使我見識到不少，但祇有一樣沒有見過，那就是鬼，今天我倒眞想見識一下，妳帶路吧。」

卓寡婦嬌軀一轉，向荒園中行去，鬼書生隨後跟上，此際已是暮色蒼茫，晚烟四合，過迴廊，穿曲徑，越荷池，入正廳，正廳中一遍漆黑，正廳外野虫啾啾。

卓寡婦道：「你等一下，待我燃上了燈火，你再進來。」

這是什麼燈火，一點綠油油的光芒，閃爍在大廳之中，散發着縷縷慘碧色的光華。

卓寡婦又回眸一笑說：「請進！」

鬼書生雖然闖過幾年江湖，但這種場合倘是第一次見到，心中不禁有些發毛。

卓寡婦道：「怎麼？怕了麼？」

鬼書生冷笑一聲道：「既來之，則安之，如果在下眞的是見到了鬼，其不也增長了一次見聞。」

卓寡婦又咯咯的嬌笑起來，聲如銀盤走珠，那像是三十上下的婦人笑聲，簡直是十七八歲美貌少女的笑聲。

鬼書生皇甫少華大步走入，坐在一張楠木製成的太師椅上，說：「現在我已經進來了。」

卓寡婦雙手一拍，從屏風後走出兩個年輕的女婢，年約十六七歲，生得五官端正，氣質淸雅，雖云是女婢，但比起那些大家閨秀來，並不遜色。

一個女婢手中端着一隻茶盤，內有兩隻黃瓷茶杯，分送到鬼書生皇甫少華及卓

寡婦的面前，另一個婢女却自動的走到卓寡婦的身後，盈盈而立。

鬼書生接過茶杯。

卓寡婦一笑道：「黑夜荒園，無所招待，祇有以茶代酒了。」

皇甫少華道：「在下非是爲吃而來，祇是受了激將之法，不知妳將我激到此處，有何見教？」

卓寡婦說道：「我祇是想要問你一件事。」

皇甫少華道：「請說！」

卓寡婦道：「你對秦大戶的新娘子在新婚之夜死了的事情，有何看法！」

皇甫少華道：「這很重要嗎？」

「當然！」

「只是可惜得很，我對秦大戶家一無所知，如何能下斷語。」

「這一點我倒可以告訴你，那秦大戶是本地的首戶，叫秦卜丕，因他好歛民財，所以本地人都叫他爲秦剝皮，膝下祇有一子，也曾入過庠，學名叫秦雨。」

「那新娘子又是什麼來頭呢？」

「聽說那新娘子的娘家姓王，父王家福，母李氏，祇生此一女，取名婉貞，聽說還會飛劍。」

「會有這種事，劍客之流，我曾在小說上看過，如紅綫女，聶隱娘，虬髯客，公孫大娘等，但那畢竟是小說上的事情。眞正的劍客，我可連半個也未見過。」

「你雖然數年江湖生涯，博得了一個鬼書生之名，但依我看來，却是孤陋寡聞得很。」

「這話怎麼說？」

「世道衰微，人心不古，情形的演變，已非往昔武林可比，如今劍客紛紛出世，欲挽回天心，因而引起邪道的反對，亦紛紛出世，對付正道，故當今的武林，是劍客的天下了。」

「原來是這樣子的，那麼那秦大戶新娶的媳婦，是正道劍客還是邪道劍客？」

「正道。」

「既是正道劍客，當然是被邪道所殺的了。」

「不！是被正道所殺。」

「這我就弄不懂了，既是正道劍客，如何又被正道所殺？」

「那是因爲秦大戶的兒子秦雨是學邪道劍派的。」

「原來那秦雨也會飛劍。」

「不錯！以一個正道劍客之女，去嫁給一個邪道劍客，此與叛道何異，所以才會被殺。」

鬼書生噓了一口氣，說道：「事情的經過就是這樣子的了，所以你要徵求我的看法。」

「正是！」

「正邪不兩立，敵我難並存，在下行道江湖，一向是以扶弱鋤强爲己任，雖然不是劍客，但也是正道中人，當然也不會反對正道劍客的作法。」

卓寡婦陰陰嬌笑道：「假如我是邪道劍客，你也敢在我面前講這一句話麼？」

鬼書生皇甫少華正色道：「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就算妳馬上用飛劍斬去我項上人頭，我也不能昧着良心說話。」

卓寡婦嬌笑起來說：「的確是個好男兒，大丈夫，不過，有一件事情你却未想到。」

「什麼事？」

「那是因爲我目下還不能殺你。」

「爲甚麼？」

「因爲有一個人想見見你。」

「誰？」

卓寡婦雙手一指，立時有一個二十上下的女子，押着一個少婦由屏風後轉出，那少婦年紀約在二十二三歲，素妝淡雅，別有一番風韻。

皇甫少華驚叫出聲說：「是韻如，妳怎麼會在這裏？」

那少婦見到了皇甫少華，眼淚巳奪眶而出，却是無法出聲。

卓寡婦代答道：「不錯，她正是你那如夫人周韻如，也是我們的貴賓。」

皇甫少華怒道：「你想將她怎樣？」

卓寡婦又是一笑道：「我方才不是說過麼，她目前是我們這兒的貴賓，我不會將她怎麼樣的。」

「既是如此，那麼妳又爲何要軟禁了她？」

「其中當然另有原因，如果你要知道，我也會告訴你。」

「請說！」

「不過在未說這個原因之前，我得先講一個故事給你聽聽。」

正說之間，忽見有一道慘綠色光華，射入正廳之中，光芒杳處，現出一個錦衣少年來，面目猥瑣，衣着華麗。

卓寡婦一笑道：「雨兒你來得正好，快見過皇甫大俠。」接着又向皇甫少華道：「這就是秦大戶的兒子，秦雨。」

鬼書生冷冷的道：「我知道了。」

卓寡婦又道：「你方才不是說正邪不兩立，敵我難並存麼，我就是邪道劍派中的一派之主，如今正邪兩道鬥劍之期在即，我不能不策劃一下。」

「與我這局外人有什麼關係？」

「關係可大着呢，這一次正邪之事，勝負的關鍵完全在你一人身上。」

「我？」

「不錯，所以我祇要你答應一件事情，我保證你與尊夫人安安全全的，不受到一些損害。」

鬼書生道：「什麼事妳說呀？」

卓寡婦道：「祇要你與尊夫人在這荒園中安心的呆着，我保證不會虧待你們，待正邪鬥劍之後，我再平平安安的放你們出去，而且還會贈送你們一筆爲數可觀的財富。」

鬼書生嘆道：「我眞不知道妳此舉到底有什麼目的？」

「這你就別用管了，反正你們不會吃虧便是。」

鬼書生不但武功鬼異，人也是一個鬼靈精，他想：「這些人都會劍術，武功絕計不是他們的對手，不如且答應下來，再作打算。」

於是點點頭說：「好！我答應了。」

卓寡婦笑道：「好啊！這才是識時務者爲俊傑，香兒，領他們到後院去，可不准虧待他們。」

原先押着周韻如的那個少女，應了一聲，便帶着他們向後走去，來到後院之中

，有一座很大的石墓，墓碑上刻着「忠義千秋」四個大字。那叫香兒的素手在忠字中央的一點按了下去，那墓碑立時向左側移動，現出一個門戶來，裏面一遍漆黑。

香兒一揮手說：「請！」

鬼書生道：「如此黑暗而不透空氣的地方，我們如何能住得下去？」

香兒一笑道：「你的外號叫鬼書生，鬼書生夫婦住在鬼墓之中，有何不對。」

皇甫少華夫婦聽得一愣，那叫香兒的又笑道：「你們放心，這地方外表看起來有些陰森，但是裏面可是舒服得很呢。」

皇甫少華與周韻如對看了一眼，便雙雙走入，他們雖然都會一身武功，但在對方的劍氣威逼之下，已無路可走。雙雙走入，忽然光綫一暗，來路又被封閉起來。而墓內却透着一遍暗淡的光芒。

倆人走入墓中，裏面中大約二丈方圓，錦衾綉椅，琴架妝台，佈置得極爲華麗，四週壁上有四個小孔，用以透光與透氣。但這時已經是黑夜，已無天光透入，那暗淡的光芒，原來是一盞油燈。

古墓話舊　絕處逢生

鬼書生皇甫少華嘆了一口氣說：「韻如，妳本身有一身很好的武功，爲什麼會被她們捉來？」

周韻如道：「你呢，你不是也有一身很高的武藝，爲什麼不能救我出去？」

鬼書生嘆道：「他們的飛劍太厲害了，這不是武功所能抗拒的。」

周韻如說道：「所以說我與你一樣，在劍氣的威逼之下，我也祇有隨着她們來了。」

「她們爲什麼要將我們誘來這裏？」

「她們主要的目的是對付你，因爲我來了你就得乖乖的就範。」

「妳知道？」

「本來我是不知道，因我偷聽到兩個婢女的談話。」

「她們談些什麼？」

「她們說過一次正邪之事，勝負關鍵都在你一個人身上。」

「這句話我也曾聽卓寡婦說過，但我始終懷疑，我又不會飛劍，這勝負關係如何會在我的身上。」

「這個問題我也曾偷聽到一些。」

「哦！」

「她們說這一次正邪之爭，如以目前的形勢而論，邪派的勢力比較强大，但他們祇怕一種飛劍，如果這種飛劍出現了，他們是非敗不可。」

「那一種飛劍？」

「七彩日月星辰劍。」

「此劍與我有何關連？」

「有！因爲這七彩日月星辰劍，到目前爲止，尚無人練成。」

「却是如何？」

「聽說是因緣使然，必需有緣之人，才能練成七彩日月星辰劍。」

「誰是有緣之人？」

「你！」

鬼書生聽得一愣說：「怎會是我？」

周韻如一笑道：「這我也不知道，我也祇是偷聽他們談話，她們說祇要將你軟禁起來，等到門劍之後再將你放出來，那樣他們就可以立於不敗之地了。」

「既是如此，他們乾脆將我殺了，豈不更有把握，要不萬一我逃了出去，對他們也不是一種威脅？」

「這我就不知道了，也許正因爲有了這層顧慮，他們才將我一起擄來的吧。」

皇甫少華默然不語。

周韻如道：「目前我們該怎麼辦？」

鬼書生正待答話，忽然一陣响聲，不一會香兒已提着一隻竹籃進來，盈盈一笑說：「夜色已深，我想你們也該餓了，吃些夜點就休息吧。」講着從竹籃中取出四碟小菜，一盤點心，尚有一壺美酒，酒氣撲鼻生香。

她做完了之後，又是一笑的轉身就走出去。

這香兒雖是邪道劍派中人物，但生得異常清秀，猶其是笑起來更是美麗動人。

鬼書生嘆道：「可惜，這樣美麗的女孩子。竟然也會加入邪道劍派。」

周韻如一笑說道：「你很喜歡她，是麼？」

鬼書生道：「在她未嫁人之前，閒着也是閒着，我就是喜歡又有何妨？」

「只可惜，你現在祇是她們的階下之囚。」

鬼書生也笑了，英雄俠女，胸襟不同常人，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仍會開開玩笑。

周韻如道：「面對美酒佳餚，不吃也是白不吃，我們且對飲幾杯再說。」

於是兩人提壺斟酒，把杯對飲，他們雖然都曾在江湖中走動，但像這樣在深更半夜，在古墓之中把酒談心，尚是破題兒第一遭的事情，人生際遇本來就是變化莫測，走了前一步不知道後一步如何着脚，等到後一脚着實了後，才能知道那實際情況到底是一種什麼樣子，有人在後一步跨出之時，先有了一個萬全的準備，有些人想不到那麼多，但每走一步總是胆顫心驚，當然更有些人是走一步算一步，不管下一步是凶險，平安，幸運，他都能够視若無覩的一足跨出去。

皇甫少華驟然一笑道：「三更半夜，倒也別有一番情趣。」

周韻如道：「人生如行路，什麼路都得要走，只是有一件事情我想不明白。」

鬼書生道：「什麼事？」

周韻如道：「這座古墓，看起來建築的年代已經很久了。」

鬼書生道：「不錯，可能在這家人家死的時候就開始建築了。」

周韻如道：「建築這座石墓的目的，當然旨在葬那死去的人了。」

「當然，這是葬那姓卓的退隱官員一家八口所用。」

「如此說來這墓中至少也應該有八口棺木才對，何以空空如也？」

鬼書生皇甫少華聽得一愣說：「是啊！這八個死人呢？」

周韻如道：「唯一的可能，就是卓寡婦已經將這八個死人移去或焚毀，讓出這一座石墓來，以作爲她們的秘室之用。」

「如此說來，這卓寡婦也可能不姓卓了。」

「豈但是不姓卓，而且依我看她絕不是一個寡婦。」

「何以見得？」

「一個眞正的寡婦，猶於因替丈夫守寡的關係，在身理心理上都會受到很大的影響，更何況陰陽不調，必然是面黃肌瘦，而現在的卓寡婦不但不會面黃肌瘦，而且膚色還異常豐嫩。」

「不錯。」

「如果說她眞的不是寡婦，那也祇有一種可能。」

「那一種可能？」

「不守婦道。」

「他不可能是卓寡婦，一個人死了已經很多年，不可能會復合。」

「所以說她自稱爲卓寡婦，那祇是冒名頂替。」

「她爲什麼要冒一個死人的名字，難道其中也有道理？」

「有！」

「你說說看。」

「她之所以冒死人名字的目的，無非是借此加重月明園的神秘，使一般人不敢進來。因爲每一個人的心裏，都是很怕鬼的。」

鬼書生皇甫少華大姆指一翹道：「畢竟還是韻妹高明。」

周韻如道：「難道你忘了，當年我闖蕩江湖時，江湖中朋友怎麼叫我來着？」

「女諸葛。」

「所以說他們這一點障眼法又如何能瞞得過我這個女諸葛。」

皇甫少華嘆道：「論機智，妳的確比我高明多了，但處此情況之下，縱然妳機智再高，也無法脫困。」

周韻如吃杯酒道：「那也不見得。」

鬼書生道：「難道妳已智珠在握？」

「有一點。」

「既如此，妳爲何不早設法逃走。」

「因爲我知道他們要將你引來此地，因此我就不能走了。」

「原來妳是等我？」

「不錯。」

「他們引妳來此的目的，是要以妳做人質，使我無法反抗，如果妳早已走了，他們也就對我無可如何了。」

「你錯了！」

鬼書生聽得一楞說：「我如何錯？」

周韻如道：「雖然自恃武功很高！但他們都會飛劍，千里之外取人首級如探囊取物。」

「照妳這麼一說，我們就是逃出去了，也難逃她們的飛劍之危。」

「我另有一法，可解此危。」

「什麼方法？」

周韻如一笑道：「牆風壁耳，天機難悉，以後你就會知道的了。」

鬼書生也是個鬼靈精，只是比起他的如夫人周韻如來，尚要差上一截，是以一時難以猜透她的袖裏乾坤，納悶的吃了一杯酒，也嘆了一口氣。

周韻如悄聲道：「不是我不肯告訴你，這石墓四週可能皆有監視我們之人，茲事體大。」

周韻如當年闖江湖之時，是出了名的大美人兒，不但是人生得漂亮，而且噓氣如蘭，更加機智過人，在江湖上的黑道人物，莫不對她垂涎三分，也敬畏三分。

鬼書生道：「這是關係着我們兩人的幸福，也關係着正道劍氣的伸張，我不會怪妳的。」

周韻如嬌柔的一聲嬌笑道：「這我就放心了。」

皇甫少華道：「自我們相聚至今，已經有三年之久了，在這三年之中，我好像祇生過妳一次氣。」

周韻如道：「那還是我們初相識之時，我見你一個人痴呆呆的坐在一株大樹下胡思亂想，我捉了一隻蛤蟆放在你的頸子上，因此嚇了你一大跳，你氣得要與我動手。」

皇甫少華道：「那一次我的確是很生氣，當然，主要是我們互不相識，而妳還是一個黃毛丫頭。」

周韻如臉一紅說：「不害臊，那時我看你還不是個鄉村的土小子，要不我還不會逗你呢。」

鬼書生道：「三年！這歷歷如在目前的事情一恍就是三年，時間過得好快。」

周韻如道：「說實在的，那次你到底在想些什麼？爲什麼一直不肯告訴我？」

皇甫少華道：「說穿了妳不要生氣，那是因爲……因爲……」

「因爲什麼？」

「因爲我看到妳……。」

周韻如聽了一怔，半响才恍然大悟，大叫說：「你死壞，當時你要是告訴我，看我不將你一雙眼珠挖出來才怪呢？」

鬼書生笑道：「反正現在我什麼都看到啦，又何在乎那一點點。」

周顏如嬌羞萬狀，就在此時，忽聽得一陣笛音，縷縷不絕，由夜色中傳入了石墓之中。

皇甫少華道：「好動聽的清笛。」

周韻如道：「這聲音聽起來很近，實際很遠，至少也在數里之外。」

皇甫少華道：「不錯，夜靜更深，音量宜傳，如果這吹笛之人，再加內力吹奏，那就傳得更遠了。」

周韻如凝神聽去，但聞那笛聲徵角相溶，商羽並致，時高時低，扣人心弦，不由嘆道：「此人中氣充沛，心胸開闊，絕非等閒之人。」

皇甫少華道：「觀他的心胸與氣度，絕非邪道中人，此人如若知我們困在此地，必然會設法救我們出去。」

周韻如道：「就算他能救我們出去，也難逃脫對方的飛劍之危。」

皇甫少華悄聲道：「你不是說有辦法對付那飛劍的麼？」

周韻如道：「但必需要照我的計劃行事方可，傍人强加插手是沒有用的。」

鬼書生道：「妳先說說妳的辦法。」

周韻如凝神半响，見石墓四週沒有絲毫動靜方道：「我這計劃有三個步驟，第一個步驟是設法逃出這石墓，第二是逃出這月明園，第三個方是逃脫對方飛劍。」

皇甫少華道：「這石墓之門，必然有開啓的機關消息，祇要找到這消息，闖出石墓並不太難。」

周韻如道：「不錯。」

皇甫少華道：「祇要能離開這石墓，

闖出月明園也不是太難的事。」

周韻如道：「也不錯。」

皇甫少華說道：「只是出了月明園之後，要應付那飛劍就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了。」

周韻如道：「這最後一着，就完全憑我們的智慧了。」

正說之間，那夜空中的短笛之聲，突然急起而上，音韻鏘鏘，如敲金石。

皇甫少華道：「好高亢的聲音，猶如千軍萬馬，在相互奔逐斷殺的一樣。」

周韻如心神一動說：「照此情形看來，這吹笛之人必非無的放矢了。」

鬼書生皇甫少華道：「妳這話是怎麼說？」

周韻如道：「我雖然不懂音律兩字，但我心領神會，已經知道了他的用意。」

鬼書生道：「我也有一種感覺，好像他是在催我快些逃出去。」

周韻如道：「不錯，所以我們先查看一下這門的消息在什麼地方。」

鬼書生道：「我去看看。」

周韻如道：「我們一道去。」隨手端起桌上的油燈，向石墓的出口走去，上了七道石階，便是石墓的出口，周韻如借暗淡的燈光看去，那出口被石碑封得死死的，更無機關消息可尋，不由沉思不語。

鬼書生道：「讓我來看看。」

周韻如道：「不用看了，這開啓的機關消息是在外面。」

皇甫少華吃了一驚說：「如此說來，我們是無法逃離此處了。」

周韻如道：「我號稱女中諸葛，什麼稀奇古怪的事情我沒有經歷過，但這一次，眞的將我難倒了。」

皇甫少華正欲答話，忽見那石碑一動，已緩緩的向左移去，兩人互看一眼，以爲是那叫香兒的來收碗了，一口氣將油燈吹滅，兩人貼壁而立，祇要那石壁一經移開之後，兩人便準備衝了出去。

石碑果然移開了，外面透進來暗淡的天光，只是未見有人進來，兩人等了半晌仍是不見半個人影。

皇甫少華悄聲道：「韻妹，我們衝出去。」

周韻如道：「好，只是一切都要小心了。」

兩人以極快的身法，躍出石墓之外，也未見有人阻攔，他們不敢停留，又躍出了園外，此時天色雖然是一遍漆黑，但以他們兩人的眼力，依稀的仍可以看到一點，當他們躍出圍牆之時，便見暗影中有一人向他們招手。

皇甫少華悄聲說道：「這個人不加阻攔，反而向我們招手，看來絕非邪道中人了。」

周韻如說道：「我們且跟去看看再說吧。」

兩人立時展開上乘功法，向那人追去，只是任他們的功力再高，與那人之間，始終保持了七八丈的距離，而那夜空中的笛聲，反到愈來愈响了。

周韻如道：「他的目的是在將我們向那笛聲處引，難道那吹笛之人，眞的是爲了救我們而來！」

皇甫少華道：「不管如何，我們也得去看個究竟，何況照目前情形推斷，他們不可能是壞意。」

周韻如道：「不錯。」兩人又加快腳步，整整追了一刻工夫，前面的那人方始停了下來，他這身形一停，那笛聲也跟着停了，倆人追到之時，見一個小山坡的大樹之下，正坐着一個黑衣老人，而引導他們的人，此時正端立在黑衣老人的身邊。

黑衣老人一笑道：「你們來了。」

皇甫少華躬身一禮說：「謝謝老丈搭救，適才開啓墓門想就是這位仁兄了。」

黑衣老人道：「正是，你們大概就是皇甫少俠與周女俠了。」

周韻如道：「不敢，尙未請教老丈及這位兄台。」

黑衣老人道：「老朽白羽，這是我師侄黃兵，知兩位有難，特來搭救也。」

（白羽黃兵見本刊一〇五三期拙著「五色彩雲劍」）。

皇甫少華道：「老丈何以知道我們夫婦有難？」

白羽道：「因果勾連，俗緣環生，俗緣接仙緣，仙緣亦俗緣，其中端倪，二位在月明園中，應該巳知道一個概略了。」

周韻如道：「我們祇聽到這次正邪之爭，那勝負的關鍵，繫在拙夫的身上，只是這件事我們到現在却未能想得通。」

白羽道：「我們之所以知道你們有難，也與此事有關。」

皇甫少華道：「請道其詳。」

白羽道：「這一次正邪之爭，如以勢力而言，正道較弱，唯一制勝的希望，是要靠那七彩日月星辰劍。」

「這一件事情也曾聽說過。」

「而煉這七彩日月星辰劍必須要有緣之人，方克爲功，我記得百年之前的一次正邪之爭，是靠五色彩雲劍袪魔衞道，而煉那五色彩雲劍的因緣，却落在武林儒俠司馬冲秋的身上，結果得大獲全勝。」

「那麼這一次因緣，又將落在何人身上？」

「那就是賢夫婦了。」

「不知此緣起於何時？」

「無始以來，生生相續，緣雖不同，環迴無休。」

「這就是適才老丈所說的，因果勾連，俗緣環生，俗緣接仙緣，仙緣亦俗緣的道理了？」

「不錯！」

「所以老丈等才遍訪有緣人，而知道在下夫婦受困之事？」

「也不錯。」

「如此說來老丈不但是正派劍道中人物，而且年齡當在數百歲以上了？」

白羽一笑道：「老朽痴長了三百餘歲，師姪黃兵亦在百年以上了。」

皇甫少華與周韻如二人忙雙雙拜倒在地說：「愚夫婦不知兩位上仙駕到，當眞失禮得很。」

白羽雙手一托，將兩人扶起來道：「莫拜！莫拜！兩位的造詣未來猶在我們之上，快快請起。」

他這雖然是輕輕一托，巳將兩人托了起來。

就在此時，忽聽有人冷冷一笑道：「如今我可爲我那死去的妻子報仇了。」

四人同時一楞，白羽大喝道：「什麼人？」

那人道：「在下秦雨。」

「你是秦大戶的兒子，到此何爲？」

「一來是抓皇甫少華夫婦回去，二來是爲我那死去的妻子王婉貞報仇。」

白羽冷笑道：「王婉貞叛道歸邪，理當該死，而皇甫少華夫婦與我正道劍派因緣未了，你們這樣子的逆天行事，就不怕遭受到天譴麼？」

秦雨笑道：「不管怎麼說，我今天的仇是報定了，人也帶定了。」

黃兵暴喝一聲：「大胆，你有多大道行，也敢在此地耀武揚威？」

秦雨道：「你可是想試試？」一張口之際，一道慘綠色光華，粗如兒臂，長約七丈，向黃兵的當頭罩下。

黃兵也一張口，吐出一道紅色光華，向那道慘綠色光華迎去。

這道紅色光華，長約廿餘丈，粗約一圍，威猛絕倫。（按：正邪百年前的一次鬥劍之時，黃兵的劍光也祇有七八丈長短，經過百年修煉，劍光竟長了十多丈，本來劍仙之功力大小，全看道行之高低，若能長此修煉，百丈金虹，原是意料中事。）兩道光芒甫一接觸，那秦雨的慘綠色光華，立時縮退了三丈左右，七八丈的慘綠色光華，此時也祇剩下四五丈左右。

劍斬秦雨　全魂固魄

秦雨大吃一驚，內氣一緊，勉力施爲，那知他不着力還好，這一着力，正好遇上黃兵的火紅色光華，一蹋而至，半天中發出一聲空爆，那秦雨的劍氣，全被爆散，散發着一天慘綠色的星火，猶如萬點鬼火一般，陰氣森森，向四方飛落，同時也聽得秦雨一聲驚叫，接着便萬籟俱寂。

那秦雨的身形，巳被火紅色的劍氣，分得零零碎碎，潰不成形。

黃兵此時方始收回劍氣。

白羽道：「此間之事巳了，正邪鬥劍之期時日無多，我們可以上路了。」

此際暗影中又有人冷冷一笑道：「現在才想走，巳經來不及啦。」一株大樹之下閃出一個人來，體態輕盈，出語如珠。

皇甫少華與周韻如同時叫道：「是卓寡婦。」

卓寡婦笑道：「原來你們還記得我，祇可惜這卓寡婦不是我的本名。」

鬼書生皇甫少華道：「那麼你的本名又叫什麼？」

白羽道：「她叫紀翠紅，是陰靈劍派的掌門人。」

周韻如道：「什麼叫做陰靈劍派？」

白羽道：「妳沒有見她們放劍麼？那慘綠色的光華，便是吸集陰靈之氣，凝煉而成，此種劍氣形如鬼火，最怕火紅色劍氣。」

皇甫少華道：「難怪適才兩道劍光一接觸之時，那道慘綠色劍氣便巳爆成萬點鬼火。」

白羽道：「不錯，因火紅色劍氣猛烈而剛正，守禮而多智，那陰靈之氣自然不是它的對手了。」

周韻如點點頭。

陰靈劍派的掌門人紀翠紅冷冷的道：「賣瓜的不說瓜苦，我就不相信你們那火紅劍色光能奈我何。」

黃兵道：「妳是不是想試試？」

紀翠紅道：「你們殺了我派中兩個門徒，此仇豈能不報，你放劍吧。」

黃兵說道：「看來今日之事，巳難善了。」

白羽道：「等一下。」

紀翠紅道：「你尙有何話可說？」

白羽道：「我們正邪之爭，爲期不遠，希望不要破壞了兩方的協定。」

紀翠紅道：「難道我兩個門下就白死了麼？」

白羽道：「新賬舊賬，留到那日一齊總結，這不是更好麼？」

紀翠紅嘆了一口氣道：「好吧，就讓你們多活幾日。」一道慘綠色光華，冲空而起，約有數十丈左右，向月明園方向一閃而沒。

皇甫少華道：「怪啊，當那劍光初起之時，我曾隱約聽到那鬼哭神嚎之聲，不知是何緣故。」

白羽道：「他那慘綠色劍氣，本來就是集萬千陰靈，凝煉而成，那能沒有鬼哭神嚎之聲呢？」

周韻如說道：「如此說來，那些被收集的陰靈，並未死去，一遇機緣，仍可復活。」

白羽道：「雖然未曾完全死去，但巳殘缺不全，要想使這些陰靈復活，必需要用全魂固魄之法，使其恢復原形，再修再煉，轉世爲人。」

周韻如道：「如此說來，適才那秦雨被爆散的劍氣之中，亦有不少陰靈，仙長何不略施小術，使他們恢復原形，轉世爲人，此不也是一件大大的功德。」

白羽哈哈大笑起來道：「妳將這全魂固魄之法看成小術，那就大錯而特錯了，要知道，在當今劍派之中，尙無人會這全魂固魄之術。」

周韻如道：「不知何人才會這全魂固魄之術。」

白羽道：「在目前的江湖之上，祇有一個人會這全魂固魄之術。」

鬼書生皇甫少華道：「誰！」

白羽道：「大方道人公孫無畏。」

此際有人笑道：「鬼叫化子，我老人家不在眼前，你說我什麼壞話？」

白羽哈哈大笑道：「眞是說到曹操，曹操就到，來來來，我給你們引見引見，這位就是大方道人公孫無畏道長。」

皇甫少華與周韻如黃兵三人趕忙拜見，周韻如朱唇方啓，尙未出聲，那大方道人巳笑道：「妳不用再開口了，要不是爲了這段因緣，我老人家還不會來呢。」

白羽也笑道：「那敢情好，我們今日也可以開開眼界，一覩你那扭轉造化的全魂固魄之法了。」

公孫無畏道：「你錯了，我雖然是爲了這段因緣而來，但却不能假我之手，其中另有造化也。」

講完又向皇甫少華道：「這一次袪魔衞道之戰，你是其中的首腦人物之一，據我所知，這一次魔道之中，盡多用陰靈劍法之人，因此將來也將有很多的陰靈要靠

你手中去成全，現在我將這全魂固魄之法，傳授於你，你仙緣深厚，一切好自爲之了。」

皇甫少華大喜，連忙拜謝。

公孫無畏便將他拖在一邊，密傳他幾個法訣，然後一聲長笑，人已無跡。

白羽笑道：「恭喜，恭喜，你能得這老兒垂青，未來的前途，當眞是無可限量了，先救救這些殘靈再說。」

皇甫少華忙唸動了第一個法訣，但聞四週响起了一陣陣鬼啾之聲，陰風慘慘，令人凄惶不安。

鬼書生皇甫少華忙又唸動了第二個法訣，在那慘慘的陰風之中，突然現出一個很大的光輪，五色光華，繞輪飛舞。

這個光輪有十二個齒輪，在夜空中旋轉不已，那些暗淡的陰靈，經過法輪一轉，紛紛附輪而上，開始時也祇有七八十個，後來愈附愈多，最後竟然有數千之衆。

鬼書生忙又唸動第三個法訣，那五色光輪越轉越快，那些附在輪上的暗淡的影子，也逐漸的明朗起來，一個個恢復人的形狀，而且每個陰靈的臉上，皆已展露出笑容。

皇甫少華動念一收，那個彩色光輪，立時冥去，祇剩下數千陰靈，在向皇甫少華叩拜。

白羽大喝道：「你等前生不行善業——爲非作歹，致有今日之果，如今既承皇甫公子爲你們全魂固魄，得慶重生，應該痛改前非，要不然再遭此刦，那就連一個剝復之機都沒有了。」

衆陰靈更是加緊叩拜。

皇甫少華道：「這些陰靈如何處理好呢？」

白羽道：「如今他們魂魄雖全，只是生生世世所作的業孽未了，讓他們重新爲人，各了因緣去吧。」

皇甫少華點點頭旋振聲道：「皇天無親，維德是輔，太上有命，不令而行，汝等來世爲人，別忘了今日之話，如今可各尋有緣之處投生去吧。」

數千陰靈，皆大歡喜，各各叩拜之後，一哄而散。

白羽道：「此間因緣已了，我們可以上路了。」

皇甫少華道：「你們是駕劍飛行，而我與韻妹祇能步行，如何能走在一處？」

白羽道：「如在百年之前，那就必須分道揚鑣，但如你功力已深，我與黃兵賢姪，每人携帶一個尙無問題。」

講完一拉周韻如的手，一道白色長虹，已冲天而起，向西南飛去，接着黃兵也一拉皇甫少華的手，一道紅色劍氣，隨後趕上，兩道劍光，一紅一白，一長七十餘丈，一長二十餘丈，並肩飛行，尤其是在夜空之中，更爲顯得美麗。

皇甫少華與周韻如二人，祇感到耳際風聲呼呼，飛行了約一個時辰，忽見東北方妖氣冲空，一遍黑幕般的烟霧，遮蓋了半邊天空。

黃兵用手一指道：「師叔，你看那妖氣。」

白羽道：「可能是什麼妖魔邪怪在那兒作祟。」

「我們要不要去看看？」

「既已碰上，焉能不管，我們去。」

兩人同時一撥劍氣，向東北方飛去，數十里地面，轉瞬便到，他們一紅一白兩道劍光，在上空一個迴旋，正待落下，忽見地面之上，連冲起七條黑色劍氣，每條長約三十餘丈，分向兩人的劍光圍來。

白羽黃兵二人同時大吃一驚，因兩人此時同在御劍飛行，而且每人還携帶着另一個人，因此無法分別迎敵。

黃兵急道：「怎麼辦？」

白羽道：「我們目前唯一的辦法，就是隱去劍氣，改地下降。」

黃兵說道：「目前也祇有這一個辦法了。」

兩人同時心念一動，劍光也同時隱去，一起撥轉方向，在西南二里外的一座叢林之中落下。

皇甫少華與周韻如此時才鬆了一口氣來。

黃兵道：「妖勢龐大，以我們兩人之力，恐難是其敵手。」

白羽道：「不錯，就看適才七道黑色劍氣，論功力至少已在百年之上，況對方是不是還隱着厲害人物，尙不得而知。」

黃兵道：「如此說來我們是不能輕舉妄動了。」

白羽道：「當然，但此事又不能不管，目前我們唯一的辦法，就是用飛劍傳書，請你的大師伯，四師叔，五師叔，六師叔，七師叔，以及你的恩師前來，共研對策。」

黃兵立時口吐一道紅光，冲天而起，向東南方向，一閃而沒，同時四人也在密林之中，隱藏起來，專待衆人的駕到。

白羽搖頭嘆道：「邪道猖狂，一至於此，當眞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了。」

黃兵道：「正邪兩派，每百年之間，必有一次爭鬥，雖然都是邪道失敗，但這樣的互爭不已，何時能休。」

白羽道：「天道好還，輪迴不息，正邪相爭，生生不已，一爲公義，一爲私利，此所以承陰陽之變化，這也是無可如何的事情。」

皇甫少華道：「難道邪道就永遠無法消滅麼？」

白羽道：「你看過太極圖麼，太極圖中半陰半陽，陽是代表正道，陰就是代表邪道，假如說邪道眞的能永遠撲滅了，那麼這個太極圖也就不存在了。」

周韻如道：「爲什麼呢？」

白羽道：「凡是一件事的變化，必有兩個力量促成，宇宙之間到處都有這兩個力量，是以宇宙之間也到處的變化不停，而這兩種力量也就是太極圖中所包含的陰陽二氣。」

皇甫少華道：「這陰陽二氣也有主宰麼？」

白羽道：「有其神則必有其氣，有其氣則必有其象，陽氣主宰爲上帝，而此上帝並非是西方基督所稱之上帝，乃是明明不動之天，陰氣的主宰就是一般人所稱的魔道頭子阿修羅，這兩個力量每隔若干年必爭鬥一氣，以承天地的變化。」

皇甫少華道：「太極之上有無極，這無極又是代表什麼呢？」

白羽道：「無極是代表勢力尊者，上

帝與阿修羅却受勢力尊者的統攝，所以太極是因無極而化也。」

正說之間，忽見東北天際，一道青色光華，長約百十餘丈，遠遠飛來。

黃兵道：「可能是六師叔到了。」

白羽道：「你看這道青色光華，長約百丈左右，靑芒暴射，由此可見你六師叔這百年來功力精進之深了。」

語聲未了，青光已杳，林中已多出一個黑衣老者，先向白羽行了一禮說：「少弟見過二師兄。」

黃兵也忙拜見他的六師叔，原來來人正是劍仙白標。

白羽忙替皇甫少華及周韻如引見了。

白標笑道：「皇甫先生未來成就當在我們之上，可喜可賀。」

皇甫少華道：「在下如今尙未入門，老仙翁說笑了。」

白標正色道：「我說的可全是眞話，要知道那七彩日月星辰劍，乃集劍之大成，在所有劍道之中，位列第三，此種造化可不是一般人所能遇上的呢，不用說是你，便你夫人也因沾你之光，而便列入七彩日月星辰劍的劍道之門。」

周韻如笑道：「全仗諸位栽培了。」

白標道：「我們可沒有這樣大的能耐，這完全要靠兩種劍派合力才能成全。」

「不知是那兩個劍派？」

「日月陰陽劍及五色彩雲劍。」

皇甫少華道：「七彩日月星辰劍，既有此派，必有創始之人，代代相續，世世傳燈，何以還要假別派之手？」

白標道：「七彩日月星辰劍乃劍派中之精華，派中之人，長年深居簡出，難得一見，却是遇上厲害的魔頭，也不過是在暗中指示機宜，但此派中人雖然是不常在人世露面，却也忙碌得很，例如預佈機宜，祛魔衞道，掃蕩天邪，這些都是他們的事情，有時候忙得抽不開身，也祇有假別派之手，成就因緣了。」

周韻如道：「原來是這樣子的。」

正說之間，忽見東北天際，有黑白紅三道光華，一閃而至，每道光華皆八九十丈左右，當華光杳後，林中又現出三個人來，却是黃兵的七師叔諸全，五師叔丁鋒，大師伯翁明。

白羽忙替皇甫少華及周韻如引見，並問道：「大師哥可曾見到四師弟二師弟他們？」

翁明道：「我們接到黃兵師姪的飛劍傳書，便立時趕來，是以未見着他們。」

周韻如突然用手一指道：「你們看，那不是來了麼？」

衆人仰首看去，果見有一道長虹，從西南天際電閃而至，原來是黃兵用的傳書的飛劍，他用手一指，紅光已杳，手中却多出一張字條，原來是他二師叔翁玄及四師叔翁杰寫來的，大意是說他們現在爲了除去一條萬年怪蟒，正在趕往東海岸途中，事完之後，立卽趕來。

丁鋒道：「那東海岸怪蟒之事，我也曾聽說過，據聞此蟒產生東海扶桑之島，飄海而至東海岸，長約百丈，壽已萬年，兇殘無比，沿海一帶的人畜，被牠吃了不少。」

白羽道：「替天行道，濟世渡人，乃我等份內之事，你既知道這消息，爲什麼不趕去看一看。」

丁鋒道：「一來是我人單勢孤，恐非其敵，二來剛好接到飛劍傳書，所以就先趕到這兒來了。」

翁明道：「如果這條蟒蛇已有萬年道行，光憑二、四兩師弟之力，也難以除去，我們得先去看看去。」

白羽道：「正是！」

衆人正待動身之際，忽見眼前黃色光芒大作，神光斂處，現出一個老道，長袍飄飄，鬚眉皆白。

翁明笑道：「我打量是誰，原來是長風子道長到了，那就大事無妨啦。」（見拙著五色彩雲劍）。

長風子一笑道：「諸位不必客套，貧道此來有三件大事要告訴各位，第一是此地妖氣籠罩，乃是黑色劍派倡尖，在此大收門徒，以應付未來的正邪之爭，掌教示諭，正邪之爭在即，暫時可以放下此地不管，第二是帶來了日月陰陽劍及五色彩雲劍劍丸各二粒，讓皇甫先生夫婦服下，然後運化太玄，與本體合一，以應付未來之戰，不過此事體大，必得諸位找一洞天福地，護法七日，以防邪魔打擾，七日功成之後，可一齊飛往華山，參加百年一次的祛魔衞道大會，第三件是東海岸之怪蟒之事，以翁杰與翁玄二人之力，不但不能除去，很可能連己身都有危險，因此我必須趕去助其一臂之力，時間急迫，我們就分道揚鑣了。」邊說間，從懷中掏出四粒劍丸，兩粒爲五彩泥凝，兩粒僅分黑白，分別交予皇甫少華及周韻如二人。

黃光爆起，人已無踪。

白羽道：「大師哥，你看什麼地方較爲合適？」

翁明沉思一下道：「我們同往羅浮山鐵橋峯頭。」立時飛起一青一黑，二紅二白六道光華，帶着皇甫少華與周韻如二人，向羅浮山飛去。

東海誅怪　華山平魔

羅浮山位於百粵之境，一邊臨海，本名羅山，後因在海天一偶，又飄過來一座山，與羅山相接，故並稱爲羅浮山，或有人云，飄來之山，原爲東海蓬萊之一偶，因造化施爲，而相就於羅山，二山之間相接處，有一道長峯，名曰鐵橋峯，飛仙常臨，爲三十六洞天之一。

此際明月高懸，星光四射，在羅浮山的鐵橋峯頂，劃過六道長虹，兩紅兩白，一青一黑，六道光華，長的約百丈左右，短的也有二十餘丈上下，如夜空中飄起六條彩色雲帶，至峯頂而止，淸月之下現出八個人來，五位長者，一個中年，尙有一對年青的夫婦，此八人正是翁明，白羽，丁鋒，白標，諸全，黃兵，及皇甫少華與周韻如八人。

翁明道：「目下時日無多，你二人先將劍丸吞下，我傳你們默運太玄之法，七日之期，瞬息即過，你們可得要好好的默守玄竅，可粗心大意不得呢。」

皇甫少華與周韻如二人，每人吞了一粒日月陰陽劍丸及五色彩雲劍丸。

翁明在他們耳際，低聲說了幾句，然

後又道：「太淸朗朗，不染塵沙，靈台明覺，諸象滅形。」

皇甫少華二人依照口訣閉目打坐，默運玄功，此際東方天際，出現兩道紅光，皆長約百丈，與一道土色妖氣，纏鬥在一起。

那道土色妖氣，長約兩百餘丈，臨空飛舞，兩道紅色劍光，在空中奮力合擊，竟然無可如何。

黃兵道：「大師伯你看，那不是恩師與四師叔的劍氣麼?看來那道土色妖氣，一定是那條萬年怪蟒所吐出來的了。」

翁玄道：「不錯，那爭鬥之處，看來離此地並不太遠。」

白羽道：「照目前形勢來看，二師兄與四師弟的兩道劍氣，尙不是那妖氣的敵手，我們要不要去接應一下?」

翁明道：「目前我們爲兩小護法要緊，何況那長風子道長巳經趕去了，想無大礙。」

正說之間，忽見那兩道紅色劍光，向後一挫，而那道土色妖氣，却在急起直追，形勢甚爲緊張。

黃兵急叫一聲不好。

丁鋒正待放劍接應，忽見東海之濱，又冲起了一道黃色劍光，長約兩百多丈，光華四射，一開始之時，便巳將那道土色妖氣，壓了下去。

白羽此時才鬆了口氣道：「還好，那長風子道長如今亦巳趕到了。」

翁明道：「祇要此老一到，那怪蟒必誅無異。」

果見那道土黃色妖氣，愈縮愈短。終歸於寂然。

那道土色妖氣剛滅之時，那一黃二紅三道華光，同時向羅浮山鐵橋峯頂飛來。

翁明道：「他們似巳知道我們在此護法，此必是長風子道長以乾坤太乙神數推算出來的了。」

白羽道：「長風子道長功參造化，學貫人天，玄門諸派，他是樣樣精通，更是由武入劍，由劍入道，據聞巳經達到神境通的境界了。」

丁鋒道：「道學玄微，難窮究竟，歷來巳有成就之人，如今尙在苦修苦煉，可見道無止境了。」

白標道：「以佛門而言，例如如來、釋迦、文殊、觀音、地藏、普賢、以玄門而言、如元始、太上、洪濛道君、西池王母。以儒門而言，如孔子、顏回、孟子、曾子。這些人在三教之中，無不是一流人選，如今尙且含蓄在如如不動之天，其知莫識之地，涵育羣生，培養眞性。」

諸全道：「不錯，所以我們後輩道者，理應效法前賢，不可一日或廢也。」

正說之間，那一黃二紅三道光華，巳自鐵橋峯頂落下，果然是那長風子及翁杰翁玄三人。

黃兵忙叩見恩師及四師叔。

長風子道：「他們巳經煉功了。」

白羽向皇甫少華周韻如二人看了一眼，然後才道：「他們剛入混沌未久，我曾默察玄機，見他們體內運化自然，亂中有序，似是走上正軌了。」

長風子道：「這樣就好了，目前嚴重之事，就僅防邪魔搗亂，我尙有要事待辦，要先走一步了。」一道黃色光華，巳冲向西北天際，一閃而沒。

翁明嘆道：「長風子道長，抱着悲天憫人之心，與邪魔搏鬥，巳經一千餘年，此種大無畏之精神，令人感佩。」

黃兵忽道：「四師叔，那怪蟒眞的除了麼?」

翁杰哈哈一笑道：「那還能假得了，說實在的，要不是長風子適時趕到，光憑我二人之力，那可危險得很呢。」

白羽道：「你們在搏鬥之時，我巳經看得很淸楚，因知道長風子道長巳經趕去，所以未加支援，不知那怪蟒生得是什麼樣子?」

翁玄道：「此蟒長約百丈，粗約數圍，黑質白章，奇毒無比，如非長風子道長，我二人必受其害。」

黃兵叫道：「好厲害的怪蟒。」

翁明道：「正邪鬥劍之期不遠，趁這七日護關時間，我們也可以借此機會，演習玄功，多一份準備，就多一分成功的機會。」

講完貼地閉目而坐，其餘的人，也隨之坐下，他們連黃兵在內，共計是八人，分成八個方向，剛好將皇甫少華及周韻如圍在當中，定中歲月，一幌巳是第七天的正午時分，翁明等七個師兄弟及黃兵，巳先後出定。

翁明道：「目下離開七日之期，尙餘三個時辰，我們各自小心守護，以免功虧一簣。」

翁玄道：「我們巳經七日未食了，兵兒可到附近的山頭上採些野果來充飢。」

黃兵應了一聲，一道劍光，冲空而去，也不過一刻工夫，巳經採了很多野果回來，八人正吃之間，忽見西南天際，飛過來一道土色妖氣，長約兩百餘丈，粗約十圍，其聲勢之大，無與倫比。

翁明一皺眉頭道：「此可能也是一條怪蟒了，觀其聲勢，其道行至少也在數萬年之上，我們要小心應付了。」

翁杰道：「最好我們七道劍氣一齊出手，取其五行生尅之理，或可以制住對方，黃兵師姪負責倆小的安全。」

翁玄說道：「不錯，我們就這樣子辦吧。」

正說之間，那道土黃色劍氣，巳臨到鐵橋峯的上空，七人同時放出七道劍光，包括青紅黑白四種光華，俱長約七八十丈至百丈不等，敵住了那道土黃色的妖氣。

此際半空中共有八道彩色劍氣，臨空迴旋，各不相讓，整整鬥了半個時辰，難分上下。

翁玄嘆道：「憑我兄弟七人之力，尙無法取勝這妖氣，由此可見這條怪蟒有多厲害了。」

翁杰道：「依我看比東海岸上那條怪蟒，至少還要厲害到兩倍以上。」

翁玄道：「不錯。」

翁明道：「如今我們不必求勝太切，祇要能立於不敗之地，待兩小劍氣一成，她就難逃刼數了。」

丁鋒道：「我看這道土黃色妖氣，對白師弟的那道青色光華，似有些忌諱。」

諸全道：「那是當然，青爲木、黃爲土，取其木可尅土，可惜六師哥的功力不

古今武俠叢畫掌篇

跛僧

混沌書生

揚城有湯世淸者，壯士也，精拳術，一時無敵，故人以鐵拳名之，一日宴客於家，正觥籌交錯，杯盤狼藉之際，有跛僧托鉢門外，予以錢粟，弗受亦弗去，家人怒逐之，湯聞聲出視，怒叱之曰，何物禿驢，擾人淸興，竟不知鐵拳之名乎，僧曰老衲久聞大名，此來固欲一嘗鐵拳風味也，湯益怒揮拳，連三擊而未中，僧耻之曰，君拳固鐵，不中老僧奈何，湯怒不可遏，施其煞手，僧用手指擊湯肩，湯即木立如鷄，家人駭異，羣相求救，僧重一揮手，湯遂蘇乃向僧道謝，邀入中堂，款之齋饌，席間湯叩其身世，僧曰本綠林中人，走馬燕薊間，念餘稔未遇敵手，某年秋夜，有孤客滿載貨財止於古刹，余乃結伴往刦，友先越牆而入，久不出，余即上屋，忽見白電光一道撲面而來，知遇劍俠，不敢敵，急避不及而足巳受創倒地，幸友扶歸，始脫危險，足創巳深，不可救藥，是以跉踔而跛，嗣遂洗手綠林皈依佛法也，今適雲遊經過此地，聞名故不揣冒陋，弄斧班門，殊失禮於仁長矣，餘言滔滔不絕，半醉始寢，翌晨辭去，臨別贈言於湯曰，當世高人迭出，强更有强如余力能搏鷄者，尙逢勁敵，况君乎，君其勉旃切勿以技自矜也，湯韙其言，遂不敢以鐵拳之名驕於世。

及對方，否則必可斬去妖邪。」

白標道：「如有相生，可增功力，七師弟的黑色劍爲水，如能與我劍相並，取其水可生木，木旺必可尅土之義，那情况就不可同日而語了。」

諸全聞言，一轉黑色劍氣，與白標的青色劍光，絞在一起，向那道土黃色妖氣冲去。兩道劍光一合，果然奇效無比，劍光所到之處，那土黃色劍氣便自動閃了開去，寧是如此，也祇是維持一個平局。

翁明道：「看來要誅此怪，必待倆小的七彩日月星辰劍煉成了之後，方能奏效了。」

翁杰說道：「目前我們只要能維持一個平局，那妖劍也就無法打擾倆小煉功，這樣我們就不怕了。」

此時天色巳經暗了下來，明月也慢慢的升起。

丁鋒道：「再有一個時辰，倆小的劍氣必定可以煉成了。」

諸全道：「不錯，但愈是在最後關頭，我們愈要小心。」

此時，忽見西北天際，飛來一道烏光，長約百丈左右，光中妖影隱現，慘霧愁雲。

白羽道：「來者絕非正道之劍，我們必需分出兩道劍光迎敵，以免倆小發生意外。」

翁杰與翁玄二人，各撥劍光，向那道烏光迎去，兩人之紅色劍光，各長八十餘丈，與那道百丈烏光相抵，也僅是平手之局。

可是這一邊因少了兩道劍光，頓覺壓力大增，這樣勉强支持了半個時辰，五人已是大汗如雨。

正在緊急關頭，忽見鐵橋峯頂，七彩光芒大現，而皇甫少華與周韻如兩人巳經站了起來。

黃兵大喜叫道：「你們的劍法巳經煉成了，快放劍斬妖。」

皇甫少華與周韻如各吐出七彩光華，長約七八丈，分爲朱紅、杏黃、潔白，靛青、玄黑，金紅，碧綠等七色，分向那兩道妖光迎了上去。

說也奇怪，倆小的光芒雖短，但却所向無敵，無堅不推，兩百餘丈的那道土黃色妖氣，及那道百丈長的烏光，經倆小劍氣一推，立時被絞得粉碎。

那兩道七彩劍氣，並未因此停止，分向西北及西南天際，一閃而沒，半晌之後，方始又飛了回來。想巳斬去了那兩個妖邪。

翁明喜道：「恭喜你們劍氣初成，便建此奇功，當眞是可喜又可賀了。」

皇甫少華道：「這是諸位仙長栽培之德。」

正說之間，忽見東方天際，又飛來一道杏黃色劍氣，在峯頂落下，原來是長風子。

他一見面便說：「正邪之爭，巳經決定明日子時，在太華山蒼龍嶺一決勝負，所喜倆小劍術巳成，我們巳經立於不敗之地了。」

翁明道：「怎地時間如此緊迫?」

長風子說道：「我也是剛剛接到通知，詳情未明，你等十人可迅速趕往太華山

蒼龍，我尚要去別處通知，咱們在蒼龍嶺見。」

黃光乍閃，人已無踪。

翁明道：「現下已經是子時了，離開明日子時，尚有十二個時辰，我們可以動身了。」

半空中立時沖起四紅兩白，一青一黑，及兩道七彩光華，向太華方向飛去，在夜空中看來，端的是美麗已極。

太華山俗稱西嶽，山勢奇險，是以長遊山的人，有這麽四句話說，黃山天下奇，華山天下險，峨嵋天下秀，青城天下幽，由這四句話，就可以見到太華山的險峻了。

蒼龍嶺是在華山的極高處，如欲步行，則必需經過千尺岩，百尺峽，老君離垢，方能到達蒼龍嶺。

此嶺削壁千仞，寬不及尺，奇險異常，當翁明等十人到達之時，嶺的一端，已經聚集了不少劍仙，劍俠，劍客之流，正在議論紛紛。

同時四面八方，不斷的有各色劍光，飛向蒼龍嶺，大都以青黃赤白黑五色爲多，最長的有百多丈，最短的也有七八丈，不到一個時辰，蒼龍嶺一端，已聚集了上千的劍俠之流的人物。

翁明等十人，此時並未與諸人會合，祇是在嶺的側面一處山洞之中住下休歇，不一會工夫，天色已經大亮。

白羽道：「大師哥，我們是不是要與他們會合呢?」

翁明道：「如今敵暗我明，正道的勢力，已被敵人計算得清清楚楚，所以我們暫時還是不出面的好。」

白羽道：「大師哥的意思是我們應該隱藏一部份力量，以攻敵人之不備，同時也給敵人一個莫測之機。」

翁明道：「不錯，這次正邪之事，成敗之樞紐，全繫於皇甫先生夫婦之手，當然這也是我們主要的實力，是以暫時還是不顯露的爲妙。」

丁鋒點頭道：「正是，正是。」

翁明又道：「時間無多，我們可以養銳一番了。」講完閉目而坐。

白羽、翁玄、翁杰、丁鋒、白標、諸全，黃兵，皇甫少華，周韻如等九人，也跟着一起閉目養神。

時間易過，當他們睜開眼睛之時，已經是夜半子正之時了。

翁明道：「我們可以出洞了。」

十人一齊出了洞口，向天空中看去，此時已經有一紅兩黑，三道光華在半空中纏鬥不休。

兩道黑色光華各長十餘丈，而那道紅色光華却長達三十丈有奇，因此轉眼之間，兩道黑色劍氣已經漸漸不敵，此際從蒼龍嶺的北端，又飛起兩道黑色劍氣長達三十餘丈，分向那道紅色劍光纏去，此際蒼龍嶺的南端，也同時飛起三道紅色劍光，各長二十餘丈，合迎那兩道黑色劍氣，接着北端又飛起七道青碧色光華，各長四十餘丈，合擊那三道紅色劍光，此際南端又飛紅白光各四道，每道長約四十丈，向後起的七道青碧色光華冲去，北端立時又飛青黑光各五道。

序幕一經展開，雙方不脫的在增加實力，不到半刻工夫，滿天劍光亂舞，彩色繽紛，總計有約數千條，長短不一，長的有七八十丈，最短的也有十丈左右，經過一陣打鬥，邪劍較弱，因此已有數百道劍光被正道絞碎，散了一天光星。

蒼龍嶺北端見形勢不對，立時又飛起五十多道紫黑色劍氣，皆長達七八十丈，此劍一升，正道劍派立時受挫，已有數十道功力較弱的飛劍，被對方絞碎。

翁明說道：「不好，邪派的主力出現了。」一張口吐出一道百丈紅光，向天際飛去。

他這一發動，那翁玄，白羽，翁杰，丁鋒，白標，諸全，黃兵，各吐出本身劍光。

這八道劍光，除去黃兵的劍光較短以外，其餘每人劍光皆長八九十丈，尤以白標的那道青碧色光華及諸全的那道玄黑色光華，皆長約百丈，八道功力較強的劍光飛上天際，頓時將那頹敗的形勢，穩住了一下。

可是，對方在此時又飛起了數十道紫黑色的光華，轉瞬之間，勢力又增强了許多。

正道劍派的飛劍，又被絞碎了三十多道，正當危急之時，忽見蒼龍嶺的中間，冲起了一道杏黃色光華，長約二百餘丈，直冲天際約數千丈高下，然後臨空一轉，若垂天之雲，分洒下來，那些邪劍擋者立墜，恍眼之間，已經絞去敵人八百多道邪劍。

翁明呼了一口氣說：「長風子道長出手了。」

正說之間，敵方又飛起一道烏紫色光華，長約三百丈左右，直繞那黃光，雙方一接觸之際，便翻翻滾滾，纏在一起，竟然是勢均力敵。

長風子劍光被纏，無力支援他處，因此正道劍派仍是很吃力，劍光又被削落了數十道。

翁明向皇甫少華道：「現在是賢夫婦出手的時候了。」

皇甫少華用手一指，一道七彩劍氣，內含日月五星之英華，長約七八丈，向後起的那道烏紫色光華飛去。

在場的劍氣，數他最短，但却也數他最爲凌厲，那道三百多丈的烏紫色光華，與他的劍光一碰，立時碎爲十數段，向四下飛散。

周韻如見七彩日月星辰劍的劍氣如此厲害，童心大起，立時也放出一道七丈長的七彩劍氣，臨空掃去，邪劍擋者立墜，此際那黃色劍光得暇，也向各邪劍掃去，那些被絞碎的邪劍，光華向四空飛散，不到半個時辰，已去其半，對方見形勢不對，紛紛收劍逃去，此際空中光華晏歛，又恢復一遍寧靜。

正道劍派各人收劍離去，祇剩下翁明等十人。

此際半空中有人叫道：「倆小劍術初成，便建大功，可喜可賀，可速往小瀛洲復命去也。」

皇甫少華夫婦，旋使用全魂固魄之術收集了對方劍氣中爆出來殘魄，加以週全，向翁明等告別，飛起兩道七彩光華，向東南天際，一閃而沒。

(完)

武壇軼事

花艇龍虎鬥

麥海雲·文
盧令·圖

舊日廣州有許多拳師飲譽甚隆，不過，必須有盛大場面搏鬥一番，然後能够顯出他們的威風來，否則，身懷絕技，無人知曉。當時最負盛名的當然是黃飛鴻，比較後一輩的就是林世榮以及劉忠，林世榮在清代光緒年間，與李世桂轄下的緝私員二百多人混戰，他僅率領幾名高徒在廣州樂善戲院大打出手，對方死傷八十多人，迫於遠走高飛，暫留廣西，後來返穗，盛名遠播。

另外一名好漢就是大力士劉忠，因爲他在香港太平戲院跟四個歐美大力士交手，連贏四塲，還重傷俄國大力士，名震一方，那時劉忠與林世榮偶然在廣州相遇，談及武功，很想互相交手，看看誰的武功更高，當時在福軍担任軍中教練的就是林世榮，福軍方面十分重視技擊，有張元其人，本來是排長，戰功煊赫，技擊精湛，上官賞識，升爲連長，駐守海幢寺，那時林世榮與劉忠兩人偶然在寺中晤敍，談及武功，張元認爲兩虎相鬥，恐有死傷，挺身而出，說：「兩位高手，如果眞的搏鬥，恐怕影响軍心，由於兩人俱是軍中的技擊教練，還是拗手瓜算數。」

劉忠說：「我最不喜歡存着客氣觀念，你推我讓，一勝一負，何足爲奇呢?必須正式交手，分個高下，再者，我們兩人武功根基甚深，就算有些損傷，亦能自己醫理，連長不必担心。」

當然駐守海幢寺的官兵有二三百人，渴望欣賞兩人的武功，聞聲嘩然，紛紛向張元請示，甚至請求張元作公證人，讓他們大開眼界。

既然羣情洶湧，張元不便干涉，再又因爲他本人的武功甚精，只是身爲連長，沒有正式教授拳脚而已，既然劉忠與林世榮在武林中算是首屈一指，劉忠氣力沉雄，擅長衝拳，落塲猛衝，一拳能把電燈桿打折，歐美的大力士也鬥不過他，且又年紀比較林世榮輕了十多歲，看來林世榮屈居下風，林世榮却好像胸有成竹，絕不介意，難道他眞的另有絕招戰勝對方嗎?中國功夫深不可測，憑着這種觀念，張元逐漸意動，他自己也想看看兩虎相鬥了，稍爲想想，他就有了主意，趨前說：「兩位拳師都是軍中教練，互相交手，不過玩耍性質，作爲表演好了，不必存心分個高下，如果兩位拳師有此想法，小弟願意做公證人。」

這番說話自然聽得進耳，劉忠首先鼓掌稱善，林世榮也笑着點頭，二三百名官兵看了，登時喝采，先把海幢寺外的石台掃乾淨，然後敬請兩位拳師到外邊去，那時已經入黑，幸而駐守的官兵早已把大光燈高懸，以便夜間飲食，此時把四盞大光燈移到石台那邊，光綫加强，有如白晝，那就更加適合作戰。

兩人分東西位站定，張元高聲喊了一聲：「請發招!」

劉忠聽了，便即大喝一聲，立即衝前，以衝拳向對方胸膛撞擊。

一來劉忠氣力沉雄，年少精壯，體型也比較林世榮結實，二來他的衝拳銳不可當，從來沒有打輸，林世榮以弓箭式的馬步應戰，雖然兩手一前一後，擺出洪門藏龍伏虎的一招，總算有些架式，但以劉忠

的氣力而論，林世榮的確無從擋格得住，使各人看見，都替林世榮担心。

那時劉忠認爲自己必操勝劵，一經出手，連發五拳，拳拳向對方中路出擊，這一手衝拳威力極猛，如果對方橫臂擋格，衝出去的拳頭立刻向下一沉，跟住進馬，就用沉下的拳向上衝打，化爲冲天搥，先打對方下頷，跟住側身進馬，左拳向對方的腰脇衝擊，一直打下去，可以連打十八拳，故此，橫手擋格必輸，向來他就是以衝拳享譽的。他實在有點輕敵。各人定眼看時，只見林世榮並非向後退走，只是向橫稍爲轉變，先把前弓後箭的步法改爲前箭後弓，重力壓在後胸，跟着身形急變，同時把雙手略爲轉變，向對方的肘踭部位微微托高，以至對方打來的拳落空，僅此而已，並未還手。

相當奇怪，劉忠連挫四名外國大力士的冲拳，竟然給林世榮的移步換形，輕輕托住他的手踭，以至一拳落空，再打亦是如此，連發五拳，全部落空，不覺愕然。

就在此時，林世榮已經往斜裏躍開，拱手爲禮，說：「兄台的拳勁無人可及，小弟只是有此微力，僅能招架幾拳，再打下去，便會倒地，給衆兄弟恥笑，不如就此打住，算做和平了結，未知兄台意下如何？」

雖然林世榮說得如此謙遜，劉忠聽了心裏明白，既然他最擅長的衝拳也給對方消解，再打下去，對方變招出擊，他就必輸無疑，索性趁風收帆，馬上拱手爲禮，說了幾句客套話，同時張元看在眼裏，急走幾步，替他們打完塲，於是，一塲戰局化干戈爲玉帛，彼此握手言歡，同入大殿痛飲。

在旁欣賞拳鬥的官兵，如果功夫較深，就看得出兩人的高下，要是平凡之輩，那就如在夢中。

經此事後，張元對林世榮非常敬仰，設法結交，甚至劉忠亦很高興與林世榮朝夕品茗飲酒，並且在言談中偶然談及當晚交手之事，劉忠說：「兄台的洪拳確是名不虛傳，小弟苦練多年的衝拳，竟然如此輕易的給你消解，雖然沒有還手，我已經認輸，請問兄台如何這樣快就想出化解之法呢？」

林世榮說：「洪拳一向不喜歡硬碰硬的，敵人以正面出擊，發拳雖猛，向斜裏閃開，並且暗中用托住對方的手踭，那拳就必然落空，一閃再閃，預備連閃幾閃然後一脚踢向對方的前鋒馬，不過，我未到起脚，兄台已經覺察，可見功夫極深，小弟說過，只有氣力招架幾拳，再鬥亦輸，確是事實。」

劉忠聽了，縱聲大笑，說：「林師傅，你不但拳脚精湛，而且口才極好，我實在不知如何回答，只知我已打輸。」

兩人都是江湖上的英雄人物，互相敬重，絕無芥蒂，張元認爲林世榮的武藝凌駕劉忠，於是暗中向林世榮學習，而且盡量巴結他希望學到一些更爲驚人的絕技。

林世榮以前在黃飛鴻館學到非常精湛的武功，以寡敵衆，仍然殺退二百多名緝私員，後來闖了大禍，以致遠走高飛，他實在不想惹禍，故此盡量壓抑自己，不肯敎授拳脚。不過，碰着劉忠這麼的一個朋友，就沒法不接納對方的要求，下塲交手，僅此而已，料不到當日在旁觀戰的公證人看見林世榮的拳脚如此高超，非常佩服，千方百計的要求林世榮把正宗的洪拳教授給他，還說他本人已經學到多少武藝，渴望深造，當時林世榮覺得對方盛意拳拳，很難推卸，便把這種武藝教授給他。

說到張元方面，並非弱者，他沒有在林世榮手上學習武功之前，已經有了很深的武藝，只是看見林世榮輕而易舉的打赢劉忠，故此想進一步的跟他學習更高深的武藝而已，至於張元本人，武功却是相當精湛的，他曾經苦鬥三名武林高手，而且他學習武藝的時候，經過一番艱難困苦，才學習得來，如此有毅力，值得一讚。

初時張元在西關角的一間商店做厨子，因爲他喜歡武藝，閒來就在厨房背後的空地開拳紥馬，大聲呼喝，僱主不滿，借故使他離職，後來他在一間米店做什役，送米的時候，雙手抓住一包藍綫包的米，拋來拋去，有如孩子踢波，非常輕鬆，有閒的時候仍然學武，附近的武館衆人，多數跟他結識，米店的店翁也是担心他練武生事，不久又借故把他辭去。

張元雖然很年輕，賺錢只是養活自己，但仍要有點生計，於是早上煮粥兼開油鑊炸麵條，殊不料它竟然是他一生練武的開端。

那時在廣州最有名氣的一個高手姓盧，單名一個九字，他在旗下街出入，有一名旗人叫做大隻福，武功超羣，雙臂如鉄，盧九偶然走過該處，大隻福向他挑戰，不但鬥不過他，還給盧九扨折了右臂，故此，名震一時，張元既然有心練武，就千方百計想拜盧九爲師。

盧九此人甚爲怪異，住在上西關德安南的一條窄巷，賣蘿蔔糕爲業，賣糕之後他就到西門外邊的調珍茶樓飲早茶，他每到茶樓去，從不吃點心，只是帶着幾條油炸鬼。

他曾經對企堂說知，他生平最喜歡用油炸鬼伴着普洱茶，吃了這種東西勝過吃飽飯，那時張元獲悉盧九所居之處，心裏暗想，自己橫竪靠賣油條度活，每天早上先炸出來的十條八條油條，更加鬆脆，索性投其所好，便在早上親往盧九府內看看，發覺一個老翁用石磨在磨碎白米，取漿製糕，料想此人必是盧九，借故走進去點頭打招呼，送他六條油條，如是者三月之久，盧九心裏有數，知道這個青年必然有些困難，想求他相助，那天看見張元到來，迫張元說出來意，否則；拒絕不要油炸鬼，張元看見時機成熟，便即跪地叩拜，說出自己的眞姓名，學習武功多年，毫無進步，却又無力投身武館習藝，偶然聽到有些朋友談及老師傅隱居此處，想拜門求師，自念未謀一夕之緣，不敢魯莽，索性故此先送油條，根本上他自己是賣油條，可以因利成便，不必花太多金錢，他儘可以辦得到，這就是他送油條的原意，最後還請老師傅不要見怪。

盧九聽了，非常高興，說：「你年輕力強，如此有耐性學習武功，老夫一定盡力把生平絕技傳授於你，至於我的絕招，乃是龍虎大劈手，又名鉄門閂，很容易把

對方的手臂折斷，不知你的武功如何，最好在此跟我交手，讓我看看你的武功程度，是否需要從頭教起。」

張元聽了，喜出望外，立刻在店內擺招，說了一聲：「請師傅見諒，徒弟發招了！」

說完人到拳到，連發幾拳，盧九都是側身閃過，張元索性把雙拳上下如飛的殺出，以花拳出擊，突然發覺右臂不能移動，定眼一看，才知道盧九把左右兩手曲踭伸高，剛剛挾住他的右手，如果盧九稍爲用勁，右臂便即折斷，張元驚喜交集，盧九鬆手之後，即時跪地，作三跪九叩，正式拜師。

盧九不但傳授張元龍虎大劈手的絕招，還把龍虎拳從頭到尾逐招教授，又叫張元苦心練習紥馬，如果馬步不穩，不敢迫近敵人的軀體，就無從施展劈手的威力，張元依足師傅的吩咐去做，學了一年之久，盧九有事到安南去便即分手。

張元當時有技在身，仍不自知，只知自己的手脚靈活，勝過一般拳師而已。

有一天，張元偶然跟友陳滿同遊，陳滿那天想到泮塘看扒龍船，張元跟他一起走動，到了該處，鑼鼓之聲震耳，龍舟雲集，觀衆甚多，陳滿的一雙脚忽然被人踐踏，鞋襪盡濕，陳滿大聲斥責，這傢伙恃着同行的有五六個人，惡語相加，於是兩人嘈起來，陳滿忍不住他的氣焰，先發拳打他，這傢伙不知是那一路的人馬，勃然大怒，立即與同行數人圍毆陳滿。

陳滿中了一脚，退後跌倒，而且倒在泥地之上，渾身濕滑，全是泥漿，想還手搏擊，也辦不到，那些人看了哈哈大笑，還繼續趨前毆打，張元看在眼裏，忍無可忍，於是挺身而出，把龍虎大劈手的招式搬演出來，見拳劈拳，見脚踢脚，對方雖然人多勢衆，但張元拳快如風，力大如牛，對方不敵，鬥了一會，數人一齊轉身飛遁。

張元扶起陳滿，直到那時，陳滿才知道張元的拳脚進步神速，遠勝自己，非常欣慰，拱手稱謝。

翌日的晚上，陳滿邀張元同到鬼棚尾納凉，即是駕着小舟在水面兜風，當時有十多艘妓艇分兩行排列，船頭對着船頭，十間有多尺闊的海面，叫做水街，一連有三條水街，小舟往來，不但納凉，還有佳人在船上顧盼生姿，可供欣賞。

凡是到鬼棚尾乘坐小舟納凉的人，多數是乘機看看那個花叢人物，陳滿有此習慣，碰着自己喜歡的人，便即登船取樂。

當時有一艘花艇的艇妓叫做蓉花，跟陳滿略有來往，蓉花的艇中最出色的一名妓女叫做柳嬌，蓉花與柳嬌兩人看見陳滿和張元二人乘舟經過，向他們暗送秋波，後來用金山橙擲下，陳滿接過了橙，對張元說：「艇上有我的女友叫做蓉花，另外一個女郎姓柳，名叫阿嬌，不妨到花艇上面坐坐。」

張元未曾到過花艇，跟陳滿兩人置身艇內，樂不可支，不過，他究竟沒有跟女友交遊，雖然目蕩神移，仍然端坐，柳嬌睹狀，立刻趨前，坐在他的身邊，兩體相依，張元更加快樂，三魂走了七魄，乘機擁抱。

陳滿看在眼裏，微微發笑，說：「柳嬌，你侍候張元，讓我去買些食物回來送酒，大家飲杯。」

夜色更深，陳滿張元與兩名妓女聚着轟飲，張元先醉，留在艇內，陳滿告別，翌日，陳滿問及宵來的情形，張元說：「我躺在艇上醉得糊裏糊塗，沒有侵犯美人，不過，柳嬌始終睡在我的身邊，早上醒來，茶水侍候週到，給她銀兩，也不肯接納。」

陳滿笑着說：「張兄的艷福不淺，柳嬌是水上第一街最靚的一名妓女，不容易投懷送抱，昨晚竟然睡在你的身邊，大概她喜歡你，美人情重，切勿令她失望，晚上有空，應該到蓉花艇上再聚。」

自此之後，張元就變成柳嬌的入幕之賓，柳嬌極少出外應酬，晚晚張元留在柳嬌的艇內，一睡就是黎明，羨煞了旁人。

柳嬌有一名大爺姓周名容，在三角市有米店，相當闊綽，經常到訪柳嬌，珠寶銀兩送美人，不在話下，可惜周容年紀太長，將近六旬，滿臉鬍鬚，且又矮胖，故此，他雖然多金，柳嬌亦對他絕無感情，只是看在金錢份上，略跟他周旋而已，從未與周容睡過，有些人發覺柳嬌艇上多了一名英俊青年，料想柳嬌喜歡小白臉，密報周容。

周容聞訊，怒不可遏，立刻趕到，由小艇躍登花艇，闖入艙內，見面就向柳嬌斥責，一手把柳嬌從床上抓起來，連打兩個耳光。

柳嬌一向嬌生慣養，臉皮甚嫩，如何能够挨得起巨掌相加呢？很快就一邊臉又紅又腫，掩面啼哭，張元忍不住，躍起喝令周容走開，否則，把他拋入海裏，周容怒不可遏，仍以他一向打人的姿勢出擊，一手握住張元的右臂，提高左手，作狀想打，跟着說：「柳嬌是花艇的娼妓，亦即公妻，如果你有足够的錢財，把她帶返家裏，否則，放在此間，任何人有錢就可以跟她睡覺，你還向我怒目而視，大概不想活了。」

說完，他就一掌打下，想打張元的耳光。

張元已經怒火攻心，那時對方的手掌剛剛提起，已早作準備，周容一掌打下，他略爲閃過，隨即進馬左手一踭打去，周容沒有學過功夫，雖是體型雄壯，滿臉鬍鬚，其實只是平凡之輩，給張光一踭打在右脇，退後兩步，張元雙手一推，他就跌入海裏，船上兩個女人看了哈哈大笑，斟酒向張元道賀。

當時周烈是西關角周氏三雄之一，有兩個結拜兄弟，也是名拳師，姓周，年紀較輕的是周冲，只有三十六歲，年齡最大的是周霸，四十六歲，他是排名第一叫做周烈，年約四十，那是拳師中的黃金年齡，一來他的武功厲害，拳大如牛，二來他的門人頗衆，所教的拳脚係從江西傳授過來，並非一般的周家拳，稱做辰州拳，擅長大拳大馬，跳躍如飛，不過，貼身作戰，仍是另有一手，等閒之輩，單是鬥周烈已經吃不消，如果周氏三雄聯合進攻，那就十居其九總是佔勝的，故此，西關角五條大街，都是他們的地盤，由於周容受到張元的撳負，彼此姓周，當然互相帮助，

故此周容翌日起床，立刻找周烈品茗，細談此事。

周容談及柳嬌倒貼小白臉，而且那個小白臉把他拋入海中，顯然是目中無人了，看來這傢伙仗着一張英俊的臉孔，手上有些武藝，就想在水街稱霸，非趁早把他擊退不可，否則，門徒愈聚愈衆，到時就難以連根拔除。

一來他跟周氏三雄相熟，周烈排名第一，跟他最爲熟識，無話不談，這番話說來頭頭是道，二來周氏三雄的地盤跟鬼棚尾距離不遠，如果鬼棚尾的水街多了一名好漢，便是勁敵，到時難保不會使他的館務受到影響，減少收入，周烈聽了，一雙眼睛往上一瞪，說：「此事包在我的身上，不必約齊我們三兄弟，單是我周烈一人，就可應付得來，明天晚上你帶我到那邊去，指點蓉花艇是第幾號，到時我伴着你上艇認人。」

周烈此人，性烈如火，說得出，做得到，周容聽了，喜出望外，立刻點頭稱謝，不久之後，兩人就此分手。

到了晚上，兩人果然乘搭小舟直趨水街那邊，找着蓉花艇，便即上船，找張元算賬。

蓉花跟柳嬌正在艇內閒談，瞥眼看見曾經給張元打落水中的米商周容，帶了一個大漢登船，嚇到花容失色，那時張元未到，兩個女人更加驚嚇，還是蓉花有主意，勉強趨前點頭，打個招呼之後，就恭恭敬敬的請他們兩人入座，另外叫柳嬌上前敬酒。

周容乘機發惡，一掌打在八仙枱上，他雖然沒有武功，但也把杯碟震碎，散在船上，看來威風凜凜，他大聲叫喚，喝令柳嬌快把張元交出來。

蓉花陪個笑臉，說：「大爺息怒，張元並非晚晚到來的，偶然路經此艇，跟柳嬌敍敍舊情而已，聽說他跟大爺交手之後，畏罪潛逃，大概離開廣州到西江另謀發展了。」

就在這時，忽聞張元在岸邊喊叫，想搭小舟到來，周容看了，怒不可遏，大聲說：「柳嬌，你的如意郎君來了，你看看他如何給大師傅打到嘔血。」

跟着他的眉毛往上一揚，向蓉花瞪了一眼，說：「你這潑婦胡說八道，張元分明晚晚到來，你却替他講好話，慢慢的打完張元，再用皮鞭打你。」

柳嬌跟蓉花兩人聽了此言，愈加驚嚇，想制止張元不要上船，却又無計可施，只好退縮在船艙的一角，斜眼窺看，如果張元受傷，兩人就大聲呼救，希望幾艘花艇一齊叫救命，到時會把那個彪形大漢嚇走。

周烈頭大如斗，熊臂虎腰，體型十分粗壯，至於張元，始終是個俊俏郎君，身段瘦長，穿了長衫，似乎不像懂得武藝的人，故此，船上兩個女人都替他揑一把汗。殊不料張元走到船上去，周容大聲斥喝，周烈趨前猛攻，張元却左閃右避，使對方拳拳落空，似乎另有一招，能夠抵擋那個屠夫模樣的拳師。兩個女人看在眼裏，略爲放心。

張元並非永遠閃避的，閃了幾閃，也覺得心頭火起，說：「我跟你們一向無寃無仇，何苦爲了一個女人打到皮破血流？如果說我偶然錯手，推了你們的人落海，我願意擺酒賠罪，就此停息干戈，你們意下如何？」

周烈還沒有回答，周容已經大聲叫喊，說：「留下你的酒席錢作爲葬殮費好了，今晚你就要死在船上。」

這句話等於暗示給周烈知道，此人非打不可，至於周烈，一來殺得性起，不肯干休，二來聽了對方之言，發生誤會，以爲對方怯戰，一定是武功比不上自己，只憑東避西閃，如何能說得英雄呢？此念一起，他就拳法突變，只是用拳掌掩護上半身，下邊施展風車脚，雙脚上下翻飛，有如風車一般。

照他的想法，花艇雖然比較一般貨艇闊些，究竟是艇，沒有甚麼地方躲閃，他的風車脚又快又密，只要一脚把對方打翻，便可用穿心搥把他打倒嘔血，必然獲勝，因此打得非常出色。

不過，張元從盧九手上學習武功時，雖然這一派龍虎大劈手重視一雙手，並非重視兩條腿，但也知道如何應付敵人的脚法，至於風車脚，看來雖然威武，但因此脚踢起，必須另外一脚支持，雖是輪流踢出，總有一脚落地，等於變相的金鷄獨立，師傅教落的一招是專破風車脚的，一閃就退後步，再閃向橫再退，然後趁着對方轉身以風車脚打來，忽然伏地標過去，用低撐脚向他的後腿出擊，一脚撐中，對方就會倒地呻吟，如果這一脚特別有勁，還有可能把對方的脚折斷，此時他百忙中想起了師傅的教訓，如法施展。

周烈連續踢出六七個風車脚，始終給對方閃避，不覺心煩，他還沒有機會變招出擊，忽然覺得自己後脚給人撐中，倒在船艙上面，他還沒有躍起，整個身體已經給張元抓住，拋入海中，到了那時，才知道張元確是一流貨色，後悔已遲，至於周容，他也是給張元在背後雙手抓住衣領和皮帶，拋入海中。

兩人先後跌進海中，雖然沒有受傷，但却異常丟臉，幸而懂得游泳，勉強爬了幾步，扳登小舟，急速離去。

這一場戰鬥，張元大獲全勝，兩名妓女笑臉相迎，即時在花艇上擺酒慶功，替他壓驚。

張元本來不是一方之霸，經此一戰，名氣突然響起來，附近的花艇紛紛派人向他道賀，而且渴望他長留蓉花艇內，座鎮一方，如果有客到來，可到別隻空船上休息，無異是座鎮鬼棚尾的教頭。

這種聲譽實在是禍，不是福，可惜張元年少英俊，不知高低，以爲自己的武藝超羣，多打幾名鼠輩，便會嚇退那些惡霸，替水上人家以及花艇出一點氣，以後就少了許多麻煩，兼且顯些英雄氣概給柳嬌看，使美人垂青，此念一起，他就欣然點頭，就此住下來。

陳滿連日不見張元，四處打聽，才知道他打敗了名拳師周烈，還在花艇稱雄，猛吃一驚，連忙到花艇找着他，細查此事，還對他說知，周氏三雄，武功出色，切勿惹火燒身，就算他能夠把幾個拳師一齊殺退，那些拳師手下仍有門徒，只要宵深人靜放一把火，就把水街兩邊連環船的花

艇一齊燒光，故此，爲了花艇着想，仍然不可跟拳師作對。

張元聽了，心上一沉，他還沒有作出主意來，突然聽到人聲嘈雜，陳滿抬頭一望，忽然臉色大變，對張元說：「我說得太遲了，由小艇登舟的幾個彪形大漢，正是周氏三雄。」

局勢發展到這裏，張元知道避無可避，只好硬着心腸走出來，柳嬌趨前，給他推下，叫陳滿小心保護她，但有不測，便從後艙離去。

張元這樣說，等於決一死戰，陳滿心知肚明，俗語說得好，來者不善，善者不來，周氏三雄此行除了拳頭，大概還携帶着武器，如果幾把刀一齊砍劈，張元赤手空拳，勢必給他們斬爲肉漿，想到此處，心裏發抖。

張元把陳滿和船上的兩個女人留在後艙，他慢步走出前艙來，那邊的船艙特別闊大，僅有少許枱椅放置，周烈挺身而出，伸手向前指了一下，說：「向我們尋仇的就是這個小白臉，兄弟，立刻殺上！」

說完他就踢出一條掃腰腿來，這一脚並非踢向張元，只是踢開那張枱，以便幾兄弟一齊動武！在他來說，本來很高明，殊不料他的脚法凌厲，一脚就把八仙枱踢開，分爲幾截，向張元那邊飛過過去，就在那時，周冲和周霸一齊拔刀，不由分說的殺過去，好個張元就地一滾，從艙板上面把八仙枱的枱脚抓在掌心裏，那些枱脚是用很厚的酸枝木料製成，非常堅實，且又圓形，一刀斬落去，未必能够一刀把它分兩截，兩條椅脚在手，有如雙鐧，對他十分有利，他就憑着這兩條椅脚作戰，周霸迎面雙刀斬來，他以交加手的姿勢迎戰，身子略爲閃過，周霸左手握的刀就無法斬他了，右手的刀向他迎頭斬下，給他兩條椅脚向上迎格之際，順便雙手一反，就把他的刀子卸落一邊，跟住一個椅脚打在刀背上面，周霸覺得右手震了一震，暗吃了一驚，正想收刀，已經來不及，張元的右手一揚，那一條椅脚向他右臂靠近腕部之處打落，錚的一聲，那柄刀已經落地，他的右臂發生劇痛，影響到左手也遲鈍起來，張元得勢不饒人，右手所握的椅脚向他左手的手腕使勁一擊，他的左刀無法握牢，於是兩手空空，迫於退後。

周冲握着雙刀迎擊，他的刀法比較周霸厲害，且又個子較細，一舉一動非常靈活，上砍下劈，偶然用倒劏刀由中路出擊，如果張元的確是兩手空空，不易抵擋。

周冲的刀法雖然好，但因對方的兩支枱脚十分靈活，上下翻飛，居然能够勉強抵擋住，最後張元忽然展開攻勢，把兩支枱脚併在一起，突然由中路出擊，向對方的面部刺去，這一招非常新奇，周冲猛吃一驚，自動把頭部向後退縮，故此兩把刀暫時無法運用，正合張元的心意，張元的兩支枱脚分開，分別向對方左右手的手腕打去，於是兩把刀一齊跌落。

張元看見對方的武功不過如此，胆子大了許多，剩下來是一個周烈，根本上就是他的手下敗將，且又沒有武器帶來，不敢進攻，張元更加不把它看在眼內，索性橫脚一掃，把跌在艙板上面的四把單刀掃落海中，然後把椅脚拋丟，哈哈大笑，旁若無人，誘敵進攻。

果然不出所料，周烈首先展開攻勢，大喝一聲，向他重搥出擊，右拳由高處打落，這一招獨劈華山，非常沉重，如果張元橫臂擋格，可能連他的手臂也打斷，不過，張元身懷絕技，懂得對方氣力沉雄，不能用橫臂擋架的，身形一閃，使它落空，然後向他的左脇發招。

周烈覺得對方的招式新奇，不敢怠慢，右拳還沒有收回，左拳已出，如是者兩人就在艙板上面展開劇鬥，到底是張元功夫老練，趁着對方過份注意雙臂，忘了下盤的馬步，突然一拳打落，這一拳打中對方的膝蓋骨，周烈覺得右腿劇痛，無法站穩，即時倒下來，張元走前兩步，把他整個拋入海中，周冲還沒有動手，周霸已經忍不住，由斜裏發拳出擊，張元跟他交過手，知道他的拳路，胸有成竹，不但沒有退避，而且搶攻，但却身子微向左閃，雙手齊出，架住對方的右拳，使勁一扭，周霸的右臂在手踭部份給他扭到脫臼，慘叫一聲，張元順勢一脚掃去，雙手跟着一推，他也跌入海中。剩下來的一個周冲，看見兩個結拜兄弟給對方拳打脚踢，跌進海裏，又急又恨，氣湧如山，立刻飛躍過來，凌空而起，用連環鴛鴦向他踢去，來勢極兇，幸而張元早有防範，側身一閃，跟住發招，這才避過對方的襲擊。

周冲把辰州拳的連環鴛鴦腿全部耍出，仍是無濟於事，後來他給張元俯伏下來，以密集掃堂腿出擊，任由他跳得多高，總是要落地的，剛落地就給張元掃跌，張元不想傷他，只是抓住他的衣裳向前一送，補加一脚，他就跌跌撞撞的飛落海中。

周容帶着三名高手前來，眼見兩人被踢落海中，只得周冲一個應戰，他已經嚇得心胆俱裂，不敢留在艇上，趕快逃落小舟，設法打撈海裏的人，因爲他毫無受傷，故此他有力量把周氏三雄從海上撈起來，才不至於使他們溺斃。

張元大獲全勝，兩個女人由後艙走出來，盛讚他是個舉世無雙的英雄，斟酒替他壓驚，陳滿却非常鄭重的對張元說：「兄弟，今日你連傷三雄，闖了大禍，他們的黨羽甚衆，你還是趕快逃生吧，不然的話，天亮之前，這裏的花艇給人燒光，甚至這兩個女人也活活的燒死。」

張元大吃一驚，陳滿把此種利害關鍵向蓉花以及柳嬌兩人說個明白，她們也嚇得花容失色，終於接納陳滿的勸告，收拾細軟，跟張元一起遠走高飛。

陳滿把那艘花艇的燈光熄掉，然後離去，幸虧有這一招，才使張元不會給人暗算，張元帶着兩個嬌娥逃奔到何處去？無人知晚，所知的是兩年之後，張元已經加入福軍做排長，後來更升爲連長，故此他有機會欣賞林世榮跟劉忠比試武藝，覺得自己的功夫比不上林世榮，很誠懇的向林世榮指教武功。

張元能够在花艇以寡敵衆，打贏三名拳師，已經難得，做了連長，仍然肯虛心學習，古語說「學無止境」，確是至理名言。無怪林世榮說，他的門人裏面，張元是非常出色的一個，後來張元在西江的船上暴斃，給人暗算，死在槍下，那是另外一回事，不在本文範圍之內，恕不多贅。

浪子奇行錄

馬雲·文
盧令·圖

情敵之死

（中）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畢基與雪兒驅車到郊外夜遊，丹尼駕車追踪而至，在一懸崖上，丹尼以手槍威脅畢基跳崖，畢基在威脅下，向懸崖邊走去，將近崖邊，作狀跳下，隱在草叢中，騙過丹尼，不久，伺機爬上崖上，將丹尼制服，押回市區，豈料途中座車失事，丹尼乘機奪槍脫逃。丹尼脫逃後，即致電找利志明，但利太太接電話，回說丈夫不在，丹尼無計可施，暗中偷入利家，威脅利太太，帶同搜索利志明，遍尋不獲，只見兒子波比，丹尼即命利太太將兒子綁起……

困獸之鬥　追虎跳牆

這時候，他完全沒有了睡意。

他很乖，很聽話。

利太太一邊動手綁他，一邊告誡他切勿驚叫，事情很快就會過去了。

小波比果然不敢作聲，不敢哭。

丹尼又將小波比拉到利太太的背後，主要是不讓她看見她的兒子。

然後，丹尼命令着利太太，將各處窗門的窗簾都拉攏起來，不讓外面看見這屋子裏面的情形。

×　　×　　×

丹尼已證實了利太太沒有說謊。

利志明果然不在屋內。

利志明如果在着，他早已出現了；但丹尼一直見不到他。

事情很奇怪。

利志明為什麼不在家?

丹尼越想越感到可疑。

可能是因為那個電話——丹尼不久之前撥進來的電話。

利志明是警隊中一名督察，他的警覺性自然很高。

也許他早已料到丹尼遲早也會找到這兒來，於是先躲到外面去了。

「剛才是你接聽電話的?」丹尼盯住利太太，問道。

利太太點點頭。

她很冷靜地反問：「原來是你打電話來?」

「是的。是我找你丈夫!」丹尼有點生氣：「為什麼你冒認他妹妹?」

「我以為這樣你會講眞話。」

「我幾時對你說謊?」

「我只是要清楚你的眞正身份。」

「你以為我是誰?」

「我以為你是他的情婦叫你打電話找他!」

「也就是說，我第一次撥電話進來時，他當時已外出了?」

「是的。」利太太嘆了一口氣，「我們吵架，他賭氣走了!」

想起剛才她在客廳中表現的情緒不穩定，丹尼也沒有理由再去懷疑她說謊。

「他有一支手槍!」丹尼剎那之間，

彷彿觸了電似的。

他神經質地，以槍管抵住了利太太的太陽穴：「他的手槍放在什麼地方?」

「他把手槍帶去了!」利太太苦笑一下，「他每次跟我吵架，都把手槍帶走，他怕我自殺。他想得很周到。」

「嗯——」丹尼的視綫忽然接觸到那些抽屜上面。

他把小波比拉到面前，然後命令利太太過去把那些抽屜拉開。

他又警告利太太，只要把抽屜拉開，切勿企圖用任何武器襲擊他。

她的任何襲擊行動，都足以令他先將小波比殺害。

利太太不只一次哀求丹尼，任何事情總可以商量，只要他不傷害她的兒子。

現在她又一次就範了。

一個個的抽屜都拉開了。

丹尼命令利太太背轉身，面對住牆壁，不准望他一眼。

然後，他才押住小波比去巡視那些抽屜。

抽屜之內，分別放了許多雜物，就是見不到有手槍。

「你不必費神去找了。」利太太揚聲對丹尼說道，「他的手槍一向帶在身邊，除了睡覺那一陣子之外。」

丹尼看看腕表。

已是凌晨一時三十五分了。

丹尼問利太太：「他什麼時候才能回來?」

利太太苦笑搖頭：「你想等他回來，只怕等到天亮也等不到。」

「為什麼?」

「他跟我吵架，從來不會在天亮之前回來的。」利太太說。

丹尼想了想，又問：「你可知道他情婦家中的電話?」

「如果我知道，我當然會告訴你。」利太太又說，「而且。我早已先撥去找他。其實，我恨不得把那妖婦的地址也一併告訴你，讓你立刻就可以找到他算賬!」

「他的情婦可就是電影女明星雪兒?」丹尼好奇地問。

「你以為他只有一個情婦麼?那你就錯了。」利太太悻悻然道：「甚至我也不大清楚他在外面有多少個女人。」

「他媽的!」丹尼忍不住破口大罵!「他既然不只一個雪兒，為什麼還要跟人家爭寵爭到底?」

「他跟誰爭寵?」

「浪子畢基啊!」丹尼又說：「坦白告訴你，他要我替他把畢基殺死!」

「嗯——那麼你——」

「我現在就是一名殺人兇手，所以我非逃亡不可!」

「那麼你為什麼還不走呢?」利太太竟然替丹尼焦急起來，「你走吧!我發誓不會報警!」

「但是，我很須要錢，他答應過我，所以我一定要找到他!」

「他答應給你多少錢?」

「嗯——」丹尼想了想，才說：「十萬元。」

「他那有這許多錢?」

「我怎麼知道?」

「他眞該死!那個殺千刀!」利太太氣得呱呱叫。

「老實說，沒有錢，我一步也走不動!因為目前警方可能已經通緝我，我只可以用錢偷渡離開香港到外地去!」

「是的，我很明白你心情。但是，他不會回來的，即使回來，也會在明天天亮之後。可惜我又確實不知他的行踪。」利太太很誠懇地說。

「你可知道他的錢放在那裏?」

「那死鬼，從來就是不讓我干預他的經濟，否則，我早已令他就範了。」

「難道他一點錢也不留下?」

「當然有，就是每個月的家用。」利太太又說，「如果你不嫌少，我可以拿一點給你。」

「大約有多少?」

「大約還有數百元。」

「他媽的!你以為我是乞丐嗎?」丹尼生氣地說，「我即使收不足那十萬元，也要够我逃亡的使用。」

「那要多少?」

「把你的首飾拿出來吧!」

「首飾?」

「是的，我相信你一定有不少值錢的首飾。」

「不錯，我的確有不少首飾，但是，都放在保險箱裏。」

「保險箱在什麼地方?」

「銀行裏面的地牢。」

「我不信!」

「信不信由你!到了這個時候，我還怎麼會向你說謊?」

丹尼一把扯住小波比的頭髮，痛得那小子呱呱叫起來。

「進房去!」丹尼命令着利太太。「你走在前頭吧!」

利太太無可奈何。

她哀求着說：「求求你別再折磨我的兒子，我保證把家裏一切值錢的東西全都搜出來送給你就是!」

丹尼沒有理會她。

三個人於是又由客廳回到了臥室——利氏夫婦的臥室。

丹尼很多疑，一切可能收藏飾物和鈔票的地方，他都看過了。

利太太也不得不「大方」，讓他徹徹底底的，都看得清楚。

除了數百元現金之外，就是利太太日常佩戴的一些首飾。

例如耳環，手錶和戒指等。

丹尼全都把這些東西放進了自己口袋中去。

利太太無法阻止他，也不敢阻止他。

儘管如此，丹尼仍不滿足。

他押住利太太母子二人，到處搜索。

突然之間，一陣警車聲自遠處響了起來。

那是足以令丹尼喪胆的事，他傾耳細聽。

一點也沒有錯，的確是警車聲。

而且越來越近了。

丹尼彷彿剛從瘋人院出來一樣，一手執住利太太的秀髮。

他咬牙切齒的說：「你敢設下陷阱害我?你眞有種!」

「不！我怎可能報警？」利太太叫寃地說，「我一直被你看管着，你是見到的！我連洗手間也沒有去過，如何報警？」

「你不是現在，是在第一或第二次我撥電話來之後。你丈夫一定是知道我來找他，所以趁我未到之前離開這裏。」丹尼狠狠地說，「你們原來是有默契的。」

利太太看見他目露兇光，也有點吃驚起來。

她說：「請你相信我，我不會這麼愚蠢，我也不會與他合作！老實說，我恨不得你一槍殺死他！即使面對着他，我也會這麼說。」

「少嚕囌！」

丹尼做了一個手勢，禁止利太太再說下去。

他閃到窗後，揭開了窗簾，往街上張望。

他沒有聽錯，警車已停在街道一旁，一些人影正在走動。

一切跡象顯示，他已經被人重重包圍了。

× × ×

畢基從黑暗中走了過來。

他本來與雪兒躲在路旁一輛汽車之內。但當他發覺大批警車開到了現場之後，登時嚇得口呆目瞪。

有人認得他就是浪子畢基，也有警員要把他當衆搜身。

最後還是一名警司的助手走了過來，替畢基打了圓場。

那是胡德警司的助手。

「你怎麼會在這裏？」當胡德見了畢基之後，就問道：「又是湊巧麼？」

「的確是湊巧！」畢基道：「可否告訴我，你們來這裏幹什麼？」

「我還未問你，你竟先來問我？」胡德擺起了架子來。

「坦白說句，我眞希望你們爲別的事情到這兒來，可千萬不是爲了你同事。」

「你的意思可是指利志明督察？」

「嗯——」畢基若有所思地，往上望去。

利家宅內的燈光，剛好在這一刹那之間，全都熄了。

畢基吃驚地瞪住面對着他的胡德警司：「難道他來了？」

「你指誰？」胡德看起來比畢基更加吃驚。

「丹尼啊！」

「你指持械闖進那兒去的槍手，就是叫丹尼？」

「你怎麼會知道有人持械闖進那兒去？」畢基這一驚的確非同小可！

「有人致電緊急報警，據報不久之前有人見到一名持槍歹徒漏夜闖入一戶人家，用槍指嚇住一雙母子。隣人說那是利志明督察的住所，但隣人却肯定那持槍的男子不會是利督察。」胡德又說，「我感到事態嚴重，所以才趕來親自指揮一切！」

「唉！我眞不知道應該怎樣說才好。」畢基嘆了一口氣，「我只担心他遲早會來，却想不到他竟然來得這麼快！」

「你是指那歹徒？」

「是的。」

「你認識他？」

「我不但認識他，還跟他交過手，所以我知道他叫丹尼！」

「他是什麼人？」

「黑社會一名殺手。」

「他怎會闖進那兒去？」

「總之一言難盡！」

這時候，有一名助手過來向胡德警司報告：一切包圍程序經已完成了。

胡德警司於是親自到四周巡視。

畢基在他的示意下，也隨在他左右，一邊併肩同行，一邊將今夜的「被殺經過」，一一照實告訴了胡德。

畢基還強調說：「如果你有懷疑，可以親自去問問雪兒。」

胡德警司是畢基的好朋友，向來知道他的爲人。所以胡警司道：「不必多問了，我是已知道你和利督察因女人而爭風的事，至於是眞是假，相信抓到丹尼那槍手之後自有交代。不過目前我們無時間爭論這些了。還是救人要緊。」

在警方的想像中，利督察一家三口，都在屋內爲丹尼所要脅。

因爲根據隣人的報告：當時他正起床小解，無意中自窗口望入利家之內，見到一名陌生男人正以手槍要脅利太太母子二人。

那隣人的房間正好對正了小波比的臥室，所以看得清楚，儘管是驚鴻一瞥，還是十分之清楚。他自信沒有看錯。

那麼，在各方面的想像中，利志明一定已被制服了。否則，以一個督察的身份，又有手槍自衞，如何會懾服於一名「陌生男人」的槍下？

也正是因爲利志明的「自衞警槍」與「督察」的身份，警方才會如此大陣仗。

大批武裝警員，以及照明工具，紛紛運抵了現場來。

胡德警司開始了一次「勸降廣播」。

一切部署已經完成，利宅四周的隣居，在被警方人員驚醒了之後，部份已被勸離現場，以免遭無妄之災。

現場一帶，如臨大敵。

警方已封鎖了若干街道，不准任何車輛與行人通過或進入這範圍之內。

來福槍手紛紛被派往各處，佔據有利陣地，隨時向屋內射擊。

探射燈紛紛開亮，投射着利宅各處窗戶。照得如同白晝。

雖然利宅四周的窗戶均已關閉，窗簾亦告落下，但胡德已開始了他的第二步行動——以電話連絡屋內。

× × ×

丹尼來不及撤退。

他很生氣，一度將利太太母子二人虐待，弄得他們哭哭啼啼的。

利太太一再否認報警的事與他們有關，更否認利志明——她的丈夫是爲了報警才離家外出的。

丹尼很害怕！

他明知很難脫身！

但是，他却極力保持鎮定！

年來他從報紙和電影上看過不少關於恐怖份子的活動。

他知道，只要保持目前的「優勢」，他仍有一綫生機。

這「優勢」是什麼？

就是利太太和小波比。

只要這二名「人質」繼續讓他控制，相信警方絕不會不顧他們的安危。

電話鈴聲不只一次地響了起來。

丹尼一直不接聽，利太太沒有他的「准許」，也不敢動。

丹尼的手槍一直對住母子二人的腦袋，甚至七歲的小波比，也學會了「乖乖的聽話」。

電話鈴聲終於響得令丹尼感到十分煩燥和不耐煩。

他一手握槍，一手執起了聽筒。

雖然屋內早已熄了燈，但强烈的探射燈光，自窗簾射過，屋內還是十分明亮。

「你別再騷擾我，否則我先殺了他們再說！」丹尼生氣地說。

「丹尼，你聽我說好嗎？我們已將你包圍，但是只要你不傷害人質，我們保證你可以安全出來。」胡德在電話中說道。

「放屁！」丹尼道，「老子不必你保證！我有辦法入來，自有辦法出去！」

「你到底要什麼？」

「我要一個人。」

「是誰？」

「利志明。」

「利督察？」胡德警司弄得糊塗起來，「他不是在屋內麼？」

「不！他不在。」丹尼道，「你替我找到他再說吧！」

胡德想再說什麼，電話已被丹尼掛斷了。

丹尼十分機靈。

他迅速押住母子二人，竄到屋後，原來他担心警方由後面攻入。

他本來也是由後面窗口爬入來的。剛才的電話，可能是警方安排的「聲東擊西」之計。

於是丹尼匆匆撲到後面一個窗口。

說時遲那時快，窗簾已在幌動。

「砰」的一聲！

丹尼人未到，先已開了一槍。

那窗口是沒有探射燈照射的一個，但是，其他窗口的强烈燈光，却能令他看得清楚各處的一切動靜。

一聲慘叫聲！

有個人在窗簾後面倒下來。

隨即響了幾槍。

「砰砰砰……」那是長程來福槍的槍聲。

窗口的玻璃，被打得「乒乒乓乓」的，響個不停。

丹尼一手抓住小波比，俯伏在地上不動！

利太太也一動不動的，嚇得只懂得發抖和流眼淚。

丹尼一直注視着倒在窗前的人——那是一名警探。

他動也不動的，頭部正在不斷滲出血來。

他死了。

丹尼那一槍擊中了他的要害。

他手上還握着一支槍。

那是一支實彈手槍。

毫無疑問，他是剛由窗外爬入來的。

這只是二樓。

丹尼能爬到這裏來，警探自然也都可以輕而易舉的入來。

剛才那個電話，果然是分散他視綫的，要是再拖慢幾秒的話，那警探的偷襲，也許早已成功了。

一連串的槍聲，把不少窗戶的玻璃擊得粉碎，也令丹尼變得更冷靜，更可怕。

他急竄過去，將那警探的手槍檢起，插在腰間。

然後又命令着利太太，致電警方。

這一次，他學乖了。

他沒有去聽電話，只讓利太太與警方通話。

那電話是撥到警方的無綫電通訊台去的。

丹尼借利太太的口，要脅警方立即停止攻擊，只要再聽到警方任何一響槍聲，母子二人就先要死掉一個。

他又要警方立即熄去所有探射燈。

同時又告訴警方，他們派來偷襲的人，已經死了。

警方在半信半疑，一份證件已自一處窗口抛落街上。

那是死去警探的證件，是丹尼從他口袋中找到的。

利太太在手槍要脅下，手顫口震。

與她通話的胡德警司，最後問她丈夫利志明的行踪。

但是利太太不知道。

她只在電話中哀求警方，千萬別再觸怒丹尼，否則他們母子二人就會成爲犧牲品。

胡德警司只好在電話中安慰她！

胡德還想旁敲側擊的問一些什麼，但已被站在一旁的丹尼，一手將聽筒搶了過來。

「你這笨蛋！」丹尼悻悻然道，「你敢再施詭計，我會轟開這小孩子的腦袋。就像你剛死去的手下一樣！」

說完，他絕不等胡德作出任何反應，電話已匆匆掛斷了。

胡德警司從未被人罵作「笨蛋」，即使他父母或上司，也沒有這樣罵過他。

如果不是爲了人質的安全，他會下令他的下屬，將對方亂槍轟斃。

然而目前已死了一名探員。

胡德沒有理由再讓任何人死在丹尼的手槍之下。

他不應該再懷疑丹尼殺人的能力。

也早已從畢基和雪兒的口中，證實了丹尼有一支點二二口徑的手槍。

現在那探員死在屋內，他身上的一支點三八口徑的短管手槍，自然也會落入了丹尼的手上了。

胡德呆住了一陣。

最後，他還是依了丹尼的吩咐去做，關了所有探射燈！

× × ×

警方儘管繼續包圍現場。但一切行動已變得更審愼。

胡德警司吩咐下屬，設法把利志明找來。

另一方面又叫人預備了大量催淚彈。

「丹尼有什麼親人嗎？」胡德問他的助手。

助手根本不清楚。

他說：「丹尼的資料，我已派人到檔

案資料室去找來。」

「把他親人找來，即使女朋友也可以。」胡德又說：「下令所有神槍手都配上紅外光瞄準器，那傢伙可能會作垂死掙扎，從黑暗中逃出來，我們不能放走他！」

一名助理警司過來報告：「有許多記者要求見你！」

「我現在開記者招待會嗎？」胡德瞪了來者一眼，「叫他們爲自己的安全設想，離開現場遠一些。」

「我們的人早已如此勸他們，但他們要迫近一步以利攝影。於是他們要見你，也許是爲了投訴這些事。」

「叫他們等一等，也許總有機會讓他們先行一步。」

胡德的話引起在場各人一陣會心的微笑。

胡德與新聞界的關係一向最好。所以記者有什麼事一定先找他談談。

這眞是一個矛盾的世界，記者爲了採訪新聞，經常不顧一切的硬闖。

但在另一方面，警方人員爲了安全，也爲了向上級交代往往不得不執行任務。

就像現在這情形一樣，如果胡德讓記者羣迫近現場，他們一定感到滿足：但閃光燈的攝影，可能觸怒屋內的丹尼。

萬一因此而有人被殺，責任該由誰來負？

輿論肯定責怪胡德警司和其他警方人員，不該讓任何人更接近現場。

相反，胡德警司堅持原則的話，記者們又會諸多埋怨！

剛才胡德叫他們等一等，目的是拖一陣，別讓記者埋怨。

這正是他與記者「維持良好關係」的一記「絕招」。過去也使用過，而且十分奏效！

× × ×

僵局一直持續。

警方已透過傳播媒介，但仍然找不到利志明。

時間正是凌晨四點。

電視台已休息。

即使未休息，試問還有多少人「正在看電視節目」？

大部份正睡在夢鄉。利志明相信亦無例外。

所以，警方的一切呼籲，看來都無濟於事。

所有可以找到利志明的地方，都派人去找過了。但仍找不到他。

儘管胡德警司焦急也沒有用。

× × ×

利家附近的隣居們，都已被吵醒，不少人已離開家中。

警方的神槍手們，雖然配備了可以在黑夜中瞄準、睹物的紅外光鏡頭，可惜不能透視窗簾背後的動靜。

在死了一名同伴之後，他們顯得格外小心謹愼，不敢再開槍。

但各處的神槍手，仍在虎視眈眈，以防丹尼突圍而出。

他們很有耐性，只等命令！

但是胡德警司的命令一直沒有下達。

甚至屋內的丹尼，也開始顯得不耐煩了。

× × ×

天色逐漸放亮。

利太太表示：孩子要上學！

但丹尼却說：「你再嚕嗦，他就要上天堂！」

利太太不敢再說什麼了。

丹尼要喝咖啡！

他用一支手電筒照明，叫利太太動手去沖咖啡。彷彿就如戰時的「燈火管制」一樣。

孩子很倦，被綁住雙手，在沙發上沉沉睡去！丹尼也無法阻止他。

利太太很小心，她怕丹尼會殺波比，所以一切只好千依百順。

丹尼早已看準了她的弱點。所以他的槍咀也一直對準了小波比。

每隔一段時間，丹尼就會押住利太太，到屋前屋後去巡視一遍。

每一次，他都會小心地把利太太當作「擋箭牌」一樣。

任何由窗口外突如其來的子彈，都可能將利太太射殺，但肯定不會立刻就擊中丹尼。

× × ×

警方人員終於把利志明找到了。

他正在一個女人的香閨中。

那是一個名女人。

利志明匆匆趕到他家門附近，向他的上司——胡德警司報到。

利志明自稱與妻子發生口角，一怒離家外出之後，就躲在情婦家中睡覺。

那名女人一向活躍於社交場合，許多名流富商會是入幕之賓。

她叫依蘭。

她的年紀不小，比利志明還要大上三兩年，正是「徐娘半老」，但却「風韻猶存」。

大部份警界中人只知利志明追求電影明星雪兒，很少有人知道他與依蘭也有一手。

只有一名督察，偶然接聽過依蘭的電話——那次利志明剛好外出公幹未返，依蘭迫住留話，叫那督察轉達。

就憑這位同事的提供，警方才在天亮之前，找到了他。

胡德警司很生氣！

利志明也明白他的心情，他只得一再道歉！

胡德警司對他說：「這是你一手闖下的禍，你自己來想辦法吧！」

胡德又氣憤地說：「害死了一名C．I．D，你不能令你的妻子和兒子也死得不明不白！」

利志明呆若木鷄！

他知道事情鬧大了。

他已被繳械！

但是他還不知道原來畢基未死，而丹尼却是被迫用這方式「求見」他的。如果早知如此，他才不會離家外出。

他要求用電話與他的妻子連絡。

胡德警司却問他：「你家中的電話有沒有分機？」

「有的。」利志明道：「臥室和厨房，都設有分機。」

胡德想再來一次「調虎離山」之計，但聽了利志明的話之後，也不敢亂來。

胡德警司旣洩氣，又生氣！

他叫利志明等一等！

胡德說：「丹尼一直要找你，萬一他知道我們找到了你，可能要你進入現場去！那時候，你們一家三口便盡入他的手上。所以，你暫時不能讓他知道你來了。」

利志明想了也是道理。

但是，這僵局如何了結？

有人提議用催淚彈攻入去！

許多窗口的玻璃已毁，把催淚彈射入，絕不困難。

但是，那樣做可能招致丹尼把人質殺死。

所以首先反對的，還是利志明。

又有人提議：讓利志明冒險入內，佯作與丹尼談判。

利志明是一名警方督察，受過嚴格訓練，讓他接近丹尼，可以伺機而動！總好過這樣子僵持下去！

胡德警司弄得心煩意亂。

他早已想過了一切可能使用的方法，但每種方法都難以保證人質的安全。

胡德警司也試過「交換人質」的提議，可惜丹尼不是傻瓜。

他甚至譏笑胡德：「你以爲我是三歲小孩麼？我決不會作任何交換行動；第一，我要的人一定要來。第二，未經我許可，任何人硬要入來，我惟有與人質同歸於盡。」

胡德警司終於不敢惹怒丹尼。

× × ×

天亮了！

大街上擠了不少人。

這些人都是跑來看熱鬧的，他們似乎很不怕死，即使明知子彈無情，隨時會突然取去了他們的性命。

警方派了不少人開到現場維持秩序！

但是，聞風而至的人，越來越多，令到警員們倍感吃力。

× × ×

電台已開始廣播。

警方透過電台的廣播，呼籲人羣散開，也向屋內的丹尼勸降。

電視台也用現場直播的方式，在附近街頭架設了臨時轉播站。

也因此，知道此事的人越來越多了。

胡德警司希望丹尼收聽廣播，或者收看電視，但是，沒有人知道屋內的情況如何。

× × ×

丹尼一直堅持要先把利志明找到，然後召他入內。

但胡德担心丹尼會殺死他。

因此，利志明雖然來了，却沒有進去！即使利志明要求進去，胡德暫時也不批准。

這是關鍵性的時刻。

一名偵緝督察此時想出了一個「好辦法」！

原來有一名神父聞訊趕到了現場來，他要「自告奮勇」，入內「說服」丹尼。

這位督察就是要進行兩個步驟：——

第一，先讓神父在電話中徵得丹尼的同意。假如丹尼同意讓他入內，再進行第二步。

第二步就是：派人冒充神父入內，伺機射殺丹尼。

辦法本來不錯，但是，顧慮也多：第一，丹尼未必上當。第二，可能會被識破，那對人質更加危險。

各人正在爭辯之際，丹尼又遣利太太致電警方。

利太太從聲音顯示：她的精神已陷於崩潰的邊緣。

她抖聲道：「丹尼先生要你們立刻把我丈夫找來！」

胡德警司道：「我們正在設法找到他，但是，他……」

豈料話猶未完，電話中已傳來「砰！」然一聲槍响！

利太太尖聲叫了一聲！

電話中有過片刻的沉寂！

胡德警司責任重大，這一驚的確是非同小可！

他忙問道：「利太太，你怎麼啦！」

但是，電話中傳來的，却不是利太太的聲音，而是丹尼的。

丹尼用粗言俗語漫罵，市井中最下流的三字經都被他用上了。

然後他才狠狠地對胡德道：「你這狗養的渾蛋！我已知道你已找到了他，爲什麼不叫他入來？是不是要我把小孩由窗口摔出去？」

胡德忍氣吞聲地說：「你可以見他，但你不能再殺人了。丹尼，聽我勸吧！這是利志明個人的事，社會人仕只會同情你，不如就讓我們進來，跟你談談解決辦法吧！」

「沒有什麼好談的，要談我也只跟利志明談。」丹尼又說，「我不會殺他，你放心，我只要他掩護我離開這裏。」

「好吧！」胡德覺得沒有轉圜之餘地，「你等着，我叫他進來，但你一定不能再殺人，不能再開槍，一切條件我們都可以依你的。」

「別讓我等得不耐煩，我知道時間對我十分不利。你想要花樣的話，我惟有殺人質。」丹尼說。

「不！千萬不可，丹尼。」胡德道，「你再開槍殺人，就會罪無可恕！給我們一點時間吧！我會勸服他入來見你。」

「給你五分鐘。」丹尼道，「我已從電視即場轉播見到了他的影子，你們騙不了我的！」

胡德終於明白了，丹尼原來也有觀看電視的即場轉播。

胡德十分關心利太太母子的安全，所以他又問丹尼：「剛才你開了一槍！是否有人受傷？」

「哈哈……」丹尼神經質地，大笑一陣。

然後他又問：「你們還有什麼懷疑？你們一定以爲我殺人會手軟？」

胡德道：「他們是無辜者，可否讓我跟利太太談談？」

電話中，胡德警司可以聽到陣陣飲泣聲——利太太的嗚咽聲。

「利太太，你怎麼了？」胡德忙着問道。

「我很好……」

利太太連一句話也未說得完，電話又轉了丹尼的聲音！

「我只是嚇嚇她，也是讓你聽聽槍聲！警司先生，你還懷疑那是炮仗的聲響麼？」丹尼冷冷地笑了。

胡德道：「丹尼，別再嚇壞了他們母子二人，你要見的人，立刻就會入來！」

丹尼把電話掛斷了。

胡德這才舒了一口氣。

即使危機還未過去，最少還不致再有人受傷。

× × ×

利志明鼓起了勇氣！

他已現身於他家門之前。

這是他熟悉的地方，他不知有多少次經由這裏返家去，但從未有過一次像現在這樣子，帶着沉重的心情，在充滿危機的情況下，如此這般的入去。

前面有什麼？

一定是丹尼的槍管。

丹尼可能一直用槍指住他，但他還是邁步前進。

丹尼很狡猾，沒有人知道他這時候在什麼地方。

他可能在前門背後，等着利志明入內，也可能在屋後的窗口戒備。

因爲，他受過了「聲東擊西」的教訓，警方的行動是如此迅速，他仍然可以殺人！所以，警方不敢再偷襲，也不想觸怒他，以免傷及人質。

× × ×

警方已將一切希望寄託在利志明督察身上。

利志明現在終於到了自己的家門。

過去他每到這時候，就會掏出門匙去開門。從來不必徵求別人的同意，即使是他自己的妻子。

但是這一次，他却要對住「對講機」，先問裏面的丹尼：「我可進來了吧？」

屋內全無反應。

利志明仍然呆立在門外，不敢自由行動。

根據丹尼給警方的最後知會，利志明到了門外，必須透過門口的對講機，徵得屋內的丹尼同意之後，才可以自行開門入內。

利志明有門匙。這點丹尼早就很清楚了。

但未得丹尼同意之前，他只有呆等。

丹尼終於開聲了：「你慢慢的開門入來！入來之後，將門關上，雙手高舉過頭：「別忘記，你有兩個親人在我手上。」

「丹尼，放心，我一切依你！」利志明知道一切痳煩由他而起！

他必須冷靜處理，否則，他那唯一的兒子——波比，就會死得不明不白！

老實說，他對他的妻子可以不理，却不能讓這唯一的骨肉死去。

無論以後再發生一些什麼事，他也不能讓波比受到傷害。

於是他照足了丹尼的吩咐，用門匙開啓了大門。

就像電影中的慢鏡頭一樣，利志明表現得小心翼翼。

他終於進了家門。

一切出現眼前的，都是利志明所熟悉的，就是見不到人。

他當然明白自己家中的情況。

丹尼的聲音出現在對講機中，並不一定表示他的人在客廳這邊，廚房後面也有分機，那是爲了方便主婦而裝置的。

「站住！」

丹尼的聲音來自走廊那邊！

利志明舉起雙手，動也不敢動。

他目睹丹尼持槍站立走廊的盡頭處，但只是刹那間的事。

丹尼叫他轉過身去。

他的身上沒有任何武器。

丹尼滿意了。

丹尼在背後站着，對他說：「你這渾蛋，這回我給你害死了！」

「事情已成過去，埋怨也沒有用，讓我們設法補救好嗎？」利志明說。

「好，好極了！」丹尼冷冷地說，「你告訴我，如何補救？」

「我替你想到了一個辦法。」

「你眞會爲朋友設想。」

「丹尼，這是我們雙方同意的事，我答應過，我一定會盡力帮你。」

「是的，你很够道義。」

「所以，我願意與你面談。」

「我十分佩服你的勇氣！」

「你即使殺了我，對你也一無用處。」利志明道：「如果我是你，我只想利用一切有關人等，遠走高飛！」

「帶同你？」

「是的，還有我兒子。」

「很理想。」

「我們同樣逃不過法律的制裁，不如一齊到外地生活。」

「你的辦法如何？說來聽聽吧！」

「你可以向他們提出條件，要一架直升機，一架有遠航機師的七四七波音客機，以及一百萬美元……」

「哈哈……」

丹尼不等他說完，已笑得前仰後合！

「爲什麼你不教我要一架坦克車和一艘航空母艦？」丹尼說。

「丹尼，小心聽我的！」利志明很認眞地說，「我剛由外面入來，我當然比你清楚他們的心理？」

「怎麼？」

「他們怕你殺害無辜。」

「但是，他們也一定知道，你是該死有餘的吧！」

「別再阻時間了，只要聽我的，包你有辦法安然離去！」

「好！好！你說下去！」

「我佯作受到要脅，做你的說客，向他們提出一切有利條件。你應該相信我，因爲我如果留下來，可能被判死刑。」

「放心，香港跟英國祖家一樣，肯定沒有死刑。」

「但最少也是無期徒刑，這比死刑更可怕，誰願意失去自由？」利志明又說，「所以，我們必須合作上演一幕！」

「你帶同妻子，兒子，我做什麼？跟班？侍役？」

「你可以召來你的親人，我們一齊到外地去！地點我也想好了。」

「去那裏？」

「法律對我們起不了作用的地方，我知道有些地方沒有引渡條件，例如西班牙。還有一些南美國家。」

「好吧！我暫且再信你一次。」丹尼又說，「小波比在我手中，我不怕你用詭計。」

「你是個有腦筋的人，這時候，我怎會出賣你。」

「那我們就一言爲定！你先將計劃向我說一遍！」

利志明於是開始講述他心目中擬好了的一套計劃。

當然，他要把這計劃當作丹尼提出的，先用電話跟警方談談。

利志明終於獲得了丹尼的信任。

於是，他獲准「會見」他的妻子。

× × ×

利志明進來之後，一直未見過他妻子，只見波比。

小波比因疲倦，樣子怪可憐的，當初還給丹尼揪住一把頭髮。

現在好一些了。

因爲丹尼又一次給利志明講服了。

× × ×

利太太被困在臥室的衣櫃之內。

丹尼的確想得周到，只有這樣才可以令他「不用分心」。

丹尼已作了最壞的打算，例如利志明突然襲擊他……等等。

但事實利志明也很害怕。

他是這宗「謀殺案」的主犯。

他用「買兇殺人」的方式，去對付他的情敵——畢基。

在法律上，「主謀」的罪名，一定比「兇手」爲重。

因此，丹尼相信利志明剛才那一番話是眞心的。

利志明在見過了他的妻子之後，又對丹尼道：「現在我們可以進行第二步計劃了。」

「怎麼樣？」丹尼問。

「我要離開這裏，出去爲你做說客了。」利志明說。

「不！」丹尼制止他：「等一等！」

「怎麼樣？」利志明以爲丹尼又有變卦。

「如果你這樣子前去，他們會生疑的。」丹尼說，「讓我先跟他們談談。」

丹尼說着，走到電話機旁。

他果然致電警方。

接聽電話的是胡德警司。

由於事態重大，胡德只答允代他向更高當局請示，未敢立即答覆。

利志明道：「胡德這樣說更表示他投鼠忌器，你放心，很快就有消息。」

丹尼已露疲態。

他面對住利志明，輕輕嘆息道：「這次我給你害得好慘。」

利志明苦笑道：「算了，反正這是我們發財的大好時機，成功了之後，你就會改口風多謝我，稱讚我是一個有計謀的朋友！」

利太太仍被綑綁，坐在臥室的衣櫃之內。

丹尼這傢伙十分狡猾，他爲了易於照顧，才將利太太綁起來。

那衣櫃的門沒有完全掩閉，否則會把利太太焗暈焗死。

他留下數寸裂縫，讓空氣由此透入櫃內。

但是，櫃門的門環之上，却繫了一條繩，還掛上了串風鈴。

如此一來，如果利太太企圖由櫃內出來的話，必然碰及風鈴，也等於向丹尼發出了通告，丹尼就會及時先發制人了，何況櫃門只得數寸，加上有繩子綁住門環，而利太太本人雙手雙脚又被綑綁住，試問如何能逃出來？

× × ×

利太太一直在傷心流淚。

小波比始終被丹尼留在身旁，雙手反綁在後面。

小波比如果要小解，丹尼只將睡褲褪下，完事後又爲他抽上。

利志明只在默默地沉思，一邊等外面的「最後決定」。

他沒有去安慰他的妻子，也沒有跟丹尼再說些什麼。

丹尼似乎很相信利志明，認爲當局基於「人道立場」，肯定非答應他的條件不可，因爲傳出去的「條件」，是出自丹尼之口，當局並不知道是由利志明設計的。

× × ×

一架直升機和一架「波音七四七」客機已經絕不簡單，何況還牽涉到許許多多複雜的問題？

因此，胡德警司正將丹尼開出來的各項「條件」，向他的上司請示。

事實上，即使警務處長，甚至三軍司令，也不敢隨便作主。

於是這件事最後還是呈請港督決定。

無論如何，事情傳開了之後，傳播界立刻加以渲染！

電台，電視台首先用第一時間讓全港市民知道這轟動一時的新聞。

報紙甚至還出號外。市民爲之哄動一時！

× × ×

胡德警司是現場的指揮官，事情鬧大了之後，警務處長也來了。

胡德趁當局未有決定之前，與她的下屬們共商應急之計。

他的一名助手說：「我們絕不能讓他們離開本港，否則，全世界都會說香港警察太低能，那時人家更加相信『香港警察只會拉小販和抄車牌』了！」

胡德警司也說：「是的，絕對不能讓他爲所欲爲，但是，也決不能觸怒他，否則，利太太母子就會凶多吉少。」

站在一旁的一名督察，胡德警司的一名下屬——布銘督察却說道：「我倒想到了一個辦法，可不知行得通否。」

胡德也知道布銘一向足智多謀，所以問道：「你的辦法是怎麼樣的？」

「利督察遲早總會代表丹尼出來交代，是不？」布銘問。

「從電話中聽丹尼的語氣，有此可能。」胡德又說，「從情理上，丹尼有理由相信利志明，因利太太母子的生命在丹尼手中，利督察必須小心和他討價還價。」

「那麼，我們不妨答允丹尼的要求，」布銘督察說道。

「你瘋了嗎？我們怎可以答允他這許多要求？一架直升機，一架長程七四七噴射客機，還有一百萬美元……」

「警司，我還未解釋清楚呢。要知道，他要直升機，目的是要由這兒到啓德機場去，這幾乎是想像得到的事。」

「對啊！屆時他一定押解着利家一家三口到啓德機場去。」

「不錯，我們就是要在他登機之前下手，他根本沒有機會登上直升機，或者可以這樣說，直升機只是道具而已。」

「你的意思是：派神槍手乘他上機時伏擊他？」胡德問。

布銘指指利家所在的左隣右里，那兒有不少高樓大廈。

那些居高臨下的地方，有不少警方派出的神槍手埋伏。

這一帶街道，則由昨晚開始已被軍警封鎖了。

他們甚至把部份居民暫時撤退，此等居民是住在利家樓上樓下和左右隔隣的。

這措施是爲了防止丹尼再扣押隣居做人質，那時他的「本錢」就更大了。

另一方面警方是爲了防止萬一雙方駁火時，很容易「沙塵滾滾，殺錯良民」。

現在胡德警司他們，就聚集在一輛有無綫電通訊設備的警車之內。

胡德繼續聆聽布銘的解釋。

布銘督察指住那些樓宇，假想出以後事態的發展。

在那一列四層高的舊樓之上，有個十分廣闊的天台廣場，下面也就是利家之所在了。

如果警方答允丹尼的要求，那麼，直升機一定會被丹尼要求降落在天台之上，因爲那是唯一最廣闊的地方，最少附近沒有更闊的廣場可供利用。

那一列舊樓的天台是幾幢樓宇互相貫通的，直升機肯定可以安全升降。

至於門前的街道，並不廣闊，視野也較差，遠遠比不上天台。

布銘督察的意思就是，派神槍手在高層大厦，居高臨下，向丹尼射擊，因爲他估計丹尼雖有人質在手，也不可能做到沒有空罅可尋。

胡德警司覺得這辦法雖有可行之道，却不能百份之百保證人質的安全。

他很坦白說，他不想利太太母子受到傷害，他們是無辜的。

胡德警司一方面等待着他上司的決定，另一方面也派人去找畢基。

畢基在天明之後，已獲得胡德警司的批准，護送着雪兒返家休息去了。

畢基和雪兒都同列「案中人」。也在警方留下了口供。

他們答允隨傳隨到。

胡德警司一方面因爲畢基是他的朋友，另一方面因爲畢基是受害者，而雪兒則是受到牽連的關鍵性人物。

但是現在，胡德警司却希望畢基來到現場和他商量一下。

他知道畢基可能有更好的方法。

偏偏畢基那傢伙不知躱到什麼地方去了。

派去找畢基的人說：畢基不在他自己的家裏，也不在雪兒家中。

甚至雪兒也未返抵家中。

雪兒是電影明星，她家裏可能聚集了不少娛樂界人仕以及新聞記者，她不返自己家中，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但畢基去了那裏？

× × ×

畢基絕對不是怕事的人，尤其是這次的事件直接關係到他的性命安全。

他不會逃避，也沒有什麼值得他去逃避。

到底他去了那裏？

原來他安置好雪兒之後，靜悄悄地又去找一個女人——一個他認識的名女人依蘭。

不久之前，畢基的情敵利志明才由這裏離去，想不到不久之後依蘭又見到了浪子畢基。

依蘭也知道最近社交界中發生的「雪兒爭奪戰」。許多人都知道，而且認爲是十分够熱鬧的事。依蘭是活躍社交界的名女人，又怎麼會不知道？

她笑語畢基：「爭到了電影女明星還不滿足嗎？難道我依蘭也有這份光榮？」

畢基也笑了笑！

他笑得十分勉强，因爲至此爲止，他還沒有睡過，他很困倦。

畢基說道：「依蘭小姐，你大概也知道我這浪子的爲人。」

「是的，到底我們曾經是好朋友。」

依蘭噴了一口香烟，嫣然一笑。

她的儀態是社交界中著名一時的，一舉手一投足，都十分吸引男仕們的注意，成熟，嫵媚而且性感得很。

然而現在畢基却是懷着另一種目的而來！

他從警方那裏知道利志明曾在名女人依蘭的香閨渡宿。

畢基對依蘭說：「我這次和他爭奪雪兒小姐，並非爲了好勝，而是爲了利太太母子二人，但是想不到，現在反而害了他們。」

畢基說到這裏，無限難過地，舒了一口氣！

依蘭道：「我知道你的爲人，這點你無須解釋了，如果你要玩女人，多到可以排隊任你選擇，現在別扯得太遠了，你找我爲了什麼，相信不會爲那件事吧？」

依蘭會心一笑！

畢基却是一派正經。

他說：「你爲人慷慨，這點我是知道的，你肯幫助朋友，這點我更清楚。」

依蘭道：「你可不是要我幫你吧？」

她本來懷有開玩笑的成份，想不到畢基竟然很認眞地說：「我的確有事求你，以你的能力，我敢信你一定做得到。」

「我做得到的事，從不拒絕！」依蘭又問：「到底什麼事？」

「我想悄悄離開香港一個時期。」

「爲什麼？」

「如果你有看電視，或聽聽電台的廣播，一定知道昨天晚上發生過的事。」

「是的，你曾被人追殺，但是，那槍手現在不是正被警方包圍嗎？」

「是的，但你可知道，那丹尼是什麼人？」

「黑社會一名打手。」

「不！他是一個暗殺組織中人，他的失手，並不表示我已安全。」

「你的意思是——」

「他還有同黨！」畢基又說：「我已得到黑道朋友的暗中通知，丹尼的同黨正在四下裏找我，務求殺死我爲止！」

「那你想怎樣？我如何能幫你？我並不認識偷渡出境的人。」

「不！我自己有路，只是手頭上沒有現錢，想向你借。」

依蘭果然爽快：「你要多少？」

「一百萬元，甚至越多越好！」

「你不是跟我開玩笑吧？我那裏有這許多現金？」

「你應該相信我的爲人，我有許多不動產，回頭我會託朋友變賣，然後還錢給你，但眼前事態危急，我可不能讓丹尼的同黨找到——」

畢基突然頓住了！

他凝神細聽，門外果然傳來了人聲和雜亂的脚步聲！

當依蘭也發覺的時候，門鈴已經响了起來！

依蘭把手上的烟蒂摔掉，想離座去開門。

但是，畢基却打了一個手勢立即制止她！

他們一齊不動聲色地來到門後，先由畢基從門眼處窺望出去。

畢基頓然面色大變。

他低聲附耳對依蘭道：「一定是丹尼的同黨們。」

依蘭也瞥了一眼。

大門外出現的，是幾名穿便服的彪形大漢，他們不斷地按門鈴！

畢基一邊制止她開門，一邊低聲問她：「這裏可有後門？」

「沒有。」依蘭看見畢基手忙脚亂，也不禁吃驚起來。

這是高層大厦的十八樓。

畢基由窗口望下去，發覺街上也有一些可疑的汽車停在路旁。

他對依蘭道：「我被他們跟踪而來，快跟我到後面去！」

依蘭雖然跟住畢基，但她却一再告知畢基：「這兒沒有後門的。」

畢基和她剛到了走廊！

門外的大漢們已經不耐煩！有人一邊用力拍門，一邊揚聲道：「我們是警探，快開門，否則我們撞門入來！」

畢基却對依蘭說：「別相信他們，他們肯定不會是警探。」

這時候，畢基已進了厨房。

她問畢基：「怎麼辦？我再不開門，他們會撞門的。」

門外人的確粗野得很。

他們吵得震天價响，大有立刻就要破門而入之勢。

畢基道：「去開門吧！但你要先落了門後的鐵鍊，問幾句也好，拖得一陣得一陣，我會找到地方躱一陣的。」

依蘭心煩意亂！因爲她從來未曾面對過這種場面。

她隔住門問：「誰？」

門外的人惡騰騰地說：「開門！開門！快些開了門再說，我們是警探。」

依蘭照畢基的吩咐，落了門後的一條小鐵鍊，然後再問出去：「你們眞的是警探？」

「少嚕囌，快開門！」門外人一邊打鼓似的擂着門板，一邊叫道。

依蘭仍力持鎭定：「請給我看看你們手上的證件，可以嗎？」

「你再不開門我會告你阻差辦公！」門外人把一張身份證似的證件自口袋掏出，揚了揚，又再作勢要合數人之力把大門推開。

依蘭迫於無奈，惟有把大門開了，放那幾個人入來。

「畢基呢？」爲首一人進來之後，就盯着依蘭問道。

那幾個粗野的大漢，肯定不會是警探。他們進來之後，雙目似鷹，態度橫蠻，毫不客氣地，到處展開搜索。

依蘭看見他們如此喧賓奪主，由驚惶而變得十分生氣！

她一邊制止各人，一邊問道：「警探入屋也要持有搜查令，你們——」

豈料她話未說得完，已被人用力一推，將她推倒地上。

那班人終於露出眞面目了。

畢基也許沒有猜錯，他們是丹尼「殺手集團」裏的同黨。

想起他們隨時隨地可以殺人，依蘭又不敢再惹怒他們。

他們之中有人進了她的臥室，也有人闖進了浴室和厨房去。

依蘭替畢基担心，她尤其注意，闖進了厨房去的那兩個人。

經過了一番搜索之後，各人紛紛向那似是首領的中年男子會報：「奇怪！竟然找不到他，但我們明明是看見他進了這裏來的！」

那個中年人含怒瞪住依蘭：「你當然知道誰是畢基。」

依蘭不作聲！

中年人打個眼色。

依蘭隨即被一把利刀指住了粉頸。

身旁一名大漢對她說：「你喜歡在什麼地方留下一條疤痕作爲紀念？」

持着利刀的大漢，不斷地移動着刀鋒，分別在依蘭的頸項，面頰等地方作勢，彷彿就要劃下去似的。

依蘭吶吶地說：「我認識許多男人，畢基只是其中一個。」

「他呢？」

「他不久前來過。但走了。」

「不，他未走，你把他收藏在什麼地方？」中年人問。

依蘭心裏想：這班人一定是跟踪畢基到這兒來，否則又怎會知道他的行踪？

這時候，畢基可能已由水渠爬落樓下去了，她知道浪子畢基的身手一向不俗。

因此她說：「不妨告訴你，他確實來過，但不久之前，當你們敲門時，他已由後面溜掉。」

各人又引起一陣緊張。

但有人很懷疑地瞪住她：「別胡扯了，這裏根本沒有後門。」

「我怎麼知道？」依蘭道：「我只見他由走廊走了入去。」

各人又重新入內。

他們分別在各處再展開搜索行動，包括了衣櫃等處。

有一名大漢走進了厨房，探首窗外窺

望了一下。

隨即聽到他叫起來：「找到了……」豈料那個「了」字未出口，一隻腳已自窗外飛踢入來！

那大漢首當其衝，「喲」的一聲，人隨聲倒，窗外却飛進了一條人影。

屋內各人同時吃了一驚！

由窗外飛入來的人，當然就是浪子畢基——衆大漢千方百計要找的人。

畢基剛才用雙臂攀住窗外的水泥屋簷，以為可以避過各人的搜索，等他們失望離去時，便可以重返屋內。

但是，剛才那傢伙終於發現了他之所在，如果他不及時先發制人，對方可能順水推舟，令他墮入百多呎的大街之上。

所以畢基一鬨聲便先搶攻入來。

當然，他一定也明白，屋內的人有刀有槍，要取勝自不容易，但總好過話也未說一句便跌得粉身碎骨。

厨房內二名大漢立刻與畢基展開惡鬥，不過那只是刹那間的事 因為那中年頭目很快就帶人進來，包圍着畢基。

畢基苦透了。

他被衆大漢拳打脚踢，却又無法突圍，中年頭目却在一旁持着一支實彈手槍虎視眈眈，即使他有勇氣衝出去，亦必死於槍下。

依蘭被隔在外面，嚇得捧面飲泣。

她想逃出街外，但大門却被另一名大漢守住。

× × ×

依蘭在自己家中的客廳裏被人監視。她已哭成一個淚人。

畢基在裏面——他被人由厨房拖進了依蘭的臥室去，拳打脚踢，慘受皮肉之痛，依蘭儘管見不到，也不難想像得到。

依蘭不知道這一班人的來龍去脈，但從他們迫問畢基的情形，可以想像得到，他們並非屬於丹尼那個「集團」的人，與畢基當初想像的，完全是兩回事。

有人在裏面問畢基：「是你收買了丹尼那個傢伙？是你敎他要脅利帮辦一家人的？」

畢基呻吟着說：「你剛好把事情向相反的方向去想，買兇殺人的不是我。」

「你敢否認？」

話猶未完，又是一陣拳脚交加之聲。

畢基像殺豬般叫。

依蘭向來心腸軟，目前這情形，比她自己身受更痛苦。

她忍不住問正在監視住她的人：「你們可是警方的人？」

「我不能答你。」那人說：「你跟畢基一定很要好，是不？」

「不！只是朋友。」依蘭又說：「你們可是利志明帮辦的人？」

「……」那大漢不作聲。

裏面却傳出了陣陣吆喝之聲：「他媽的，你再不說眞話，老子讓你死在這裏，讓你做個風流鬼吧！」

畢基痛苦地說：「你們打死我也沒有用，事實上是別人花錢買兇追殺我，失手之後才出此下策，去要脅利太太母子的，你們怎可以將這筆賬算在我身上。」

「好！你有種！小子！」那中年人又下令道：「再給我打！」

依蘭捧面掩耳，她實在不忍再聽下去了！

「停止，停止！」

依蘭忽然歇斯底里地，叫將起來！

屋內突然沉寂下來，彷彿所有人都被她的叫聲嚇得呆了一陣。

唯一可以聽到的，只是畢基的痛苦呻吟聲！

× × ×

那個中年頭目很生氣地，由裏面出來，盯住依蘭道：「你瘋了嗎？你叫什麼？難道你想跟他一齊受苦嗎？」

依蘭含淚道：「你們到底是什麼人？你們究竟想知道一些什麼？」

「此事與你無關。」中年人說。

「你別得意洋洋，利帮辦也是我的好朋友。」依蘭反瞪住對方，她樣子既可憐，又悲憤！「你們想殺人，快些給我滾出去！這是我的地方，我不想牽涉在內！」

中年人格格地笑將起來。

然後面色一沉，冷冷地說：「你眞有種，連我們也信了你！」

「你要怎麼樣才肯相信？」依蘭突然要衝進房間裏去。

衆大漢想阻也阻不及了。

依蘭走進了自己的臥室，看見畢基側臥地上；地毡上沾染了血漬斑斑，令人觸目驚心。

然而依蘭進來並非為了看這些，而是取過她的手袋。

正在室內監視着畢基的大漢們，担心她另有企圖，有人過來把手袋一手就搶了過去。

依蘭已不再流淚。

她表現得十分悲憤。

她說：「你們不相信我認識利志明，我現在就給你證據看看吧！」

大漢們看過了手袋內並無武器；依蘭一手將手袋奪了回來，然後打開它，取了一張紙出來。

她很生氣地，向那跟進來的中年人展示：「你看清楚吧！這可是利志明帮辦的簽名？」

中年人果然感到意外地，怔了一怔。

他的態度同時也有了轉變。

他說道：「對不起，這件事可能有了一點點誤會！希望你在利帮辦面前多多包涵！」

然後他又對其他大漢道：「把他帶走吧！」

於是畢基被人押走；這班人顯然無意放過他。

依蘭想為他求情，但是對方並不賣她的賬。

她也無可奈何，惟有怔怔地目送那班人離去。

到底她讓對方看的又是什麼東西？

× × ×

畢基正在一輛大卡車之內。

大卡車正在開動。

與他在一起的，就是剛才那一班大漢；但他們的態度完全兩樣。

他們與畢基不再是敵人，而是有講有笑的朋友。

畢基正用面霜抹去各處的「傷痕」和「血漬斑斑」。

圍繞着他的大漢們，正在讚畢基的「演技」可以獲「最佳男主角獎」。

原來剛才那一幕只是他們事前有了默契的「好戲」。

那中年人並非別人，就是私家偵探劉福的一名助手。

其他大漢當然也是偵探社裏的人。

畢基為什麼要親自串演這一幕？

原來畢基深知依蘭的個性，她在這社會混了不少日子，為人心地善良，很有江湖道義。所以畢基早就知道：若非她自願，很難令她招認借錢給利志明。

剛才她讓中年人看的那一張，就是利志明給她的借據。

借據上面有利志明的簽名。

他們是故意令依蘭看不過眼，也故意讓她以為「這班人就是利帮辦的手足和死黨」。惟有這樣，依蘭才自願拿出「利帮辦」來「鎭壓」住這班「手足」。

當然，畢基的「苦肉計」亦無把握百份之一百成功。

不過，他們已有了默契，萬一依蘭不交出利志明親筆簽名的借據去「鎭壓」這班被誤作「利志明死黨」的人，那時候，他們便惟有直接去對付依蘭了。屆時自然離不了搜屋。

但是若非迫不得已，畢基也不想令依蘭難堪。

畢基為什麼要知道這許多？

因為他覺得：丹尼目前被警方包圍，如不就範，他隨時會死在警方神槍手的亂槍之下。

只要丹尼一死，利志明買兇殺人這件事，就會變成「沒有生口對證」，單是憑畢基單方面的口供是沒有用的。

然而現在，畢基手上却有一張最低限度亦可以令利志明「丢官」、「入獄」的鐵證。

那就是利志明簽給依蘭的借據。

× × ×

那中年人明明是只「看了一眼」，立刻交還，為什麼那張借據又會仍保留在他們的手上？

事實上那中年人並未把眞的借據還給依蘭，當時他只不過用掩眼法，像玩魔術一樣，用一張普通紙摺叠着交還給依蘭而已。

依蘭當時滿面淚痕，一方面担心對方殺死畢基，另一方面更怕他們在這裏賴下去！注意力已被分散。

因此，那張借據被人在神不知鬼不覺中換掉了，還一無所覺。

× × ×

根據香港現行法例，任何公務員向別人借貸，其數目超過五百元的，必須獲得港督的批准，否則即屬犯法。

然而，目前那張借據上所列的數目，却高達三十萬元。

畢基老早已經知道，依蘭是個很有「江湖義氣」的女子。

也許過去她得過利志明什麼好處或方便，也許利志明有什麼感動了她，所以她才會一次過借了這許多錢給他。

但是，利志明為什麼要這許多錢？

畢基道：「如果他為了支付買兇殺我而被迫向依蘭借貸，這殺人的代價未免太大了。」

劉福的助手——那中年男子勞成笑道：「最低限度你已知道自己這條命值上三十萬元，這數目也不小！」

畢基却說：「三十萬元算得什麼？港紙貶值，這數目連買一層像樣的洋樓還未够呢！」

他們都不知道利志明買兇殺人的確實代價是多少。

他們只知道那借據上寫明，利志明從依蘭那兒，取去了一張三十萬元的現金支票。上面還記下了支票的編號。

勞成說道：「照看利志明不會這麼愚蠢，留下這麼大的證據。」

畢基道：「也許他只信依蘭的為人，別人他未必肯留下證據。」

勞成道：「你只須把這借據交給警務處長，他就會一身蟻。」

「不！我不會做到那地步。」畢基說，「現在我担心的，却是利太太母子二人的安全。」

畢基一直以來都非常同情利太太，所以他才不值利志明的所為。

他覺得利志明在依蘭家中留宿，可能為了找一個「時間證人」。

因為當晚他付錢買的兇手丹尼，正要去殺死畢基。這點他肯定早已知道。

如果不是為了跟利太太吵架，利志明一定乖乖的留在家中，以免出了事之後，引人懷疑。但結果他們却吵架了。

許多人也知道名女人依蘭很有錢，利志明能做她的入幕之賓，難怪畢基會引起多方面的懷疑。現在證明他的担心絕非多餘。

至此，畢基又有了一個想法：——利志明追求某些女人，可能有另一種目的；他想財色兼收。

那麼，他追求女明星雪兒，也可能懷有同一樣的目的。

然則，也難怪他痛恨畢基了。

× × ×

利志明由他的家裏出來。

當時警方人員仍然包圍着這一帶，不少人正在關心着屋內的人——包括利太太和她的兒子。他們正被槍手丹尼要脅住。

利志明變成了丹尼與警方之間的「橋樑」。

丹尼手上有兩條無辜的生命，警方不敢迫得他太緊，以免觸怒他。

丹尼和利志明之間的默契，警方並不知道。

利志明表面上只是為了自己妻子和兒子的安全，聽從了丹尼的差遣而已。

利志明由屋內出來之後，曾引起一陣哄動。因為當時許多電台、電視台和報章、通訊社的記者們，大批聚集在附近一處街口。

警方為安全計，已將「警戒界」移得很遠；但由於記者們要求，必須讓他們見到利家家門的情形，所以最後又把警戒界移到了街口。

警方不准記者們再接近。因為丹尼隨時也會突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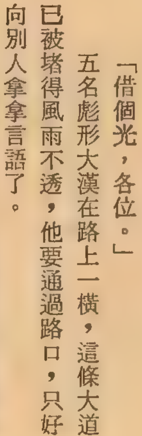
那時候一旦子彈橫飛，對任何人都會有危險。

（下期續完）

俠義中篇傳奇故事

高皐·文
盧令·圖

神捕世家（一）



身懷銅燕子 沿途遭截擊

「借個光，各位。」

五名彪形大漢在路上一橫，這條大道已被堵得風雨不透，他要通過路口，只好向別人拿拿言語了。

「想過去?行，先將你身上的東西拿出來給大爺們瞧瞧。」

說話的是五名大漢之中身材較矮，年齡較高的一個，瞧他們那副兇神惡煞一般的德性，一準不是什麼善男信女。

莫非他們是想攔路搶刼?

不，要是這樣他們就找錯人了，因爲他只是一個衣衫樸素的大孩子。

一件半新不舊的月白長衫，加上一個小小的包裹，只要瞧他一眼，就知道必然搾不出什麼油水。

那麼這五人究竟爲了甚麼?

適才那位身材較矮的大漢說過，要白衣少年拿出他身上的東西瞧瞧。

難道白衣少年是深藏不露，他當眞懷有什麼奇珍異寶不成?

白衣少年微微一笑，伸手由懷中掏出一塊銅片，道：「是這個麼?」

五名大漢目光一亮，倏的一起散開，同時紛紛掣出兵刃，將白衣少年團團圍了起來。

白衣少年不慌不忙的放好那塊銅片，然後面色一沉道：「在下不想多造殺孽，說，你們的主人在那裏?」

「你去問閻王爺吧，殺。」

寒光急閃，金刃劈風，五件兵刄向他的全身招呼過來。

這五人身手不凡，聯手合擊也配合得絲絲入扣，但他們五柄長刀交織而成的刀幕却無法兜着這條溜滑的游魚。

纏鬥不過十招，白衣少年忽然發出一聲清嘯，接着噗噗幾聲暴响，五名彪形大漢竟然慘嚎着摔了出去。

白衣少年沒有再瞧看他們一眼，逕自穿過路口，向京山縣城一陣急馳。

此時已是落日含山，他要趕到縣城投宿，自然不願多作躭擱。

但他奔出不及十丈，兩條人影又橫身攔住去路。

他腳下一窒，道：「姑娘，妳們也要瞧瞧?」

敢情這回阻路的竟是兩位姑娘。

她們一般的年輕，一樣的美麗，只是在衣著及氣質上有些不同而已。

穿黃衣的氣質高雅，風華絕俗，儼然一派大家閨秀的風範。

另一位青衣姑娘是小家碧玉的型態，她們既然走在一起，可能是一主一僕。

黃衣姑娘柳眉輕輕一挑，冷冷道：「你說對了，咱們正要瞧瞧。」

白衣少年長長一吁道：「一隻銅製的燕子罷了，在下不明白你們爲什麼要追踪千里，強取豪奪?」

黃衣姑娘撇撇嘴道：「一隻銅製的燕子?哼，別跟本姑娘裝呆賣傻!你說，是乖乖的跟咱們走，還是要本姑娘動手你才

肯聽話?」

白衣少年道：「姑娘，在下這一路之上費了不少唇舌，現在不想再爲此事分辯了，只有一件事要說個明白。」

黃衣姑娘道：「哦，你說。」

白衣少年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姑娘如再不讓路，在下只好得罪了。」

黃衣姑娘道：「哦，好胆量，小鎖子，妳去教訓教訓他。」

小鎖子就是那位青衣少女，她應了一聲，手捧長劍走了出來。

「北宮少俠，請賜招。」

白衣少年姓北宮，單名一個琦字，崑崙十年習藝，練就一身超凡武功，此次回鄉掃墓，竟然意外的招來數不清的痲煩。

起因只爲了他拾得一隻「銅燕子」

這隻振翼欲飛的銅燕子，製作精巧，栩栩如生，他十分喜愛這隻燕子，因而將它留了下來。

他想不到銅燕子會是不祥之物，這一路之上他遭遇到無數次的危機。

這些危機全是爲了那隻銅燕子，但無論他如何解說，別人都要將他置於死地。

這是爲了甚麼?難道拾得一隻銅燕子就變做武林的公敵?

那麼丟掉銅燕子算了，原是檢來的東西，再失去並不可惜。

不過這隻小小的燕子，必然隱藏着一件十分重大的秘密，少年人多數是好奇的，他既然掌握了這隻神秘的銅燕子豈肯輕輕的放棄!

北宮琦是一個固執的少年，他的決定是不易改變的。

而且他闖過不少難關，鬥過不少高人，青衣少女小鎖子向他挑戰，他自然不會放在心上。

因而他對小鎖子微微一笑道：「不必客氣，姑娘出招就是。」

小鎖子道：「少俠不用兵刄?」

北宮琦道：「不必。」

小鎖子插回長劍，道：「咱們就徒手過幾招吧，注意了。」

語音一落，粉臂倏吐，刹那之間，一連搗出三拳。

這三拳有如驚濤拍岸，而且一氣呵成，三拳使完，北宮琦竟被迫得退了五步。

他隻身單劍獨闖江湖，憑着一身師門絕學，敗過不少有頭有臉的高手，要是說連還手的機會也沒有，那是不堪想像的怪事。

但，他終於碰到無法還手的怪事，而對方只是一個比他年歲還小的丫頭。

他的心弦震動了，面色由輕鬆變得十分凝重。

「姑娘原來來自鐵門，勿怪身手如此高明了。」

小鎖子淡淡道：「你能躲過三拳，已經可以自豪了，放眼天下，能够躲過鐵門流星七錘的爲數不多!不過這只是三錘，而且只用了六成功力，如果我全力出手，只怕你一錘也逃避不過，依我良言相勸，你還是乖乖的跟咱們走吧。」

北宮琦哈哈一笑道：「多謝姑娘好意，不過鐵門的蟠龍脚，流星七錘，飛虹九變，全是名震江湖的絕代武學，在下如果不領教一下，豈不是虛渡此生。」

小鎖子道：「好吧，你既是不見棺材不掉淚，我只好成全你了。」

黃衣姑娘忽然呼叫道：「慢點，我有話說。」

北宮琦道：「姑娘有什麼指教?」

黃衣姑娘道：「你敢不敢跟咱們打一個賭?」

北宮琦道：「打賭?姑娘不認爲是多此一擧?」

黃衣姑娘道：「怎麼說?」

北宮琦道：「鐵門武學天下無敵，在下以卵擊石，必然是一個敗字，此後殺剮聽便，何需多此一賭。」

黃衣姑娘道：「我自然有賭的理由了，你要不要知道?」

北宮琦道：「姑娘如果願意賜告，在下當洗耳恭聽。」

黃衣姑娘道：「賭的理由有兩個，第一個我要小鎖子用兩招擊敗你，兩招勝不了你就算咱們失敗，所以你的勝面仍然很大，其次我要你心甘情願的跟咱們走，不必制住你的穴道像押犯人似的，所以還是賭一賭的好。」

北宮琦道：「姑娘如此一說，在下倒不便拒絕了，出手吧，鎖姑娘。」

黃衣姑娘道：「怎麼，你不想知道咱們下的賭注?」

北宮琦道：「不必了，在下縱然知道，也不過鏡花水月而已。」

黃衣姑娘笑笑道：「你倒是有點自知之明，不過爲了公平起見，我還是要告訴你的。」

北宮琦道：「那麼姑娘就說吧。」

黃衣姑娘道：「小鎖子如若兩招勝不了你，咱們主婢就放你一馬。」

北宮琦哼了一聲道：「好公平的賭注，姑娘當眞大方得很。」

黃衣姑娘道：「聽口吻，你是認爲不太公平了，你說，怎樣才算公平?」

北宮琦道：「在下如是輸了就要跟姑娘走，今後的生命也握在姑娘手裏了，是麼?」

黃衣姑娘點頭道：「不錯，的確是這樣的。」

北宮琦道：「在下如果贏了，得來的只是姑娘放在下一馬，這樣的賭注能算公平?」

黃衣姑娘道：「依你之見呢?」

北宮琦道：「咱們禮尚往來，在下如果贏了，姑娘也跟在下走就是。」

黃衣姑娘面色一變，她那雙明如秋月的眸子忽然射出兩縷殺機，但殺機一現即隱，接着點點頭道：「好，咱們就此一言爲定。」

北宮琦道：「多謝了，鎖姑娘，請賜招。」

小鎖子道了一個「好」字，粉拳急吐，迎胸搗了過來。

這一拳不只是威猛絕倫，而且快如閃電，當眞像流星一般快得令人目不暇接。

更使人懔駭的是她分明只擊出一拳，但拳影却是七個，北宮琦上半身的要害重穴，幾乎全在拳影籠罩之下，如此虛實莫辨的招式，自然就防不勝防了。

北宮琦並非弱者，他雖是有點慌亂，這一招依然被他接了下來。

不過他全力接這一招，就忘記鐵門的蟠龍脚了，待得雙腿一陣劇痛，他知道中了道兒。

蟠龍脚是專攻下盤的獨門武功，威力並不在流星七錘之下，小鎖子的金蓮只不過伸縮之間，北宮琦左右腿彎的合陽、陰谷兩處穴道就分別被她踢中。

腿彎穴道被制，他立即摔倒下去，小鎖子一拳一脚他就爬不起來了，不多不少正是兩招。

黃衣姑娘微微一笑道：「解開他的穴道，咱們該進城裏去投宿了。」

她不再瞧他一眼，身形一轉，逕向京山縣城走去。

小鎖子將他受制的穴道震開，道：「對不起，少俠，希望你不要放在心上。」

崑崙高弟，志雄萬夫，如今竟然栽在一個女孩子的脚下，叫他如何能够不放在心上？

他沒有說什麼，只是緩緩立起，跟着小鎖子往城裏走去。

落店，晚餐，就寢，在一連串的行動之後，結束了這漫長的一天。

在北宮琦來說，這一天的確是漫長的，他甚至認爲是一個極大的汚點，終身都不會忘記的日子。

夜深了，燭淚成堆，但北宮琦還是了無睡意。

他在檢討日間的挫敗，籌思如何挽回一脚之辱。

百年前崑崙武功冠蓋寰宇，在武林中有天下第一之譽，以後由於人才凋零，武功與聲譽也就江河日下，不爲人們重視。

崑崙派的「風雷哮天」是一種驚神泣鬼之學，所謂風撼大地，雷哮九天，當年崑崙門下，就憑藉此一絕學威懾江湖。

北宮琦的師父崑崙老人也教過他此項武功，但他們師徒都無法達到風嘯雷鳴的境地。

爲什麼會這樣？

是他們師徒的資質不够？

「不，必然是口訣錯誤，才導致絕學失傳。」

這是北宮琦經過深思之後所下的結論，那要探討此項武功，就必須尋找口訣的錯誤之處。

於是，這位智慧極高，而又具有百折不撓勇氣的少年，就將他的心力，全部投入「風雷哮天」的口訣之中去了。

翌晨，黃衣姑娘替他買了一匹坐騎，然後由京山出發，向武漢奔去。

走長途是辛苦的，整天騎在馬上也必然不會舒服，因此，黃衣姑娘希望跟北宮琦聊聊，來打發長途的寂寞。

「北宮少俠……」

「唔！」

「你不覺得蹩得慌麼？」

「我不懂。」

「從昨天晚上到現在，你一個字都沒有說！」

「不。」

「就算今不蹩得慌，咱們聊聊總該可以吧？」

「不。」

「咳，你這人怎麼啦？莫非還將昨天的事放在心上？」

「你認爲呢？」

我認爲你應該想開一點，鐵門武學天下無雙，栽在咱們手裏不算丟人現眼。」

「哦！」

「你不相信？」

「妳說對了。」

「哼，當今武林還找不出一個敢瞧不起鐵門武學的，你呀……好啦，咱們不談這些，你說說你爲甚要殺那麼多的人？」

「廢話。」

「什麼！你說我在說廢話？」

「妳又說對了。」

「識相一點，北宮琦，你現在可是落在咱們手裏。」

「那又怎樣？」

「咱們可以讓你生，也可以叫你死，更可以叫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廢話。」

北宮琦簡直是一個槓子頭，絲毫不懂情趣，人家原想跟他聊聊天，他除了衝撞，別的似乎什麼都不會說。

黃衣姑娘被他惹火了，面色一沉，馬鞭子刷的一聲抽了過來。

這一鞭不算太快，以他那一身不凡的武功原是可以避開的，他沒有，吧的一聲，馬鞭結結實實的抽在他的右膀之上。

衣袖抽破了，還滲出一縷血絲。

他沒有哼出一聲，也沒有說出一個字來，這一鞭好像抽在別人的身上，他的神色瞧不出半絲改變。

黃衣姑娘呆了一呆，她那雙星目之內忽然射出兩縷殺機。

爲什麼•難道她想出手，她要殺死北宮琦？

她的確想殺死北宮琦，因爲鐵家大小姐從來沒有受過這等窩囊氣。

按他們目前的態勢，北宮琦是囚犯，鐵門主婢等於押解囚犯的差官，囚犯的生命揑在差官手裏，受氣的如何會是差官？

天下就有這麼多的怪事，受氣的偏偏就是鐵家大小姐。

其實並沒有什麼了不起，北宮琦只是神色冷漠，軟硬不吃，不願理會鐵家大小姐而已。

鐵家大小姐芳名秋霞，出身開封神捕世家。

這是一個頗爲特殊的門派，因爲他們世代獻身公職，爲維護武林正義及江湖治安而獻出他們的一切。

神捕世家名滿天下，當得是家喻戶曉，婦孺皆知。

鐵門的武功，在武林中也獨樹一幟，能够接下他們三招兩式的武林人物並不多見。

因此，鐵門子弟難免養成一種驕狂的習性，尤以鐵秋霞是當代鐵門第二代中唯一的女孩子，在家中固然像鳳凰似的，在江湖上也沒有人敢不對她禮讓三分。

現在北宮琦居然對她冷顏相向，甚至流露出不屑一顧的神色，這叫鐵秋霞如何忍受得了？

令人不解的是她並沒有出手，只是撇撇嘴，眼中的殺機竟然慢慢的消失了。

當然，他們再也聊不下去了，碰到這麼一個又臭又硬的傢伙怎麼個聊法？

此後北宮琦變做沒嘴的葫蘆，縱然天

塌下來他也不會吭出一聲。

不過小鎖子却忙了起來，她除了服侍她的小姐鐵秋霞，還要去服侍北宮琦。

有人服侍是好事，但北宮琦決不領情，無論小鎖子怎樣慇懃，他就是不肯說出一個謝字。

這天到達朱仙鎭，日色只不過剛剛偏西，如果緊趕一程，天黑以前多半可以趕得到開封，但鐵秋霞却不想再走，逕在一家客棧住了下來。

午餐之後，她來到北宮琦的客房，以十分懇切的語氣道：「北宮少俠，咱們可以談談麼？」

北宮琦冷冷道：「有這個必要？」

鐵秋霞道：「有，因爲一到開封，咱們就沒有懇談的機會了。」

北宮琦道：「妳是說一到開封就要將我交到官府？」

鐵秋霞道：「是的，所以我想借這半天的時間，使咱們多作一點瞭解。」

北宮琦道：「很好，請問鐵大人，小民犯的是什麼王法？」

鐵秋霞面色一變道：「北宮少俠，我說過，咱們是懇談，你不必用這等態度對我。」

北宮琦怒喝道：「懇談？哼，妳將我當作犯人，一路押來開封，並想將我交到官府，請問鐵大人，我應該用什麼態度對妳？」

鐵秋霞面色一沉道：「你身懷閻王令沒有錯吧？」

北宮琦道：「甚麼叫閻王令？」

鐵秋霞道：「就是你懷中的那隻銅燕子。」

北宮琦道：「我不知道它叫什麼閻王令，只是偶然拾到，覺得它製作精巧，因而留下罷了，難道這也犯了王法？」

鐵秋霞道：「閻王令在江湖上肆意屠殺，爲官府帶來極大的困擾，你身懷此等兇物，怎能怪別人對你懷疑？你說是拾到的，咱們憑甚麼相信你？」

北宮琦道：「這當眞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在下初涉江湖，不知道閻王令的主人殺了些什麼人物，像在下這點武功，連鐵門婢女兩招都無法接下，在下是否殺得了那些人，鐵大人應該列入考慮。」

鐵秋霞錯愕的道：「我的確沒有考慮這些——」

北宮琦哼了一聲道：「在下也的確沒有殺害他們的能力，是麼？」

鐵秋霞道：「應該是的。」

北宮琦道：「那好。請問鐵大人，妳對在下這個囚犯如何處置？」

鐵秋霞道：「別說得這麼難聽嘛，咱們幾時將你當作囚犯了？旣未制住你的穴道，也沒有封閉你的武功，小鎖子還一路上服侍你，天下那有如此享受的囚犯？」

北宮琦冷冷道：「這樣說來，在下倒應該感謝鐵大人主婢了？」

鐵秋霞道：「你的確應該感謝我，咱們如果不將你帶來開封，江湖各派是不會放過你的，說不定現在你仍在驚濤駭浪之中，這一點你不會不承認吧？」

北宮琦道：「這個在下承認，不過在下不能領妳的情。」

鐵秋霞道：「哦，我想你必然有很好的理由。」

北宮琦道：「理由很簡單，妳們將在下押來此地，並不是爲了保護在下，這個情叫在下如何領法？」

鐵秋霞道：「有道理，那麼咱們改變一下關係，交一個朋友怎樣？」

北宮琦淡淡道：「神捕世家名滿江湖，在下高攀不起。」

鐵秋霞櫻唇一噘道：「你這人眞彆扭，甚麼高攀不起，你分明是瞧不起咱們當捕快的。」

北宮琦冷冷道：「鐵大人言重了，在下怎敢？」

鐵秋霞道：「我是誠心交你這個朋友，希望你不要拒絕。」

北宮琦道：「很抱歉，鐵大人，在下無意高攀，妳請吧，在下要歇息了。」

鐵秋霞面色一變道：「你太可惡了，北宮琦，你開口一個大人，閉口一個大人，怎麼，我這個大人是你封的？」

北宮琦哈哈一笑道：「我沒有說錯啊，如果妳不是大人，不是吃公事飯的，妳憑什麼抓我？憑什麼將我押來此地？」

他沒有說錯，鐵秋霞的確做得過份了一點，因而這位一向驕狂任性的姑娘，竟然張口結舌，弄得無言以對。

恰在此時，小鎖子進來了，她微微一笑道：「話不能這麼說，北宮少俠，你一路之上遇到不少攔截，難道那般人都是吃公事飯的？」

這回輪到北宮琦發呆了，按說這一切只能怨他自己不該無端端的拾來那隻閻王令，怎麼能够責怪別人？

他不說話，小鎖子可又開了口了。

「少俠武功不弱，但人上有人，天外有天，你一個人必難與武林各派爲敵，那班人認爲你身懷閻王令，縱然不是殺人兇手，也必然與兇手有關，萬一你落到他們的手裏，你想想那將是怎樣一個後果？」

北宮琦沒有說話，却忍不住機伶伶的連打兩個冷顫。

小鎖子笑笑道：「神捕世家所以能够名滿江湖，並不是完全仗恃武功，只要是鐵門插手的案子，必然做到勿枉勿縱，咱們請你前來開封，用意只是在還你淸白，經過了咱們這一關，就不會再有人誤會你了，想不到這一番善意却換來你的仇視，好人實在難做啊！」

北宮琦雖是少年氣勝，但不是不明事理之人，經過小鎖子這一開導，他已完全明白過來了。

雙拳一抱，衝着鐵秋霞一禮道：「請恕在下失禮，希望鐵姑娘能够原宥。」

鐵秋霞微微一笑，然後撇撇嘴道：「還願意交我這個朋友麼？」

北宮琦面色一紅道：「這是在下的榮幸，那有不願之理？」

小鎖子道：「少俠陪咱們小姐聊聊，小婢去替你們沏一壺好茶。」

北宮琦道：「多謝姑娘。」

鐵秋霞道：「坐吧，少俠，咱們是該彼此瞭解一下。」

待北宮琦就坐之後，鐵秋霞接着道：

「令師是崑崙老人？」

北宮琦道：「正是家師。」

鐵秋霞道：「少俠家住何處？」

北宮琦道：「山東即墨，一個窮鄉僻壤的山區。」

鐵秋霞微微一笑道：「即墨雖然偏僻，可是一個歷史名城，少俠此次是回家省親麼？」

北宮琦黯然道：「在下父母雙亡，孑然一身，此次是回鄉掃墓的。」

鐵秋霞道：「對不起，少俠，我不該提這些的。」

北宮琦道：「這沒有甚麼，姑娘不必放在心上。」

鐵秋霞道：「少俠是怎樣拾得閻王令的？」

北宮琦道：「我是在四川梁山至萬縣的官道上拾得的，當時風雨如晦，行人十分稀少，我無法找到失落之人，只得留它下來，在萬縣的飯莊之中，我無意將它顯露出來，估不到竟一路遭人追殺，當眞是一場無妄之災。」

鐵秋霞面色一整道：「閻王令在江湖上出現快三年了，近三年之中，江湖霸主，武林高人，被閻王令主人殺害的已有九人之多。」

北宮琦道：「閻王令的主人，究竟是誰？」

鐵秋霞道：「如果知道他是誰，江湖上就不會人心惶惶，如臨末日了。」

北宮琦道：「那班被害之人，又如何知道是閻王令的主人所爲？」

鐵秋霞道：「他每次做案之後，必然留下一張紙繪的燕子，上面寫着閻王令三字。」

北宮琦道：「原來如此，不過在下有點不解，神捕世家名滿江湖，花費了近三年的時間，對此一兇案竟然束手無策？」

鐵秋霞一嘆道：「實在慚愧得很，本門經過全力偵察，連一點蛛絲馬跡都無法查到。」

北宮琦道：「此人能夠殺死一方雄主及武林高人，其武功之高自然不同凡响，而且他喜歡燕子，因而將它作爲表記，由這兩條綫索追查，應該不是一件太過困難之事。」

鐵秋霞微微一笑道：「少俠說的是，咱們也曾想到這兩點綫索，但查遍天下，依然是一個失望。」

北宮琦沉思半晌道：「江湖之上無奇不有，說不定是某一靜極思動的魔頭最新使用的表記，也可能是某一新出道的高手所爲，不管怎樣，此事必須深入追查，不放過任何一個細微末節，又要鍥而不捨，一定會有收穫的。」

鐵秋霞道：「少俠說的是，本門的確沒有做到這一點，只因能够派上用塲的不多。」

北宮琦道：「哦，神捕世家竟然人才凋零？」

鐵秋霞道：「不，因爲家父家伯，及大哥秋光，三哥秋寧，均在京師刑部供職，二哥秋柏，四哥秋筠任職開封府衙，他們日常公務極多，不可能丟下一切而專辦本案，能够當眞派上用塲的就只有五哥秋瑋及小妹了。」

北宮琦道：「這的確是一項困難，但這項困難必須設法克服，否則憑一二人之力，怎能偵辦如此重大的兇案？」

鐵秋霞道：「少俠，小妹有一點請求，不知少俠能否應允？」

北宮琦道：「姑娘說說看？」

鐵秋霞道：「希望少俠助本門一臂之助，幫助小妹偵破本案。」

北宮琦道：「姑娘說笑了，在下連小鎖子都不是對手，怎樣能够幫助姑娘？」

鐵秋霞道：「偵破兇殺案件固然需要武功，但最重要的還是智慧，如果少俠要想增強武功並不困難，你只要拜在家父名下，小妹就可以代父傳藝了。」

北宮琦道：「在下不想背師別投，姑娘的好意，在下心領了。」

鐵秋霞道：「這麼說，少俠是不願助小妹一臂之力了？」

北宮琦道：「在下只是怕濫竽充數，有負重託。」

鐵秋霞道：「小妹說過，辦案之人智慧重於武功，少俠如若允諾，小妹感激不盡！」

北宮琦道：「姑娘既如此錯愛，在下答允就是。」

鐵秋霞大喜道：「多謝少俠，你歇息吧，小妹不打擾你了。」

他們在朱仙鎮歇了一夜，翌晨天剛破曉就聯騎直奔開封。

× × ×

開封小東門外離城里許之處，聳立着一幢巨大的莊院，它就是名滿江湖的神捕世家。

這天傍晚時分，鐵秋霞帶着小鎖子回來了，同行的自然還有北宮琦。

這莊內是一個很大的院落，除了點綴的一些花卉，地面全部鋪着石板。

經過院落，就是十多級的石階，石階後面是一個頗具氣派的廳堂。

此時一名長相敦厚，年約三旬的灰衣青年，向院中迎了過來，他身後跟着一名青衣少婦，及一名白髮皤皤的黑衣婆婆。

鐵秋霞向灰衣青年揚聲歡呼道：「五哥，五嫂，崔嬤嬤，我回來了。」

灰衣青年滿面笑容道：「么妹，妳一走幾個月，可想死妳五哥了。」

他們是親兄妹，小別重聚，就流露出一股令人羨慕的骨肉之情，不過鐵秋霞並沒有冷落北宮琦，當他們家人交談之後，立即爲北宮琦介紹道：「這是我五哥秋瑋，還有五嫂及奶娘崔嬤嬤。」

北宮琦雙拳一抱道：「在下北宮琦，見過鐵大俠。」

鐵秋瑋哈哈一笑道：「北宮兄弟不要客氣，路上辛苦了，快進來歇歇。」

神捕世家是好客的，北宮琦又是秋霞姑娘的朋友，自然受到貴賓的禮遇。

在就寢之前，鐵秋霞帶着小鎖子來到北宮琦的房間，她打量了一下房中的陳設，道：「這被褥枕頭都已陳舊，小鎖子，去將我的拿來。」

北宮琦道：「不必麻煩了，這都很好的嘛。」

鐵秋霞道：「不，這是招待普通客人的，對你，咱們不能失禮，小鎖子，快將這些拿走。」

小鎖子道：「是，小姐！」

小鎖子取走被褥之後，他們坐下聊了起來。

「鐵姑娘，令兄秋瑋是妳的同胞兄長麼？」

「是的，我大伯名仲禹，家父仲元，大哥秋光，二哥秋柏，三哥秋寧都是大伯所生，四哥秋筠，五哥秋瑋與小妹是同胞兄妹。」

「這偌大一個莊院，就只住你們兄妹兩個？」

「是，大哥三哥跟隨大伯家父在京師任職，二哥四哥供職於開封府衙，家裏的事就只好交給五哥了。」

「這幢莊院建築頗爲特殊，隱約之中似乎含有一股神秘的氣息，莫非神捕世家還在暗中戒備？」

「少俠果然智慧如海，本門的秘密竟然被你一眼瞧出，不錯，這幢莊院暗含生尅，還有不少機關佈置，本門的家丁也經過嚴格訓練，都有一身不俗的武功，如若遇到非常事故，可以保持本莊生命財產的安全。」

「神捕世家名噪天下，誰敢到這兒來找碴？」

「這就難說了，本門爲朝庭執法，對黑白兩道之人都有干犯，難免有人遷怒本門，所以不得不防着一點。」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貴門如此戒備，倒也無可厚非。」

「多謝少俠諒解，哦，小妹還有一點不情之請，希望少俠不要見怪。」

「不要緊，姑娘請說。」

「小妹想明天帶少俠去府衙面見二家兒，將少俠拾得閻王令之事向他說個明白，不過少俠不要誤會，只有這樣才能洗脫你與閻王令有關的嫌疑。」

「姑娘說的是，在下完全同意。」

不久小鎖子取來被褥枕頭，替北宮琦舖好，這雙主婢才告辭離去。

翌晨早餐之後，鐵秋霞領着北宮琦來到開封府衙，在簽押房裏他們見到了霞姑娘的二哥四哥。

這兩兄弟的身材都一般的高大，只不過鐵秋柏神態嚴肅，不怒而威，以江湖道上的眼光看，似乎具有一方霸主的氣度。

鐵秋筠就平易得多了，他雖是身在公門，但瞧不出官場中人的威儀。

對鐵秋霞，這雙兄弟都一般的愛護，也許是習性使然吧，鐵秋柏仍對北宮琦作了一番詳細的盤問。

待問話結束之後，鐵秋霞不滿的噘着嘴道：「滿意了吧？二哥，你好像對小妹不太信任？」

鐵秋柏微微一笑道：「么妹不要誤會，二哥是爲了北宮兄弟好。」

鐵秋霞道：「哦，怎麼個好法？」

鐵秋柏道：「二哥問得清楚，才能對武林同道交代明白，如果含糊其詞，怎能使別人相信？」

鐵秋霞回嗔作喜道：「還是二哥見識高，小妹適才怪錯你了。」

鐵秋柏道：「這沒有甚麼，北宮兄弟是么妹的朋友，二哥理當盡點心力。」

鐵秋霞嫣然一笑道：「二哥？小妹還想到江湖上走走，你該不會反對吧？」

鐵秋柏道：「當然不，二哥跟四弟這個總捕頭，還要仰仗么妹供給消息呢。」

他雖然是在說笑，不過鐵秋霞也的確替他們出過不少力，而且他這位么妹的一身功力，也使他相信得過，他自然不會阻止。

離開府衙之後，鐵秋霞就帶着北宮琦逛開封的名勝，直到傍晚時分，他們才回到城外的莊院。

次日淩晨，他們帶着小鎖子離開開封，迎着剛剛昇起的旭日，逕向山東奔去。

他們一路遊山玩水，走了將近一個月才到達山東的首府濟南。

此地人文薈萃，景物瑰麗，這對少年男女又在這兒留連下來。

這天他們遊了一陣大明湖，然後到滙泉寺吃齋飯，想不到隣桌談話之聲竟引起了他們的興趣！

「頭兒，你當眞要離開濟南？」

「唉，我何嘗願意離開，只不過濟南出了這檔子事，我如何還待得下去？」

「別担心，頭兒，人家名滿江湖的神捕世家都束手無策，府台大人不會責怪你的。」

「你錯了，老劉，閻王令犯案不是在京師及開封地面，他在別處犯案，神捕世家只是從旁協助而已，咱們這兒就不同了，兇案不只是出在濟南城裏，被姦殺的又是府台大人的如夫人，你說府台大人能放過我麼？」

「說的也是，那麼，頭兒準備到那裏去？」

「這就難說了，那裏土地不養人，反正我是光棍一個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

此後，那兩人談的是些不相干的話，他們自然不必聽了。

鐵秋霞微微一笑道：「北宮少俠，咱們得吃快一點。」

北宮琦道：「妳想跟着他們？」

鐵秋霞道：「機會千載難逢，咱們怎能錯過？」

北宮琦道：「這話也對。」

吃過齋飯，他們就一直遠遠的跟着那兩個人，後來那兩人分了手，他們就跟那個頭兒。

此人身材瘦小，約莫四十出頭，他剛剛打開一扇屋門，忽然勁風掠體而過，三條人影搶先進到他的屋裏。

「啊，你們這是做甚麼？」

「沒有甚麼，只是想跟你聊聊。」

「好，各位請坐。」

此人不愧是濟南府的捕快頭兒，倒也有點胆識。

他目光流轉，向鐵秋霞等打量一眼道：「三位是——」

鐵秋霞道：「這位是崑崙高弟北宮少俠，我是鐵秋霞。」

濟南捕頭啊了一聲道：「神捕世家的霞姑娘？久仰，在下陳越，在濟南府衙混碗飯吃，請霞姑娘及北宮少俠多指教。」

鐵秋霞道：「指教不敢當，不過有些事咱們倒是可以談談的。」

陳越道：「霞姑娘是指閻王令吧？在下無能，實在慚愧得很。」

鐵秋霞道：「這不是普通案件，陳捕頭無須自責，不過，身在公門之人，不宜逃避責任，縱然遇到困難，也應該設法解決。」

陳越面色一紅道：「霞姑娘責備得是

，只不過這樁案子太過棘手，在下實在沒有破案的能力！」

鐵秋霞道：「我幫你忙，如果神捕世家也無力破得了案，府台大人就不會責怪你了。」

陳越大喜道：「多謝霞姑娘。」

鐵秋霞道：「你說說案情經過吧。」

陳越道：「前天府衙出了大事，府台大人的如夫人被人先姦後殺。」

鐵秋霞道：「那位如夫人她會不會武功？」

陳越道：「不會。」

鐵秋霞道：「這就怪了，閻王令以往只殺武林高手，姦殺一個弱女子，他的行為豈不大反常規？」

陳越道：「霞姑娘說的是，不過一個喪心病狂的人，是很難以常情衡量的。」

鐵秋霞道：「北宮少俠，你有什麼意見？」

北宮琦道：「在下認爲破案最重要的是綫索，只要找到綫索，就可循綫追查，盲目猜忖，對案情不會有什麼幫助的。」

陳越道：「咱們已經獲得有力的綫索，而且知道誰是兇手，只不過這位兇手却像魔鬼一般，咱們不只找不到他，就算找到了也對他無可奈何！」

北宮琦道：「別悲觀，陳捕頭，咱們就死馬當作活馬醫，說甚麼也得試試。」

鐵秋霞道：「這話不錯，陳捕頭，咱們研究一下案情，你看可好？」

陳越道：「好，姑娘想知道甚麼？」

鐵秋霞道：「陳捕頭斷定本案是閻王令所爲，必然有所根據的了。」

陳越道：「有，一張閻王帖子。」

鐵秋霞道：「我可以瞧瞧麼？」

陳越道：「當然可以，不過帖子放在府衙，待在下前往取來。」

鐵秋霞道：「別忙，陳捕頭，府台的如夫人被害之處也在府衙麼？」

陳越點頭道：「是的，府衙後進就是官舍。」

鐵秋霞道：「府台如夫人被害的時間必然是夜間了，那時府台大人在何處？」

陳越道：「不，府台如夫人被害是白天，那時府台大人正在前廳接見由京師來的一位曾大人。」

鐵秋霞愕然道：「會有這等事，這位閻王令當眞是胆大如斗，難道他就不怕被人撞見？」

陳越道：「府台如夫人習慣午睡，午睡時是不許別人打擾的。」

鐵秋霞道：「閻王令絕不會知道府台如夫人有午睡的習慣，這可能是一種巧合，不過在大白天裏隱形十分不易，縱使輕功再高，也會被人瞧見，莫非官舍之內除了府台如夫人再無他人，或是府台的家人全有午睡的習慣？」

陳越道：「不，據在下所知，官舍之內還住有府台大人的小姐及一名內侄，另有老婦兩名，男僕三名，丫環四名，上上下下計有十餘人之多，習慣午睡的只有如夫人一個。」

鐵秋霞道：「這就怪了，難道閻王令會隱身之術不成？」

陳越道：「要麼只有一個可能，府台如夫人的後窗是臨着花園的。」

鐵秋霞略作思忖，道：「陳捕頭，我有一點要求。」

陳越道：「姑娘請吩咐。」

鐵秋霞道：「咱們三人要以府台大人朋友子女的身份住進府衙，陳捕頭如果能夠辦到，咱們就幫你偵辦此案，否則咱們只好撒手不管了。」

陳越道：「在下自然願意，但必須請准府台大人，姑娘在此稍待，在下去去就來。」

鐵秋霞道：「好，如果府台大人同意，還要請陳捕頭注意一點，咱們眞正的身份要守秘密，連小姐在內都不得洩漏。」

陳越道：「在下記下了。」

一個時辰之後，陳越已然歸來，他向鐵秋霞及北宮琦變拳一抱道：「府台大人歡迎鐵姑娘及北宮少俠，兩位請。」

於是，他們跟着陳捕頭，來到濟南府衙。

知府姓武名輔臣，是兩榜出身，爲官還算清明，只是對家人的管理不太注意。

他在書房接見鐵秋霞等三人，在禮貌上打過招呼之後，武知府立即開門見山的道：「本府家門不幸，小妾遭到意外，鐵姑娘與北宮少俠能夠鼎力相助，本府十分感激，今後，兩位儘管放手去做，要本府做什麼，可以告訴陳越，或直接找本府都行。」

鐵秋霞道：「多謝大人。」

武知府道：「姑娘不必客氣，陳越，你去叫王管家將小姐及表少爺找來。」

陳越道：「是，大人。」

片刻之後，一名紅衣姑娘，一名藍衫公子，及一名年約五旬的灰衣老者同着陳越走了進來。

紅衣姑娘及藍衫公子自然是武知府的女兒及內侄了，他們都很年輕，約莫二十上下，長相也還不錯，稱得上清秀二字。

武知府當即爲他們介紹，稱鐵秋霞與北宮琦是兄妹，霞姑娘也就此改作北宮霞了。

武小姐名叫武碧珠，表少爺名叫袁玉成，當這對表兄妹知道霞姑娘兄妹是來投靠武知府之時，他們全都表示歡迎之意。

武知府隨即吩咐王管家道：「北宮兄妹的尊翁是本府的故交，你去安排他們的住處，不得有半點怠慢。」

王管家道：「是，老爺。」

武碧珠道：「霞妹子就住在我隣室吧，咱們暇時也好聊聊，好麼？霞妹子。」

鐵秋霞道：「多謝珠姊，這樣再好不過。」

武碧珠牽着鐵秋霞道：「咱們走，妹子，琦大哥由袁表哥招待，咱們不必管他們。」

袁玉成微微一笑道：「說的也是，琦大哥請跟小弟來。」

府衙官舍是兩層樓的建築，樓前樓後都是花園，景物頗爲宜人。

武知府，如夫人，武小姐，及四名丫環都住在樓上，袁玉成獨自住在樓下，男女僕人住在樓下兩側的邊房，北宮琦自然也住在樓下了。

袁玉成表面上歡迎北宮琦，他却不願意將陌生的客人帶到他的房中，只是在客廳裏陪着北宮琦閒聊。

「琦大哥的尊翁在那兒高就？」

「家父母都已過世，所以愚兄妹才來投奔世伯。」

「原來如此，琦大哥應過鄉試麼？」

「沒有，小弟無意仕途，對舉業不感興趣。」

話不投機半句多，兩個志趣不合之人，如何能夠談得下去？

好在王管家已經派人收拾好了北宮琦的房間，前來請他瞧看，才算結束了這一不太融洽的交談。

他的房間在袁玉成的斜對面，右窗臨近前花園，倒也頗爲方便。

只有一點他不滿意，那就是這陌生的環境使他不大習慣。

鐵秋霞就不同了，武碧珠不只是跟她一見如故，兩人湊在一起，就一直嘰嘰喳喳的聊個沒完。

而且她還有個丫頭小鎖子，回到房間也不會感到寂寞。

晚餐之後，鐵秋霞與北宮琦帶着小鎖子到後花園散步，他們是要利用這個時間來交換所聞所見。

「霞姑娘……」

「什麼，你叫我霞姑娘？」

「是啊，我不叫妳霞姑娘，叫妳什麼嘛？」

「叫我妹妹，或是霞妹都可以，你忘記你是我的哥哥了？」

「我沒有忘記，只不過……」

「沒有什麼只不過的，難道我不配做你的妹妹？」

「當然配，不過……」

「哼！又是不過，琦哥哥，你有沒有完？」

「好好，霞妹，咱們不談這些了，妳有沒有什麼發現？」

「當然有。」

「妳說。」

「先說人吧，武碧珠是一個典型的官家小姐，除了享受，任什麼都不管，而且胸無城府，想到就說。」

「那妳必然有點收穫了。」

「收穫不能算少，她被我因話趕話，幾乎將府衙的人人事事都告訴我了。」

「哦……」

「我擇重要的說吧，她娘去世一年，一年前她爹就娶了那位遇害的姓董如夫人，董夫人是一個江湖賣藝的，人生得很美，只是性格有點古怪。」

「性格古怪？」

「不錯，她喜怒無常，有時熱情如火，有時冷若冰霜，可是府台大人偏偏具有季常之癖，對她百依百順。」

「這是別人的私事，對案情有什麼相干？」

「那不一定，其中只怕別有隱情。」

「怎麼說？」

「董夫人不是有午睡的習慣麼？有一次，表少爺袁玉成吵了她的午睡，竟然得來一項奇異的懲罰。」

「哦……」

「她要袁玉成脫光了跪在地上，用皮鞭子狠狠的抽了一陣。」

「脫光了抽？那有這種怪事！」

「的確有點不近人情，不過這是武碧珠親眼瞧見的。」

「越說越玄了，她是一個姑娘家，怎能去看一個脫光了的男人挨打？」

「這可不能怪她，是董夫人的呻吟之聲引她去的。」

「咳，霞妹，到底是誰在挨打？」

「自然是表少爺袁玉成了。」

「袁玉成挨打，呻吟的爲什麼倒是董夫人呢？」

「我也是這麼懷疑，據武碧珠解釋，董夫人也許有虐待狂，當時如非她逃得快，幾乎也要被打一頓呢？」

「這的確是一個怪異的家庭，妳還發現了什麼？」

「你瞧，右邊第一個窗子，就是董夫人的臥房。」

「唔，我瞧到了。」

「你再瞧瞧這片草地，以及圍牆的牆頭。」

北宮琦仔細查看，發覺由圍牆到董夫人窗下的草地，有一條踐踏過的痕跡。

這條痕跡十分隱晦，如非仔細查看，必然瞧它不出。

沿痕跡再查圍牆，有一段石塊頗爲光滑，如非有人時常用手接觸，決不會有這等現象。

北宮琦正待攀上牆頭，瞧瞧外面的景象，鐵秋霞忽然呼叫道：「哥哥，我有點口渴，咱們回去吧。」

她的聲音有些異樣，北宮琦立即警覺，及回頭一瞥，只見袁玉成寒着一張臉走了過來，道：「你們在做什麼？」

北宮琦淡淡道：「沒有什麼，我只是覺得有點奇怪……」

袁玉成道：「奇怪？你是說……」

北宮琦道：「這荷池中的水像是流動的活水，我想瞧瞧是由那兒流來的。」

袁玉成像是鬆了一口氣，面色一霽道：「你眞是少見多怪，莫非你還不知道濟南有『四面荷花三面柳，半城山色半城湖』的傳說？荷池引進湖水方便得很，這有什麼好奇怪的。」

鐵秋霞道：「咱們兄妹來到濟南，好像劉姥姥進入大觀園似的，表少爺不要見笑。」

袁玉成道：「北宮姑娘太客氣了，小生怎會見笑，不過濟南景物之美，應爲齊魯之冠，賢兄妹如果有興趣，小生願作識途老馬。」

鐵秋霞道：「多謝表少爺，以後有機會再說吧，哥，咱們走。」

北宮琦向袁玉成抱拳一禮，然後與鐵秋霞帶着小鎖子回到他的居處。

鐵秋霞叫小鎖子注意外面，這才面色一正道：「哥，你注意到姓袁的適才臉色變化麼？」

北宮琦道：「當然注意到了，我適才故意拉長尾音，將一句話分兩截來說，就是要察看他的神色，此人還嫩得很，竟然如此容易的露出破綻。」

鐵秋霞道：「到目前爲止，以此人的嫌疑最大，今後對他的行動，咱們要多加一點注意。」

北宮琦道：「這倒容易，他住在我的對面，我可以隨時注意。」

（未完）

俠義中篇奇情故事

文·秦紅
圖·盧令

劍歸何處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南丹青得淮安鏢局總鏢頭韋煥昌之助，表面是代鏢局押解暗鏢，骨子裏是想藉此引誘紅狼柳上飛上釣，當他離開淮安鏢局前往徐州的途中，兩遇獨行大盜，均被南丹青擊敗驚走，那日到達泗陽，見一少女賣身爲父醫病，南丹青義伸援手，觸怒心懷不軌的縣令之子曹如彬，難女陶婉婉及其父陶清明深恐民不與官爭，怕連累南丹青，勸南丹青速離是非地，南丹青不忍彼父女遭徒凌辱，乃雇一輛馬車，親護彼父女上路，午後，馬車馳到一樹林，車夫請求讓馬兒歇腿，俟天亮再走……

江湖痴兒女　共效雙飛燕

南丹青知道他說的是實情，點頭道：

「好，就在這裏歇到天亮，但你怎辦？」

車伕道：「小的不要緊，就在這車座上坐着睡也睡得着。」

南丹青回對陶清明問道：「陶先生，你覺得怎樣？會不會很不舒服？」

陶清明呻吟道：「現在好些了，唉，南少俠本可好好在城中過夜，就爲了我們父女……」

南丹青忙道：「陶先生別這麼說，見義勇爲乃是我輩習武之人所應爲之事。」

他接着轉對陶琬琬道：「陶姑娘，妳也可以躺下來睡，小可可以下車——」

陶琬琬忙道：「不，我坐着養養神就行了，你千萬不要下車去，夜裏天涼，在外面會着涼的。」

南丹青道：「那麼，我們都坐着養養神，等到了下一站，再找一家客棧好好睡一覺。」

於是，陶淸明躺在車上，陶琬琬和南丹青坐在兩邊坐着，閉目養神。

陶琬琬嘴裏說只要養養神，但不一會就已歪頭睡着了。

南丹青趕了幾天的路，也有些累，不久也進入朦朧中……

到了快天亮的時候，陶清明忽然醒來，他喚醒女兒道：「琬兒，妳扶爹下車一下……」

看樣子是要下車解手，南丹青忙道：「由我來吧！」說着就要扶他下車，陶清明却一再推辭，堅持要女兒扶他下車，南丹青雖覺奇怪，却也沒放在心上，就讓陶琬琬扶他下車。

陶琬琬扶着父親，走入路邊的樹林裏去。

此時天地一片黑暗，他們父女倆進入樹林後，很快就看不見，過了好一會還不見回來，南丹青認爲他是在大便，仍不在意。

又過了好一會，仍不見父女倆回來，這下南丹青覺得有異了，立刻跳下車，叫道：「陶姑娘！陶姑娘！令尊沒事吧？」

沒聽見回答！

南丹青更感奇怪，又喊道：「陶姑娘

！陶姑娘！你們怎麼了？」

還是沒聽見回答！

那車伕被他的叫聲吵醒，揉着眼睛道：「甚麼事呀？」

南丹青道：「他們父女剛才進入樹林裏去，我以爲是去解手，可是已去了很久還不見回來，叫又叫不應，眞是怪事！」

車伕也覺奇怪道：「莫不成跑了？」

南丹青失笑道：「跑？他們幹麼要跑？他們沒有逃跑的理由呀！」

車伕道：「你何不入林去找找看？」

南丹青拔步便欲入林，就在此際，一包銀子忽從他背上的包袱中掉下，落到地上！

他渾身一震，呆了。

——包袱的結打得好好的，銀子怎麼會掉下來？

他反手一摸，一顆心登時涼透！

原來，包袱已被割開破裂，裏面那一盒珠寶已經不翼而飛！

一瞬間，他恍然大悟了。

——上當了！

——原來他們父女是騙子！

——他們設下這個騙局來接近自己，剛才乘着自己神智朦朧入睡之時，悄悄的用刀割開自己背上的包袱，竊走了那盒珠寶！

在這一刻，南丹青心中的憤怒幾乎到了爆炸的程度，他長了這麼大，可說還沒這樣憤怒過，當年父親被殺，他只是悲傷懷恨，而今天發生這件事，使他憤怒至極，因爲他失去的不只是那盒珠寶，還被騙了感情，他覺得他們父女利用別人的同情心來騙取人家的財物，是天下最卑鄙可惡的行爲，這種人實在太該殺了！

他箭也似的衝入樹林。

可是，踏遍整個樹林，結果是鬼也沒找到一個，那對父女早已逃得不知去向！

——怎麼辦？那盒珠寶價值十萬兩銀子，如今被自己弄丟了，如何向父執八臂韋陀韋煥昌交代？

——自己走這趟暗鏢，目的雖爲引誘紅狼柳上飛現身，但那盒珠寶可不是假的東西。嚴格說來，把紅貨安全送到徐州比甚麼都重要，現在紅貨被竊，自己還有去徐州的理由麼？

——不，一定要設法將紅貨找回來！

——但是，往哪裏去找？那對父女使用的必是化名，自己連他們是誰都不知道，到何處去找他們？

南丹青萬念俱灰，沮喪到了極點。

那車伕得知內情後，也爲他抱不平，大罵道：「他奶奶的，這年頭好人做不得，那種人眞是狼心狗肺，該砍頭！」

南丹青拿出三兩銀子給他，說道：「對不起，徐州去不成了，這三兩銀子你收下，就當是這段路程的車資，你把車開回去吧。」

車伕收下銀子，問道：「客官你怎麼辦？」

南丹青憤憤道：「小可要去找他們父女！」

車伕道：「到哪裏去找？」

南丹青道：「小可遲早會打聽出他們的來歷，相信一定能夠找到他們！」

車伕安慰了他兩句，就開車走了。

南丹青在路邊坐下，他要先使心中的怒火平息下來，然後再冷靜的計劃行動的步驟。

他眞的很快就冷靜下來了。

可是，他的腦中一片空白，想不出該怎麼辦才好，他對目前活躍在黑道上的人物所知不多，也沒有一個可以去請的武林朋友，想來想去，只有一條路可走——回去見八臂韋陀。

——但是，自己有何面目回去見他？

——但是，不回去又怎麼辦？

他感到進退維谷，左右爲難，感到自己彷彿跌入了黑暗的萬丈深淵中，眞不知如地往上爬……

天快亮了。

可是天色更黑，黑得伸手不見五指。

驀然，一個很輕很輕的腳步聲從他身後的樹林中響過來！

他心弦一震，暗忖道：「是誰？難道還有綠林人物，要來行刦？哼哼，那來得好……」

他坐着不動，靜待變化。

腳步聲漸漸接近了。

忽然，一個熟悉的聲音在身後響起：「南丹青，是你麼？」

竟是陶琬琬！

南丹青大感意外，霍地轉身瞪視着她，憤恨地道：「妳怎麼又回來了？」

陶琬琬輕「噓！」一聲，示意他勿大聲嚷叫，然後低聲道：「快隨我來！」

說着，向西飛奔而去。

她果然不是普通女子，輕功相當高明呢！

南青丹當然不肯放過她，立刻起身疾追。

他很快就追上她，但是看她的樣子並非在逃跑，好像要領他去某處，而且似是一種善意的行爲。

因此就未出手抓她，只緊緊跟隨在她身後。

陶琬琬向西奔跑了五、六里路，來到一處偏僻荒涼的山坡林間，才忽然停了下來。

南青丹跟着停下，冷冷看着她，等她開口。

陶琬琬沒有開口，她從懷中掏出一個盒子遞給他，才說道：「還給你。」

南丹青呆了。

那個盒子，正是被竊之物，沒有一點破損，盒上的封條也還好好的貼着，可知未曾打開過！

南丹青接過之後，也覺得重量未變，所以他大惑不解，怎麼也想不通她爲何願意完璧歸趙，難道她良心發現了？

陶琬琬抿唇一笑，道：「很意外，是麼？」

南丹青冷冷道：「是的，爲甚麼？」

陶琬琬笑道：「因爲我忽然覺得這樣做太不對，我們父女雖是賊，但從來沒有幹過這勾當。」

南丹青道：「我想我應該重新請教妳的姓名吧？」

陶琬琬道：「姓康，名字不假，就叫琬琬，我爹叫我琬兒。」

南丹青道：「妳爹呢？」

康琬琬道：「康千里，天下第一神偷

！」

南丹青道：「令尊知道這隻盒子裏盛着甚麼東西吧？」

康琬琬道：「當然知道，那裏面盛着價值十萬兩銀子的珠寶。」

南丹青道：「既然如此，令尊怎肯還我？」

康琬琬笑道：「你弄錯了，是我要還你，不是我爹的意思，他若是逮到我，一定會把我倒吊起來痛打一頓的。」

她說到最後一句，臉上笑容沒有了，變得愁眉苦臉，顯見心裏眞在發愁。

南丹青看看手上的珠寶盒，道：「我還是不懂，你們父女既然設下這個騙局，而且已經得了手，為甚麼又要還我？」

康琬琬道：「我爹經常夜走千家偷百戶，但從未設計行騙，這次他打聽得你武功高强，因此要我帮忙……這也是我頭一次幹壞事，我覺得使用這種詐術太不應該；眞的，我心裏很不安，所以我乘我爹不注意時，趕快把它送回來還給你。」

南丹青冷笑道：「這麼說，妳是個心地善良的好姑娘了？」

康琬琬正容道：「當然啦！我爹是賊，我可不是，不過我爹心地也不壞，他常常刼富助貧，有人說他是一位俠盜呢。」

南丹青一哼道：「俠與盜是不能連在一起的，是俠就不能是盜，是盜就不能是俠！」

康琬琬忽然嘆了口氣道：「喂，南丹青，我這樣做是下了很大的決心的，難道你豈不高興？」

南丹青道：「我不怪妳就是了。」

康琬琬愀然道：「我爹脾氣很不好，這回我做了違背他的事，要是被他逮到了，一定有苦頭吃，現在我眞不知該怎麼回去見他……」

南丹青道：「妳娘呢？」

康琬琬道：「早死了。」

南丹青道：「現在妳只跟令尊在一起麼？」

康琬琬點頭道：「正是，我們父女相依為命，從沒分開過。」

南丹青道：「令尊眞糊塗，我要是有一個像妳這樣美麗的女兒，一定不讓她幹壞事，他拖妳下水，等於害了妳一生！」

康琬琬默然。

南丹青把珠寶盒收入懷中，聳聳肩道：「我要走了。」

康琬琬發慌道：「我怎麼辦？」

南丹青道：「我不管。」

康琬琬生氣了，一跺足道：「原來你……好，你走！你走！」

南丹青見她生氣，不禁訝然道：「怪事，我對妳有虧欠麼？」

康琬琬玉臉發紅，抿抿嘴唇道：「沒有！沒有！你走就是了！算我……算我……」

說着說着，眼淚忽然掉了下來。

南丹青掉頭便走，可是走沒幾步，竟覺腳步好沉重，好像拖着千斤重的腳鐐，不知不覺停住了腳，用力猛搔着頭。

康琬琬流着淚道：「你走呀！你走呀！這樣我總算認識你了！」

南丹青搔了一陣頭皮後，才轉身笑問道：「妳是不是想跟我在一起？」

康琬琬拭去淚水，扳下臉孔一撇唇道：「才不呢！我憑甚麼跟你在一起！」

南丹青笑道：「我覺得妳可以跟我在一起。」

康琬琬故作矜持，冷冷道：「哼！為甚麼？」

南丹青道：「妳跟我在一起，就不怕挨令尊的打罵，對不對？」

康琬琬又冷冷道：「還有沒有別的理由？」

南丹青道：「還有一個理由是：我們可以做朋友，做很好很好的朋友。」

康琬琬再也掩飾不了心中的喜悅，高興的跳了起來，又笑又哭道：「這就對了！我總算沒看錯人，我早料到你不會丟下我不管的！」

她情不自禁的投入南丹青的懷抱，他們緊緊的擁抱在一起；在這一刻，南丹青才知道自己多麼喜歡這個小姑娘！—難怪自己剛才那麼憤怒，原來自己已經愛上這個小姑娘了呀！

× × ×

天已大亮。

他們偎依在一起，情話綿綿，好像有談不完的話，其實內容都離不開「互相傾慕」的範圍，當然對於一對情侶來說，這種「話題」可以說上幾年也說不完的。

到了後來，康琬琬才想起了一個嚴重的問題：「我爹一定會找我。要是被他找到了，怎麼辦？」

南丹青道：「他不好意思再跟我見面吧？」

康琬琬道：「誰說的，他本來要偷你的那盒珠寶，如今賠了夫人又折兵，他是不肯甘休的。」

南丹青揚揚眉道：「那麼，他若出現我就告訴他：康千里，你的女兒總要嫁人吧？現在咱們化干戈為玉帛，我做你的女婿，你把女兒嫁給我，我想你有我這樣一個女婿，對你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康琬琬噗哧一笑道：「哼，你說的倒輕鬆，我爹常說女孩子的終身大事一定要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絕對不可以自作主張敗壞門風！」

南丹青笑道：「哈，偷雞摸狗，夜走千家盜百戶就不是敗壞門風麼？」

康琬琬道：「這是兩碼子事，不能混為一談的，何況他再怎麼不是也是我的父親。」

南丹青道：「我想，妳爹沒有理由不喜歡我，我沒有甚麼對不起他的嘛。」

康琬琬忽然道：「有了！」

「甚麼有了？」

「易容！」

「妳還是我？」

「你我兩人都來易容，把面貌改變了，我爹就找不到我們了！」

「不行！」

「為甚麼？你保這趟暗鏢，實際上已有許多綫上人物得知消息，如你改變面貌，豈不更為安全？」

「妳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走這趟暗鏢是另有目的……」

他把當年父親被殺，欲找殺父仇人（引誘紅狼柳上飛現身）等情說了出來。

康琬琬聽了驚異不置，問道：「你認

為紅狼柳上飛是殺死你父親之人？」

南丹青道：「不，我只在追究，凡是使用鯊魚劍的人，都在我追究之列。」

康琬琬道：「紅狼柳上飛這個人我見過一次，我爹和他是認識的，只是沒有深交而已。」

南丹青急忙問道：「知不知道他在哪裏？」

康琬琬搖頭道：「不知道，黑道上的人物大都行動飄忽，居無定所。」

「妳何時見過他？」

「去年？」

「他甚麼樣子？」

「四十多歲，個子高高瘦瘦的，有一隻鷹鉤鼻，他每次出現時身上都穿着一件紅色披風，又由於人很狡猾，因此大家都叫他『紅狼』。」

「我這次保暗鏢的消息故意洩漏出去的，妳認為他會聽到這消息麼？」

「可能，也可能他早已在尾隨着你，正伺機準備下手呢。」

「哦。」

「你要知道，狼是很狡猾的動物，也是很小心的動物，當他看中某一獵物時，牠是不會輕率發動攻擊的，一定要經過細心觀察，等時機成熟，認為萬無一失時，才會下手。」

「我在等着他來？」

「你要小心，他和我爹不一樣，我爹刼財而不殺人，他則先是殺人而後刼取財物。」

「我時刻留意着就是了。」

康琬琬發愁道：「既然你的目的是引誘紅狼現身，那就不應改變面貌，可是這樣一來，我爹一定會找到我們……」

南丹青道：「別怕，他是妳的父親，妳遲早總要再跟他見面的，總不能一輩子避不見面呀？」

康琬琬道：「我知道，可是他現在正在氣頭上，最好不要很快被他找到，等他氣消了再和他見面，他就不會打我了。」

南丹青道：「我不會讓他打妳的，妳放心好了，走！」

於是，兩人連袂上路。

宿遷距徐州兩百餘里，這一帶地廣人稀，荒地處處，正是綠林人物經常出沒之處。

南丹青很希望紅狼柳上飛在這個地方出現，他一直感覺好像有人在跟踪，非常希望這人即是紅狼柳上飛，但是走了一天都沒有一點動靜，心中不免有些失望。

夕陽西下，又一天的黃昏來臨了。

眼前是一望無際的曠野。

南丹青問道：「這一帶妳熟不熟？」

康琬琬道：「你想知道甚麼？」

南丹青道：「天快黑了，咱們總得找個地方過夜，我不能讓妳露宿野外。」

康琬琬聽得芳心甜甜的，笑道：「我不怕，跟你在一起，我甚麼都不怕。」

南丹青道：「前面有無村鎮？」

康琬琬道：「我不大清楚，你別替我担心，我們一直走下去，走累了就停下來休息。」

南丹青道：「你不餓麼？」

康琬琬道：「不餓。」

她已一天未進食，可是她不覺得餓，因為這是她最高興的一天，她覺得自己已經擁有了一切，心裏很滿足，已經忘記人要吃飯才能活了。

南丹青忽然煞住腳步，視綫投向前面不遠的一叢牧草。

康琬琬一怔道：「怎麼啦？」

南丹青從包袱中取出長劍，微笑道：我覺得前面那叢牧草裏躲着人。」

這句話剛說完，已有兩個大漢從那牧草裏跳了出來！

是兩個彪形大漢！

一個滿面于思，形態慓悍，手執一枝狼牙棒。

一個是光頭的，手執一柄方便鏟，可是看他打扮又不像和尚，一身青布勁衣，雙腳繫着倒趕千層浪的綁腿，樣子有些不倫不類。

康琬琬一見之下，臉色變了，低聲道：「要命，怎麼這兩人也來了？」

南丹青神色如常，笑問道：「妳認識他們？」

康琬琬低聲急急說道：「他們是赫赫有名的淮陽二怪呀，拿狼牙棒的是『餓狼蒲萬壽』，拿方便鏟的那個是『假行者孫崑』！」

她話聲甫落，餓狼蒲萬壽和假行者孫崑已大步來到他們面前。

那餓狼蒲萬壽和假行者孫崑已大步來到他們面前。」

那餓狼蒲萬壽哈哈笑道：「小丫頭，妳小小年紀居然認得我們二人，是誰家的女兒呀？」

康琬琬笑道：「我是康千里的女兒，四五年前，我爹跟你們在徐州一家酒樓上碰面，那天你們喝了很多酒，記得吧？」

餓狼蒲萬壽大笑道：「對！對！那時妳才十二三歲，想不到幾年不見，妳已長得這麼亭亭玉立了，好快啊！」

假行者孫崑咧口一笑道：「那天的事，我還記得，妳爹居然想跟我們二人比酒量，結果才喝了五斤酒就爛醉如泥，哈哈哈……」

康琬琬笑道：「我爹久聞二位有千杯不醉的海量，他自覺酒量也不錯，所以才想跟你們拚一拚看，經過那一次後，他已服了你們啦？」

餓狼蒲萬壽又哈哈大笑道：「丫頭，妳既是康千里的女兒，我們不想傷害妳，快站到一邊去！」

康琬琬裝蒜道：「幹甚麼呀？」

餓狼蒲萬壽道：「我們酒錢沒有了，要做一票去喝個痛快。」

康琬琬道：「蒲大叔，不看僧面看佛面，你就網開一面不好麼？」

餓狼蒲萬壽斷然道：「不行？」

假行者孫崑嘻嘻邪笑道：「丫頭，我們跟妳爹還算不得朋友，不過念在同道，我們不想傷害妳，妳若是識相，趕快站開，別來礙着我們。」

南丹青推推康琬琬，笑道：「他們說得對，妳站開一些吧？」

康琬琬担心的看着他，意思在問：「你有把握能夠打敗他們麼？」

南丹青面上的笑容告訴她自己有絕對的把握，又推推她道：「妳站開一些，不要插手，就等於是幫我的忙，知道麼？」

康琬琬點點頭，就退到一旁去了。

於是南丹青的目光釘上了淮陽二怪，含笑道：「二位要的是小可身上的一盒珠寶，是吧？」

餓狠蒲萬壽點頭道：「正是，聽說它價值十萬兩，够我們喝上好幾年。」

南丹青道：「有沒有想到可能要付出代價？」

餓狠蒲萬壽又點頭道：「想到了，不幸失手，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

南丹青拔劍出鞘，道：「請！」

假行者孫崑手中方便鏟一掄，搶前一鏟平衡而出，招穩力猛，看其出手，功力絕不遜於綠林七巨神。

南丹青不慌不忙，身形微側，避過其招，長劍輕巧的點了出去。

初看他出劍好像很慢，但劍鋒點出之後，突然起了强烈的變化，突然化簡為繁，一瞬間劍花爆現，好像同時有五六把利劍攻上對方的身子。

假行者孫崑吃了一驚，方便鏟疾撤疾舞，只聽一片金鐵交鳴，總算勉强架住了南丹青的攻勢，但已嚇出一身冷汗，急叫道：「點子扎手，快上來！」

餓狠蒲萬壽大喝一聲，揮舞狠牙棒撲入參戰，他力大無窮，狠牙棒舞掄之間，發出「呼！呼！」銳響，攻勢異常凌厲。

南丹青毫無懼色，身法靈活如蝶，一面閃避一面運劍還擊，一步不讓。

假行者孫崑的方便鏟不停的遞出，餓狠蒲萬壽的狠牙棒也不停的掃出，可是打了一陣後，他們漸漸感覺不對勁，覺得攻擊的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團虛無實體的影子。

每次眼看已經打中了，結果竟然都走了空招，就像在捕風捉影一般！

餓狠蒲萬壽越打越驚，忽然拖着狠牙棒縱退數丈叫道：「住手，不要打了！」

「砰！」

就在這時，假行者孫崑的腰部已中了一脚，一連顛出七八步才站穩脚步。

他的面色變得很難看，暴聲道：「老蒲，咱們不能丟這個人，拚了吧！」

說着，又要掄鏟攻上。

餓狠蒲萬壽忙喝道：「住手，我有話說！」

假行者孫崑聞言才未繼續攻上，瞪視蒲萬壽道：「老蒲，你今天怎麼了？」

他和餓狠蒲萬壽搭檔已多年，最了解蒲萬壽的個性，知道他一旦看上下手的目標，就會像一隻餓慌了的野狠一樣的勇往直前，不將獵物撕裂生吞絕不罷休，怎麼今天忽然婆婆媽媽的起來了？

餓狠蒲萬青面色異常嚴肅，對着南丹青上下打量一遍，沉聲道：「小子，佟熊是你何人？」

假行者孫崑一聽「佟熊」二字，面色變了，着着實實的倒抽了一口冷氣。

南丹青道：「毫無關係？」

他實在很想承認自己是佟熊的傳人，但師命難違，只好否認了。

餓狠蒲萬壽道：「你的身法和劍術與佟熊很相像，我看得出來！」

南丹青搖搖頭道：「我不想唬人，眞的不是。」

餓狠蒲萬壽一聽這話，面上升起了獰笑道：「果眞與佟熊沒有關係，那我倒可以放心了。」

他向孫崑一使眼色，兩人一前一後，再度舉步迫上，又要幹了。

正當此時，忽從遠處傳來一片樂器聲音——

「匡匡——嗆！匡匡——嗆！」

「嘀嘀——答——嘀嘀答——」

仔細一聽，竟是四種樂器的合奏，有銅鑼，鐃鈸，哨吶，胡琴！

合奏的曲調並不好聽，有點像送葬的哀樂。

淮陽二怪一聽這樂聲，面色遽變，兩人互望一眼，忽然一齊縱起身子，向東疾遁而去。

南丹青為之怔住。

——這是怎麼回事？為甚麼他們一聽樂聲就急急忙忙落荒而逃？

——合奏的四人是誰？他們有何驚人的能耐竟使赫赫有名的淮陽二怪一聽之下就怕得一刻不敢停留？

他舉目望去，就看見四個怪人正從西方的野地上慢慢走來，四人都是長髮披肩，身穿蔴衣，第一個敲着銅鑼，第二個拍着鐃鈸，第三個吹着哨吶，第四個拉着胡琴，模樣既邪氣又滑稽。

「快逃？」康琬琬慌慌張張的上前一把拉起南丹青，拔步便跑？

南丹青也被感染得緊張起來，就跟着她往東跑，可是還沒跑上十步，只覺頭上一陣風響，眼前已赫然擋立着一個長髮怪人！

這個怪人是敲鑼的。

緊接着，拍鐃鈸的，吹哨吶的和拉胡琴的都在一瞬間趕到了，各在四個方向站住，將南丹青和康琬琬困在核心。

南丹青心中暗暗吃驚，因他是行家，他已看出了這四人的能耐，心知這是自己自下北雁蕩山以來所碰到的許多綠林人物中最為可怕的四個。

他見康琬琬嚇得面色蒼白，便把她拉近自己身邊，笑道：「別怕，告訴我這四人是誰？」

康琬琬顫着聲說道：「山……『山林四魑』？」

山林四魑？

南丹青突然想起來了，他跟隨恩師佟熊學藝的十二年中，佟熊曾經告訴過他一些黑白兩道的著名人物，其中就曾提到這「山林四魑」，說這四人是黑道上的頂尖人物，不但武功高不可測，而且能以「魔音」傷人，而所謂「魔音」，即是他們用銅鑼，鐃鈸，哨吶，胡琴合奏的曲詞，它輕則能使人暫時失去理性，重則能致人發狂，隨着「魔音」舞蹈直到累死為止。

他們自命是道士，法號叫「銅鑼眞人」，「鐃鈸眞人」，「哨吶眞人」和「胡琴眞人」，但事實上絕無出家人的慈悲心腸，比鬼還可怕。

不問可知，他們也是為南丹青身上那盒珠寶而來的了。

南丹青心知這一仗不好打，攪不好會丟掉性命，當下抱劍向他們行了一禮道：「四位，在動手之前，容小可打個商量如何？」

銅鑼眞人桀桀怪笑道：「說說看。」

南丹青一指身邊的康琬琬道：「讓這位康姑娘置身事外。」

銅鑼眞人用邪惡的目光瞥了康琬琬一眼，笑道：「我讓你們兩人都置身事外，只要你把那東西留下來。」

南丹青冷笑道：「看來傳言不虛，山林四魑眞不是東西！」

「匡！」

銅鑼眞人敲了一響銅鑼，怪笑一聲道：「第三響鑼敲過，你如還不交出那盒珠寶，我們就動手！」

「匡！」

又敲了一響。

南丹青向康琬琬附耳道：「等下他們如奏起『魔音』，妳就快掩住耳朵。」

「匡！」

三響敲出了。

南丹青橫劍胸前，準備迎戰。」

但山林四魑沒有動手，他們動的是各人的樂器，刹那間銅鑼、鐃鈸、哨吶、胡琴齊鳴。

「匡匡匡……」

「嗆嗆嗆……」

「嘀嘀答答……」

「咿咿嗚嗚……」

四種樂器構成一片吵雜難聽的聲音，起初給人的感覺只是「吵死了」而已，然後慢慢的起了變動，每一種聲音彷彿形成了一種力量，使人如置身於狂風暴雨之中，又如陷身於滔天怒濤之上……

康琬琬趕緊用食指塞住耳朵，因為她已感覺受不了，好像暈船一樣難受。

南丹青仗劍岸立。

定力，也是武功的一種，他有相當深厚的定力，一個人有了深厚的定力，就有能力抗拒各種外來的侵擾，好比學問高深的人不信「怪力亂神」一樣，他從佟熊練劍之前，就先練定力，因為劍術最講究內外三合，這內外三合就是一種定力，定力不够，練劍便難有大成。

他定力深厚，所以暫時還能抗拒山林四魑的「魔音」的攻擊。

不過，兵家之道，「攻」總比「守」要佔優勢，攻勢一强，守勢便弱，山林四魑發現他定力頗强，立刻加强奏鳴，鑼鈸敲打得震天價響，哨吶吹得尖銳刺耳，胡琴卻另具一功，拉得如泣如訴，凄凉哀怨，令人有肝腸寸斷，痛不欲生之感！

康琬琬雖然用手指塞住耳朵，仍然不能完全抗拒「魔音」的侵襲，她的臉色開始蒼白，身子開始發抖，看樣子已不克支持了！

南丹青也覺得心氣浮動，漸覺無力抗拒，他不能像康琬琬用手指塞住耳朵，因為他的手必須握着劍，隨時準備應付對方四人的突擊。

他覺得不能再採取守勢了。

於是，一股殺氣開始從他心底冒起，當這股殺氣在他體內形成一道洶湧巨流之後，突然便如地泉激噴而出——

「嘿呀！」

一聲大喝，人已電撲而出！

快！

快得像脫弓之箭！

首當其衝的是銅鑼眞人，他只覺眼前一花，正想舉起銅鑼迎架之際，咽喉業已裂開，鮮血業已濺出！

「啊！」

他叫了一聲，仰身栽倒，很快就靜止不動了！

「魔音」立止，鐃鈸眞人，哨吶眞人和胡琴眞人都楞住了。

南丹青好像瘋了一般，身形一轉，轉向鐃鈸眞人撲去。

鐃鈸眞人連忙雙鈸齊揚，迎接攻擊！

「錚！錚！錚！」

雙方快速的對拆了三招，到了第四招時，鐃鈸眞人的一隻左手和手上的銅鈸突已離體，飛上空中，血從他的斷腕噴了出來！

「哇！」

他大叫一聲，頓足暴退數丈，扔下另一鈸，右手緊握着斷腕，轉身沒命也似的飛奔而去，一邊逃命一邊大叫：「是佟熊的劍法！他使的是佟熊的劍法！」

佟熊的劍術蓋世無雙，天下無敵，這是人人深知的，哨吶眞人和胡琴眞人一聽之下，面色大變，雙雙頓足疾退，隨着受傷的鐃鈸眞人疾遁而去，一眨眼工夫，三人已逃得沒了影子。

康琬琬長長透了一口大氣，軟倒在地上！

南丹青拭淨劍上血漬，納劍入鞘，才走過去將她扶起，問道：「妳沒事吧？」

康琬琬虛弱的答道：「沒事，只是有些頭暈腦脹，全身無力……」

南丹青道：「現在沒事了。」

康琬琬看看那個已死的銅鑼眞人，再回頭看着他，又驚又喜道：「你好厲害，你竟能在一舉手之間就把天下最可怕的「山林四魑」殺得死的死傷的傷……」

南丹青緩緩道：「這是我苦練十二年的代價，我在那十二年四千多個日子裏，沒有一天不在苦練，我所下的苦功是沒有人能想像得到的！」

康琬琬懍然道：「為的就是為父報仇麼？」

南丹青點點頭道：「對，當我離師下山的那一天，我曾經打定主意只殺一個人——殺死那個殺父兇手，可是……我竟未能堅守原則，我已經殺死了兩個人了。」

語畢，感慨不已！

康琬琬問道：「另一個是誰？」

南丹青道：「是一個相士，他跟琵琶娘子在一起，那天他企圖傷害家母，我一氣之下就把他殺了。」

康琬琬道：「你沒錯，就如今天，你如不殺死這個銅鑼眞人，你我都會死在他們手裏！」

南丹青嘆息道：「是的，可是我眞不想殺人，當年我父親被殺，借給了我們一家人無窮的痛苦，所以我覺得殺人是不對的！」

康琬琬道：「這不能一概而論，武林之中有不少人是該殺的，殺了他們正可為老百姓除害。」

南丹青道：「可是，那個相士和今天這個銅鑼眞人，他們也有親人……」

康琬琬笑道：「那相士叫『鐵心秀士』，是下三濫的人物，據說他好賭如命，為了賭，竟把自己的妻子和一個十四歲的女兒賣給鴇母，所以他的死已沒有親人為

他傷心了。至於這個銅鑼眞人，品行更壞，殺人如麻，無惡不作，我要是你，剛才一個都不放過。」

南丹青仰望巳黑的天色，道：「天黑了，咱們離開這裏吧！」

於是，兩人向北行去。

康琬琬忽然問道：「丹青哥，淮安鏢局那位總鏢頭八臂韋陀知道你是佟熊的徒弟麼？」

南丹青道：「不知道。」

康琬琬發出疑問道：「他既不知你是佟熊的徒弟，怎敢託你重任，把價值十萬兩銀子的珠寶交你保送？」

南丹青道：「他給我這個機會，是爲了讓我引誘出那個紅狠柳上飛。」

康琬琬仍然表示懷疑道：「爲了幫你找到柳上飛，他竟不惜担當損失一批珠寶的風險，這好像有點不合情理吧？」

南丹青道：「他與先父是朋友，所以……唉，妳追究這些幹麼？人家韋總鏢頭是一番好意呀！」

康琬琬道：「我只是覺得有些奇怪而巳。」

南丹青搖頭道：「不要懷疑人家的好意。」

康琬琬不敢再說了。

走了十幾里路，夜色巳深，南丹青看見前面不遠處有一點燈光，便道：「那邊有人家，咱們去借宿。」

走近一看，原來是一戶農家。

古時民風淳厚，行人借宿是常有的事，南丹青和康琬琬走到農舍門外，開聲道：「請問有人在麼？」

「誰呀？」

一個老農夫從堂屋走出來。

南丹青拱手道：「老丈請了，小可二人錯過宿頭，想在府上借宿一宵，明日早行，可否方便？」

老農夫立刻點頭道：「可以，可以，你們請進來便是。」

進入堂屋，雙方通姓報名寒喧一番，老農夫得知他們尚未吃飯，就扯開嗓門喊道：「老伴，妳出來一下，有客到啦！」

一個老嫗應聲走出來，看看南、康二人，神色顯得有些不安，問道：「幹甚麼啊？」

老農夫道：「這二位錯過宿頭，要在我們家借住一夜，他們還沒吃飯，妳快下厨去弄些吃的來招待他們。」

老嫗一哦，隨即下厨而去。

老農夫便在堂屋裏與南、康二人聊天，說他有三男二女，兩個女兒巳出嫁，三個兒子也巳成家，可是都娶了媳婦忘了爹娘，個個都不孝順，他們老倆口只好相依爲命，守着兩分田過苦日子，言下不勝唏噓……

不久，老嫗巳端着食物進來，是兩碗湯麵，外加四個荷包蛋。

老農夫道：「窮鄉僻壤沒有好東西招待，二位千萬莫見笑，快請趁熱吃吧。」

南丹青稱謝不巳，就與康琬琬一起坐着吃起來！

那老嫗好像很怕生，把食物放下後，隨即回屋裏去了。

南、康二人巳一整天未進食，故很快就把一碗湯麵和兩個荷包蛋吃下！

不料剛剛吃畢，康琬琬忽然眉頭一皺，抱頭道：「糟了！」

南丹青一怔道：「怎麼呢？」

康琬琬道：「我頭好暈，那……那……碗湯麵有問題！」

就在這時，南丹青也覺腦部開始發暈，視力開始減退，不禁大吃一驚道：「老丈，你……」

老農夫拍手大笑道：「倒也！倒也！」

康琬琬倒了下去。

南丹青欲要取劍，可是腦門突然一陣發黑，登時也昏倒在地，不省人事了。

老農夫把臉一抹，抹下了滿嘴的假鬍子，變成一張中年人的面孔，樣子也變得兇悍異常。

他有一對銳利如刀的眼睛，還有一隻使人生不起好感的鷹鈎鼻！

要是康琬琬沒昏倒，這時她會一眼就認出這人就是紅狠柳上飛！

不錯，這人正是紅狠柳上飛。

他在南丹青身邊蹲下，解下南丹青背上的包袱，打開檢視，見無珠寶盒，便又伸手入南丹青的懷裏掏摸，立刻就把珠寶盒摸出來了。

他面上浮起了一片滿足的笑容。

他把珠寶盒揣入自己懷中，然後抽出南丹青那口長劍，笑道：「小子，莫怪我柳上飛心黑手辣，我柳上飛做案向來不留活口！」

長劍一揚，就要劈下。

「慢着！」

一條人影從門外映入！

紅狠柳上飛吃了一驚，迅速後退兩步，蓄式準備迎戰，暴聲道：「甚麼人？」

一個青衣中年人跨入堂屋，含笑道：「老朋友！」

這人，正是康琬琬的父親，天下第一神偷康千里！

紅狠柳上飛一見是他，長長「哦」了一聲，直起腰幹笑道：「原來是你，對不起，康兄，你來遲一步了。」

康千里微微一笑道：「並不太遲。」

紅狠柳上飛面容一沉道：「這話甚麼意思？」

康千里道：「我要來遲一步，小女豈不是巳死在你的劍下？」

紅狠柳上飛詫異的看了看地上的康琬琬，驚問道：「她是令嬡？」

康千里點頭道：「不錯。」

紅狠柳上飛訝然道：「令嬡怎會跟這小子在一起？哦，我明白了……」

他的面上露出了恍悟的笑容，接着道：「這回你康千里的是美人計，是麼？」

康千里沉容道：「別胡說，我姓康的再怎麼沒出息，也不會利用女兒的美色來騙取財物。」

紅狠柳上飛笑道：「要不然，令嬡怎麼會跟這小子在一起呢？」

康千里嘆了口氣道：「我弄巧成拙……唉！自古以來女生外向是顚撲不破的道理……」

當下，將自己設計竊得珠寶，結果女兒反鍾情南丹青，乘自己不注意時，悄悄帶着珠寶溜走等情說了一遍。

紅狠柳上飛聽了哈哈大笑道：「這眞是『周郎妙計安天下，賠了夫人又折兵』

了！」

康千里苦笑道：「我康千里看中的東西從來沒有得不到的，想不到這次却栽在自己女兒手裏，說來眞是丟人。」

柳上飛道：「幸好你及時趕到，否則令嬡巳死在我劍下，如今你可以把令嬡帶回去了。」

康千里道：「那盒珠寶呢？」

柳上飛道：「當然歸我。」

康千里道：「那小子呢？」

柳上飛道：「這小子身手高得驚人，我不能留下後患！」

康千里搖頭道：「珠寶你也要，人你也要殺，這太不公平了吧？」

柳上飛冷笑道：「於你無損，怎說不公平？」

康千里聳聳肩道：「柳兄，我老實告訴你，我很喜歡我這個女兒……」

柳上飛道：「那你就帶她回去呀！」

康千里道：「你聽我說吧，我康千里雖然是個賊，但想來想去有個清白的女兒也不錯，爲了她將來的一生幸福着想，我決定把她交給南丹青這個小子。」

柳上飛面色一冷道：「你反對我殺死他？」

康千里點頭道：「是的，他喜歡小女，小女也喜歡他，我覺得他們配成一對正好。」

柳上飛皺了皺眉道：「我要不乘此時殺了他，今後……好吧，咱們是老朋友，看在老朋友的面上，我不殺他便了。」

說畢，便要退入屋裏，由屋後遁走！

康千里道：「等等，我還有話說。」

柳上飛面上一變道：「康兄，我對你巳禮讓很多，希望你不要再提出無理的要求！」

康千里道：「你有否殺死他父親？」

柳上飛一怔道：「甚麼？」

康千里一指南丹青道：「我暗中聽到他和小女的談話，得知他這次替淮安鏢局走這趟暗鏢，目的是要找你。」

柳上飛又是一怔道：「找我？」

康千里道：「他父親叫『快刀南雅堂』，十三年前被一個使用鯊魚劍的人所殺，所以他此行的目的是要引誘你現身，追究你是不是當年殺死他父親的兇手。」

柳上飛搖頭道：「我根本不認識甚麼『快刀南雅堂』，怎麼會是殺死他父親的兇手！」

康千里道：「眞的不是？」

柳上飛道：「不是！」

康千里道：「武林中使用鯊魚劍的人似乎不多……」

柳上飛不悅道：「康兄，我問你一句話：咱們認識多久了？」

康千里道：「快十年了吧？」

柳上飛道：「不錯，快十年了，你可記得咱們初認識時，我使用何種武器？」

康千里道：「峨嵋刺。」

柳上飛道：「對，我原是峨嵋派的門下，後來被逐出門牆，我爲了表示和峨嵋派斷得乾乾淨淨，才在七八年前棄峨嵋刺而改用鯊魚劍，所以你想想看，我是在七八年前開始使用鯊魚劍的，怎麼會在十三年前使用鯊魚劍殺死『快刀南雅堂』？十三年前我柳上飛還在峨嵋山學藝呢！」

康千里道：「這麼說來，你確非殺死他父親的兇手了。」

柳上飛道：「現在我可以走了吧？」

康千里點頭道：「好，你請，不過你要是肯聽我一勸，最好放棄這一票，把那盒珠寶留下來。」

柳上飛道：「爲甚麼？」

康千里道：「因爲我既不容許你殺死他，等下他醒來之後，得知珠寶落入你手裏，他必會去找你，你巳知他身手驚人，這樣你豈不是自找麻煩？」

柳上飛冷笑道：「你打開天窗說亮話，到底是勸我還是要阻止我拿走珠寶？」

康千里道：「勸你。」

柳上飛道：「那麼，請勿替我操心，我不會讓他找到我的，後會有期！」

他扔下南丹青的長劍，抱拳一拱，便欲退入屋內，不料剛一移動腳步，忽然渾身一震！

因爲，他的右腳巳被人一把扣住！

是南丹青！

他竟巳蘇醒過來了！

原來，柳上飛命令那老嫗在湯麵裏下蒙汗藥，老嫗雖然照辦了，却下得很輕，因此南丹青昏迷不久即巳蘇醒，剛才康千里和柳上飛的一席交談，他都聽到了，這時見柳上飛要走，才突然出手扣住他的右腳。

柳上飛大吃一驚，立刻一掌劈下，但南丹青早巳料到他會有這一招，只見他身子一翻，不但避過他的一掌，而且順手將他扯倒在地！

接着，南丹青翻身躍起，一腳踩住他的背部，冷冷道：「你只要動一下，我就踩斷你的脊椎骨！」

柳上飛右腳被他扣住，這時又被他一腳踩住背部，只覺其腳力重千斤，只要再一用力，自己的脊椎骨非斷不可，當下不敢反抗，只悻悻地道：「南丹青，我剛才才知道你在找我，我告訴你，我不是殺死你父親的兇手！」

南丹青冷冷一笑道：「眞的不是？」

柳上飛道：「你可以去峨嵋派查詢，十三年前，我還在峨嵋山學藝，我是在那一年的秋天下江湖的，那時我的武器是一對峨嵋刺。」

南丹青轉頭看着康千里，後者點點頭道：「他說的大概沒錯，我初識他時，他的確使用一對峨嵋刺，而且我也聽說他是峨嵋派的門下。」

經康千里這一證實，南丹青對柳上飛的懷疑巳去大半，他沉默了半晌後，才問道：「你怎麼會使用鯊魚劍？」

柳上飛道：「我使用鯊魚劍並無特殊意義，只是偏愛而巳。」

南丹青道：「鯊魚劍的招式與一般劍法不大一樣呢！」

柳上飛道：「峨嵋派的劍法，可以用鯊魚劍來施展，只要在某些招式上略爲修改一下就行了。」

南丹青道：「你知道武林中共有幾個人使用鯊魚劍？」

柳上飛道：「我只知道還有兩個人使用鯊魚劍，一個是『吃人鯊白劍虹』。」

南丹青道：「另一個是誰？」

柳上飛道：「閻永豪。」

南丹青道：「他是何許人？」

柳上飛道：「他有個綽號叫『活閻羅』，是山東人氏。」

南丹青道：「多大年紀？」

柳上飛道：「大概五十歲左右吧。」

南丹青道：「是正是邪？」

柳上飛道：「他自命正派，其實天曉得！」

南丹青道：「人在山東一地？」

柳上飛道：「是的。」

南丹青道：「你知不知道他的詳細住址？」

柳上飛道：「不知道，不過他在山東一境名氣很響，可以打聽出他的行蹤。」

南丹青道：「聽着，今天我可以放過你，但如果有一天我查出你確是殺我父親的兇手，那怕走遍天涯海角，我也要找到你！」

柳上飛道：「你儘管去查。」

南丹青道：「那盒珠寶還給我。」

柳上飛掏出那盒珠寶放在一邊。

南丹青問道：「剛才那老媼是這家的人吧？」

「是的。」

「她的一家人呢？」

「我把他們綁在後面一間牛欄中。」

「沒有傷害他們？」

「沒有，不信你可以去看。」

「好，你去吧！」

× × ×

當南丹青從屋後的一間牛欄裏救出老媼的一家人後，康琬琬也已蘇醒過來，她看見父親在場，不禁嚇了一大跳，康千里笑道：「別怕，琬兒，這次妳雖然扯了為父的後腿，但為父絕不會把妳倒吊起來，妳的選擇是對的，好好跟着他吧！」

他接着轉對南丹青正色道：「小子，請善待我女，我去了。」

轉身出門，揚長而去。

「爹！爹！」

康琬琬追了出去，但康千里早巳消失在夜色下，不知所終矣！

南丹青跟出屋外，見她淚流滿面，忙安慰道：「別哭、別哭，以後咱們會回去見他的……」

這一夜，他們就在農舍借宿，但南丹青澈夜未眠，因為他的情緒很不寧，他原以為紅狼柳上飛即是殺父兇手，現在又證明不是，這使他既失望又焦灼……

——吃人忿白劍虹不是，紅狼柳上飛也不是，那麼現在只剩下一個活閻羅閻永豪了！

——閻永豪，假定他今年五十歲，那麼十三年前他應是三十七歲，記得當年自己所見到的那個人好像只有三十出頭……哼，不管怎樣，他的武器既然也是忿魚劍，我非得找他追究清楚不可！

× × ×

次晨，他們離開農家，繼續上路。

康琬琬心情非常愉快，因為她原本担心父親會反對自己「敗壞門風」的行為，現在這個担心沒有了，今後自己可以名正言順的跟南丹青在一起了，這當然使她高興萬分。

「丹青哥，現在咱們去哪裏？」

「徐州。」

「不去山東？」

「等交了紅貨之後再去。」

「好，咱們走快些，明天就可抵達徐州……」

第二天午後，他們抵達徐州，進得城中，南丹青就直趨北大街，找到了交卸紅貨的地點——徐州錢莊。

關於這趟鏢，南丹青只知道要把身上這一盒珠寶帶到徐州，面交徐州錢莊的店東殷朝興，此外甚麼都不知道，他也不想知道。

現在，他和康琬琬走進了徐州錢莊。

一個伙計上來接待，南丹青說明自己是淮安鏢局來的人，要見店東殷朝興，面交一物。

伙計笑問道：「你是南丹青？」

南丹青道：「是的。」

伙計笑道：「我們東家預料你會在這兩天到達，果然被他料着了。」

南丹青道：「請你為小可通報一聲如何？」

伙計道：「不必了，我們東家已有吩咐：那東西送給你。」

南丹青一怔道：「甚麼？」

伙計笑道：「那盒珠寶送給你！」

南丹青道：「別開玩笑，小可為了保送這趟鏢，差點丟了性命，韋總鏢頭要小可將珠寶面交貴店東，還要向貴店東索取一份收據呢。」

伙計道：「真的不是開玩笑，那盒珠寶我們東家不要了。」

南丹青詫異道：「為甚不要？」

伙計道：「因為真正的珠寶巳在前天送到我們東家手上了。」

南丹青腦門像挨了一棒，目瞪口呆老半天，不勝駭異地道：「你是說……小可身上這一盒珠寶是贗品？」

伙計道：「不錯，這是你們韋總鏢頭『明修棧道，暗渡陳倉』之計。」

南丹青心中在冒火，又問道：「保送真品的是哪一個？」

伙計道：「即是你們韋總鏢頭。」

南丹青道：「他現在人呢？」

伙計道：「早就走了。」

南丹青道：「有沒有留話？」

伙計搖頭道：「沒有。」

南丹青心中憤怒極了。

他一直以為八臂韋陀對自己是一番好意，現在才知道他只是在利用自己罷了。

回想一路上的遭遇，當今綠林道上最厲害的人物幾乎都以自己為目標物，一波又一波的出現。哼，原來八臂韋陀的目的在此！他安排讓我走這趟暗鏢，表面上是讓我這樣會見到紅狼柳上飛，其實真正的用意是利用我來吸引綠林人物，他自己便在不冒一點風險的情況下達到了保鏢的目的，真是用心可怕，老奸巨猾！

康琬琬看出他有滿肚子的火，便扯扯他衣角道：「咱們走吧！」

（未完）

廣東十虎的絕招

嚴霜

清代進入尾聲，廣東有許多拳師，或者英雄豪傑屬於武林高手，各有絕招，名震百粵，後人把他們稱做廣東十虎，這十個人就是鐵橋三，王隱林，周泰，譚濟筠，黃澄可，黃麒英，黎仁超，蘇黑虎，鐵指陳以及蘇乞兒，這十個人的出身以及身份，各有不同，甚至年代方面亦有分別，前面的五名好漢，稱做前五虎，後面的叫做後五虎，兩輩武林高手相隔三十年，故此在一套影片裏面同時出現廣東十虎，只是想像出來的情節，並無其事。至於廣東十虎抵抗王爺，好像謀反，並非這種事實。廣東十虎當時並無聯盟合作殺敵，不過他們各有各的威風，後人把他們放在一起，以便稱呼，然後有十虎之稱。實際上這十頭猛虎都沒有做過謀反的工作，反而有一部份人出家做和尚，或者隱居於靜室之內，其餘的人晚年亦相繼歸隱，很少人從頭打到尾，閒來無事，試把廣東十虎實際情形寫下來，作為茶餘飯後之談。

廣東十虎當中以年紀來說，有資格稱做大阿哥的就是鐵橋三，鐵橋三有鐵橋之稱，可見他的一雙手堅實如鐵，此人並非彪形大漢，比較普通人略高，但却有點瘦，他的雙手有如鋼鐵，普通有的只是肌肉，他却滿手都是筋，很少人跟他用前臂角力，能夠捱得起，因此江湖上把他稱做鐵橋三，晚年他寄居於海幢寺，作為半個和尚，跟他最談得來的倒是方外之士，活到七十歲過外，他就病逝，是死於和尚寺裏。由於他晚年已經歸隱，不收門徒，故此，有資格禮聘他返家教授武功的人並非很多，前後只有兩三個知名的鄉紳。

鐵橋三是正宗的洪拳出身，他教授門徒，亦由基本功夫做起，先行紮馬，然後開拳，一邊學習拳脚，一邊苦練橋手，他認為兩人相鬥，還沒有機會向對方發拳出脚，甫經接觸，便是兩隻手纏在一起，橋手堅硬的人，佔盡上風，因此，只用劈捶以及撲翼手，已經可以取勝，劈捶就是把一隻手握拳由高處劈下，至於撲翼手，有如雄鷄撲翼，剛剛相反，由下邊倒劈到上邊去，這一招相當新穎，並非懂得功夫的人就知道有這一招，其實熟識撲翼手而且打得好的一個拳師，比較用劈捶更加厲害，原因是這一手以斜步進馬，向對方出擊的姿勢打出，往往使人防不勝防，一招就倒下來，鐵橋三的武功當中最有勁的首推鐵橋手這一招，它包括了上劈下劈倒劈等，十分威猛。

另外一個出色的拳師叫做王隱林，雖然輩份方面他低於鐵橋三，但在武功方面是絕不遜色的，他在廣州河南的擂台上面出現，以盟主身份應付各路英雄，擊敗了一百多名高手，威震一方，故此他被人稱做廣東十虎之首，至於他的功夫，得自西藏星就長老（這個高僧又名昇隆長老），曾在鼎湖山慶雲寺習技十年，然後落山，他的招式跟少林門的拳脚有別，自成一派，接近喇嘛派以及白鶴派，喜歡繞着對方閃打。

周泰的童年在高要府蔡九儀家內服役，以書僮身份出現，偸偸的學習武功，蔡九儀的脚法甚為凌厲，他學到了脚法，返穗設立拳館威鎮一方，另一說則謂他本來是麥神腿的家奴，偸學功夫，苦練多年，擊退一個求見麥神腿報仇的人，麥神腿燒了他的契約，使他恢復本來面目。

上述兩種說法，不知是何者屬實，不過，周泰確有其人，精於腿法，廣東十虎之中，他的輕功最好，却是事實。

譚濟筠也是一名武林高手，做過保鑣，他的功夫屬於正常的少林拳師，根基甚厚，一來他只是功夫精湛，沒有甚麼獨練的招式，二來就是廣東十虎的「前五虎」，相距太遠，難以追查，故此對他的戰績懂得不多，另外一個武林高手黃澄可，也是知之不多，只知他曾經做過和尚，後來還俗，他是光頭的，擅長頭捶，廣東十虎只是他一個人精於使用頭捶挫敵。

另外一個廣東十虎之一的拳師黃麒英，他就是大名鼎鼎黃飛鴻的父親，他並非長年留在拳館之內，往往走到四鄉各處賣武為生，他的拳脚由洪拳大師傳陸阿采直接傳授，最擅長的是一套虎鶴相形拳，以及六點半棍，黃飛鴻曾經在港設館授徒，故此黃飛鴻的大名也不會很陌生，反而黎仁超就相當陌生了，不過，黎仁超在廣州市西關角的信亨大押做過「朝奉」，負責決定求押的古玩字畫衣物是否值錢，可以押多少銀両，職責所在，往往跟當地惡魔大打出手，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雖然他沒有設立拳館，仍是很有名氣的，至於他的特色，乃是橋手堅實，他曾經跟苦力有些磨擦，到苦力聚居的一個地方，叫做「黎賢館」，把館內所設的木樁十二條全部打折，可見他的武功根基很深，他又擅長在艇內交手，只是金鷄獨立，一脚站在艇上，發拳出擊，連敗三名高手，總之，他的拳脚並無特色，不過得力於紮馬打沙包之類的練功基礎。

蘇黑虎是「後五虎」當中的一頭猛虎，因為他的身上有許多黑毛，肌肉結實，且又飽滿，搏鬥之際，拳脚十分沉重，等閒之輩難以抗拒，他不單是做拳師，開設拳館，甚至開山劈石，叫做「黑虎門」，蘇黑虎一生最擅長的一招是「黑虎偸心」，專打對方中門，變化甚多。廣東十虎最後的兩名好漢是鐵指陳以及蘇乞兒，前者以鐵指享譽，後者靠騰挪躲閃取勝，都是很有勁的，至於拳脚，並無特殊出色之處，故此名列榜尾。

神州奇俠故事

溫涼玉・文
盧　令・圖

兩廣豪傑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蕭秋水等一行八人，自艮豐到達萬里橋，由於文鬢霜負傷未癒，不能繼續前進，迫得要停留下來。於是由鐵星月，馬竟終，邱南顧與左丘超然去購買醫藥、食物等。蕭秋水當四人走後，獨自站立一處，遠眺風景，一時百感交集，正想得入神之際，康出漁率衆突襲，蕭秋水奮起力戰，這時鐵星月等人適巳回來，與唐方等三人均加入戰鬥，力抗强敵，在混戰時，廣西五虎前來勸止，康出漁非但不聽，反與五虎打了起來……

情況多詭變　忽敵又忽友

死路一條

看來胡福在廣西五虎中年紀雖不最大，但地位卻至尊，李黑和老狗只好硬生生停住不打。

這時忽聽一個溫和、尊嚴、沛然的聲音哈哈笑道：「誤會，誤會，都是一場誤會。」

蕭秋水等回頭一看，人都冷了半截。來人三綹長髮，臉色有一股淡淡的紫氣，不怒而威，雙眉斜飛入鬢，從容華貴氣度的人：威震陽朔屈寒山。

也就是「權力帮」中「八大天王」裏的「劍王」屈寒山。

蕭秋水等一見屈寒山出現，心裏本已冷了半截，現在又冷了另半截。

因爲他們看到廣西五虎竟然一齊長揖到地，恭聲道：「廣西五虎，向屈大俠請安。」

屈寒山也回揖道：「五位客氣。今日這裏究竟是怎麼回事？好叫我丈二金剛摸不着腦袋。」

金刀胡福一臉歉意道：「我們也不清楚，只是見這位好像是康先生的兄台，以及江老爺子、杜絕擒住了受傷的文老英雄，我們想調停，故此出手相助，以致這一場誤會……」

屈寒山哈哈仰天笑道：「確是誤會，誤會……」

胡福等也陪笑道：「哦，誤會，是誤會……」

屈寒山依然笑道：「他怎會是文鬢霜文老弟呢，哈哈……」

胡福等相顧失色，脫口道：「他不是『腿絕』文鬢霜！」

屈寒山仍然笑道：「當然不是啦。你們幾時聽過『武林四絕一君』會單獨行動的？」

胡福等一時都怔住：四絕一君出道數十年來，的確尚未單獨行動過一次。

屈寒山繼續笑道：「再且，我與文老弟十數年之交，非同泛泛，難道我也認他不出？哈哈……諸位見識廣聞，雖見招式類似，唯其不如一見眞人！」

文鬢霜厲聲嘶問：「那我是誰？」

屈寒山臉色一寒，臉露殺機，竟令胡福等不寒而慄：「你是假冒文鬢霜，招搖撞騙，濫殺無辜，權力帮人，『飛腿天魔』顧環青！」

此語一出，廣西五虎不禁大驚失聲，紛紛道：「他是顧人魔？」

「顧環青是他？」

「那我們帮錯人了！」

屈寒山回首向廣西五虎正色道：「我絕不怪諸位，諸位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乃大俠本色，果爾廣西監護，唯此顧人魔，不僅騙諸位而已，在近日武林中，已不知害死多少武林正義之士……唉，此魔不除，江湖中將永無寧日！」

文鬢霜怒極悲笑道：「哈哈哈……我是顧環青？哈哈哈哈……我文鬢霜是顧環青？」

屈寒山一臉正氣，緩緩又道：「我與諸位相交近廿年，諸位自可信我；這一羣年輕朋友，也大都受其妖言所惑。康先生、江老爺子、屠老大、彭兄等都是武林名宿，他們都可以爲我的話作證。他們不知五位，五位大人有大量，不打不相識，自是莫要見怪！大家爲武林正義，不遺餘力，實是武林之福。適才一戰，康先生亦誤認諸位乃權力帮中魔頭，所以才下手不容情，不惜暗算，亦不過爲一『義』字，我謹代表諸家向五位大俠致歉！」

這一番說下來，冠冕堂皇，正氣凜然，眞把廣西五虎說得冷汗直流，把文鬢霜等氣得全身發抖。

隔了半晌，廣西五虎低聲議論了一番，金刀胡福站出來尷尬笑道：「這的確是一場誤會……我們本來也覺得以康先生、彭兄之俠名，怎會作出這等事情……幸而屈大俠及時趕到，才化解這……這一場誤會。要請大家海涵、見諒。」

康出漁冷笑道：「見諒則不敢當。不過五位他日要行俠，要仗義，還是要問清楚才出手較好！」

李黑忽然截道：「我們廣州十虎，天不怕、地不怕，服的只有兩人，在廣東，是梁斗梁大俠，在廣西，是屈大俠，倒不是你康老先生，康先生說這話，未免太托大了一些罷！」

康出漁怒不可遏，李黑這話簡直沒把他放在眼裏，屈寒山卻一擺手道：「總之是一場誤會……我以『屈寒山』三個字作保證，這羣人狐羣狗黨，不足以五位匡護……至於衝突，茲代表康先生等道歉。」

廣西五虎慌忙回禮，少林洪道：「有屈大俠出面，我們自是放心。」

躬背勞九也澀聲道：「有屈大俠在，我們就此不管！」

屈寒山和藹笑道：「幾位如此給屈某薄面，不知可否至寒舍小酌幾杯？能否賞光？」

李黑看了蕭秋水等一眼，嘆道：「恐怕沒有心情了。」

——見死不救，對於廣西五虎來說，確是心裏不會好過。

金刀胡福圓場笑道：「這幾天梁斗梁大俠要來，兄弟等還要張羅接待，屆時梁大俠來了，才一齊去拜會屈大俠，如此可好？」

屈寒山笑道：「梁大俠麼？我已經好久沒見過他了。」

蕭秋水忽高聲道：「你們竟相信這人的話!?」

廣西五虎臉上都掠過一陣尷尬之色，李黑澀聲道：「屈大俠是廣西羣龍之首，自是不會騙人！」

唐方也急道：「我是唐方，我的哥哥唐大，就是死在這姓康的手上。」說着又指向在一旁氣得說不出話來的文鬢霜：「他的確是文老前輩，其他三絕一君，都死於這屈寒山手下！」

廣西五虎自是一震，金刀胡福向唐方誠懇地道：「姑娘救胡某一命，胡某自是感激；只是姑娘說唐大先生已遭毒手，在下卻在十日前，還與唐大先生會面，姑娘說的未免太……」

胡福稱唐方爲「姑娘」，而不叫「唐姑娘」，說「唐大先生」，而不用「令兄」，顯然不相信唐方便是唐家的人。

屈寒山也長天打了個哈哈道：「至於四絕一君，與我相交十數年，江湖宵小也不知除掉多少了，我會殺他們!?哈！哈哈哈……」

雜鶴施月也凝視唐方道：「不是我們不信任你們：人在江湖，有很多事是身不由己的。說這話的人雖有很多話都說偏，但這話卻是對的。」

蕭秋水長嘆一聲，大聲道：「你們走罷，我們不怨你們。」

× × ×

於是他們就走了。

廣西五虎都走了。

剩下的是蕭秋水、唐方、左丘超然、鐵星月、邱南顧、馬竟終、歐陽珊一、文鬢霜，面對的是「權力帮」的屈寒山、康出漁、彭九、屠滾、杜絕、江易海、柳千變，六個人魔，一個劍王。

× × ×

屈寒山攤攤手，聳聳肩，居然很溫和地道：「現在都好了。」

馬竟終緊緊握住歐陽珊一的手，反正面臨的是死亡，他什麼都豁出去了：「什麼都好了？」

屈寒山笑道：「應該準備好了。要自刎呢，還是要我們來動手？」

屈寒山手上還是沒有劍，但笑意中目光如劍寒：「要殺你們，易如反掌。你們前面還有漢四海在等你們，後面也有余哭余在追。」屈寒山目光閃動：「你們，已無一綫生機。」

他們眞的無一綫生機，連一綫生機都沒有了。

單止一個屈寒山，縱使他們八人聯手，也遠非其所敵，何況還有康出漁、江易海、柳千變、彭九、屠滾、杜絕？更後有余哭余，前有漢四海，他們眞連一點機會也沒有。

在他們面前，已經沒有路。

縱使有路，也是死路。

× × ×

天無絕人之路。

在他們來說，這句話是不是够諷刺？

他們有信心、熱情、達觀、不失望，從不放棄努力，絕不背信違義，但他們不

易捨棄浣花蕭家的危局，冒死衝出來，要趕到桂林去請救兵，又警告天下武林同道，理應合擊權力帮，爲了完成這點，他們犧牲了一切，甚至折損了兄弟，然而今壯志未酬，已被困於此，而且死路一條。

金蘭結義，在他們來說，盤江的神州結義之一綫生機，此時豈不是要絕滅了？絕對不可以。

——你們一死，這世界豈不都是權力帮的天下了？

——所以不管你們做的事別人認爲如何愚蠢如何傻，你們都得撑下去。

——好好的撑下去，因爲你們的存在乃是天地昏暗間的一綫微明，一點光亮。

×　×　×

屈寒山依然道骨仙風地笑道：「既然你們不肯自殺，我們只好動手了。」故意壓低聲音又道：「你們已知道我們那末多秘密，我們自然沒有法子讓你們再活下去了。」

蕭秋水凜然道：「你要殺就殺，要我們束手待斃，絕不可能！」

屈寒山臉色一寒，道：「好！我就先殺你！」

屈寒山身形甫動，江易海即道：「請劍王讓我先行出手。」

屈寒山微笑道：「好！」

但他笑容立即僵硬。

全身肌肉也馬上硬繃繃起來。

因爲「九指擒龍」江易海的九隻手指，已分別扣拿在他全身三道死穴，四道要穴，五道小穴上。

他絲毫動彈不得。

他凸出眼睛瞪住江易海，自牙縫裏狠狠切出了一個字：「好！」

×　×　×

屈寒山說一個「好」字，其怨毒、怒恨無與倫比。

這一個「好」字，包括了「你暗算得好絕」、「你騙得我好苦」、「你做的好事」等意思。

他說完了這個字，就連一個字再也說不出來。

因爲他在全力運功抵抗！

被「五湖拿四海」江易海拿住全身大小十二處穴道，要是旁人，都早已倒下去了。

然而屈寒山不倒。

這震嚇只有江易海心裏知道。

屈寒山不單不倒，而且運內力相抗，江易海只及拿住他，他一警覺即用力抵抗，江易海也只能制住他，而不能致死。

江易海本來就想出其不意，殺死屈寒山，再與蕭秋水等，對抗康出漁這批人。

現在看來已沒有那末順利。

×　×　×

但是他一定要充作順利。

惟有如此，才有控制全局。

屠滾、杜絕等都呼嘯着撲了上來，但都在半途停住。

誰都看得出屈寒山的命捏在江易海手裏，誰都不敢妄動。

只有江易海知道他一個指頭都移動不得，稍作移動，屈寒山就得脫衝出。

那時他的處境就不堪設想了。

所以屈寒山强笑道：「你們想要劍王的命，就得停下手。」笑了笑，又道：「要帮主不責你們之失職，就得聽我的：」江易海一副從容不迫的樣子：「要是帮主怪罪，你們賠了個『劍王』，你們當知懲罸會是怎樣？」

一想到帮主李沉舟，康出漁等手都軟了。

不管他們能否擒下江易海，只要給江易海殺了屈寒山，他們的罪名也够大了。

誰敢得罪權力帮的帮主？

康出漁等縱然有十個胆子，也不敢這樣做。

所以他們只好停了下來。

×　×　×

蕭秋水到現在才弄清楚江易海是帮他們的人，大家都喜形于色。

這局勢急劇直變，蕭秋水不禁露出詫異之色。

江易海笑道：「我是『五湖拿四海』江易海。」

左丘超然忽然失聲道：「難怪陝北道上，你曾拿住了我，却沒有殺我：你就是『九指神捕』胡十四！」

江易海笑道：「要不是你師叔，還會給你一個臭屁就臭走？」

左丘超然藝出於第一擒拿手項釋儒，後來加上鷹爪王雷鋒之親傳，在擒拿法來說，武林中已鮮少有人勝之，但比起擒拿大師項釋儒的師弟胡十四來說，確實差得太多太遠了。但是胡十四早已失蹤七年，消聲匿跡。

胡十四當時與諸葛先生、朱俠武合稱「武林三大神捕」。

——朱俠武就是上集「躍馬烏江」裏的「鐵手鐵臉鐵衣鐵羅網」朱俠武。

——諸葛先生就是「四大名捕會京師」故事中，及「白衣方振眉」傳奇裏的「捕中之王」諸葛先生。當然，他這時候還相當年輕。

胡十四與朱俠武、諸葛先生合稱「三大神捕」，他當時名列第三：失蹤後，都不知有多少年在懷念他的功績。

江易海苦笑道：「因爲我九隻手指，跟別人都不一樣，所以柳大總管還是懷疑我，始終沒讓我接近李沉舟，也沒讓我當上『九天十地，十九神魔』的負責人，所以我花了七年，還是掘不着『權力帮』的根。」江易海苦笑道：「而今我已忍無可忍，不能讓你們白白送死，所以這下出手，殺一個李沉舟愛將屈劍王也好！」

康出漁目光如劍，怒道：「你是胡十四？」

胡十四笑笑道：「你的底子，都落到我手裏，你很憤怒，是不是？」

康出漁行前一步，道：「爲着權力帮，我不能讓你活回去！」

胡十四冷冷一字一句地道：「不過只要你走前一步，我就殺了屈劍王！」

康出漁立即頓住。胡十四即道：「你們先走，這裏讓我來斷後。」

——他已發現屈寒山的內勁抵抗越來越强大，恐怕隨時會控制不住，他必須要先撤走蕭秋水等，自己再圖逃脫。

——有屈寒山做擋箭牌，至少可以謀自保。

左丘超然急道：「胡師叔！」

胡十四叱道：「你要是認我是師叔，那就趕快給我走！帶你那班朋友立刻走！」慘笑道：「並且回去告訴你師父，這個時候不是歸隱可以躲得開的，你不先挑他，他會毀了整個江湖，然後就是你！」

「他」指的當然就是「權力帮」，或者就是代表權力帮的李沉舟。

蕭秋水等擧棋不定，胡十四又道：「蕭秋水，你們快走，別忘了浣花劍派，武林同道命脈，都繫在你們所要傳達的訊息上！」

蕭秋水忍不住道：「胡前輩你……」

胡十四强笑道：「我手上還有這位『劍王』，他們還不敢對我怎樣，而且，我一個人也較容易脫身得多，你們跟着我反而累事。」猛瞪目一叱，怒道：「還不快走！」

×　×　×

蕭秋水等只好走了。

左丘超然等一行八人，走了約莫一盞茶光景，胡十四才長長吁了一口氣。

屈寒山體內的反抗勁氣也沒原先那末充沛、有力，雖然胡十四的九隻手指已漸漸發痲，但他已自信能置屈寒山於死命。

所以他沉聲道：「現在我也想走了，你們能不能提供我個好辦法？」

康出漁沉吟半晌，道：「你先放了屈劍王，我以名譽保證，讓你活出廣西。」

胡十四大笑道：「你的名譽担保？哈……敢情是屈寒山對廣西五虎的保證一樣罷。」笑聲一歇，又道：「我放了屈寒山，不但活不出廣西，連萬里橋也活不過去了。」

柳千變怒道：「那你究竟想怎樣？」

胡十四道：「我想還是——」忽然因爲極大的恐懼，而一個字都說不出來。

不但因恐懼而說不出一個字，甚至連說出一個字的能力也沒有，甚至來不及。

因爲他指下屈寒山的內勁驟然增强，如海潮怒漲，海嘯捲天，一下子增加到一倍，十倍，乃至於二十倍！

胡十四的九隻手指，因禁不住內力之催迫而不住彈動起來，顫抖的手指已扣不住屈寒山的要穴。

就在這時，屈寒山一縮，抽身迴劍，寒光一閃，胡十四攔腰被斬爲兩截！

甚至來不及一聲驚呼。

胡十四死時雙目仍睜得老大：他到死才知道李沉舟手下「八大天王」中「劍王」的武功實力！

屈寒山一招得手，即劍棄於地下，疾叱道：「快追！」

康出漁等應得一聲，屈寒山却踉蹌了一步，「哇」地吐了一口鮮血。

他趁胡十四防備較爲鬆弛時，用畢生之力撞開被扣之穴，拚力發劍，殺了「九指神捕」胡十四，但這一下也耗了全力，眞氣遊走，震傷了內腑。

但他畢竟仍是以自己之力，在死穴被掌握之中仍殺了大敵。

威震陽朔屈寒山豈是一名捕快所抓得了的，縱使是神捕！

×　×　×

逃。

唯有盡快抵達桂林，進入浣花分局，才是歇息的地方。

蕭秋水等心裏確實十分之急，文鬢霜因腿傷而不便行，鐵星月和馬竟終便輪流抬着他來說。

這一代以腿擊着名的英雄此刻臉無表情，也不知是悲傷、憤怒、孤寂，還是哀莫大於心死。

這一路趕下來，竟已到了興安縣城西五十里之古嚴關。

古嚴關築於兩山之間，傳爲秦始皇時所築。附近山石題刻很多，遠遠看去，十分莊嚴，而此時已是日落時分。

這時三五漁樵，正踏步晚歸。

蕭秋水等正欲急急穿過古嚴關，忽聽後背有兩個樵夫在對話：「聽說四川武林中生了一件慘案，死了很多會打架的人，你知也不知？」

「哦，是那個叫什麼劍派的嗎？好像給人攻破了也。」

蕭秋水聽到這裏，心裏好像是挨了一鞭似的，全身都搐痛起來。

「可不是嗎？跟權力帮作對，實死無生咯！」

「唔怪之得啦，原來佢地帮權力帮作對，想唔死都幾難咯。」

蕭秋水忍不住回頭就要追問這兩位樵夫聽來的消息，忽然唐方拉了拉他的衣襟，蕭秋水連忙看回前面，只見日薄西山，古嚴關上，竟直挺挺的躺着五六位樵夫打扮者的屍體！

×　×　×

直挺挺的屍首，柴薪、担架、斧頭都散落在地上，死者臉色發黑，五官出血。

唐方道：「是被人毒死的。」

馬竟終一聲長歎道：「都是些普通的樵子。」

歐陽珊忍不住道：「一定是瘟疫人魔余哭余，早佈下了毒，却誤毒死幾個不相干的人！」

「這人魔！」蕭秋水、鐵星月、邱南顧、左丘超然等都很憤怒，他們寧願自己死，都不願意無辜的人代替他們死。

他們已決定奔過去探查那些樵夫中毒的情況，是否還有藥救。

這時走在較後面的兩個樵夫，也看到前面這種情景了，唬得楞住，其中一人忽然嚷道：「那個不是魯阿根麽？」

「他怎麽也會在那裏？誰幹的……陰功！阿弟也在那邊！」

這兩人因看到熟人，關心情切，急急搶先奔了過去，揹在背上的柴薪都不管了，往地上一扔，過去蹲下來拍打死者的臉頰，悲叫道：「阿弟阿弟，你怎樣了？」

左丘超然、蕭秋水長歎一聲，兩人對望一眼，要走過去挾持和勸慰，並且詢問他們浣花劍派的消息。

就在這時，文鬢霜忽然喝道：「等一等！」

難道「腿絕」文鬢霜精厲的眼神裏，又看出了什麽蹺蹊？

×　×　×

文鬢霜一叫，蕭秋水和左丘超然就停了手。

無論如何，他們都敬文鬢霜是前輩。

就在他們停住身形的刹那，那兩位樵夫身形忽然顚踣不已，踉跟了幾步，雙手緊揑着自己的咽喉，啞聲嘶叫，走得幾步

，終於倒下，口吐白沫，搐動了幾下，眼睛如死魚般凸了出來，再也不能動了。

中毒而死。

毒從死人身上來。

當別人一碰死人的衣襟時，毒就從死人的衣褶揚起，播到生人的手心、呼吸裏來。

所以兩個樵夫立刻中毒身亡。

如果剛才觸摸死人的人是蕭秋水，那蕭秋水現在當然也是個死人。

下毒的人只沒料到有人先蕭秋水而觸摸到地下的死人，而下毒的人所毒死的正是那兩位樵子的親朋，所以這兩個樵子才會趕在他們之先，去查探死者的情況。

好毒的毒！

× × ×

蕭秋水立即變了臉色，文鬢霜倏然喝了一聲：「下來！」

一脚踹在古嚴關的石牆上，石垣震動，上面卻輕飄飄地落下三個人來，輕巧、無聲。

三個人都是一樣，白衣，寬袖，而臉容像一枚發水的大白饅頭，五官擠在一團，小得可憐。

第一個人笑嘻嘻地道：「我叫余笑不。他叫余不笑。還有一個就叫余我吾。」

第二個人苦口苦臉地道：「我們都是余哭余的弟子。」

第三個人似哭似笑地道：「我們本來要毒死你們，卻毒死了別人，這樣也好，死越多人，越好！」

這三個人，如此冷毒，說得稀鬆平常，在他們寬闊的白袍裏，不知隱藏了多少污垢、罪惡。

蕭秋水忽然走過去跟唐方低聲說了幾句話。

余笑不忽然又說道：「我師父就要來了。」

余不笑臉色木然地道：「我們要在師父未來前解決你們。」

余我吾接口道：「你們誰要先來送死啊？」

蕭秋水猛喝一聲，揮刀撲來，邊叱道：「你們殘殺無辜，我先來領教！」

這三名白袍人忽然俱左手一振，拋出一樣東西，飛襲蕭秋水！

蕭秋水一閃身，避開一物，一迴刀，碰開一物，左手一撈，接住一物，冷笑道：「憑這些小道伎倆也把我……」

忽然一個字都說不下去，臉色倏變，手握咽喉，格格有聲，仰天倒下！

鐵星月驚叫道：「蕭老大——！」

邱南顧連忙撲過去扶持，文鬢霜喝道：「去不得！」

只聽余不笑陰陽怪氣地道：「瘟疫神魔的東西，他都有胆接，死了，也是敢死鬼。」

余不笑桀桀地道：「他已經死了，你們誰要跟他去就過來。」

余我吾冷笑道：「瘟疫一至，鬼哭神號；瘟疫一過，萬物無生——」

他特別把最後一個字尾音拖長，因爲他覺得這樣可以唬人。

喜歡殺人的人，莫不喜歡唬人的。

殺人和唬人豈不是同出乎人性的惡？

可是他最後一個尾音卻拖不長。

不僅是拖不長，甚至是驟然中斷！

因爲蕭秋水一躍而起，一刀刺入他的腹中。

刀入余我吾腹中的剎那，蕭秋水已用劍一推，直撞向余笑不！

余笑不想避已然來不及，他只見余我吾的背門向他撞來，他立即用雙手按住，卻不提防蕭秋水的刀已從余我吾腰脊穿出來，直刺入他的丹田裏去！然後蕭秋水立即棄刀，飛起一脚，把兩人踢向余不笑。

余不笑乍逢巨變，已然心亂，接住兩人，而兩人腹中之刀「颼」地一聲又被蕭秋水拔了出來，閃電般劈入余不笑咽喉。

余不笑的臉，永遠是不哭不笑，但還加上了一種表情：至死不信的表情。

一個斯斯文文，文文秀秀，略有幾分英悍之氣，看似未出道的青年，竟會假裝中毒，出其不意間連殺他們三兄弟，連眼睛都不眨一下。

文鬢霜冷眼旁觀，向唐方道：「蕭少俠在一公亭把斷腿的彭九饒而不殺，是大俠之仁；而今瞬間誅殺三凶，只因這三個毒人濫殺無辜，確不可饒，一旦要殺，絕不容情，此乃俠者之風；」文鬢霜歎了口氣又道：「難得蕭少俠年紀頗輕，卻有大俠之風，而當機立斷，胆大心細，城腑深誠，今後武林，必有他這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

唐方在一旁聽了，自是欣喜無限。

獅公虎婆

蕭秋水攻其無備，一口氣連殺余氏三兄弟，乃趁余氏等以爲他中毒之際。

他接下余氏的毒物，居然不倒，乃是因爲他手上早戴了手套。

唐方的手套。

唐方的暗器有些是要用手套來發的，像唐方在烏江邊向閻鬼鬼打出的一把毒砂便是。

此時蕭秋水已把手套脫下。

凡是沾過瘟疫人魔一脈的東西，活人都是再沾不得的。

鐵星月禁不住一翹大拇指道：「殺得好！」

忽聽一個聲音冷冷地說道：「殺得不好。」

× × ×

鐵星月猛返身怒道：「那個王八？」

只見古老的嚴關後，暮色四伏，不知何時已悄然多了一位白衣人，在幽暗的暮靄裏望過去，不甚清楚。那人有氣無力地道：「是我。你們的索命人。」

邱南顧虎地跳起來，吼了過去：「你是什麼人？」

那人在暗暮中以一個十分怪異，令人毛骨悚然的聲音道：「我是瘟疫。我在就帶來瘟疫。」

文鬢霜目光收縮，叱喝道：「瘟疫人魔？」

那人有氣無力的一笑，說道：「余哭余。」

文鬢霜忽然衝了過去。

× × ×

——一公亭，地下洞開，一人飛出，剎那間毒殺了「掌絕」黃遠庸。

——黃遠庸是文鬢霜的兄弟。四絕一君中，除姚獨霧、畢天通、一君顧君山乃是死於劍王屈寒山手中之外，就只有余哭余殺了黃遠庸，所以文鬢霜最恨的兩個人，第一個當然是屈寒山，第二個就是這余哭余。

余哭余現在站在古嚴關之後，暮色昏沉中，有一種說不盡的詭秘、妖異！

文鬢霜衝入古嚴關，快如一根箭矢。他的身形沒入關口拱門下，暮色的陰影自石牆罩下來，吞沒了他。

在陰暗的黑影中，隱約看見文鬢霜脚下一陣蹌踉，出得古嚴關，身形又清晰起來。

可是文鬢霜就撲倒下去，撲倒在余哭余身前，再也起不來，他一雙眼睛凸了出來，眼神也不知是悲憤，還是諷刺？

因爲他已死了。

× × ×

暮色裏，那白衣人鬆袍寬袖，更有說不出的神秘、詭異。

蕭秋水失聲叫：「文前輩……」

只聽余哭余陰陰笑道：「我跟你們不同。你們是拿刀拿劍去拚，我有我的毒物跟你們拚。」又陰陰笑道：「我在古嚴關佈下了毒，你們過得來，就殺得了我。」

蕭秋水舉目望古嚴關，只見西邊一點餘暉，雄厲的古嚴關在兩山之間，更顯神秘、詭異！

而關口遠遠的白衣人，更有說不出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妖詭！

余哭余就在關前，毒就佈在關內。

誰能衝得過去？——連文鬢霜都衝不過去。

蕭秋水眼中有淚，他決定衝過去，——不是因爲要殺余哭余，而是要替文鬢霜報仇！

× × ×

就在他要衝出去的時候，忽聽有人漫聲道：「你衝過去也沒有用，——因爲你們已經不必衝過去了。」

蕭秋水等猛回頭，只見一清秀白皙的青年，在背後的沉暮中，卻悠然對他們微笑。

唐方臉色一變，目光却發亮：「漢四海！」

那人欠身一笑道：「正是在下。」

忽聽一人大笑道：「還有在上！」

另一人也大聲道：「更有老子！」

× × ×

追兵來了！

自稱「在上」的，是「天馬行地」柳千變，他輕功高，自然追得較快。

自稱「老子」的是屠滾，他吃過邱南顧一掌，吃過文鬢霜一脚，恨之入骨，自然會追得更快一些。

在他們之後，忽然又來了近百個人，這近百人，就像暮色一般，靜悄悄的來，不帶一絲聲息，眼睛却如餓狼般發着亮。

這些人分兩邊而站，顯然跟着兩路不同的人馬，這兩排的服飾也大不相同，一排約莫六十多人，穿飾如普通人一般，有些商人打扮，有些漁樵穿著，更有些打扮成婦孺人家模樣。

他們跟普通人唯一不同處是目如精光太陽穴高鼓，顯然是內外功兼修的高手。

另一批人却是黑衣勁裝，臉色冷沉，背後一律掛利薄長刀。

這兩批人的頭頭，穿著如普通人的一批，前面站着五個人。

五個形貌幾乎一模一樣的人，穿灰色長袍，背負長劍，臉色冷然，五人只是高矮不一。

蕭秋水認識他們；這五人就是「躍馬烏江」一文中提到的，蕭東廣十九年前力挫的「長天五劍」。

蕭東廣名列還在當世「七大名劍」之先，亦因他以獨力擊敗「長天五劍」此役；蕭秋水雖未見過「長天五劍」，但確聽過蕭西樓的描敍。

這五人顯然就是當年的「長天五劍」了。

——而近聞「長天五劍」已投入「權力帮」，而今看來，確實如此。

——而背後六十餘人的裝扮，正是「權力帮」衆潛入各界各行業的鐵證。

——昔日「劍氣長江」一役中，蕭秋水等「錦江四兄弟」所殲滅的「九天十地。十九神魔」中的「鐵腕神魔」傅天義一股，他們早已把握長江一帶，甚至秭歸全鎮縣的船夫、當舖、甚至公人。

「長天五劍」曾力敵蕭東廣，合起來武功絕不在「武林七大名劍」之下，五個連在一起，無疑等於權力帮又多了一位魔神！

另外一批人的領袖蕭秋水也認得。

一男一女，男的鬢髮皆黃，怒目豎眉，如一頭巨獅；女的口大如盆，目光精厲，如一頭怒虎。

獅公虎婆！

在「劍氣長江」一文中，曾提及蕭秋水爲了一頭小狗被虐待而與他們交手，但這次交手後，令蕭秋水深深感覺到，縱塲中權力帮的人僅只有這對夫婦在，已經够不好對付了。

又何況有余哭余、屠滾、柳千變、長天五劍，及那一班高手，更可怕的還有一個身份、武功皆高深莫測的——漢四海。

× × ×

漢四海微笑道：「你們這可謂『前無去路，後有追兵。』」

唐方却截道：「君不聞『天無絕人之路』？」

漢四海却笑道：「那你們就試走走看吧。」

唐方一揚手，紅、藍、白三點蜻蜓飛出！

飛出的時候同時就到了！

快，快到不可思議！

這就是唐方的暗器！

× × ×

三枚暗器突然不見了。

這三點暗器，突然發出，又突然不見了。

漢四海依然微笑。

快，快到不可思議！

這就是漢四海的出手！

他的手，好像早已等着唐方的暗器來收。

× × ×

蕭秋水的心沉下去了。

看來漢四海的武功絕不在「九天十地

，十九人魔」之下。

但是這時鐵星月與邱南顧各自大吼一聲，分左右撲出，矢志要把漢四海擊倒！

就在他們掠起之際，漢四海身上驟然多了一蓬光，然後光蓬分成兩道，一道罩向鐵星月，一蓬蓋向邱南顧！

原來光蓬本身有十二、三樣暗器，其中有飛叉、鐵蒺藜、暗青子、鐵蓮子、飛刀、小劍，銀針，這原本是十幾種不同的暗器，要用十幾個高手才打得出來，而且所發的力道又分七八種，居然都給這人一出手間都發出來了。

蕭秋水忽然覺得這手法很熟悉。

這時鐵星月與邱南顧巳狼狽的退了回來。

唯有退回來才能避過這些無法擋、無法接的暗器。

蕭秋水的心簡直冷了。

他發覺此人的武功絕對在「九天十地．十九人魔」之上。

而這人在「權力帮」是什麼身份呢？

× × ×

漢四海悠然笑道：「後退既無希望，只好前衝了。」

衆人禁不住回頭，只見暮色更沉，夜色巳臨，古嚴關口的白衣人也似舖上一層灰暗。

只聽余哭余森森地道：「要前衝，就得過古嚴關。」

「千手神魔」屠滾，桀桀笑着向邱南顧指了一指，道：「這人要留給我，他暗算了老子一掌，我要他後悔爲什麼要生出來。」

「無影神魔」柳千變「霍」地張開摺扇，陰笑道：「那女的倒要留給我。」

獅公突然低吼了一聲道：「蕭秋水留給我！」

虎婆森然張開大口：「我們要把他撕來吃了！」

長天五劍沒有作聲，却一齊緩緩解下了佩劍。

漢四海嘆了一口氣，攤攤手笑道：「看你們年紀輕輕，却有那麼多人恨之入骨，我也沒有辦法。」

左丘超然冷冷一笑道：「你少來假惺惺！」

漢四海忽然提氣道：「余老兄，看來這一票人是要往你那兒衝，你一人在那兒，要不要多我一個作伴？」

那邊余哭余有氣沒力的道：「漢兄肯來，歡迎之至，只不過古嚴關不易渡。」

漢四海笑道：「那沒什麼。」回頭向柳千變笑道：「這兒就全仗諸位了。」

柳千變自是暗怒漢四海的狂態，但知此人乃是權力帮智囊柳隨風的密友，表面不敢得罪，陪笑道：「漢兄放心，保管一個不漏！」

漢四海悠然笑道：「有勞諸位了。」話一說完，倒飛出去，一個觔斗，就翻過牆頭，落到余哭余身側。

近八丈的距離，竟給漢四海一翻就翻過去了，根本不必進古嚴關口，甚至翻牆時連看都沒看一眼。

蕭秋水的心簡直落下去了。

漢四海的武功，簡直可以跟屈寒山相較！

× × ×

他們巳無路可走！

誰說「天無絕人之路？」

在他們面前的，就算有路，也是絕路一條。

絕路通向死路。

他們縱有路，也給人堵死了！

暮色巳經過去了，夜色巳經來臨了。

他們的希望豈非如同夜色一般漫長，一般無望？

唐方望着天上挑起的第一顆晚星：黃昏星，眼睛不禁發了亮。

晶瑩的星光！

× × ×

余哭余也禁不住道：「好輕功！」

漢四海淡淡一笑，說道：「是眞的好麼？」

余哭余奇道：「當然是好。」

漢四海淡然一笑道：「不見得吧。」

余哭余沒有再說話，他在等漢四海說下去，漢四海果然說下去了：「其實在我翻過牆頭時，余兄心裏是在想，這小子實在太狂了，要不是看我跟柳五總管有交情，而且又是屈劍王介紹來的，你早都要毒我一毒，給我點厲害瞧瞧了。」說着又笑道：「不知我說的對不對？」

余哭余的臉色變了變，却仍然陰聲細氣道：「漢兄太多疑慮了罷。」

漢四海大笑道：「這樣好了，爲使余兄心服，我們一齊來賭一賭。」

余哭余不解道：「賭什麼？」

漢四海白皙的手伸出來比了一比：「殺人。」

余哭余居然提高了聲音：「哦？」

漢四海輕笑道：「殺那一班人，你用毒，我用暗器。」

余哭余心忖：我用的是毒，殺人於無形，難道遜於你不成？當下冷笑道：「如此甚好。只不知你要何種賭法？」

漢四海眼睛發亮：「賭殺人，看誰殺得快，看誰殺得多。」

余哭余即道：「什麼時候開始？」

漢四海斬釘截鐵地道：「現在。」

他這話一說完，余哭余的雙手就伸了出去，立即就發生了一件很詭秘的事。

古嚴關的蒼古石牆上的磚塊，忽然如一層薄薄的暗青，迅速地游移前來，乍看似一層薄霧，但仔細看去，又像千萬條小虫一齊向前游來

唐方忍不住失聲叫了起來，馬竟終也動容道：「蠱毒！」

蠱毒是既不可滅、又毀不得的，是爲武林中人最爲頭痛的毒物，蕭秋水等前有蠱毒，後有强敵，眞是無可走避，更驚人的是「瘟疫人魔」余哭余竟可遙控蠱毒，簡直到了不可思議的地步。

就在這時，余哭余忽然變成了一隻刺蝟。

× × ×

余哭余是人，怎麼會變成一隻刺蝟？

其實余哭余不是眞的變成一隻刺蝟，而是在刹那間，被上百口長針齊齊釘在身上，所以像刺蝟一樣。

余哭余悲吼了一聲，漢四海却笑道：「我贏了，我先殺了一個。」

然後余哭余就倒了下去，倒在文鬢霜

的屍首旁，文鬢霜凸出的雙目恰好瞪住他，也不知是悲哀，還是諷刺？

殺人者人恆殺之。

× × ×

余哭余一死，他的蠱毒都奇異一般地消失不見。

然後漢四海「呼」地一聲，穿古嚴關口而出，掠過蕭秋水等人面前，邊笑道：「現在前有去路了。」

然後飄巧地落到柳千變等人面前，柳千變等都唬了一下，不宗向後退了三步，漢四海仍然瀟洒的微笑着。

× × ×

漢四海殺余哭余，這一下突變，委實太玄奇，太驚人，太出人意料。

這一下不但柳千變等無法接受，連蕭秋水等都不能置信。

屠滾忍不住咬牙切齒，道：「漢四海你——！」

漢四海輕輕地「嘿，嘿」笑道：「我不叫漢四海。」

柳千變的臉色似有些變了，囁嚅道：「你是……？」

漢四海仰天大笑道：「我不姓漢。我姓唐。」

唐方居然接道：「漢唐都是盛世。」

唐四海撫掌笑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我也不叫四海。」

唐方亦微笑道：「他不叫四海，他叫朋，朋友兄弟的朋。」

唐，朋！

× × ×

唐朋！

「漢四海」居然向蕭秋水等擠擠眼睛，輕輕「嘿，嘿」笑了兩聲，道：「唐方的唐，朋友的朋。」

唐朋！

唐家唐朋！

唐家最善結人緣的唐朋！

蕭秋水一下子完全明白過來了。

難怪「漢四海」出現時，唐方眼眸會發亮。

原來唐方知道「漢四海」並不是「漢四海」，而是唐朋。

難怪「漢四海」一出手時，蕭秋水會覺得眼熟。

因爲那是蜀中唐門施放暗器的獨門手法。

而蕭秋水先後曾跟唐柔，唐大，唐方結交過，當然熟悉這種獨一無二，擧世無匹的暗器手段了。

× × ×

奇怪的是柳千變的臉色變了，却不是憤怒，而是不自然起來了。

「獅公虎婆」也沒有妄動。

「長天五劍」依然淡淡地，近乎冷漠的靜觀變化。

「千手」屠滾却眞正跳了起來，厲聲道：「你殺了余哭余？」

唐朋嘿嘿笑道：「你要不要去問余哭余？」

屠滾瞳孔收縮：「你是臥底？」

唐朋還是「嘿嘿」笑了兩聲：蕭秋水忽然發現他得意時總喜歡嘿笑幾聲，聲音有些怪異，但並不刺耳，也不含惡意，只聽唐朋繼續道：「權力帮要滅唐家堡，是夢寐以求的事，我們唐門的人，怎會完全沒有提防？」

「暗器卅六手」屠滾叱道：「久聞四川唐門暗器之法獨步無雙，今日我們倒要領教。」

他說完「我們」，回過頭去，却見柳千變他們並不那麼「我們」，不覺心虛，變了臉色。

唐朋笑道：「請動手。」

「暗樁三十六路」屠滾怒道：「你們幹嘛？怎麼都不出手！」

柳千變尷尬一笑，正欲啓口，却欲言又止。

唐朋却道：「你不動手，我倒要先下手了。」

「千手人魔」屠滾知道大敵當前，不能再大意，猛回過身來，全神對敵。

他一回過身來，忽然「嗤嗤」兩聲，從他左右肘部響起，響起時巳打到唐朋身前！

先下手爲强！

× × ×

這一下出擊之快，不容人閃躲！

唐朋沒有閃躲。

他倏然出手，左右中指一彈，「的的」二聲，暗器打偏。

就在這時，唐朋臉色變了！

他突然飛昇而起，飛越十尺。

蕭秋水等大惑不解，屠滾施放暗器時，唐朋不避，暗器被彈落地後，唐朋反而跳避！

而且人在半空，是最忌對方以暗器射擊的，暗器高手如唐朋者，怎會不知這個道理？

但蕭秋水等很快就明白了唐朋的用意了。

因爲唐朋剛才站立的地方響起輕微的，幾近無聲的「噗噗」二聲微响！

暗器射入地面。

有勁風，急而快的暗器只是幌子，這無聲但陰毒的暗器方才是主力。

蕭秋水等不覺捏了一把冷汗——要是屠滾的敵手是自己，自己現在還會有命在麼？

× × ×

唐朋在夜空中白衣如雪，一出手，巳封死了屠滾的攻勢。

七枚鋼鏢，飛旋打出，竟然都沒有固定的方向，在夜空中不住閃動，然後接近目標時，突然速度增快，全力射向屠滾身上七個要穴！

屠滾失聲叫道：「七子神鏢。」

蕭秋水一聽，心頭一震，「七子鋼鏢」就是昔日唐大在浣花劍派聽雨樓前，用以誅殺「百毒神魔」華孤墳的「千迴盪氣、萬迴腸」的「七子鋼鏢」。

「七子鋼鏢」一出，狡獪高强如華孤墳尚難免一死，雖則華孤墳也毒傷了唐大，但「七子鋼鏢」刹那間的光芒，却在觀看過此場戰役的人心中永不磨滅。

屠滾也是暗器名家，他當然識貨。

他就地一滾。

這一滾，十分怪異，竟似唐朋飛越古嚴關一般，一滾八丈遠。

「七子鋼鏢」居然落空。

屠滾的滾，曾經躲開過唐方的絕門暗



玄機妙算

機智子・文

易居平獄計

俗語說：「人為財死，鳥為食亡。」人性的最大弱點就是慾念太重，由於慾望是永遠無法滿足的，是以有爭奪，結果兄弟也會反目，親戚變成路人。所以荀子主張「禮義師法之化」，而且古人也告訴我們說「知足常樂」，不是沒有道理的。

傳說有位富人名叫趙祿的，死後留下一大筆財產。他有二個兒子，計劃把這筆財產給分了。

老大為人一向陰險狡詐，他暗中賄賂了司賬（掌管賬冊的人）和族長，把好的部份盡歸己有，留下差的一些給老二。

老二感到憤恨不平極了，到官府告了幾次狀，但總是敗訴下來，原來老大把官府裏的人也買通了。

老二想：「聽說包大人一向公正廉明，何不去向包大人申訴？」

包公接受了老二的申訴，傳令老大和族長來問話。

「公平得很，絕對沒有偏私。」老大和族長都這麼說。

「好，既然絕對公平，那麼從現在起，老二就進住老大家裏，老大進住老二家裏，所有的財產物件，一律不許移動，所有權狀就當堂交換。」

這案子，就這樣終結了。老大只有暗地裏叫苦。

曹操才智差楊修三十里

東漢時代，一位住在上虞的女子曹娥從小最盡孝道，在十四歲那年，其父曹盱在五月五日那天不幸溺水而死，她晝夜在江邊嚎哭，但一直未曾打撈到屍體。過了十七天，她自己投江自盡，而奇怪的是，再過了五天，江邊浮出兩具屍首，曹娥抱着父屍浮現出來了。太守為她立了一方石碑，潁川人士邯鄲追題了頌辭，曹娥碑仍是人人稱頌的好文章。

到了漢獻帝末年，文才冠絕一時的蔡邕有一天夜過曹娥碑下，因為四周漆黑沒有燈火，然他對曹娥碑的盛名早已欽佩許久，所以下了車，以手摸讀全文，一字一句都經他推敲摸索得來。他心裏深受感動，在碑前默默佇立了片刻，即慢慢在石碑背後寫下「黃娟幼婦外孫韭臼」八字，然後乘車離開。

有一天曹操與他的文官楊修出行，看到這碑後的八個字時便問楊修：「你明白它的意思嗎？」楊修回答道：「明白的。」曹操及時阻止他，叫他暫時不要將答案說出。說完，他們就繼續前進。兩人默默的行了大約三十里路，曹操突然像是頓悟了似的對楊修說道：「我寫在別的紙上，等一會你講出你的答案來。」等曹操在紙上寫完了寥寥幾個字後，楊修便把自己的想法說出：前兩個字「黃娟」指的是有「色」的「絲」；「絲」與「糸」字是通用的，因此將與「色」、「糸」合併即成了「絕」字。「幼婦」兩個字指的是「少女」；將「少」與「女」合併即成「妙」字。「外孫」是由女兒生出來的兒子，將「女」和「子」合併就是「好」字，韭臼呢？「韭臼」就是「受辛」（也就是搗碎椒、薑等用的容器）受辛合起來便是「辤」，「辤」與「辭」古文相通。他的答案果然與曹操所寫下「絕妙好辭」一模一樣。

曹操不禁佩服得搖頭歎息的對楊修說：「我的才智和你比起來，實在是相差了三十里啊。」

棄糧奮鬥

用兵要能審度機宜，把握原則，一旦決定採取「速戰」策略，則不惜暫時棄置糧秣。

晉國大將桓溫，率領部隊攻伐蜀漢，在靠近蜀漢的邊界時，幾位部將建議道：「我們在這兒應把部隊分成兩路，一從大路直攻成都，一從斜徑包抄進襲，如此兩面夾攻，便不難把漢賊擒住了！」

「這樣不行，」桓溫分析着目前的情勢，說道：「咱們軍隊老遠趕來，沒有後援，一旦開戰，千萬要把握『速戰速決』的策略，所以要集中全力，以求一戰成功，假定分兵夾攻，則勢力削弱，對方會趁着我們遠行勞困，猛力反擊，那不免要吃敗仗！」

桓溫終於決定疾速進軍，又顧慮到太多的糧草會拖累行軍的速度，於是把大部分的糧秣囤積在邊境，只帶了三天的糧食隨行。當與敵軍相遇時，手下人人拚着老命，因而把蜀漢的軍隊打得落花流水。

失而復得

裴度到中書省去辦事，忽然手下的人跑來報告說：「老爺，不得了，不得了，官印被人盜走了！」中書省在座的官員，聽到這個消息莫不驚惶失色，然而裴度卻神色自若，若無其事的樣子。沒過多久，手下的人又跑來稟告說：「恭喜老爺！盜賊把印鑑又送了回來！」裴度點點頭，好像一切都是預料中的事一樣。有人覺得失官印當憂，失而復得當喜，怎麼裴度不憂也不喜呢？於是問裴度：「您怎麼都沒反應呢？」

裴度解釋：「偷這官印，只有為官的人才用得着，而這只印偷得去，充其量不過蓋在書畫卷軸上，以增光彩。如果當初我下令搜捕，並聲言要嚴加究辦，那偷兒一聽害怕，就會把印鑑丟到河裏，以湮滅證據了事。到時候官印就永遠找不回了，所以我故意不作聲響，偷兒一定以為還來得及放回去了事，於是又送還回來了。」聽完裴度的這一番解說後沒有人不佩服裴度的智慧和膽量。

息事寧人

陸稼書以廉潔而能幹為人所稱道，當他在嘉定做官的時候，有位富翁養着一頭白色的鸚鵡，非常可愛，不用鳥籠或繩索來套住牠，主人出門，牠便隨在後面飛翔，主人要是到親朋好友那裏，被拉進喝酒，牠也會跟着飛進室中，停在案頭，必待主人揮手要牠回去，牠才飛回家中，如此善解人意，難怪主人愛之若命，打了一面金牌繫在牠的頸子上，不久之後，這鸚鵡被隔壁的貓咬死了，富翁非常傷心，告到陸稼書那兒說道：「我這不比常的鳥，頸子上掛着金牌，一看便知牠高貴，一定要他們想辦法賠我同樣的一隻。」陸稼書聽了，判道：「鳥掛着金牌，貓兒怎會看得懂呢？禽獸互相傷害的事件，與人無關。」富翁聽了這判決也無可奈何，只好回家捕殺隔壁那隻貓，發洩心頭的忿恨。

强弱爭勝計

齊威王和田忌以賽馬做賭注，田忌的馬老是跑不過齊威王的馬，輸掉了不少錢。因此向孫臏請教。

孫臏說：「這很簡單。公子只要用下等馬和王的上等馬比，用上等馬和王的中等馬比，用中等馬和王的下等馬比，那麼輸了一次，却贏掉了二次，豈不是佔了便宜嗎？」

田忌就照孫臏的計劃。

當齊王的上等馬和田忌的下等馬比賽時，田忌的馬落後了一大截，觀衆都捧腹大笑。結果田忌輸了一千金子。

但到中等和下等的馬比賽時，田忌都獲勝。反而多贏了一千金。

火水相濟

粘罕攻打太原城，他所採用的塡塞護城濠溝的方法，是先用木板鋪上木材，又用茅草覆蓋，然後堆置土塊於上面。

總管王稟見到金兵塡濠時，便先在城牆內向外挖穿孔竅，放進起火用的唧筒，等金人鋪了木材完畢，立即由城上投下油燈。

油燈一下水，可以燃燒那些浸濕的薪材，同時令人從孔竅中鼓動唧筒，這麼一來，靠近敵人的濠溝便烟火迷濛，使得金兵不能張開眼睛繼續塡濠。

這一招可算厲害，只可惜兵力單薄，不敢出兵與金人交戰，唯有固守着太原城，也因如此才保得了太原。

器，也曾逃過文鬢霜聯手交擊。

他的「滾」，尤如柳千變的輕功，雖然不如輕功好看，但功效無疑更大。

唐朋臉色却微變，他深深地知道，要是他三次出手還殺不了屠滾，有兩種十分不好的後果會出現，第一是自己未必制得住屠滾，第二柳千變等人極可能會出手。

最後一點尤其重要。

所以他就撒出了「雨霧」。

× × ×

「雨霧」！

唐方就是用「雨霧」搏殺了「三絕劍魔」孔揚秦！

唐家雨霧！

× × ×

屠滾怪叫，雨霧一出，他就在雨霧、他的嘶叫在夜色中如鬼哭神號，令人毛骨悚然。

殺人如雨，殺人的霧。

但是他居然衝出雨霧之中。

他雖然一身是血，但却未死，一矮身，居然不見了。

唐朋輕巧地落下來，「嘿、嘿」笑了兩聲，道：「好厲害的暗樁三十六路。」

「落地生根」馬竟終忽然跳出來，打量了一下地面，冷冷地道：「這遁土法瞞不過我。」

說着，忽然一拳往地上打下去，「蓬」地一聲，泥土竟是鬆的，馬竟終一拳打入沙中，這時便聽一聲撕心裂肺的慘呼。

這呼聲半途切斷，就像鷄啼的時候突然被砍斷了脖子。

馬竟終這一拳，正打在臥伏在土中的屠滾之背脊上，擊散了他的功力，打碎了他的腰骨，把他一拳擊殺於土中。

他彷彿替自己找好了埋葬的地方。

馬竟終皺着眉頭，緩緩抽出了手，穩穩地大步踏了回去，站到原來的地方。

× × ×

奇怪的是，柳千變等始終都沒有出手救助屠滾，這一點也是讓屠滾至死都不明白的。

唐朋目光閃動，笑道：「這位朋友馬步好紮實。」

蕭秋水替馬竟終答道：「他外號就叫『落地生根』！」

唐朋嘿、嘿笑道：「原來是馬兄！」又恍然道：「難怪一眼就尋出屠人魔的『根』了。」笑笑又道：「幸好他在馬兄眼下無處遁形，否則被他逃了，嘿嘿，」唐朋說這話時竟是對着柳千變等面前說的：「那麼對大家都不好，很不好了！」

柳千變的臉色彷彿有些不自然，却强作平淡地道：「你們殺了屠滾，只有更死得快一些而已！」

唐朋笑道：「你要為他報仇？」

柳千變沒有作聲，唐朋又道：「今晚之事，你不說，大家也不會說的。」

柳千變側首看了看，怫然道：「他們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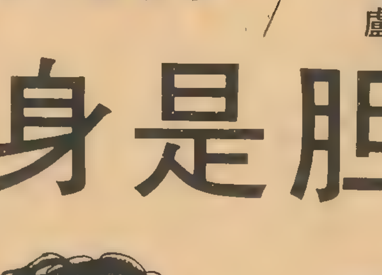
唐朋嘿、嘿笑道：「這點你倒不必担心，獅公虎婆，你們的孩子還在唐家，一切安好，不用費心，只要有我唐朋存身的一天，你倆老的獨生子都會活得比什麼人的孩子都快樂。」

（未完）

民初俠義鬥智故事

獨孤紅・文
盧令・圖

一身是胆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馬標匆匆去見龍剛，將兩次對付秦彪，找到耗子的經過說了一遍，並加以分析，然後向龍剛請示應如何行動。龍剛聽完報告後，便指示他先到勝記車行找勝如蘭，問明以前勝家所保的那個姓趙的年紀及外貌，之後再到霸王寨去找耗子。馬標聽了指示，便連夜趕往勝記車行，問清楚勝如蘭，隨即前往霸王寨，在他尚未到達霸王寨之前，趙明已先他而到，趙明此行，也是打聽耗子的下落的，由於這一打聽，卻招致三個大漢來向他盤查……

擄走扯旗兒

趙明道：「當年『扯旗兒』（扒手）道兒上的朋友，多年沒見了，聽說他在這一帶得意，來看看他，卻聽說他造化大，進了『霸王寨』。」

濃眉大眼壯漢點點頭道：「喔，原來是這樣，貴客來得不巧。」

「怎麼？」

「耗子不在寨裏。」

「眞是不巧，那就算了，我改天再來吧。」

濃眉大眼壯漢站了起來：「『霸王寨』歡迎貴客，吃喝玩樂的地兒，應有盡有，要是有什麼不周之處，請隨時招呼。」

趙明欠身稱謝。

濃眉大眼壯漢轉身要走。

就在這時候，酒館兒裏進來個人，是耗子。

趙明看見了耗子一怔。

耗子也看見了趙明，一驚，扭頭就往外跑。

趙明不但沒追耗子，翻身後轉，一頭撲進了酒館後頭。

濃眉大眼壯漢正發怔。

追查金懷表

耗子像一陣風，又進來了：「我是耗子，快逮他，不能讓他跑。」

濃眉大眼壯漢一定神再看，趙明已經沒了影兒，他明白了，帶着人往後追去。

耗子急得跺腳：「奶奶的，這又不是別處，我怕他幹什麼？」

濃眉大眼壯漢帶着人往酒館後頭追出來，酒館後頭是條黑胡同，什麼也看不見，可也難以藏人。

追出黑胡同到了街上，一問椿卡，看見趙明那麼個人往寨外去了。

三個人追到了牌樓，沒看見趙明，卻迎面來了馬標。馬標想攔還沒攔，濃眉大眼壯漢却先攔住了他：「看見有人從這條路出去沒有？」

「什麼樣個人？」

「四十來歲，白白胖胖的，嘴唇上還留着兩撇小鬍子。」

馬標心裏猛一跳，可是他沒看見，道：「不用追了，回去再說。」

就在這時候，有個人進了「霸王寨」，呢帽壓得低低的，看不見臉，馬標幾個都沒在意，等看見那人的時候，只看見了

個背影。

濃眉大眼壯漢道：「不用追了，回去再說！」

馬標道：「我叫馬標。」

眞是人名樹影。

馬標這當兒在這「霸王寨」是响噹噹的。

濃眉大眼壯漢一怔，立即歡顏躬身：「原來是馬爺，前些日子沒見着您，我這就往裏通報。」

他要動，馬標伸手一攔：「不急，那個人姓趙？」

「不，他說他姓蕭。」

「蕭？呃，肖，他把『趙』字拆開了，他姓趙，我讓耗子到寨裏來了，他到了沒有？」

「到了，剛到。」

「我上賭坊去，叫他來見我。」

「是！」

在濃眉大眼壯漢暴應聲中，馬標逕自一個人走了。

「駱記賭坊」裏的人，沒有不認識馬標的，馬標一進門，就像皇上的聖駕到了，弟兄們剛迎上來，陳明從裏頭飛也似的出來，也迎了過來，老遠地先躬了身：「馬爺。」

馬標道：「我借裏頭辦點事兒。」

陳明忙側身讓路：「您請。」

馬標往裏走，陳明帶着兩個弟兄跑了進來。

馬標往下一坐，馬上獻茶的獻茶，敬烟的敬烟。

當然，這全是因爲那位女西霸天。

馬標心裏着實有一陣感動。

濃眉大眼壯漢一個人帶了耗子進來。

耗子是個明眼人，在「扯旗兒」道兒上混，招子不够亮還行，一見這架式，當然知道馬標在「霸王寨」的份量，忙上前躬身，恭恭敬敬：「馬爺——」

馬標道：「我讓你上『霸王寨』來，沒坑你，沒騙你吧。」

耗子忙道：「您這是那兒的話，耗子怎麼敢？」

「姓趙的來找你了？」

「是的，我剛到，肚子有點餓，想去吃點兒，沒想到進門兒就瞧見了他，一害怕我轉身就跑，等跑出酒館我才想起來，在這兒還怕個什麼勁兒，等我衝回酒館的時候，那小子已經往後頭跑了，前情我就不清楚了。」

馬標轉眼望濃眉大眼壯漢。

濃眉大眼壯漢忙把經過說了一遍。

靜靜聽完，馬標點了頭：「來找耗子的，見着耗子却跑了，算他機警，不要緊，不愁找不到他，時候不早了，你去歇息吧，明兒個我再找你。」

「是。」

馬標又轉望陳明：「在賭坊裏給他找個地兒睡。」

「是，」陳明恭應一聲，馬上吩咐身後弟兄：「去，帶耗子歇息去。」

恭應聲中，兩個弟兄帶着耗子走了。

沒事兒了，既然明天還要見耗子，馬標自己當然也要在「霸王寨」住一宿，既是要在「霸王寨」住一宿，當然也就該去見當家的，再說，憑他現在的身份，也不能住別處。

可是馬標極覺得彆扭，極覺得有點兒怯。

他這兒正不知道該怎麼辦好。

一陣香風，進來了小姑娘小紅。

陳明等忙招呼：「紅姑娘。」

小紅跟沒看見別人似的，笑哈哈的冲馬標福了一福：「當家的有請馬爺。」

馬標直了眼了：「哦！她怎麼知道我來了？」

小紅道：「這就叫做心有靈犀一點通嘛。」

不去不能，馬標臉一熱，趁勢站了起來，跟小紅走了。

陳明等恭送出賭坊，門口又停着那輛馬車，車把式高坐車轅，車後兩匹馬上，是兩個腰別兩把像伙的漢子。

馬標上了車，在陳明等哈腰恭送中，車馬走了，直馳內寨。

陳明等望着車馬不見，進去了。

誰都沒留意，酒館門口站着個人，把賭坊門口的情形，看得一淸二楚。

是剛進寨那個戴呢帽的，這會兒從酒館射出來的燈光，照出了他半張臉，赫然是裘萬山。

只聽他低低道：「看這小子的派頭兒，八成兒是那個馬標，耗子進賭坊沒出來，這下棘手了！」

可惜，沒第二個人聽見。

× × ×

馬車停住，馬標一掀開車簾，就瞧見了戴若男，姑娘刻意打扮了一番，嬌美之外，還帶幾分俏。

要說這樣的姑娘誰不愛，那是東吳大將——賈化（假話）。

只因爲馬標是匹野馬，不願受羈絆，

馬標跳下了車，戴若男含笑前迎，人未近，香風先襲來：「來了。」

馬標覺得臉上熱熱的：「大哥讓我來等姓趙的，沒想到他比我早到了一步，已經跑了。」

戴若男道：「派人追了嗎？」

「沒有。」

「他跑不遠，幹嗎不派人追。」

「用不着勞師動衆，我有個辦法，讓他自己上鈎。」

戴若男道：「咱們屋裏說去吧。」

所謂的屋，是間精雅小客廳，小綠在門口施禮恭迎，廳裏已經擺好一桌酒席。

朱漆小圓桌，兩把高背椅子帶大紅錦墊。

桌上是整套的銀器，菜不多，可是每一樣都很精緻。

馬標又一陣感動。

可是還有讓他更感動的。

戴若男道：「洗澡水打點好了，你是先洗澡，還是先吃飯？」

馬標眞有點餓了，可是一身髒也不舒服，他沒有意思表現體貼，可是話却冲口而出：「妳每天晚上都吃點兒？」

「不，平常早睡了，這是特意爲你做的，陪你喝兩盅。」

眞快，馬標才到了多久。

感動之餘，馬標道：「那麼我先洗個澡。」

戴若男也會過意來了，喜上眉梢，心

裏好甜，忙親自帶馬標進了裏頭一間。

是間浴室，什麼都準備好了，包括乾淨的內外衣裳，新的。整間浴室裏香香的，不知道洒了些什麼。

馬標不用人侍候，當然也不能讓人侍候。關上門，痛痛快快洗了個澡，穿上新衣裳，混身舒泰。

等到他走出來，戴若男一雙目光緊盯着他看，看得他臉發熱。

兩個人坐下，小紅、小綠旁邊侍候，邊喝邊聊。

「大哥好。」

戴若男懂禮，這也是攻心，因爲馬標敬服的只有他那位大哥龍剛。

的確，馬標一聽大哥，馬上肅容回答：「大哥很好。」

「三姑娘也好。」

這是戴若男玲瓏心竅，她不稱小妹而稱三姑娘。

「小妹」固然比三姑娘近乎點兒，親熱點兒，可是不如三姑娘帶點兒尊敬。

馬標道：「小妹也好，都好。」

戴若男接着問：「是怎麼回事兒，大哥讓你回寨裏來等姓趙的？」

她不用來，而用回，足證姑娘用心良苦。

幾句話談過之後，馬標自在多了，他把密樹林分手之後，去找秦彪以及耗子的經過，從頭到尾說了一遍。

靜靜聽完，戴若男是由衷地敬佩大哥：「大哥眞是料事如神，姓趙的果然找上咱們寨子來了，可惜只可惜，弟兄們不認識他，你也遲回來了一步。」

馬標道：「『霸王寨』上下，要是都認識他這麼個人，他也就不敢來了，不管怎麼說，他找上『霸王寨』，總是冒着極大的險，可見那東西對他有多麼重要。」

戴若男道：「你跟大哥懷疑兩個姓趙的是一個人，勝八姑娘說他可能貼上假鬍子，當然也有這可能，可是兩個姓趙的要眞是一個，他幹嗎這麼傻還姓趙？換個姓，不就根本不會引人懷疑了嗎？」

「許是他不願意改姓，也可能他認爲這樣更安穩，誰都會認爲，姓趙的不會還承認自己姓趙，妳不也這麼想？不管怎麼樣，咱們只是坐在這兒猜，究竟兩個人是一個人，還是兩個人？只等找到這個姓趙的，也就眞像大白了，到那個時候，他想瞞都瞞不了。」

戴若男輕咬貝齒，恨得輕拍一下桌子，雖然很輕，還是震得桌上杯盤一跳：「早知道這樣，說什麼都該派人去追他。」

馬標喝了一口酒：「不要緊，不怕找不到他，是要把耗子掌握在手裏，他就不會遠離，拿耗子約他，一約就是一個。」

戴若男臉色變了變，道：「眞要是兩個人是一個人，姓趙的坐的是勝記車行的車，冒牌姓趙的又死在老哈河裏，軍警聯合執法處的用心，可就太狠毒了。」

馬標道：「要不我當初怎麼會上『霸王寨』來呢？」

戴若男臉色忽又一變，變得嬌媚無限，變得柔婉無比：「眞要說起來，我得感謝軍警聯合會執法處，不是他們，你又怎麼會上寨裏來？」

馬標只覺臉上猛一熱，好像剛才喝的酒，一下都湧上來了——

× × ×

三更都過了。

「駱記賭坊」，前頭還是「坊」開不夜，呼盧喝雉之聲遠傳幾條街，夜靜時分，聽得特別清楚。

可是「駱記賭坊」後頭，卻是一片安靜，靜得一點聲息都沒有。

要有，那也是偶而一兩聲打呼聲。

靜是夠靜，可是並不太黑。

這「駱記賭坊」後頭，是個小小的四合院，其他地方都黑着，只有東廂房裏還透着一點燈光。

在這種大黑夜裏，有這麼一點燈光，會讓人覺得整個院子都不算黑。

西廂房的屋背上，有個圓圓黑黑的影子往上一冒。

像是隻貓。

不是貓。

貓的身子沒這麼圓。

是個人腦袋。

人腦袋露出屋脊，居高臨下，往東廂房看。

除了從窗戶上透射出來的燈光，別的他什麼也看不見。

只一轉眼工夫，那個人腦袋往下一縮，又不見了。

又是一轉眼工夫，從西廂房南屋角的暗影裏，閃出個人來。

是人不是貓。

可是他的行動像貍貓，只一閃，就到了南牆下，然後貼着南牆根兒的暗影，竄兩竄便到了東廂房南屋角，一閃又隱進了南屋角暗影裏。

從西廂房到東廂房，貼着南牆根兒這一段，雖然他快，但是仍可以看出，這個人一身俐落打扮，頭上扣了頂呢帽。

他隱到南屋角暗影裏之後，拐過屋角到了東廂房後。

東廂房後跟院牆之間，形成一條窄窄的走道。

說走道，平常沒人從這兒走。

東廂房後的這面牆，有三扇窗戶。

許是天兒熱，窗戶都開着。

從中間那扇窗戶，透射出來燈光，從前頭透射出去的燈光，跟從這兒透出來的燈光，是同一盞燈。

有燈，表示屋裏的人還沒睡。

他矮身從頭一扇窗戶下，到了中間那扇窗戶下，凝神聽聽，屋裏沒一點動靜。

沒動靜無以判斷，也許屋裏的人正對着窗戶坐着，絕不能露頭去看。

這是經驗，江湖道上的經驗。

他手伸在地下，撥弄着地面，發出些聲響。

屋裏仍沒動靜。

聲音再大些。

屋裏仍沒反應。

這表示屋裏沒人。

他緩緩往上冒起，越過窗台往裏看，屋裏眞沒人。

他往上一竄，人已穿過窗戶進了屋裏，輕如四兩棉花，沒出一點聲響。

這間屋，是東廂房中間的一間，燈在靠北牆一張桌上放着。

除了桌、椅、床，別無長物。

床靠南牆，一頭頂東牆，緊挨窗戶。

這當兒床上扔着幾件衣裳。

從衣裳上認人，應該錯不了。

藉着燈光看人，也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了。

摸進來的這個人，是裘萬山。

就在這時候，有人哼着小調進了東廂房。

裘萬山閃身過去，貼在西牆上。

東廂房有個房門，但是東廂房裏隔成三間，每一間還有扇門。

許是怕吵了別屋裏睡覺的，進東廂房後，小調聲就不哼了，門被推開，進來個人正是耗子，光脊樑，穿短褲，脚底下趿拉着鞋，肩上搭條毛巾，嘴裏還啣根烟捲兒。

看樣子像剛洗過澡。

掩上門往裏走，他不急着穿衣裳，本來嘛，都要睡了，還穿什麼衣裳？

裘萬山竄過去，一把刀子抵在了耗子腦袋：「不要叫，出一聲我要你的命！」

摸到這兒來，足證是高手。

腰眼肉軟的地方，正是人身幾大要害之一。

耗子很識相，一動沒動，道：「你不像是姓趙的。」

話是說了，可是他沒敢回頭。

裘萬山道：「姓趙的來過『霸王寨』嗎？」

「來過，又跑了，算他跑得快。」

「眞算他跑得快，沒讓我碰上。」

「你跟姓趙的之間有樑子。」

「姓趙的是隻兔子，我是鷹。」

「怎麼回事？」

「不關你的事。」

「可是你找我——」

「有了你，就不愁姓趙的不自己送上門來。」

「你錯了，東西早不在我身上了。」

裘萬山一怔，隨即陰笑：「每一個做賊的，都會這麼說。」

耗子忙道：「眞的，我可以賭咒。」

「賭咒算什麼，江湖道上不興這一套的。」

「眞的，不信你可以找。」

「哼！我懶得動，要你自己乖乖拿給我。」

「你就是殺了我，我也拿不出來。」

裘萬山臉色一變：「那兒去了。」

「你這話問得豈不外行，我要那個玩藝兒幹什麼？早就脫手了。」

「在那兒脫手的？」

「五里舖的一家當舖。」

「有地方找就行了，咱們去拿。」

「拿不回來了，那家當舖早關門兒了，人也不知道走那兒去了。」

「少跟我來這一套。」

「騙你幹什麼？我去過了！」

「幹你這一行的，脫了手的貨，還想贖回來，這倒是頭一回聽到。」

「我也是頭一回去贖，偵緝隊的秦彪告訴我，那東西花錢都買不到，我不能吃這麼大虧。」

裘萬山臉色變了：「那家當舖眞關門了？人眞跑了？」

「當然是眞的，不信你可以去看。」

「姓趙的死定了，好在那是他的事，不是我的，我是打着他這隻兔子就行了，就算要挨八顆槍子兒，讓他承當去吧，穿上衣裳，跟我走。」

「不跟你說了嗎？東西已經不在我身上了。」

「我知道，可是姓趙的不知道，是不是？」

耗子心想，只要姓趙的碰上秦彪，一定會知道。

他心裏這麼想，嘴上可沒敢說出來，一說出來，他就毫無價值了，背後這人或許不會再架走他，可是很可能他會永遠躺在這兒。

權衡一下利害，他點了頭：「好吧，我穿衣裳。」

他走向床邊。

裘萬山緊跟在後，槍子不離他的腰眼兒。

耗子感覺得出，槍子並沒碰着腰眼，可是腰眼附近一股子涼意，顯見得槍子離腰眼不遠，回身奮力搏鬥，十成把握不到一成，他只有乖乖穿了衣裳。

「『霸王寨』明槍暗卡遍佈，你自信能把我帶出去。」

「我進來了，他們到現在還蒙在鼓裏，是不是？」

「出去多一個人，可就不一樣了。」

「你最好帮我這個忙，帶不走活的，我就把死的留在這兒！」

耗子聽到這個，嚇得他沒敢再說話，可是，這裏他剛穿好衣裳，頸子後挨了下重的，眼一黑，頭一昏，就什麼也不知道了。

裘萬山把耗子往肩上一扛，吹滅了燈，從窗戶穿了出去。

他沒走原路，就從窗外的東牆，翻出了「駱記賭坊」後院。

× × ×

天是很早就亮了。

可是馬標醒得並不早。

醒來睜眼，望見窗戶上已然大亮，一驚猛地坐了起來。

坐起來才發覺自己光着上身，下身是穿條短褲。

忙再看身旁，還好，是他一個人。

他也眞是，人家姑娘戴若男，豈是那種女兒家。

靜了靜，發現自己還帶着幾分酒意，接着猛又想起，這身衣裳不是自己脫的。

誰脫的？

這種事，姑娘戴若男不會假手小紅、小綠。

還能不娶人家？

誰叫自己喝那麼多。

也許這就是緣。

馬標已坐那兒發呆。

門上有人輕敲，戴若男輕柔的聲起自門外：「醒了嗎？」

馬標一定神，忙道：「醒了，馬上起來。」

他還眞不敢慢，還有正經事等着他呢，一骨碌下了床，匆忙穿好衣裳，過去開了門。

戴若男帶着小紅、小綠捧着漱口洗臉水在外頭等着，一見開門，都走了進來。

放好漱口洗臉水，小紅、小綠忙着去疊被收拾床，馬標又不自在了。

戴若男含笑望着他：「睡得好嗎？」

馬標臉上「烘烘」地一熱，含混應了聲：「還好。」忙去漱口洗臉。

戴若男道：「早飯開在外頭，等你漱洗過以後，咱們一塊兒吃吧。」

敢情人家一直等他到現在，還沒吃飯呢。

還要人家對他怎麼樣？

馬標心裏明白，可是，嘴上什麼都沒說。

漱洗過後，兩個人到了外頭客廳，早飯早擺在桌上了。

兩個人還沒入座，外頭响起個恭謹話聲：「禀當家的，賭坊管事陳明求見。」

戴若男沒馬上答應，轉望馬標：「許是帶着耗子來了。」

馬標道：「能不能讓他們進來？」

「也沒什麼不能的。」

「那就讓他們進來。」

戴若男轉望小紅、小綠：「讓他們進來吧！」

小紅馬上揚聲道：「當家的有話，陳明進見。」

「是。」

外頭一聲恭應，陳明匆忙進來，臉色不對，馬標一眼就看出來了。

他還沒來得及問，陳明已躬身施禮：「馬爺，當家的，耗子不見了。」

戴若男一怔，臉色倏變。

馬標抬手攔住了她，望着陳明道：「怎麼回事？」

「回馬爺，」陳明誠惶誠恐，「你說今天要見他，早上我看時候不早了，叫弟兄去叫他，那知道他人已經不見了。」

「是不是出去幹什麼去了？」

「不，馬爺，看床上的樣子，他一夜沒睡，寨子裏也都找遍了。」

馬標轉望戴若男：「妳去吃吧，我去看看。」

戴若男道：「我跟你一塊兒去。」

馬標立即又囑咐陳明：「你先回去，我們隨後就到，屋裏屋外，任何東西不許輕動！」

「是！」

恭應一聲，陳明施禮而去。

戴若男立即吩咐備車，小紅、小綠領命而去。

戴若男道：「會不會是姓趙的去而復返？」

「可能。」馬標道：「外頭有人等着，弄不好就會丟命，耗子不傻，在這種情形下，他須托霸王寨都怕來不及，絕不會再一個人往外跑。」

戴若男冷然道：「這個姓趙的好大胆，只堵住他，我非剝他的皮不可。」

霸王寨高手如林，是這麼幾句話工夫，小紅、小綠進來禀報，車已經備好了。

於是，馬標、戴若男帶着小紅、小綠，坐上馬車直往外寨「駱記賭坊」。

就因為「西霸天」要上外寨來，所以，「霸王寨」暫時禁止任何人出入。

「駱記賭坊」前百丈之內也不許人接近。

幾十名帶着槍的弟兄警戒着，戒備之森嚴，如臨大敵。

內寨來的，那輛獨一無二的馬車，當然是隨便進出了，長驅直入。

陳明帶着十幾個兄弟，已經在賭坊前恭候了。

馬車在賭坊前停住，「西霸天」的貼身八衞也下了馬。

馬標從車裏扶出了戴若男，帶着小紅、小綠跟八衞，在陳明等躬身施禮中，進了賭坊，陳明搶前帶路，直進後頭院子。

東廂房裏，除了馬標、戴若男、小紅、小綠跟陳明外，其他的人一概留在外頭院子裏。

馬標，戴若男在屋裏沒發現什麼，馬標到了窗口，探身往外看看，然後他扭頭問陳明：「窗戶外頭有沒有人查看過？」

陳明哈腰道：「兩名弟兄來往查看了兩趟。」

馬標微一皺眉。

戴若男道：「馬爺不是交待過你，屋裏屋外，不許亂動嗎？」

陳明忙道：「回當家的，是在馬爺交待之前，一發現耗子不見，弟兄們就到處查看過了。」

馬標道：「有沒有發現什麼？」

陳明道：「沒有。」

馬標一按窗台兒，人已竄了出去，從窗外，到屋角，他低着頭走了兩個來回，偶而抬頭看看，然後他又於窗戶進了屋，道：「陳管事，派個人到西邊酒館兒裏問問，昨兒晚上從姓趙的走了以後，有沒有又來過什麼扎眼的。」

「是。」

陳明立即去吩咐了，很快又折回來聽命。

戴若男急問道：「怎麼了，發現什麼了？」

馬標道：「人是從西邊過來的，經由後頭這條窄道，從窗戶進來刦走了耗子，窗戶外頭地上有三個人的脚印，兩對有去有回，深一點兒，是那兩個弟兄留下的，另一對很淺，有來無回，是刦走耗子的人留下的，刦了耗子以後，翻東牆走了。」

陳明聽得有點半信半疑。

戴若男剎時揚起了柳眉：「從西邊過來的，這段路不算短，陳明，你們都是幹什麼的？」

陳明嚇白了臉，還沒說話。

馬標說了話：「我剛說過，脚印很淺，來人是個高手，不能怪陳管事跟弟兄們的。」

馬標既說了話，戴若男一話沒說。

陳明暗暗好生感激。

一名弟兄快步進來，恭謹躬身：「禀馬爺，昨兒夜裏，姓趙的跑了以後，酒館兒裏又來個外客，穿身淺灰長袍，頭上一頂呢帽，始終都沒拿下來了，三更過後，他上後頭入厠，一去就沒再見着他。」

陳明登時把個馬標佩服得五體投地。

戴若男道：「該死，酒館兒他們當時為什麼不查看，為什麼不報？」

那名弟兄道：「他們說當時沒在意，還是屬下剛去一問，他們才想起來。」

馬標道：「就是那個人。」

戴若男道：「是不是姓趙的？」

「絕不是，」馬標道：「姓趙的絕不

敢再進酒館兒，再說姓趙的胖一點，窗戶外頭的脚印顯示來人不胖。」

戴若男道：「現在怎麼辦？要不要派出大批弟兄去追？」

「不用，」馬標道：「人多驚世駭俗，一鬧遠近都知道了。我一個人去追，不信找不着他。」

載若男道：「這個人刦走耗子可是為什麼？」

馬標道：「總跟那東西脫不了關連，我走了，從現在起，寨子就更要小心。」

他穿窗而出，往東牆上一翻，就不見了。

戴若男轉臉冷然說了話：「交待下去，從現在起，『霸王寨』嚴禁外人進出，其他的你們自己知道該怎麼辦。」

「是。」

在陳明恭應聲中，戴若男帶着小紅、小綠走了。

× × ×

馬標不但是個高手，而且還是個追踪能手。

裘萬山扛着個耗子，留下的脚印要比一個人走深得多，一個人走都瞞不過馬標的兩眼，何況又帶了個耗子。

馬標從「霸主寨」東追出了「霸王寨」，在離「霸王寨」半里之遙的一條小路上，一個人的脚印變成了兩個人的。

顯然，從這兒起，耗子下來走了。

耗子的脚印更明顯，在行家眼裏明顯得很。

馬標就順着這兩個人的脚印，一路追了下去。

× × ×

大晌午天，挺熱。

秦彪帶着兩個弟兄在喝着悶酒。

三個人怎麼叫喝悶酒。

只因為沒一個人說話，秦彪一張臉陰沉得像要下雨，而且是傾盆大雨。

這個地兒，在五里舖跟十里蓮花湖的中間。

比起「十里蓮花湖」來，「五里舖」已經夠小了，這個地方比「五里舖」還更小。

「五里舖」不是「十里蓮花湖」的「五里舖」，而是縣城的「五里舖」。

「五里舖」離縣城只有五六里，離「十里蓮花湖」可就遠了，至少也在五十里以上。

這地方既在「五里舖」跟「十里蓮花湖」的中間，距離兩頭應該各有二十五、六里。

所以它有個名字叫「半半店」。

許是離兩頭一半一半的意思。

「半半店」是有這麼一戶人物，前頭是個大草棚，既賣酒又賣茶，後頭三間瓦房住家。

秦彪帶着他兩個弟兄，就坐在這個草棚底下。

陡地，雨沒下，先打雷了。

秦彪一巴掌拍了桌子，把個酒碗硬給震落地，摔碎了，兩名弟兄忙又給他找一個，他自己連眼皮都沒抬：「奶奶的，栽了，栽慘了，姓秦的那受過這個，那誰的都得受，姓趙的，姓裘的，都是頭頂喬門的還有的說，連他娘的個三隻手小耗子，也敢在我眼前大模大樣——」

兩名弟兄裏一個道：「隊長，誰讓他有了靠山，那座靠山別說咱們了，連處裏也不敢碰啊。」

秦彪像沒聽見，牙咬得格格响：「還有那個混混兒，只讓他落進我手裏，我要不剝他的皮，我我他奶奶是閨女養的。」

他指的是馬標。

他以為在這幾個裏，數馬標最軟手。

他却不知道，在這幾個裏，以馬標最扎手，恐怕他秦彪是個閨女養的定了。

兩名弟兄沒接話。

秦彪又拍了桌子，兩個弟兄四隻手，忙護剛找來的那個碗：「說來說去，都是他奶奶的那個趙明惹來的，不是他，那來這麼多煩人事兒。」

話剛說完，兩名弟兄冲他身後一怔直了眼。秦彪還沒發覺，直到一隻手拍在了他肩上：「恨趙明不是？我教你個出氣的法子。」

秦彪大驚竄起，手剛摸腰，一眼看清了站在前面的人，一怔忙道：「裘爺。」

可不正是裘萬山。

裘萬山沒吭氣，坐了下去，坐在秦彪的櫈子上。

兩個弟兄忙站了起來。

裘萬山指指櫈子，示意秦彪坐下。

秦彪受寵若驚，忙拉過一把櫈子，坐在裘萬山右手邊：「裘爺，您怎麼上這兒來了？」

「找你呀。」

裘萬山端起碗喝了一口酒。

「找我？您怎麼知道我在這兒？」

裘萬山笑了笑：「耗子告訴我，昨兒個晚半晌，你在五里舖，我算你離開五里舖，不會回縣城，一定上十里蓮花湖，算算時間，你要到晚半响才能到十里蓮花湖，這時間路不是走一半，所以我才到這兒來找你。」

秦彪別的都沒聽見，只聽見了兩個字，又不敢插嘴，一直等到裘萬山把話說完，忙道：「耗子？」

「可不是耗子嗎？小耗子現在抓在我手裏。」

「裘爺，那個耗子？」

「這一帶有幾個耗子？」

「裘爺，只有一個耗子，他成了『霸王寨』的人。」

「霸王寨怎麼樣？」裘萬山慢條斯理地說：「我就是昨天夜裏，從『霸王寨』把他弄出來的。」

「啊！」秦彪敬佩之色溢於言語，「裘爺，您真行，自從有『霸主寨』，進去弄出個他們的人來，您是頭一個。」

裘萬山難免不有點飄飄然的，他瞇着眼，剝了顆花生放進嘴裏：「耗子說，東西脫了手，當舖關了門，人跑了，真的假的？」

「恐怕是真的，我去看過，打聽過，有個隣居說，有天一早看見耗子走過，可是過沒兩天那家當舖就歇了業。」

「知道開當舖的是誰嗎？」

「知道，姓雷，叫雷老三。」

「交給你兩件事，你給我辦，只要辦成了，我跟處理說話少不了你的好處。」

——未完——

精選俠情中篇故事

諸葛青雲·文
盧令·圖

雲海雙英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馬空羣和姬綠綺分手之後，決定和司馬彥同去天姥山削成崖致祭「無為仙子」歐陽絮，一路上，司馬彥敍述與歐陽絮「銷魂之約」的經過，言中不自覺露出對「無為仙子」的深情，使馬空羣妒火暗起。來到削成崖前，馬空羣設法打開洞口，讓司馬彥入洞之後，立即將洞口封死。什心讓司馬彥老死在洞中……司馬彥在洞中無法出來，絕望之下，祇好摸索前進，不久，他找到了那幢潔淨茅屋，司馬彥推門而入，室中擺設依舊，雖然室內危機四伏，但司馬彥吉星高照，並未遭突襲……

迷離丹桂陣

司馬彥想起了那場銷魂之約所睹的斷腸遺書，他想起了靈幃素幔之後，淸麗脫俗美絕天人的「無為仙子」歐陽絮遺體！

英雄有淚不輕彈，祇因未到傷心處！

如今，司馬彥的雙頰之上，掛滿了英雄珠淚！

他傷心了，舊事重經，前塵夢，知音永逝，心意難通，慢說是司馬彥這樣一位文嫻武達，風流倜儻的性情中人，此情此境之下，換了誰又不傷心，不流淚呢？

除非，除非是大奸大邪，除非是馬空羣那等喪盡天良的狼心狗肺之輩！

司馬彥悽然無奈，痴痴凝目地，直等他感覺胸前有一片冰涼，方帶着淚痕，緩步向前，伸手揭開素幔！

茅屋柴扉及室門之內，既有了那等厲害周密佈置，則這靈幃素幔之中，必然更充滿了殺身危機？

司馬彥業已不知是天助，抑或人助地，逃過了兩次刦運，如今竟又懵然無覺地，伸手揭幔，他還能逃過第三次麼？

撲索曲折行

得意不宜再往，幸運極難永存，司馬彥逃不過這第三次了，你看他揭開素幔以後，雙手在抖，全身在顫，彷彿驚魂欲絕，即將暈倒。

為何如此？

他中了毒麼？他受了何種暗算了麼？抑或是他身體上並未受傷，祇是心神劇震？

為何心神劇震？是中秋所見長眠榻上，玉貌珠顏，風華絕代的「無為仙子」歐陽絮，業已變作了醜惡不堪的一堆白骨？

還是「無為仙子」歐陽絮業已獲得生機，魂返九幽，正在睡榻中，倦眼輕颺，向這位對她眞情欵欵，傾倒萬分的「離垢書生」司馬彥，滿含感謝情意地，微露瓠犀，嫣然一笑？

是甚麼？究竟是這些假設之中的那項假設？

全不對，所有的假設，完全不對！

司馬彥沒有受傷，沒有中毒，沒有看見「無為仙子」歐陽絮刦後還魂，也沒有看見「無為仙子」歐陽絮化作一堆白骨。

他到底看見了甚麼？

他所見的祇是一片空白。

原來，司馬彥伸手慢慢揭起那令人傷心的靈幃素幔以後，靈床宛在，床上無人，中秋之夜所見「無為仙子」歐陽絮的長睡嬌軀，業已不知何在？

這種出人意料莫大變化，怎不叫司馬彥為之心神劇震？全身驚顫！

他迷惑了。

「無為仙子」歐陽絮是奇緣遇合，業已還魂，自動下床走出了這「天姥山削成崖」的秘密洞府？還是另外有人潛入此間，把歐陽絮的遺體盜走？

雖然僅有這兩種可能，卻也不易從這兩種可能之中，加以斷定？

因為第一種「無為仙子」歐陽絮自動還魂的設想，太以近乎荒誕，祇有自己心中希冀而已！

第二種有人盜走遺體的設想，也有些於理欠通！來人若是覬覦「無為眞經」或是覬覦歐陽絮贈送自己的那柄鋒利古劍，均頗可能，但卻把她遺體盜走？有何用處呢？

心中想的，雖是夢般渺茫，眼前見的，卻是鐵般事實。

司馬彥竭力鎭定，靜攝心神，仔細注視室中一切事物，觀察有無特別變化，可以幫助自己，推究出事實眞相。

但細心觀察良久，祇覺得這內室中，除少了一具長睡靈床的「無為仙子」歐陽絮嬌軀以外，根本絕無絲毫變動！

司馬彥不禁又復傷感起來，黯然垂頭，思忖自己與「無為仙子」歐陽絮，到底有緣無緣？

倘若無緣？怎會有中秋之夜那場令人蕩氣迴腸的「消魂之約」？

倘若有緣？怎會有二度來此之下，連再見一面，都不可能？

宋代女詞人李淸照說得好，「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司馬彥如今便是這種心情，這種環境，倘然更為貼切一點，祇消把這兩句詞兒，略易數字，成為「物在人無事事休，無語淚雙流」便越發切合當時情景！

司馬彥垂淚片刻，驀然淚光一收，目光凝視靈幃素幔後那張空蕩蕩的靈床，竟發出一陣縱聲狂笑！

狂笑過後，並連連點頭，說了幾聲「也好！也好！」

他這幾聲「也好」之意，是認為此來雖然不見歐陽絮的遺體，卻可永遠保持中秋之夜所見絕代容光的美好印象，否則一揭靈幃，驚睹枯骨，豈不比此時要觸目傷心？悲難自已？

哭，本就淒涼，但有些時候，笑聲會比哭聲還要淒涼萬倍！

司馬彥方才的一陣縱聲狂笑，便比嚎啕大哭，更覺愴懷，他悲愴無奈之下，自想設法略為排遣！

目光四掃，瞥看壁角的一張小几之上，放着一具琴囊。

司馬彥文武兼資，風流倜儻，對五音六律之道，自不外行，遂緩步走過去解開琴囊，把所藏的一具七弦古琴取出！

目光微注，司馬彥不覺失聲自語讚道：「古玉新裝軫，焦桐妙選材，這是一具罕世珍物，焦尾古琴呢？」

豪客英雄，愛戈矛劍戟？文人雅士，愛虎僕龍賓，通曉音律之人，見了這等罕世難尋的珍奇樂器，自然也會愛如生命。

司馬彥伸指微拂，一片極為好聽的「仙翁」弦響起處，直如松間風入，石上泉流，令人入耳心清，為之神往！

司馬彥一試琴音，知道自己眼力不差，果是珍奇古物，遂雙手捧琴，向那素幔之後，空蕩蕩的靈床，恭身一禮，心中低聲祝道：「歐陽仙子，司馬彥辱承厚愛，於中秋之夜，踐約來此，展讀遺書以後，原期竭盡心力，代仙子殲除蕩婦情魔，藉消幽恨，誰知道造化弄人，竟被馬空羣再度誘來，反加禁錮，如今權借寶琴，恭為俗奏，因音寄意，歐陽仙子芳靈不遠，尚請鑒我微忱！」

祝罷，便即潛心一志，五行操縵，七政尋徽地，彈了一曲「鳳求凰」及一曲「猗蘭操」！

司馬彥這兩曲琴音，彈得確實弦中凝雨，指下生波，高明到了相當地步，但可惜這茅屋內室之中，少了一位知音，聆聽讚賞而已。

但音樂之妙，便妙在對人撫弦，雖可娛人，獨自調音，亦可娛己。

司馬彥如今便有些被自己的琴音所迷，曲終以後，仍復愛不忍釋地，對着這張焦尾古琴，凝神欣賞！

常言道「愛屋及烏」，司馬彥則愛琴及囊，他在仔細欣賞焦尾古琴之後，又復取過琴囊觀看。

適才解囊取琴之際，未曾加以注意，如今方看出琴囊係錦緞所製，繡工精細絕倫。

司馬彥心中一動，暗想如此名琴，琴主人定然極為愛護，則這錦緞琴囊，多半是「無為仙子」歐陽絮親手刺繡！

關於歐陽絮武功方面，已從馬空羣口中獲悉，高明得當世幾無敵手，文學方面，也可由中秋之夜，所讀遺書之上，看出她的脫俗才思！如今要欣賞這位在死後與自己結交的泉下紅粉知音，在女工刺繡方面，是否也有不凡造詣？

司馬彥心中這樣想法，自然看得極為細心，他一面凝神注目，一面深自傾倒，暗想眞是能者無所不能，歐陽絮居然在刺繡方面，也絕不遜於那些敢將十指誇針巧的紅潤才女！

這琴囊上繡的是幅山水圖形，除了四山圍繞以外，密樹參天，一湖凝碧，湖中並有小島，島上竹林茅屋，景色絕美。

司馬彥起初以為在琴囊上，繡這山水圖形，祇是像徵白雪陽春，高山流水琴音之意？

但越看越覺不對，越看越覺皺眉，直到最後雙眉一展，在臉上浮現了一片會心微笑！原來，他看出了琴囊上所繡的四外高山，便是「天姥山削成崖」以外的無數峯巒！

那叢參天密樹，便是平時經行佈有「天香丹桂陣法」的大片桂林！

湖水就是這茅屋以外的清澈碧波，湖中小島上的竹林茅屋，便是自己目前所在之處！

換句話說，這琴囊所繡的山水圖形，便是整個「天姥削成秘洞」中的地勢。

司馬彥有此發現，那會不喜？因爲記得馬空羣曾經說過，此處共有三條秘道，自己若能根據這幅秘圖，尋着第三條秘密道路，豈非有望重出江湖？追尋馬空羣蹤跡，爲「無爲仙子」歐陽絮報仇，並不讓他冒充「離垢書生」，以卑鄙惡毒行爲敗壞自己的名譽？

喜氣騰眉，天君自朗，司馬彥首先仔細看自己業已知道的兩條秘道出口的位置之處，有無任何特徵。

這種辦法，極爲正確聰明，因爲在這兩條秘道出口的位置之處，祇是兩點略粗綫條，倘非預知位置？無意留心定會忽略過去。

司馬彥驪珠既得，自然立即按圖索驥，從這繡有山水圖形的琴囊之上，細細找尋第三點粗綫條所在！

找到了！但匪夷所思，太以難找，使司馬彥窮盡目力，反復審視了約莫個把時辰，方有所獲！

這第三點略粗的綫條，竟是在桂林以內，一株看來比較最爲巨大的樹身身近根之處！

司馬彥吐出了一口長氣，心中突對一人萬分佩服。

這人便是精於「摸骨神相」，死於馬空羣手下，「瞽目追風」彭一秋！

彭一秋替自己摸骨之後曾贈送了「福在知音，禍在骨肉，逢翠須防，遇崖莫獨。」等四句卦語！

「逢翠須防」，自然是指的「翠眉妖女」姬綠綺，這句卦語，早已應驗，但自己不知姬綠綺會把眉毛染黑，以致在長途同舟之下，誤服她的「素女醉仙樂漿」，幾乎落入她脂粉羅網以內，使「離垢書生」的聲名蒙垢。」

「遇崖莫獨」，顯然是指馬空羣在「削成崖」，陷害自己一事。

「禍在骨肉」，是指馬空羣與自己義結金蘭，情如骨肉而言。祇有一句「福在知音」，尚不知意屬何指？

但如今謎底揭穿，卦語無一不驗，所謂「知音」，竟是指自己熟諳音律，並非指什麼紅粉知交，英雄知己！

因爲倘若自己不諳音律，便不會解囊撫琴，倘不解囊撫琴？便不會發現琴囊上所繡的莫大秘密！

倘不發現這項秘密，自己作夢也想不到第三條秘道是在一株老桂樹根下，則不僅必然老死此間，連「離垢書生」司馬彥的名頭，也將被馬空羣頂替爲惡，弄得不可收拾。

司馬彥想到此處，既對「瞽目追風」彭一秋佩服萬分，而且也替馬空羣嗟嘆不已。

因爲彭一秋爲自己摸骨所斷的「福在知音，禍在骨肉，逢翠須防，遇崖莫獨」四句卦語，既然無一不驗，則他爲馬空羣摸骨所斷的「天理無虧，吉凶早定，恩仇了處，一劍穿心」等四句卦語，亦必毫髮無差！

以馬空羣那等瀟洒風神，深湛功力，倘若心術稍正，豈不一定與自己並稱瑜亮，馳譽江湖，傳爲千古武林佳話？誰知他偏偏薄情負意，心狠手毒，到頭來定然難免果報無差，天理無虧地，不知被誰一劍穿心而死。

司馬彥嗟嘆良久，在這間足以令人魂銷的「無爲仙子」歐陽絮香閨之內，一再徘徊，終因無法推斷歐陽絮的遺體，爲何失蹤？祇得黯然神傷地，走出茅屋！

既出茅屋，自然踏波渡湖，馳入桂林之內。

但進入桂林以後，司馬彥却又遇上難題！

因爲這座桂林，地勢不小，樹木極多，要想在其中找出一株最爲粗巨的桂樹，並非易事！

司馬彥遍搜全林，共尋出了十二株粗巨桂樹，但這些巨桂，彼此分散，並相距頗遠，以致無法仔細比較，決定那一株才是第三條秘道出口？

本來，司馬彥稍凝聚「三陽神功」，把這十二株巨桂，一一擊倒，豈不便可尋出道路？

但司馬彥愛屋及烏，不到最後關頭，決不肯如此蠻幹。

他一來是不願毀損「無爲仙子」歐陽絮所居秘密洞天之中的清妙靈景。

二來是顧慮到若把這十二株巨桂，完全擊倒，可能會破壞了整座桂林中的「天香丹桂陣法」。

司馬彥有了這兩層顧慮，遂根本不用强橫手段，祇在這十二株巨樹之前，負手徘徊，反覆沉吟之下，但司馬彥忽然雙眉緊蹙，認爲這十二株巨桂之中，沒有任何一株，會是第三條秘密道出口！

因爲若是秘道出口？桂樹必然中空，桂樹若是中空？則此樹縱不枯死？枝葉也不會十分茂盛！

這種理論，絕對成立。

事實却完全不然！

十二枝巨桂，株株生意欣欣，枝榮葉茂。

司馬彥發愁了，但這次的愁緒，並不太長，約莫過了半個時辰，他便觸動靈機，獲得正確解答。

觸動他靈機之物，是那隻皮毛尚未盡化的猩猩遺體！

而猩猩遺體右側，正是十二株巨桂之中的一株巨桂。

司馬彥心中暗想，這隻猩猩昔日既被馬空羣在此殺死，則這株巨桂，或許會與第三條秘道有點關係？

靈機既動，遂立即在樹根左近，仔細觀察。

觀察的結果，並未尋得甚麼秘密出口，祇在一塊脫掉樹皮的樹木之上，發現了：「請君看取最南枝」七個小字！

這七個字兒，雖像是句無關小詩，但司馬彥却仍如獲至寶地，立即縱身上樹，尋着最南方的一根樹枝，細加察看！

這根最南枝上，也有四個小字，鐫的是「青山有縫」！

司馬彥看了這四個字兒，雖已明知「青山有縫」之語，必指的是第三條秘道，但心中却仍暗暗叫苦，弄不懂所謂青山有縫，究在何處？

他人立枝頭，視界較廣，目光偶一流轉，瞥見這桂林右面盡頭，是座滿佈青苔的排雲峭壁！

司馬彥的心中一動，暗自忖道：「這片滿佈青苔的排雲峭壁，莫非就是所謂『青山』，自己應該趕去看看，壁上有無隙縫？」

心念既動，自然立即騰身，向這片位居桂林右面盡頭的青翠山壁撲去。

到了壁前，果然看見有條彷彿頗爲深邃的狹窄石縫，向前一步一步地，慢慢走去！

約莫走了兩三丈遠，石縫便已變成石洞，路徑迴旋，曲折無比。

但越是這種情形，司馬彥越是高興。因爲顯然他已經找到了第三條秘道，可以再出江湖，尋找那卑鄙無恥的馬空羣，一決生死。

縫中有洞，洞中有縫！

司馬彥也不知道經行了多少石洞，及多少石縫，終於豁然開朗，從一條崖縫之中鑽出．重睹天日！

此地，仍然是在「削成崖頂」，距離馬空羣用來禁閉自己的第二條秘道，不過兩三丈遠！

司馬彥卓立崖頭，引吭長嘯，想把心底愁悶，在這一嘯之中，宜洩乾淨。

他愁的是馬空羣行蹤何往？歐陽絮遺體何存？

這兩項事兒，均極難於捉摸，司馬彥祇得決定立即趕往「雲南無量山」，赴那「大頭仙子」紀西屛的五月十五日之約！

由「浙東」趕赴「雲南」，簡直是萬水千山，途遙路遠，司馬彥既欲踐約，自應立即登程！

但司馬彥在動身之前，還要對這足令自己魂消的「天姥山削成崖」略作最後留戀！

因爲「無爲仙子」歐陽絮的遺體，既已神奇失踪，則自己此去，不會再來，遂緩步走到崖邊，目光流轉地，打量方才走出的第三條秘道，以及中秋之夜，初次經行的第一條秘道，在第一條秘道出口左近的峭壁之上，赫然露着一截劍柄。

這就是司馬彥與「青囊神叟」諸葛仁，再度回來，企圖搭救「無爲仙子」歐陽絮，但百日已滿，秘道難尋，眼看知音永逝，玉骨成塵，傷心無奈之下，脫手擲入石壁的一柄鋒利古劍！

司馬彥曾持劍斬壁，知道「無爲仙子」歐陽絮遺贈自己的這柄古劍，芒鋒絕世，是極好護身神物，大可把它拔出，仗以游俠天涯，誅邪除暴！

但轉念一想，自己與「無爲仙子」歐陽絮這段古罕今無，人間天上的無垢情緣，委實太以悱惻纏綿，便聽憑這柄古劍，留在這名山絕壁間作爲永久紀念，也是一樁武林佳話！

想到此處，目光又復注向劍柄！

祇見劍柄距離崖頂，約莫五丈來高，插劍山頂右方，並有大堆籐蔓！

司馬彥忽然心中一動，暗想倘若馬空羣適才瞥見這劍柄，豈不早已盜走？成了爲虎添翼的濟惡之具！

既然發現這椿顧慮，司馬彥遂微提眞氣，雙掌攀壁，緩緩向插劍之處滑去！

滑到那大堆籐蔓左近，着足一試，覺出這堆籐蔓，竟安穩異常，禁得住兩人以上的身軀重疊！

司馬彥先行弄來一些碧蘚蒼苔，塗蓋在劍柄之上，然後再扯過幾條籐蔓，加以遮覆！

遮覆完畢，除了深知底細的自己以外，別人無論自上下左右，任何方向均不會看出籐蔓之中，藏有一柄珍貴古劍！

司馬彥把劍藏妥，心頭忽又一陣悽然，伸指在壁間鐫了一首小詩，寫的是：「石中留古劍，世上逝知音。

揮淚從茲別，長歌江海深！」

最後一個「深」字寫完，司馬彥果然不再停留，展足絕頂輕功，在巉崖削壁之間，衣袂飄飄地，長歌而去！

他這引吭長歌，唱的是青蓮居士的「廬山謠」：「我本楚狂人，狂歌笑孔丘，手持綠玉杖，朝別黃鶴樓，五岳尋山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游……」

歌聲裊裊，人影飄飄，刹那間，歌歇人杳，「天姥山削成崖」前，便已消失了這二度重來的「離垢書生」蹤跡！

司馬彥披星戴月，且夕飛馳，幾乎是展盡了生平功力！

他這樣急趕之故，一來是生平極重言諾，不願有遺五月十五的「無量山」之約！二來懷疑馬空羣會否冒用自己名頭，代作此行，而與「大頭仙子」紀西屛等，作其無恥勾結！

端陽之夜，司馬彥業已趕到貴州，雲南交界的「烏蒙山」內。

烏蒙山景色靈奇，距離五月十五的約會之期，也還有十日寬裕，司馬彥遂暫作小游，登疏覽勝。

碧空若洗，萬里無雲，天氣雖然十分晴朗，但因時屬端陽，浩魄如鈎，祇像是廣寒子的一痕爪！

司馬彥負手小立一條掛壁飛泉之下，遙眺四外的堆螺列嶂，隱豹層巒，口中自吟自語說道：「三春邊地風光少，五月瀘州瘴癘多！看來古人詩句也未必盡對？這烏蒙景色，頗稱靈奇，月朗風清，滌人塵念！如今若在江南，却倒是惱悶煞人的黃梅時節朝朝雨呢！……」

司馬彥自語未了，一陣狂風，空中立佈烏雲，驟雨傾盆而落！

但這雨勢來得雖驟，收得也快，不過頓飯光陰，却又雲開天霽，祇添了縱橫石上的無數流泉，並使斜懸在蒼松翠竹之間的一鈎新月，彷彿分外清明而已。

司馬彥暗想「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之語，委實無差！自己那次在「天姥山削成崖」，赴那「無爲仙子」歐陽絮的「消魂之約」之際，也是這樣一副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的風光，祇不過一個中秋之夜，一個是端陽之夜，一處是「浙東天姥」，一處是「黔西烏蒙」，在空間上，相距萬里關山，在時間上，相差二百餘日！

但這一段空間，及這一段時間以內，自己却認識了多少人？嘗受了多少禍福災危，悲歡離合？

司馬彥正被這眼中景，心中事，夢中人，引得心情惆悵，深蹙雙眉，忽然自那遠遠的青松翠竹之內，傳來淨淨琮琮，丁丁冬冬地，幾聲美妙樂韻！

他對於樂律一道，既是知音，自然入

耳便知淨淨琮琮是古琴，琵琶，正在互相定絃，可能要來一套琵琶古琴合奏？

這種猜法略有不對！

對方是先彈了一曲琵琶，又撫了一曲古琴，然後才以琵琶古琴合奏了一曲「小鈞天樂」！

琵琶彈得已是極好，但古琴指法却更高更妙，在司馬彥這等「知音」雅士的耳內聽來，連彈奏人心中的不同情思，也可聽出！

琵琶彈得既似「裂帛驚回鵲，哀絃斷戍樓」，又似「四弦紅月冷，一曲夜潮生」，在曠達高妙之中，總含有一絲幽怨。

古琴則像，「海淚停三折，松風靜一林，白雲歸遠岫，明月滌塵襟」，那麼冲穆，那麼高遠，那麼超妙，那麼自然，使司馬彥萬分馨折！

至於最後一闋兩人合奏的「小鈞天樂」，則莊籟虞韶，各盡其妙，並充滿了一片活潑禪機，盎然道氣！

司馬彥聽得呆了，對方業已停手不奏，他仍然閉目凝神，似是被妙音所醉。

約莫過了一盞茶時，司馬彥忽然睜開雙眼，滿面驚訝神情地，失聲叫道：「難道是她？」

一面失聲驚叫，一面立即縱起身形，循着適才音韻來處，向蒼松翠竹之中，穿林而入！

原來，司馬彥對於琴聲，祇是由衷磬折，對於琵琶音韻，却感覺似曾相識地，頗爲耳熟！

他既感耳熟，思索結果，恍然頓悟，這琵琶音韻，分明絕似武昌「不羨仙小築」所聞，是那位獲有曠世奇緣，得服「萬妙駐顏丹」，業已下嫁「妙手郎君」游天樂的名妓孟香禪的指法。

孟香禪不在「武昌」與「妙手郎君」游天樂只羨鴛鴦不羨仙，却跑到「黔西烏蒙」則甚？

故而司馬彥驚疑不解，失聲自語地，叫了一句「難道是她」便即匆匆趕去，一看究竟。

新月疏林，微茫夜色，婆娑葉影之下，高低奇石之間，出現兩個人影，相對端坐，却是一男一女。

司馬彥一眼瞥見，男的盤膝而坐，膝上橫放一具瑤琴，女的明璫翠袖，手抱琵琶，半遮俏臉。

在這等夜色迷濛之中，又相隔太遠，猶沒有瞧清二人的面貌，但「離垢書生」先入爲主的印象，聽到一闋琵琶音調，已肯定十有八九是武昌名妓孟香禪了！

及至瞧見手抱琵琶的苗條體態，更加認定所料不差，却對男的撫琴之人，未加細看！

因爲，在司馬彥心中，女的既然是孟香禪，和她對坐合奏琴音要樂的男子，不是「妙手郎君」游天樂，還有誰來？

自從在武昌城內，「不羨仙小築」紅樓上，二人相見投緣，萍水訂交之後，「離垢書生」的心上，已有了游天樂這位江湖朋友。

今夜，竟會在黔西烏蒙山上，邂逅故人，正是「他鄉遇故知」的情境，差堪比擬，不禁喜上心頭，疾步走了過去。

隨卽朗聲叫道：「游兄賢伉儷，幾時遊履烏蒙，在那蒼松翠竹之林，淸泉奇石之畔，絃絲合奏，欣賞奇靈山色，黃梅新月？」

聲落人到，倏然站在二人面前。

孟香禪「嗯」了一聲，遲疑說道：「來客可是司馬公子麼？」

司馬彥抱拳爲禮，答道：「不錯，正是在下。」

陡然，在他身側响起，一陣哈哈笑聲，口音蒼勁，說道：「堂堂君子，巍巍出羣的『離垢書生』，原來也和這妮子打上交道麼？」

這一句話，使司馬彥驀地認出，那對坐的男子，不是故友游天樂，而是另有其人！那人的語音，竟是一位老者：說話又那麼令人生厭！

司馬彥碰上了出乎意外之事，心裏嘀咕，正懸念游天樂又出了什麼岔子？

他不便計較那老者打趣挖苦之言，忙裏轉身瞧去，原來坐着撫琴之人，是一位相貌淸癯的長髮老人。

那老人的相貌，一入司馬彥眼中，好生面善，似曾相識！

一抱拳，正想請教那老人名諱之際，心頭已醒悟起來，正是大別山中，和馬空羣一番鬥嘴的「黃山逸叟」柴天藻！

忙的說道：「柴老前輩，游兄游天樂可是同來這裏的麼？」

柴天藻答道：「老弟既和孟香禪有交情，不去和她一敍闊契，慰問慰問，却要問起『妙手郎君』則甚？」

司馬彥聞言，暗生幾分錯愕，也生了怒火，因爲「黃山逸叟」倚老賣老，出言無狀，一而再的取笑嘲諷，太以失了江湖中人的禮數。

究竟他是個名不虛傳的「堂堂君子」，仍是按着怒火，一揚長眉，說道：「柴老前輩豈沒有省得，武昌城內，不羨仙小築紅樓，正是游天樂、孟香禪兩位的伉儷香居麼？」

柴天藻這才笑道：「原來孟香禪已是名花有主，作了游天樂的夫人了，老夫忙在江湖，對於風流韻事，見聞不廣，竟然如此糊塗！剛才那些打趣之言，請司馬老弟不要見怪……」

司馬彥聽後更增加了幾分疑惑，回頭向孟香禪問道：「游兄究竟那裏去了？孟姑娘又怎樣來到烏蒙？」

孟香禪那時，已掩袖悲泣，淚滴琵琶之上，半晌，才忍淚悽咽說道：「游相公路遇兇人，身受掌擊，沒頂長江，看來，那是九死一生的了……」

聲咽啼猿，悽悽切切，言猶未了，已經泣不成聲！

司馬彥聽到游天樂遇險的一絲端倪，心裏急極的想得知詳情，但又瞧見孟香禪如此傷心，不忍再加動問，便向「黃山逸叟」問道：「游兄遇險之事，仇家是誰？請柴老前輩一說如何？」

柴天藻搖頭答道：「這些江湖尋仇之事，老夫那裏省得許多。」

司馬彥以右掌一擊左掌，沉聲說道：「柴老前輩瞧不起我『離垢書生』了，是麼？」

柴天藻一揮琴絃，錚琮亂响，微怒地答道：「老夫素來不打誑語，不知就是不知。」

司馬彥一睜星目，喝道：「那麼？孟姑娘怎的落在你的手上？」

柴天藻答道：「老夫在半路上，受了朋友所託。」

司馬彥接口問道：「貴友是誰？」

柴天藻一捋長鬚，說道：「你管得了許多麼？」

司馬彥定一定神，知道自己心急失儀，問得過於口硬，便緩緩說道：「在下和游兄伉儷，萍水訂交，有過杯酒言歡之緣，琵琶知音之誼，那能對游兄遇仇之事，袖手不管呢！」

柴天藻臉色稍霽，哦了一聲，說道：「這才像話啦！」

一頓，又道：「老夫路過岳陽，正撞上蜀山莊伯樂，相託把碧油車上之人，護送到這裏來！豈料，車裏的人，竟是孟香禪來着，正不知他們攪什麼鬼的！」

司馬彥見又問出一個莊伯樂來，更是滿頭玄霧，不由得硬起心腸，不怕女人的悲哭，對孟香禪詢問究竟。

孟香禪此時，忍住了汎瀾珠淚，把此事的經過，細說一遍。

原來，那日游天樂相偕孟香禪，小遊黃鶴樓，欣賞黃梅時節，遠山近水的驟雨乍晴景色，却撞上馬空羣，要他交還盜自姬綠綺身上的「大還丹」。

那是馬空羣失去了姬綠綺之後，心情悒悒，一片空虛寥落，故對於司馬彥同情歐陽絜之事，仍有妒火中燒，恨透心頭，把這位「巨憨屍前生死交」的拜把蘭弟，賺入天姥山側成崖秘道內，要他化成一堆白骨！

後來，在黃鶴樓上，撞上了明艷奪人，儀態絕俗的孟香禪，一時眼底生光，驚爲天人，綺念頓熾，要弄到手上，一償大慾！

那時，孟香禪手抱琵琶，身形半凭欄干，半倚在游天樂的懷裏，正在指點長江上的隨風消逝烟雨，點點江帆，享不盡恩愛之情，說不盡調笑之話！

馬空羣的辣手，像無情棒子一樣，打散了這對並頭鴛鴦。藉口「大還丹」的事故，發難起來。

游天樂的武功，雖然不弱，但比起馬空羣，終遜一籌！在這兇人手下，走上二三十合，漸感不支，爲了逃避劈來要命的一掌，便從黃鶴樓百尺樓欄，跳落滾滾狂流長江之內！

在孟香禪心驚胆顫當中，眼見着個郎掌力一劈，全身飛出欄干，墜下水裏。却不知道游天樂輕功了得，就在這一髮生死之下，逃出毒手！

馬空羣見得搶奪孟香禪的目的已達，也不管游天樂是生是死，哈哈狂笑一聲的挾着手抱琵琶的孟香嬋嬌軀，走下黃鶴樓去！

心裏盤算，找個適意所在，享受溫柔，飽饜色慾！

寃家路窄，就在黃鶴樓外，竟然撞上了奪愛仇人莊伯樂，施施然緩步走來。

孟香禪和莊伯樂，以前在那紙醉金迷，冰絃錦瑟的軟紅十丈歡場，有過一面之緣，那時，便對莊伯樂悲聲呼救！

莊伯樂迎了上來，對馬空羣哈哈說道：「姬綠綺正去找你重溫舊夢啦！馬朋友，要那庸俗女子作甚？」

馬空羣自從在巫山峯頭，技輸莊伯樂之後，對這位奪去姬綠綺的情仇，本來恨得牙癢癢的，幾乎要食肉寢皮才能消恨，但是撞面來了，却胆怯人家技高一籌，不自禁又有些氣餒！

他對姬綠綺既愛又恨，聽到莊伯樂那句話後，心頭上恨與愛二念，互相交擊，七上八落。

終於，忍不住了！假喝眞問的說道：「姓莊的，你說的可是眞話？」

莊伯樂正容說道：「你對姬綠綺視如拱璧，我對姬綠綺視如敝屣，我騙你做甚麼？」

馬空羣眼珠機伶伶轉動，一會兒，才問道：「她如今却在那裏？」

莊伯樂微笑說道：「要我說出姬綠綺的行踪，也該有個交換條件。」

馬空羣嘿嘿獰笑幾聲，指住孟香禪說道：「交換條件，可是這個？」

莊伯樂點頭笑道：「聰明！聰明！」

馬空羣把孟香禪放在地上站着，一字一頓道：「說的是眞話，帶走活人。倘說假話，便得帶走屍體！」

莊伯樂說道：「姬綠綺去的，却有兩個地方，不知她先去那處！」

馬空羣道：「她先去那裏，我可不管，你且把兩處地方，說來聽聽！」

莊伯樂答道：「她要走趟天姥山側成崖找你，走趟無量山黑眚谷找司馬彥。」

一頓，繼續說道：「找你麼？不消說是爲了色情孽緣！找司馬彥麼？我不省得是爲了什麼了！」

馬空羣聽到姬綠綺要去找司馬彥，不期然劍眉雙剔，目冒兇光，妒念又熾，獰笑說道：「她自信在黑眚谷內，見得到司馬彥的麼？」

莊伯樂不答，一步趨前，口裏說道：「話說完了，交易也得成啦！」左手一帶孟香禪，順勢揮出右臂！

就在這刹那之間，接下了馬空羣暗算孟香禪的掌勢，使到這位兇人，難於施毒手。

馬空羣暗算不成，不想再鬥下去，一晃身形，便失踪影！

莊伯樂救得孟香禪，正想送回武昌城裏「不羨仙小築」紅樓住處！

就在西邊大街之上，木魚聲响處，大智老僧現身來到，對莊伯樂合十說道：「莊施主救人須救徹，難道有心和這位擯娜永遠作伴麼？」

莊伯樂和這位老僧，素未謀面，但他性情洒脫，不重俗套，便接口問道：「依老禪師高見，應當將她送到何處，才可安居？」

大智禪師道：「送到黔西烏蒙山上，才可擺脫情孽殺刧！」

莊伯樂皺起眉頭，暗忖：此去黔西烏蒙，迢迢千里，帶着別人妻子同行，豈不令人非議？

大智禪師像是看破他的心意般，笑道：「莊施主不必担心什麼？岳陽路上，自然有人到來接班替手了。」

莊伯樂說道：「在下正想在長江上水，找尋游天樂的生死下落，才作打算？」

大智禪師答道：「他死不了的，如今，施主也找不着他的了。」

話一說完，僧袍飄飄，敲響木魚，飄然去了。

莊伯樂便買了輛碧油車，教孟香禪乘坐，一路趕去岳陽，果然，「黃山逸叟」柴天藻受了大智禪師囑託，趕來接應，把孟香禪帶到烏蒙山上。

孟香禪將這段經過事情，一口氣對司馬彥說完，嘆息一聲，又暗自垂淚！

司馬彥聽得又是馬空羣所爲，心裏對這位蘭兄，更加鄙棄！

打算自己此行，踐約無量山黑眚谷之事一了，便要訪尋游天樂的下落，送孟香禪紫燕還巢，雙棲玳瑁！

他知道，大智禪師要把游天樂收作門徒、，此次送孟香禪遠去烏蒙，可能是老和尚的擺佈，以遂收徒心願？

就在他冥思之間，一記黑影穿林而入，來到三人面前！

司馬彥心裏一楞，大喝道：「朋友是誰？」

來人是個面蒙黑紗，肩插長劍女子，接口答道：「是我來啦！」

聲音爽朗，却要裝出嬌柔！

司馬彥愕然說道：「姑娘既不願出示名諱，如此見外，到來作甚？」

蒙面女子輕笑一聲，答道：「到來找你。」

司馬彥更加困惑，沉聲問道：「姑娘究竟是誰？要找在下爲了什麼？」

那女子一抹面上，解下黑紗，笑道：「耿兄還不認得我麼？」

耿天心原是司馬彥參與「雲夢爭奇會」的化名，叫他「耿兄」的人，必然是不知道司馬彥眞姓名的底細了！

司馬彥一瞧那女子的面貌，依稀認出是「北邙鬼府」的「九幽冥后」司徒璐。

但轉念一忖，當日的化名「崔明桂」的馬空羣闖入「北邙鬼府」之時，自己是戴着人皮面具的，如今，沒有戴上面具，爲什麼司徒璐却會認得自己？

心裏忖想着，口裏便說道：「原來是司徒冥后駕到，失敬失敬！」

司徒璐白他一眼，嫣然笑道：「司馬兄還猜忖什麼！我告訴你啦！」

一句叫「耿兄」，再又叫一句「司馬兄」，使到司馬彥更加困惑，莫明所以，面現尷尬之色！

司徒璐繼續說道：「你那化名『耿天心』的秘密，『青囊老叟』諸葛前輩巳經向我說知了，那並非他老人家有意洩秘，只是爲了要救你的好友，也是我的知心閨友的性命，逼着如此吧！」

司馬彥這才知道，「九幽冥后」對自己先叫「耿兄」，後叫「司馬兄」，原來是她並未認識自己的本來面目，便用了這套江湖人「投石問路」的技倆！

但是，聽到了「爲了要救你的好友」那句話，司馬彥又墜入五里霧中，究竟「青囊老叟」要救的是誰？

以目前的事情來說，要救的人，必然是被馬空羣掌力劈飛，身墮長江的「妙手郎君」游天樂？

想落，又像不是，因爲「青囊老叟」和「九幽冥后」二人，自己知道，他們和游天樂沒有交情！

就算偶然碰上，游天樂傷重受溺，性命垂危，以「青囊老叟」的歧黃妙術，便能一帖藥就挽救過來，着手回春了，還不至於牽涉到「九幽冥后」身上。

那會使到「九幽冥后」親自趕程，由北邙山跑來烏蒙，此事確實難以理解。

如果不是要救游天樂？那麼，待救的人是誰？據她說來，既是自己的摯友，又是她的知心閨友，那人，必然是個巾幗女傑，就只有一個天姥山削成崖潛居的「無爲仙子」歐陽絮才可脗合想像！

准是，「無爲仙子」吃服「冬心九毒草」巳過百日，雖有唯一聖藥「大還丹」也難挽回性命！

而且，自己再到削成崖秘洞茅屋內之時，「無爲仙子」偃臥綉幃的玉體巳失踪，那還會是要救她來着？

此外，要救的人，又是自己好友，想不出還有第三個人來！

司馬彥想的入神，百思不解，沉吟站着。

司徒璐等得不耐煩了，說道：「想不到『堂堂君子』美號之人，却是那麼遇事疑狐，聽到人家一句話，就得想忖一段時光！」

說的司馬彥一陣臉熱的吶吶答道：「在下愚魯，待救的人，是那一位好友呢？請司徒冥后直說如何？」

司徒璐伸手理了理被風吹亂的雲鬢，噗哧笑道：「這一句問話，剛才你也應接口問啦，何必要左思右想，然後發問？」

司馬彥知她故作刁鑽，不肯直說出來，便朗聲說道：「在下江湖朋友之中，可以說從來未曾交上女友，只有『無爲仙子』見上一面，但未交一言，是在下衷心景仰的神交好友。」

司徒璐瞅他一眼，撇嘴說道：「司馬兄未曾交上女友的話，對別人說出，還可混過，對我司徒璐說出，豈非笑話麼！敢問，三峽同舟，幾日幾夜共處，把酒對酌，促膝深談，笑謔不拘，手足無禁的姬綠綺，是個男朋，還是女友？咭咭！」

司馬彥聽得一剔長眉，委屈十分，無從解釋的臉色，盎然浮現，大聲答道：「司馬彥是個賤丈夫嗎？要和兇淫毒辣的姬綠綺交上朋友麼？」

司徒璐一收譏笑顏臉，改容說道：「司馬兄不要過於認眞，我不過是說溜了嘴，笑笑玩玩啦！請莫見怪。」

一頓，又輕輕微嘆一聲，道：「如此看來，不枉歐陽妹妹的一見痴心了！」

司馬彥聽到「歐陽妹妹」四字，不自禁打個寒噤，接口問道：「你說什麼？」

司徒璐正容答道：「還不是削成崖秘洞茅屋主人，『無爲仙子』歐陽絮麼？說這人是司馬兄的知己女友，可還否認？」

司馬彥低下頭來，只有無言的承諾。

司徒璐接着說道：「趕來找你，要救的人，就是歐陽絮啦！」

司馬彥兩道驚疑帶有情感的眼神，烱烱的瞧着司徒璐俏臉上，問道：「歐陽姑娘服下『冬心九毒草』巳過百日，性命還能有救的麼？冥后怎麼說法！」

司徒璐是個成熟的少女，偶然被這個年青英俊漢子兩道情感的眼神瞧着，眼光一接，心如觸電般的怦怦亂撞。雖是江湖兒女，不期然也臉熱起來，又醒起自己玉臉上有一點小黑印，正是十年前情愛恨事，竟如村女見人窘態，羞澀澀地低下頭來，答道：「我剛才不是說過麼，『青囊老叟』諸葛前輩要找你啦！」

一提起這位蓋世神醫諸葛仁，司馬彥心頭冒起了「無爲仙子」性命有救的希望，急急問道：「諸葛前輩要在下怎麼樣做法？如何救人？」

司徒璐定了定神，臉上羞態漸褪，應道：「歐陽妹妹現還活着，氣息如縷，恍如醉酒熟睡一般，不言不動。諸葛前輩囑咐，要司馬兄火速找到一種藥物，便能着手成春，挽回歐陽妹妹一條性命！」

司馬彥忙道：「要找的是什麼藥物？」司徒璐未及答言，他又連忙問道：「『無爲仙子』現在那裏？」

司徒璐聽到他的忙亂問法，對歐陽絮有着牽腸掛肚的什麼關係似的，白了他一眼，說道：「司馬兄別忙啦，待我把此事經過，說給你聽好了！」

原來，當司馬彥踐約初次闖入天姥山削成崖秘洞，在湖心茅屋內，見過歐陽絮暈迷躺着一面，離開湖心茅屋，不够半個時辰，九幽冥后司徒璐便由第二條秘道趕到。她是接到歐陽絮服下毒草後，生死話別的書函，生怕馬空羣和姬綠綺到來，把這位閨中知己的遺體毀滅，星夜趕來，揹起歐陽絮趕回「北邙鬼府」安置，然後找尋當代神醫「青囊老叟」救治。

他和司馬彥在湖心茅屋，一退一進，不過是前後落脚的時間，唯是，彼此都沒有遇上。司徒璐救去歐陽絮的時間，竟是那麼湊巧恰可，在司馬彥剛剛離去之後，在馬空羣姬綠綺匆匆來到之前！

及後，歐陽絮經過「青囊老叟」的診斷，認爲如找不到「大還丹」給她服下，便生還無望！

司徒璐計算起歐陽絮服下「冬心九毒草」的時日，百日之期將滿，逼得拜求諸葛仁另把其他妙藥，暫時制住毒性，多延歐陽絮生機時日！

諸葛仁只是忍痛割愛，把自己數十年心血煉成的「九傳益元玉露」，教歐陽絮一服半瓶。

但這半瓶玉露，在培補人體其元，確具妙用，祛除毒素，却非本能，這就是說，半瓶玉露功能，也只能延長歐陽絮一口丹田眞氣，最高限度，只有兩個月時光。可以在這段時日內找尋「大還丹」下落！

說到「大還丹」，本來是「九幽冥后」司徒璐的家傳至寶，爲救閨中知己歐陽絮的性命，司徒璐還會吝嗇的麼？

由於司徒璐在十年前，做成一件龍湫恨事，被騙愛情，連「大還丹」也一併被騙去，這個騙子就是女扮男裝，化名「伊碧奇」的姬綠綺！

當時，「青囊老叟」對她說出，只有「大還丹」才能挽救歐陽絮性命的話，司徒璐聽完，心裏暗自惱悔交併，這些被騙愛情恨事，怎能對他老人家說知，而自己是個女兒家，恨事怎能對別人宣諸於口。

因此，司徒璐便面蒙黑紗，趕去參加「雲夢爭奇大會」，冀能碰上伊碧奇，討回這顆「大還丹」。事出意外，在深子湖舟中，追上伊碧奇，而伊碧奇懷裏的「大還丹」，已莫名其妙地失去！

在司徒璐的敏感意識猜測，「大還丹」十有八九是被「妙手郎君」竊去，因爲雲夢爭奇大會座上，這位胠篋能手，正坐在伊碧奇貼身隣座！

司徒璐離開深子湖後，便四處訪尋「妙手郎君」的行踪，爲了「大還丹」挽救摯友，心情日急一日！

那一日途中又遇上了「青囊老叟」，說出江湖傳言，游天樂喬裝猥瑣漢子，在「雲夢爭奇會上」，詐敗把「八寶神坭」一盒，贈與司馬彥，二人離開會場之後，在黃鶴樓上交了朋友，看來，能够找到司馬彥，便能在游天樂手上，取回「大還丹」了！司徒璐爲了要找尋司馬彥，遂想起了深子湖中，雲夢三奇「大頭仙子」紀西屛，對司馬彥訂下了無量山黑眚洞之約，正好在這段時日裏，便兼程趕來！

不想，在黔西烏蒙山上，松竹林中，今夜不期碰上了！

司徒璐把此事經過，一口氣說完，司馬彥這才知道「無爲仙子」猶未死去，而且安全躺在「北邙鬼府」之內，正待「大還丸」救治！

司馬彥長長嘆息一聲，然後說道：「得失天定，上蒼弄人之說，在下不敢苟同，把做事錯過，推在客觀之上，但在下一時疏忽太甚，心灰意冷，便做成了今日忙亂之局，這正是我的錯過，唉！」

司徒璐聽來，這幾句不着邊際的頹喪話，如墜五里霧中，茫無頭緒，接口問道：「司馬兄是說什麼？又嘆氣什麼？」

司馬彥苦喉苦臉的說道：「這顆『大還丹』在下也曾得到手上，當時想到『無爲仙子』服下毒草，巳過百日限期，靈丹雖得，難挽香魂，在我來說『大還丹』巳是無用之物，心神淒愴之際，想不出拏着此丹去尋訪『無爲仙子』的下落，做到眞正無法挽救之時，這才罷手！」

司徒璐喜動顏色，問道：「這顆『大還丹』可是在司馬兄手上？」

司馬彥搖頭示意，嘆息着說道：「在下無意之中，已贈與別人了！」

司徒璐一楞，臉色也隨着變換，問道：「所贈之人是誰？可能追討回來麼？」

司馬彥說道：「在下的錯過，說來更加重大了！靈丹贈與的人，是個老和尚，既不知他的行踪，也未請教他的法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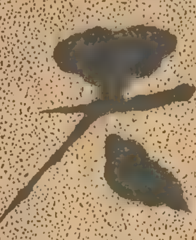
說到此處，「大還丹」的下落，又巳撲空，人海茫茫，不知天涯何處找尋這位不知法號的老和尚？遂使到司馬彥失望的機伶伶站着，說不出話！好半晌，坐在二人身側的石上，手抱琵琶的孟香禪這才插口問道：「司馬相公所說的那位老和尚，是不是一邊走路，一邊敲木魚，但他敲木魚的手法，一連三聲便是一停，我游相公時常要和他避面的那一位和尚？」

一言提起，司馬彥點頭應道：「正是這位老和尚，孟姑娘知道他的法號麼？」

孟香禪答道：「這個最令人討厭的老和尚，鎮日尋找游相公，要逼他離開塵俗，投身佛門，作他的徒弟，婢子那有不牢記着他的法號？這老和尚的法號叫『大智』二字啦！」

（未完）

俠義奇情
長篇連載




黃鷹·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獨孤無敵自我閉關將近兩年，出關之後立即在聚義廳內察閱卷宗，了解這年來經濟上的收支情況，事畢又談起閉關之期又創新招，叫做「無敵一式」，並立即要與黑豹堂戰千軍過招，戰千軍想推辭，但獨孤無敵不讓他說話，立即動手，同時幾招之間就將戰千軍打死了，衆人驚異萬分，獨孤無敵才道出原委……峨嵋派接到無敵門主的書信，要峨嵋派在七日內交出管中流，否則就親自登門興師問罪，而此時，無敵門人早結集命峨嵋山下，待七日後立即殺上山上……

兩派相殘殺

血濺峨嵋山

峨嵋封

「這就是他為人厚道的地方。」老人一探手抓住管中流的右手衣袖。「你看這三個破洞。」

管中流低頭一看，果然看見衣袖上開了三個洞，當堝就怔住，面色微一變。

老人悶哼道：「他刺的這三劍本來可以刺在你的手腕上，迫你將劍放下，可是他沒有。」

管中流仍有懷疑。「為什麼?」

「那是為了報答我的救命之恩，可歎你一些也不知，還在洋洋得意，你叫我怎能不傷心?不失望?」

老人氣憤憤的站起來，回身向小屋那邊走過去，三尺緊跟在後面一步一跳的。

管中流怔在原地，思潮起伏，兩個童子看見那樣也不敢作聲，默默伴在一旁。

正當此際，兩個峨嵋弟子如飛奔至，老遠看見管中流，便已嚷起來：「管師兄，管師兄!」

管中流又是一怔，那兩個峨嵋弟子飛步奔至他面前，喘着氣。「管師兄，總算找到你了，師父有命令要你立即回去!」

「到底什麼事?」管中流奇怪之極。

「我們邊走邊說，不能再延遲了。」

管中流劍眉一皺，一陣不祥的感覺陡然湧上心頭。

× × ×

道路蜿蜒在樹林中，彷彿無盡，雲飛揚只顧前行。脚步聲由遠而近，三尺從後面追上來，雲飛揚聽得脚步聲，回頭看見是三尺，停下脚步。

三尺跑到雲飛揚身旁，沒命的喘氣。

雲飛揚待他定下神來，才問道：「你又怎樣了?」

三尺從懷中取出一個玉瓶，道：「這是我家主人送給你的藥。」

「我沒有受傷。」雲飛揚有些奇怪。

「他說沒有什麼可以送給你，只好就送這些他製煉的藥。」

「這，」雲飛揚立即推辭，三尺已將玉瓶塞在他手裏，一面道：「他的脾氣你不是不知道的，快收下!」

雲飛揚反問道：「那是用來醫治什麼的?」

三尺道：「方子在瓶內，你自己看好了。」隨即在懷中取出第二個玉瓶。「其實我這一瓶更珍貴，是內傷聖藥。」

他將那個玉瓶亦塞到雲飛揚手裏，轉過身子，走了幾步又停下，輕聲道：「這是我偷來的，下次見到我家主人，千萬別跟他提起來。」

語聲一落，又急步奔出去，雲飛揚看着他矮小的背影，感慨之極，好一會，才再舉步走前去。

× × ×

這已是七天之後，管中流並未能趕回峨嵋山，一音大師也不着急，他本來就沒有打算將管中流交出去。

一切步驟就依照他當日所說的那樣，大清早，叫來了文墨最好的弘法和尚，他口述，再由弘法和尚斟酌寫下了一封信，預備派人送去無敵門。

那知道他才將信封好，知客就進來禀告獨孤無敵到來要人。

一音吃一驚，但立即穩定下來。「好，剛好七天，請——」

× × ×

大殿內氣氛異常陰森，到底是因為獨孤無敵一衆進來還是其他原因，可就不得而知了。

峨嵋僧俗兩門的高手都齊集在殿內，看見他們，一音大師不由得大生感慨。

自他繼任掌門以來，峨嵋派人材的確是日漸凋零，年青的一輩，除了管中流之外，並沒有第二個比較特出的弟子。

這是否峨嵋派氣數已盡?一音雖然不能確定，但他的醉心佛學，疏忽了替峨嵋派選拔教育英才，亦知道都是原因之一。

獨孤無敵七日限期一過，立即就出現峨嵋山上，當然是有計劃的行動，這到底在打什麼主意，一音雖則猜不透，也知道關係重大，一個應付不好，峨嵋一派只怕就會萬刦不復。

所以現在他表面上雖然很鎮定，心情却動盪不安。

獨孤無敵表面上也仍然客客氣氣，待一音在蒲團上坐下，就問：「一音大師，管中流的人呢?」

一音淡然一笑。「不在這裏。」

「我看是大師不肯交出來。」獨孤無敵迫視一音。

一音神色平靜，緩應道：「管中流若是犯了門規自有峨嵋派處置……」

「那我無敵門十三分舵的一百多條人命……」

「這件事的始末，老衲……」

「不必多講，」無敵的語聲陡高。「立即交人出來!」

「獨孤施主，老衲已經說得很清楚，人是不能……」

「好，那就一命換一命，峨嵋派還我無敵門一百三十六條人命!」

無得一直就站在旁邊，聽到這裏再也忍不住，一個箭步竄出來：「獨孤，你莫要欺人太甚!」

獨孤無敵[illegible]目光一轉，一皺眉。「這位師父好像那裏見過。」

無得尚未回答，千面佛已上前一步，大笑道：「橫行七省，殺人無算的李七，想不到就在這裏歸依我佛。」

無得合什一聲佛號。「阿彌陀佛。」

千面佛一拂袖。「這裏沒有你的事，念在相識一場，我與門主說一聲，看能否放你一條生路。」

獨孤無敵道：「既然本來是道上的朋友……」

無得冷截道：「李七已死，在施主面前的是峨嵋弟子無得。」

「好!」無敵冷冷的一笑。

千面佛笑接：「原來你就叫無得，那我就請你這位無得大師指教幾招!」

無得一翻腕，戒刀已出鞘，一音忙喝止：「無得不得無禮。」

千面佛笑應：「我們比他更無禮!」身形一動，禪杖金環「嗆啷啷」一聲，疾插向前去。

無得大笑，人刀迎前，立時便惡戰起來。

千面佛一條禪杖看來笨重，但施展開來，却是那麼的輕盈，杖影漫天，暴雨一樣打下。

無得出家之前縱橫七省，刀上自然也下過不少苦功，可是比起千面佛，仍然有一段距離。

百三十七招頭上，千面佛就一杖撞正無得的胸膛，直撞得無得連退七步，口吐鮮血，倒地身亡。

一衆峨嵋弟子無不怒形於色，一音亦

沉下臉來，長身而起，目注千面佛。「佛門弟子怎能如此殘忍。」

「我這個佛門弟子可是不同的。」千面佛大笑。

一音轉顧獨孤無敵。「看來獨孤施主今日是不肯罷休的了。」

無敵笑笑：「一音，事巳至此，不必多費心機。」

一音微喟。「施主，我們打個賭，怎樣？」

「你也賭？」無敵問：「賭什麼？」

一音目注千面佛：「這位師父若是能够接老衲三招，管中流由你們處置，峨嵋派亦從此絕足江湖。」

「接不了又如何？」無敵反問。

「老衲請施主靜聽一百另八下鐘聲，聽老衲一番話。」

「我不是李七。」

「獨孤施主不敢答應？」

無敵還未答話，千面佛巳插口：「門主，就讓屬下接三招！」

無敵微一頷首，轉向一音。「聽完一百另八下鐘聲又如何？」

「施主要如何，貧僧亦無力阻止。」

「一言爲定！」無敵冷笑。

千面佛旋即縱身殿中，禪杖一橫。「請！」

一音應聲站起身，取過旁邊一劍，凌空一翻滾，落在千面佛面前，千面佛禪杖立即揮出，排山倒海一樣猛砸向一音。

一音劍走輕盈，身形迅速二十七變，劍出第一招，第二招，第三招。

寒光再一閃，劍鋒巳經壓在千面佛右腕之上，却是平壓若直削，千面佛的右腕只怕難免被刺斷。

他隨即一聲「承讓」，引劍倒退，千面佛面色一變再變，怔住在那裏。

無敵却若無其事，接問一音：「你要我在那裏聽那一百另八下鐘响。」

一音將劍入鞘，道：「請到後殿。」

× × ×

後殿與大殿同樣寬敞，一樣容得下無敵門一夥九十九個人。除了獨孤無敵之外，其他九十八人分站在門兩旁，峨嵋的精英亦在殿旁排成兩列。無敵與一音相對坐在殿正中，相距不過一丈，在一音的右邊放着一個以鐵架吊着的大銅鐘。

一音右手按在鐘上，左手揑着一串佛珠，似笑非笑，神態慈祥。

無敵亦笑。「一音大師，獨孤無敵鐵石心腸，何必多此一舉。」

「施主坐在老衲面前，就能够聽到老衲的說話。」一音數着佛珠。「出家人立下心願，要普渡世人，可是窮老衲一生，又能够救得幾許？」

「心有餘，力不足，何苦？」

「不過只要老衲能够渡化獨孤施主，皈依我佛，一心向善，就等於巳拯救千萬世人，實在值得一試。」

「好，只管說——」

一音右掌一登，一聲沉實的鐘聲响徹殿堂。「有道放下屠刀——」

「回頭是岸是不是？太淺了。」無敵不屑的一笑。

「好，說深的。」一音掌再登，又一聲鐘响，兩旁僧侶同時誦起經來。

一音開始對無敵說法，無敵雖然讓他說深，他始終還是說得很淺。

鐘聲一下緊接一下，無敵的精神不覺被帶引，隨着一音所說的，回憶起以前的種種事情來。

他想到年輕的時候也曾仗過義，救過人，被別人當活菩薩，立長生祿位。

當時的他亦一樣開心。

一想到那些，他臉上不由亦露出了笑容，巳經有着相的跡象。

一音接又道：「佛家戒殺生偷盜，而你呢，立無敵門與正派爲敵，門下奸淫擄掠，無所不爲。」

一聽到奸淫那兩個字，無敵混身猛一震。

一音接一擊鐘：「今日你縱容門下姦淫別人的妻子，引以爲樂，難保將來有一天，別人會姦淫你的妻子，到時你又會怎樣？」

無敵的額上冒出了汗珠，腦海中，一時就浮出沈曼君與青松相擁調笑的形像來，汗落於是也更多。

無敵門其他人雖然不知道一音這樣說法到底有什麼作用，但看見無敵這樣，不由亦緊張起來。

無敵霍地睜大了眼睛。

一音只道無敵巳經被說動，一面追問道：「想一想，你又會怎樣？」

無敵陡然嘶聲道：「我……我會殺，一個個殺光他們！」

他叫着猛撳前一掌印在一音的天靈蓋之上！

「噗」的一音天靈蓋立碎，鮮血激濺，無敵狀若瘋狂，一掌接一掌擊下，一連三十六掌，將一音擊成肉泥一樣。

天靈蓋的一掌，一音巳氣絕，鐘聲亦絕。巳是第一百另七响！

他若是知道青松與沈曼君的舊情，一定不會這樣說來渡化獨孤無敵，可惜他完全不知。

無敵本來巳着相，一聽到那些話之時就大受刺激，同時引發起原始的獸性。

他緊接振聲大呼：「衆兒郎！殺！」

所有無敵門的羣衆應聲紛紛取出兵器，撲向那些峨嵋派的弟子。

無敵一馬當先，殺入人羣，龍頭杖下處，擋者披靡，鮮血飛揚，千面佛緊跟在後，禪杖亦盡劈殺。

一時間喊殺連天，峨嵋弟子一個個浴血倒下，片刻不到，就巳屍橫遍地，血流成河！

× × ×

翌日上午，管中流才趕回來，就只見橫七豎八全都是峨嵋弟子屍體，到處血漬斑斑，一音大師一堆肉泥也似倒在殿當中，若不是那一身袈裟，眞還認不出來。

琴劍雙童雙雙淚落，管中流目眦迸裂，雖然沒有流淚，却有血滴下來。

× × ×

屍體終於葬下，二百七十一具屍體，二百七十一個新墳。

親手將最後一具屍體埋好，管中流跪倒在一音大師的墳前，七寶六安左右亦跪倒。

這巳是黃昏，聞訊趕來的二十八個峨嵋弟子一個個將鏟子鋤子放下，亦跪了下

來。

他們雖然倖免此刦，但是，目睹二百七十一個同門的死狀，亦痛心疾首，悲憤之極。

好一會，管中流連叩三個响頭，才站起身來，回顧一衆同門道：「各位師兄弟，峨嵋派到這個地步，勢難再在江湖上立足，你們倒不如散了。」

「我們一定要報仇，與無敵勢不兩立！」衆人立時嚷起來。

管中流眼睛一紅。「好，不愧峨嵋派的好弟子，那我們暫且投靠海龍師叔，等機會重振峨嵋聲威！」

衆人實在也不知道何去何從，聽得管中流這樣說，當然都沒有反對。

一行三十一人也就在夕陽斜照下，拖着脚步，走下峨嵋。

孤鳳不孤

也是黃昏。

動江天兩岸蘆花，飛鶩鳥青山落霞。

獨孤鳳走在夕陽下，看來是那麼孤獨。

這巳是她離開無敵門的第二十天，她沒目的，只是見路就走，一路上雖然還沒有任何事發生，在她也並不覺得怎樣舒服。

這是她第一次獨個兒外出，一路上沒有人照顧，最初的幾天實在很狼狽，現在雖然巳逐漸習慣，心境却蒼涼之極。

這種生活到什麼時候爲止，她雖然不知，却實在巳有些回去的意念，之所以堅持前行，只因爲她倔强的性格。

雲飛揚也不怎樣習慣這種流淚的生活，但比起獨孤鳳當然易接受一些。

在武當山上他一直操賤業，雖然不至於餐風宿露，但餐風宿露在他來說，也算不了怎樣一回事，所以這二十天以來，他跟在獨孤鳳身後，並不以爲苦，也沒有讓獨孤鳳走脫。

他離開海龍老人，也是見一步走一步，毫無目的，却想不到在小鎮內遇上獨孤鳳。

那一次他救獨孤鳳是蒙着臉龐，獨孤鳳並不認識他，可是他仍然避過一旁。

他隨即憶起青松臨終的時候吩咐他到無敵門找一個叫做沈曼君的人，不由自主就跟在獨孤鳳身後，希望找一個機會認識獨孤鳳，看能否混進無敵門。

跟了三天他仍然找不到機會。

獨孤鳳心神不安，所以也沒有留意雲飛揚的隨後跟踪。

兩個人停停歇歇，就這樣走了三天。

× × ×

江流千里，兩岸蘆花一目無盡，管中流一行三十一人，走在蘆葦旁邊，心境蒼涼。

他們距離獨孤鳳雲飛揚的所在還不到一里，方向却是相對，這樣走下去，距離自然就陸續縮短，最後一定會相遇。

管中流當然不知道獨孤鳳正向這邊走來，行走間，脚步却突然一頓，脫口道：「不對！」

七寶在一旁奇怪道：「公子？什麼事呀？」

管中流目光一閃，突喝道：「各人小心。」

語聲未巳，機簧聲响，無數弩箭突然從前面蘆葦叢中射出！

七寶首當其衝，慘呼未絕，巳經被弩箭射成刺蝟，那二十八個峨嵋弟子雖然大都及時將兵刄撤出，但倉猝之下，仍被射倒了七個。

管中流各自出口，劍巳經出鞘，一團劍花洒出，雲飛揚射來一蓬弩箭，護得了六安，却護不了七寶。

他一步撳前，扶住了七寶，失聲道：「七寶！」

七寶仍有氣，睜着眼，痛苦的應道：「公子，我不能再侍候你了！」

他呻吟接道：「六……六安……」

六安急上前，七寶的頭一側，巳氣絕，六安不禁哭叫起來，七寶雖然不是他的親兄弟，與他却有如眞兄弟一樣，管中流亦心如刀割，七寶六安侍候他多年，他視之亦簡直有如兄弟。

弩箭射過，百數十個身穿黑衣的無敵門弟子立即分開蘆葦叢衝出，團團圍住了管中流他們，一個銀衣舵主同時飛鳥一樣從蘆葦叢拔起，凌空一折，落在管中流之前。

「又是無敵門的人！」管中流冷笑，盯着那銀衣舵主：「說你的姓名。」

銀衣舵主冷冷的道：「土地管社廟，蛟龍保淮江！」

「原來是當年掃蕩淮江八寨的神捕陸晉！」

「你也知道我？」陸晉大笑。「想不到我退出官塲多年，現在仍然有機會做緝捕的工作，緝捕漏網之魚。」

管中流按劍四顧。「好，來得好！」

突然霹靂一聲暴喝，人劍飛射！

陸晉十三節練子鞭出手，同時喝一聲：「上！」

所有無敵門弟子一齊叱喝着衝殺上前，峨嵋弟子亦迎上前去。

兩下相遇，刀光劍影，血雨橫飛，無敵門雖然人多勢衆，峨嵋派弟子却是滿腔悲憤，而且又是作困獸之鬥，一個個盡皆拚命！

管中流早巳看清楚形勢，一劍挑開陸晉的練子鞭，一偏身，立即撳入無敵門弟子之中，一用就是落日劍法最後的三式，只見一道劍光裹着他頎長的身形，左衝右突，「刷刷」聲响中，一個又一個無敵門弟子倒在他劍下。

陸晉一見，急上前截止，管中流沒有理會，身形展開，穿花蝴蝶也似，一劍一個連殺四十六人，陸晉竟然都阻止不住。

無敵門弟子看在眼內，不禁心寒，陸晉這時候當然亦看出管中流武功的高强，遠在他意料之外，自己絕不是他的對手，心念一轉，立即後退，那知道管中流立即倒飛回來，反截住他的去路！

陸晉硬着頭皮，鞭勢展開，與管中流鬥在一起，他在鞭上的造詣也很高，但武功比起管中流還是差很多，他不過是無敵門的一個舵主。

連無敵門的護法寒江釣叟也不是管中流的對手，陸晉這個舵主，當然更不會是了。

無敵門的職位仍是以武功來分配，以陸晉的武功，亦的確只配做一個舵主。

他無意發現管中流他們的行踪，一心要立功，盡起所有下屬，帶備弩箭，本意將要管中流他們一網打盡，而憑他們的勢力，表面上看來也的確在管中流他們之上，出其不意，更就先射倒多人，以他看，應該就穩操勝劵。

只可惜他低估了管中流的武功。

管中流未練成落日最後三式之前，已够打敗寒江釣叟，現在練成了落日三式，就是寒江釣叟復生重來，也未必接得下他百招。

陸晉接到五十四招，手中練子鞭已經被管中流的劍絞飛，接一招，管中流的劍就刺進他胸膛，一插一挑，陸晉凌空飛起來，斜飛進江中。

「噗通」的一聲，水花四濺，血暈盪開。

管中流連殺無敵門弟子數十人，已將他們對峨嵋弟子的壓力減輕了很多，峨嵋弟子拚命一陣反撲，雖然又死了十多人，但無敵門弟子却三倍他們的數目。

他們到底曾經在峨嵋山上苦練過一個時候，與無敵門弟子的武功到底有一段距離。

剩餘那些無敵門弟子眼見陸晉亦死在管中流劍下，那裏還有胆量再戰下去，立即四散！

管中流一聲：「一個不留！」截住了奔跳中的四個，只三劍，便將四人擊殺劍下！

峨嵋弟子亦紛紛將其餘人截下，逐一斬殺，最後一人只嚇得胆落魂飛，「噗」地跪倒在管中流面前。「大俠饒命……」

管中流回頭望一眼，只見峨嵋弟子連六安在內，只剩下九人，心頭一陣刺痛。

那個無敵門弟子見管中流沒有作聲，只道管中流答允，將刀放下，叩了一個頭，長身便待離開！

「那裏走！」管中流陡地怪叫一聲，劍一引，就刺透那個人的心胸！

劍拔屍倒，管中流並沒有回劍入鞘，一雙眼盯穩了前面奔來的一個人。

那是獨孤鳳，她聽得打鬥聲，飛步走過來，正好看見管中流那一劍！

她當然也看到那遍地無敵門弟子的屍體，一想到當日管中流在武當山下苦苦相迫，立時火起三丈，鴛鴦刀出鞘，喝一聲：「管中流。」

管中流沒有應聲。

——獨孤鳳在這裏，獨孤無敵等說不定也在，好漢不吃眼前虧，還是暫時避開去。

他心念一轉，立即吩咐：「六安與所有人快離開，我押後。」

六安不敢違命，方待抱起七寶的屍體，管中流已喝止：「莫管其他，快走！」

衆人看見管中流這種態度，也知道事態嚴重，與六安立即奔出。

獨孤鳳沒有理會，只是盯着管中流：「好啊你，又殺我們無敵門的人。」

「你父親闖上峨嵋，殺我峨嵋僧俗二百七十一人，這件事你又可知道？」

獨孤鳳在酒樓茶肆已聽到這消息，本來也覺得無敵門那樣做有些過份，但現在看見無敵門又死了這麼多人，心中就只有憤怒。

她冷冷的道：「那一次在武當山下我受了傷，給你追殺，今天我要與你好好的較量一下！」

管中流截道：「是生死之戰？」劍一引，刺向獨孤鳳！

獨孤鳳鴛鴦刀展開，迎向來劍！

刀劍珠走玉盤般交擊，刀快劍更快，管中流雖然經過一塲惡戰，氣力消耗得並不很多，武功亦强獨孤鳳一籌，數十招一過，已佔得上風！

獨孤鳳也看得出，可是她性格倔强，雙刀盡展所長，越來越急。冒險欺入，雙刀一架一封，竟然將管中流的劍鎖在雙刀中！她一聲「脫手」，奮力一奪，管中流的劍果然給她奪去，脫手飛出丈外，插在地上。

那知道管中流的身形同時一翻，落在她背後，雙掌齊擊前，「叭叭叭」三聲，疾擊在獨孤鳳的後背之上！

獨孤鳳立時被擊得飛出兩丈，倒仆在地上，張口就吐出一口鮮血。

管中流身形再展，手一探，已將劍拔回，盯着獨孤鳳。「獨孤大小姐，妳怎樣了？」

獨孤鳳面色慘白。回頭盯着管中流。「詭計暗算，不是英雄好漢。」

「兵不厭詐，對付你們無敵門這種惡徒，用不着英雄好漢的行徑。」

「你是怎樣的一種人，我難道還不知道，只不過氣在上頭才說那句話，」獨孤鳳掙扎欲爬起，一口鮮血吐出，又倒了下去，她冷笑：「要殺只管殺。」

「你要死，沒那麼容易。」

「你待要怎樣！」

「我要將你碎屍萬段，一塊塊送回給獨孤無敵。」管中流獰笑。

獨孤鳳不由一驚，她絕不懷疑管中流的說話！

管中流接道：「那一次有雲飛揚救你，這一次倒要看有誰來救你！」

「雲飛揚？」獨孤鳳一呆。

管中流獰笑連聲，一步步走了過去，獨孤鳳始終掙扎不起，急怒攻心，當塲昏了過去。

管中流看在眼內，仰天大笑，才笑得幾聲，眼前人影一閃，一個人已攔在獨孤鳳身前！

正是雲飛揚！

管中流笑聲立時一頓，沉聲道：「又是你！」

雲飛揚苦笑，管中流鐵青着臉。「你又來幹什麼？」

「我……我只是路過。」雲飛揚心中歎息。

「不必裝模作樣了，你到底在打什麼主意，說！」管中流劍指着雲飛揚。

「她已經給你打傷，又何必再下毒手。」雲飛揚看一眼獨孤鳳。

獨孤鳳一些反應也沒有，雲飛揚反而安下心。

「她又是你的什麼人？」管中流喝問道。

「我……她……什麼人……也……也不是。」

管中流悶哼。「我看你是她的屬下，是無敵門的人！」

「我不是……」

「不必否認了，上一次你救她，我就懷疑你是無敵門的人，只是我師叔堅持不信。」

「我的確不是……」

「住口！」管中流冷笑：「是也好不是也好，要救人，先問我的劍。」

「你是迫我動手？」

「在師叔那兒，我已經饒你一次，這一次，我一定要你的命！」

「這算是我求你，就此作罷……」

「廢話！」管中流更怒：「師叔說你那一戰讓我，這一戰，你有多少本領，只管施展出來。」

語聲一落，管中流人劍已射出，這一次，一動手他就用落日劍法的最後三式。

雲飛揚不能不戰，倒踩七星步，一樣用兩儀劍法，劍法與步法同樣輕捷。

在兩儀劍法上的造詣，他實在已直迫青松，應付管中流實在綽有餘裕。

海灘的一戰，對落日劍法的招式，他已經多少有些印象，現在再應付當然輕鬆很多。

老人也沒有走眼，他始終勝管中流一籌，管中流落日三式一過，雲飛揚的劍已抵住了管中流的咽喉。

那刹那管中流的感受.就像是從萬丈懸崖疾跌了下去，整個人怔在那裏。

「你怎麼總是要迫我出手？」雲飛揚只有苦笑。

管中流冷冷的望着雲飛揚。「海灘一戰，你眞的讓我？」

雲飛揚沒有作聲，管中流接喝一聲：

「爲什麼還不殺我！」

「我與你又沒有仇恨。」雲飛揚索性將劍收回去。

「你不殺我，將來一定後悔！」管中流咬牙切齒。

雲飛揚揮手。「走好了。」

管中流只氣得沒有吐血，一頓足，轉身奔了出去，雲飛揚目送仲消失，陷入沉思之中。

× × ×

獨孤鳳醒轉的時候，夕陽已西下，雲飛揚正揑開她的嘴巴，將劍鞘載着的清水貫進她嘴裏。

她只覺嘴裏發苦，但苦得來却是清涼。然後她才看清楚雲飛揚。

看見她睜開眼，雲飛揚忙道：「別動，你嘴裏的是藥，快嚥下去。」

獨孤鳳不由自主的將藥嚥下，這才問：「你是什麼人？」

「過路的，」雲飛揚的左手仍摟着獨孤鳳的肩膀，獨孤鳳終於在意，叱道：「放開你的手。」

雲飛揚一呆，將手放開，獨孤鳳幾乎又摔倒在地上，她倔强的以手支地，支撑着身子，目光一轉。「那個姓管的呢？」

「姓管的？」雲飛揚裝作聽不懂。

「是一個穿白衣的青年……」

「你說那個白衣青年，給打跑了。」

「打跑了，」獨孤鳳半信半疑，「給誰？你？」

「我那有這個本領，」雲飛揚一面想一面答。「是一個和尙。」

「和尙？」獨孤鳳又追問道：「怎樣的？」

「很大年紀，頭頂有九個洞，五短身裁，白鬚繞頰，看來很威武，幾下子就將那個白衣青年打得落荒而逃。」

「是誰有這個本領？」獨孤鳳又問：「現在那個和尙呢？」

「他看着你搖搖頭，兩隻袖子一揚，就風也似的不知所踪了。」

「哦？」獨孤鳳想了想。「那法號什麼？」

「沒有說，」雲飛揚搖頭：「你吃過藥怎樣了？」

獨孤鳳試運一遍眞氣，雖然很辛苦，已沒有昏迷之前那麼痛，而一股清涼之氣仍然不斷由咽喉透上來。奇怪道：「那是什麼藥？」

「我也不太清楚。」雲飛揚取出懷中藥瓶：「那是家傳秘方，以多種草藥配成的，據說專治內傷。」

獨孤鳳上下打量了雲飛揚一遍：「你到底是什麼人？」

「我？也不太清楚。」雲飛揚實在不知如何回答。

「什麼？」獨孤鳳再問：「我是問你叫做什麼名字？」

「我姓揚，別人都叫我小揚，是揚州那個揚。」

「沒有名字？」

「有個小名字叫阿蝦，你還是叫我小揚算了。」

獨孤鳳當然聽不出雲飛揚在說謊，却覺得這個人實在很有趣，又問：「你住在那兒？」

「離開這裏好幾十里的一個沒有名字的小村落，那兒只有十來戶人家。」

「你跑到這麼遠幹什麼？」

「找工作。」雲飛揚應變也算靈敏。

「父母呢？」獨孤鳳不覺追問下去。

「全死了。」雲飛揚顯得有些傷感，轉過話題。「姑娘，我看你受傷不輕，留在這裏萬一着了凉，可就不好了。」

「誰要你這樣關心？」

「話可不是這樣說，你現在等如就是我的病人，有什麼三長兩短，叫我怎過意得去。」

「沒有人要你負責。」

「醫者父母心，我怎能見死不救？」

「拿着一紙祖傳秘方，就敢製藥醫人了，你好大的胆子！」獨孤鳳笑罵。

「胆子若是不大，看見這遍地屍體，早就嚇跑了。」

「你可知道這是什麼一回事？」

「我不知道，只認得有些是無敵門的人。」

「你認識他們？」

「不認識，但是，那的確是無敵門的裝束。」

「你倒是很留意。」

「因爲我曾經加入無敵門。」

「爲什麼？」獨孤鳳疑念又起。

「無敵門天下無敵，那一個無敵門的弟子不是威風八面。」雲飛揚故意歎了一口氣。「只可惜要有人介紹，又要有人担保，去他們的分舵求了三次，都沒有得到答應。」

獨孤鳳連隨又問：「你可知道我是什

麼人？」

雲飛揚搖頭，反問：「什麼人又怎樣了？」

「不怕救着無敵門的仇家？」

雲飛揚佯裝一驚，却隨又搖頭。「這也是沒有辦法，見死不救的事情，我是做不出來的。」一頓，岔開話題。「那邊不遠有一間破廟，我扶你過去歇息一下。」

他的手才伸出，獨孤鳳已斷然拒絕。「不用，我自己走得動。」以長刀支地，掙扎着站起身子。

中掌的部位仍然隱隱作痛，却已沒有方才那種悸悶的感覺，她走了幾步，突然又一陣劇痛攻心，脚步不由的一個踉蹌。

雲飛揚跟在一旁，忙一把扶住獨孤鳳的手臂，但孤獨鳳方待掙開，又一陣頭昏目眩，知道强不來，也就由得雲飛揚扶着，暗運了一遍眞氣，待那陣昏眩的感覺消失了，才繼續走前。

雲飛揚看在眼內，也實在有些佩服。好像獨孤鳳這樣堅强的女孩子，也實在不多。

× × ×

破廟雖離江邊並不遠，但雲飛揚扶着獨孤鳳走到去，夜幕已低垂。

那名符其實是一間破廟，但此前幾天，已經被雲飛揚胡亂清理過一遍，在那裏歇宿過一宵，所以雲飛揚扶着獨孤鳳坐下，立即就能够找來一堆枯枝，生起一堆火來。

獨孤鳳以奇怪的目光望着他，雲飛揚一眼瞥見，笑笑。「你莫要奇怪，我曾經住在這裏。」

他隨即取過一隻破碗。「先歇歇，我去取些水，再給你一服藥。」也不待獨孤鳳回答，一溜烟奔了出去。

獨孤鳳目送雲飛揚走出了破廟，沉吟了一下，盤膝在地上，又運了幾遍眞氣。

那些藥乃是海龍老人以多種罕有的藥材配製而成，的確是治療內傷的聖藥，只不過雲飛揚不懂得怎樣使用，不能够將藥力充份發揮，現在給獨孤鳳內力一摧，才散開來。

獨孤鳳立時覺得舒服了不少。

× × ×

再服下一顆藥丸，歇息了一會，獨孤鳳終於沉沉睡去，到她醒來，已經是第二天的清晨。

陽光從廟外透進，獨孤鳳一揉眼睛，突然一驚，她看看自己身上，並無不妥，才放下心來，再看却看見雲飛揚捧着一隻碗向自己走來。

「又是什麼東西？藥？」

「是粥，我給你煮的。」

那邊的火堆上放着一個破瓦鍋，的確滾着一鍋粥，獨孤鳳再看雲飛揚，滿眼紅絲，絕無疑問，一夜都沒有睡過，心中也實在有些感激。

她將碗接過，吃了一匙，只覺得鮮甜美味，與自己煮的比較，也不知好多少，脫口問：「這是什麼粥。」

「鯉魚粥。」雲飛揚笑得很開心。

「那兒來的鯉魚？」獨孤鳳又奇怪起來。

「跳進江裏抓來的。」雲飛揚接問。「這個粥怎樣？」

「很好。」獨孤鳳由衷讚出來。「你的本領倒不少。」

「我自小就得自己照顧自己，若是這個也不懂，早就餓死了。」

獨孤鳳聽着，大生感慨，想想又問道：「你不是說很想加入無敵門？」

雲飛揚却道：「現在不想了。」

獨孤鳳「哦」的一聲。「爲什麼？」

「我無親無故，那兒找人担保，還有，找誰介紹？」

「我！」獨孤鳳又吃了一口粥。

「你？你怎麼？」雲飛揚故作懷疑。

獨孤鳳冷哼一聲。「獨孤無敵是我的父親，你說我成不成？」

雲飛揚詫異的看着獨孤鳳。

「這也算我報答你照顧之恩。」

「我沒有要你報答，也不是施恩望報的那種人。」

「你以爲我又是那種受人恩惠不思報答的那種人？」獨孤鳳冷冷將碗放下。「我決定了的事情，誰也阻止不了！」

雲飛揚猶疑道：「這個……」

「還這個那個幹什麼，婆婆媽媽的，一些也不像個男人！」

「好，不過你可不能人前人後總是說，是全仗你我才能够投入無敵門。」雲飛揚說得蠻認眞的。

「那有工夫說你？」獨孤鳳看見雲飛揚一副傻頭傻腦模樣，不由「噗哧」失笑，低頭繼續吃粥。

雲飛揚亦笑了起來，笑着忽然又怔住，他是忽然想到這樣欺騙獨孤鳳到底對不對。

他幾乎就要坦白說出來，但話到了唇邊又嚥回去，最後還是決定繼續裝下去。

獨孤鳳並沒有發覺，她終於亦決定回去無敵門，却並非爲了雲飛揚。

只爲了對於目前這種生活她經已厭倦了。

浪跡江湖

海龍老人玩世不恭，終日笑口常開，可是聽到峨嵋派的滅門慘禍，亦不由面色大變，再也笑不出來，他絕不懷疑管中流的說話，再看隨來那幾個峨嵋弟子，一個個身上帶傷，垂頭喪氣，不禁愴然。

在他面前的几子上放着一襲血跡斑駁的袈裟，那是一音大師的遺物。

血漬已經變色，目光再落到那襲袈裟之上，老人更難過。

「一音那個老禿驢眞的完了？」老人的說話雖然不敬，神態却傷感之極。

管中流無言點頭。

老人嘆了一口氣。「是不是，我早就警告過他，對惡人少講道理，那一次鬼劍無常上門尋仇，他還說那小子有慧根，要將之渡化，若不是我及時出手，早就已被無常的一劍送他歸西，等不到現在。」

一頓老人又大罵。「那個老禿驢實在迂腐之極，滿口阿彌陀佛，現在可好了，一門二百多個弟子都成佛了！」

管中流垂下頭，沒有作聲，其他弟子亦無不垂頭喪氣，老人接望了他一眼。「幸好你們總算都逃出生天。」

「峨嵋派以後能否再在江湖上立足就有賴你們的努力了。」老人站起身子，目光落在管中流的面上。「尤其是你這個姓管的，我知道你天資過人，一定要加倍努力！」

管中流沉聲道：「師叔放心，我一定會重振峨嵋派的聲威！」

「好，有志氣！」老人一拍管中流的肩膀，手捧着那襲袈裟走了出去。

管中流亦步亦趨，出了屋外，終於道：「師叔，我說得不錯，我不是雲飛揚的對手。」

「你總算肯相信那一次雲飛揚只是讓你了。」

「武當兩儀劍法與我派落日劍法齊名江湖，爲什麼相較之下，差得那麼遠？」

「落日劍法必須陰陽互濟，先代掌門早逝，又是突發，不及將陰柔的內功傳下來，所以到我與一音一代的落日劍法就只有陽剛之威而缺乏陰柔之力，自然難以將落日劍法的威力完全發揮出來！」

管中流一怔。「這是說，師叔你也沒有練好落日劍法了。」

老人並沒有否認。

管中流一聲長嘆。「難道沒有其他的辦法補救？」

「不是沒有。」老人吟沉起來。

「師叔，你告訴我，無論怎樣辛苦。我也要將落日劍法練成。」

「惟一的辦法，就是先去學陰柔的內功。」

「哦？」管中流有些不明白。

老人接解釋。「若是你能够練成玄陰宮的內功心法，一切就迎刄而解，不過玄陰宮自從當年被九大門派圍攻，逐出中原之後，一直就沒有再出現，玄陰教的內功心法當然亦沒有在中原流傳下來。」

「那玄陰教到底是來自……」

「波斯，當年席捲回疆，染指中原武林，但始終不敵中原武林的聯手。」

管中流追問：「除了玄陰宮的內功心法之外，難道就沒有其他內功心法可以代替？」

「也不是，回疆的黑白雙魔，練的也是至陰至柔的內功，據說也是玄陰宮一脈相傳，而中原寒靈子，內功也是以陰柔見長，這些却都是邪惡之徒，招惹不得，否則亦只有變壞，還是另想辦法，看如何找回峨嵋失傳的心法。」老人歎了一口氣。「本門前幾代或者還有人學得落日劍法的精粹，流傳下來。」

管中流默不作聲，也不知在想着什麼，老人接又道：「我藏着一份名單，上載着上代峨嵋弟子的姓名，一會交給你，你且到處去走走，看能否找回本門失傳的心法。」

管中流毫無反應。

老人終於發覺，脚步一頓，追問：「你又在想什麼？」

「沒什麼。」管中流一咬牙。「由現在開始，弟子就走遍天涯海角……」

老人不等管中流說完，已讚不絕口。「早就說你有志氣！」

「六安就留在你老人家這兒，還有其他的弟子，也要你老人家費心了。」

「這是什麼話？」老人的氣又勇上。「我等是峨嵋派弟子，自然有責任照顧他們。」

六安一直跟在管中流後面，這時候再也忍不住了，插口道：「公子，我要侍候你……」

管中流回頭望了六安一眼，道：「你武功未成，還是留下來。」接對老人一揖。「師叔，我去了。」

「好，你去！」老人又歎息一聲，一揮手，那襲袈裟「獵獵」地飛起來，飛落海面。

白浪起伏，緩緩將那襲袈裟湧去。

管中流也就在六安與衆峨嵋弟子淚眼相送下，飄然離開。

危機

夜靜更深，武當山上表面看來非常平靜，事實自雲飛揚離開之後，就再沒有出過亂子。

夜間的逡巡，也逐漸鬆懈下來。

但今夜傅玉書仍然很小心的離開雲房，走向後山的雜木林。

風吹樹木蕭騷，無面人披着月光，幽然立在林中的空地上，看着傅玉書走近來。「公子——」

「你又上武當，到底有什麼事情？」

傅玉書的語聲很平淡。

「主人急切要報仇，請你盡快採取行動！」無面人隨即將一封信奉上。

傅玉書將信取出，剔着一個火摺子照明，細讀了一遍，接將信燒掉，沉吟了一會道：「你回去告訴我爺爺，十天之後，我一定依照計劃，引燕冲天到青龍鎮。」

「公子已經想到辦法了？」

傅玉書頷首，一面說，一面走向林木深處，無面人聽着，不停的點頭。

傅玉書是一個聰明人，想出來的當然是一個好辦法，燕冲天却也就危險了。

× × ×

傅玉書送走了無面人，回到雲房，未進門，已覺得有異。

那道門他本來半掩，現在却緊閉着，他伸手抵在門上，考慮了一會，才將門推開。

月光從窗外透進，房間雖然陰暗，他仍然看到一個人坐在他的床上，雖然看不清楚，他已經猜得到那是什麼人，反手將門掩上。

他急步走到床前，道：「婉兒，你怎麼這時候來這裏？」

那正是倫婉兒，她手掩着胸口，好像要嘔吐，却忍着沒有嘔吐出來。

她長身而起，投身傅玉書懷中，低聲哭起來。

「婉兒，怎樣了？」

「玉書，我，我有件事要跟你說。」

「什麼事？」傅玉書奇怪的望着倫婉兒。

倫婉兒埋首傅玉書懷中，半晌才說出話來。「近來我整天作嘔，又不想吃飯，不知道是不是……」

傅玉書只聽了一半，面色已然大變，怔在當場。

「這你說我們應該怎樣，若是給別人發現我懷了你的孩子，那……」倫婉兒方寸大亂，語不成聲。

（未完）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故事

無憂公主

蕭逸·著　盧令·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朱翠應常孟的邀請，前往探望常威，起程時，突有一黑衣少女來要求乘搭順風車，常孟上前阻止，但朱翠經已答應。於是兩女同車，常孟在前帶路。在車上，黑衣少女向朱翠警告，這次行程，是一個陷阱，常威父子利令智昏，已將她出賣了。朱翠半信半疑之際，已遭曹羽等人伏擊。兩女棄車竄入林中，各自隱蔽，曹羽率衆追踪而至，朱翠苦戰，但衆寡懸殊之下，卒之負傷，正在危急時，黑衣少女突然自天而降，擊退曹羽，然後與朱翠逃走……

患難兩英雌　挑戰獨臂刀

經過了一段時間的適應，雙方已能大概的辨別出對方的方向。

黑衣少女向四外顧盼了一陣，搖搖頭低聲道：「這裏很危險，我們再往前面走走。」

說完，二人手携手的摸黑前進。

走了一程，朱翠站住道：「妳可聽見了什麼沒有？」

黑衣少女仔細聆聽了一下，點點頭道：「嗯，妳的聽力比我還好——是有人進來了。」

二女仔細辨聽之下，覺察到地面上傳過來一陣極爲輕微的悉索聲音，如不留意細聽，簡直難以辨出。

朱翠被對方誇了一句，總算覺得臉上有了光彩——

她仔細分辨道：「是一個人？」

黑衣女道：「要是人的話，這人的輕功可太高了！」

朱翠同意他的看法，點點頭道：「在這種情形下，摸黑前進，能够發出這麼小的聲音，確實不容易！」

「所以我說這個人輕功極高，比我們還要好得多！」

朱翠道：「咦！會不會是曹羽那個老賊？」

「不像！」黑衣女搖搖頭道：「他無需要這樣——而且他的輕功我剛才已見識過了，不會比我們更好！」

朱翠苦笑道：「妳的功夫比我要高多了！」

「那倒不一定！」黑衣少女調侃的笑道：「我怎麼能跟妳比，妳是千金之軀的公主，我只是江湖裏一個孤魂野鬼……妳因爲缺少江湖武林對手的經驗，倒不見得武功不如我！」

朱翠慚愧道：「妳不過是在安慰我而已，事實上我感覺到樣樣都不如妳！」

「亂說！」黑衣女一笑道：「我不如妳的地方太多了，譬如說，妳年紀比我輕，而且也比我漂亮——」

朱翠道：「那也不一定，我就覺得妳比我漂亮！」

黑衣女淒涼的笑了一下，黑暗中斜睨着她，想要再辯些什麼，忽然一笑道：「不跟妳談這些了，妳可再聽見剛才那種聲音了？」

朱翠聽了一下搖頭道：「沒有了！」

黑衣女道：「大概是走了！」

朱翠道：「別是一條蛇吧！」

黑衣女想想道：「這也有可能，蛇是最愛出沒在竹林子裏面的！」

「啊呀——那可糟！」

一聽有蛇，朱翠嚇了一大跳！

黑衣女斜睨着她，奇道：「怎麼妳還怕蛇？」

朱翠臉上一紅，妞妮着道：「那倒也……不是，只是看着牠軟軟地……怪蹩扭的！」

「那還不就是怕！」

黑衣女微微笑了笑，臉上現出一抹輕睨，朱翠約莫可以看見她微笑時露出的牙齒又白又齊，微微有光。

見她這樣，朱翠不服的道：「難道妳不怕蛇？」

黑衣女冷笑一聲：「我當然不怕！不但不怕，如果我看見了蛇，我一定會殺死牠！」

朱翠嘖嘖了兩聲！

這兩聲「嘖嘖！」又使得黑衣女不屑的看了她一眼。

「哼，妳是千金之軀，金枝玉葉的公主，當然不會體會出江湖行走時的種種危險。」

——微微一頓，她接道：「爲了要活下去，妳一定要狠着心……殺一條蛇又算得了什麼！」

朱翠聽她口口聲聲提到自己的身世，言下大有奚落，心裏很不是味道，原想與她爭辯幾句，轉念想到對方對自己的援手救助，同共患難的俠心義擧，也只能任她奚落，不再回口。

「妳殺過蛇沒有？」

見她不說話，黑衣女又撩了她這麼一句！

朱翠搖搖頭，不大好意思的笑笑：「不瞞妳說，我生平最怕蛇，一看見這玩藝兒，我的腿就……有些發軟。」

「眞沒用！」黑衣少女道：「我教妳打蛇的方法！妳只要準備一根竹竿，照着牠身上用力一抽，如能打在牠七寸上，只一下就够了！」

朱翠往後面縮了一下，搖搖頭道：「算啦——我不敢……」

黑衣少女道：「看起來，妳的確很嫩呢！」

朱翠忍不住說道：「妳也不要太小看了我……」

黑衣女一笑道：「誰小瞧了妳，我只是說妳缺少江湖中歷練罷了……咦——妳怎麼了？」

「沒有什麼……」朱翠皺了一下眉：「只是覺得背上很痛——」

「啊——」黑衣女一驚道：「妳不說我都忘了……妳別是受傷了吧！」

朱翠微哼道：「一點小傷，算不了什麼！」

黑衣女一聽立刻身子彎向前，兩隻手搬過她的肩膀，仔細在她背上看了一下：「啊——傷的不輕！」

「沒什麼……我還忍得住！」

黑衣女看了她一眼，遂即動手剝開了她的上衣。

朱翠往前縮了一下，吶吶道：「妳要幹什……麼？」

黑衣女白了她一眼，繼續打量着她的傷，用手摸了一下冷冷的道：「流了不少的血。」

朱翠道：「不要緊——我……還忍得住！」

「爲什麼要忍？」黑衣女冷笑一聲：「有的事非要忍不可，有的事可忍可不忍，有的事根本就不要忍，忍有什麼好處？只能爲妳增加痛苦！」

朱翠苦笑了一下，笑嘆一聲道：「唉——眞沒辦法，在妳面前，好像我一下子變成小孩了！」

黑衣女道：「妳本來就是小孩！過來一點，讓我好好看看妳的傷！」

朱翠只得把身子向後湊近了一點道：「妳好像什麼都會！」

黑衣女道：「有的也不會！」

一面說，她緩緩站起來道：「我到附近看看，馬上就回來！」

說時，閃身離開，須臾踏行一週，又轉回來！

朱翠道：「外面情形如何？」

黑衣女道：「曹羽老賊果然是老奸巨猾，他居然派人把這整個樹林子都圍了起來。」

朱翠道：「怎麼個圍法？」

黑衣少女一面坐下來一面道：「看樣子，他們大概調來了整營官兵，準備有數十桿火槍，等一下要看我們的造化了！過來一點，我這就瞧瞧妳的傷吧！」

說罷，她探手由身上取出了一樣火器，叭打一聲，打亮了一團火光，向着朱翠傷處略微照了一下，遂即熄滅！

朱翠道：「要不要緊？」

黑衣少女道：「還好，看起來還不太嚴重，我聽說曹羽練有豹胎屍氣，看來他是想留下妳的活口，要不然，情形可就不妙！」

朱翠感覺到傷處一涼，也不知她爲自己貼的是什麼藥，黑衣少女又撕開了一塊布爲她身上包紮了一下，又爲她服下了兩粒藥丸！

「我們難道一直在這裏等下去？」朱翠有點耐不住的道：「妳怎麼打算呢！」

黑衣少女道：「妳覺得好點了麼？」

朱翠點點頭，道：「好多了，我們走吧！」

黑衣少女道：「妳的劍呢？」

朱翠搖搖頭道：「沒帶來，妳呢！」

黑衣少女輕輕拍了一下腰上道：「在這兒！」

朱翠倒是沒有看出來，想到對方所施展的當必是軟兵刄！黑衣少女指了一下前面道：「前面不遠有一道岔路，可以通向後嶺，如果能到後嶺，就不必怕了！我們走吧！」

說完，她率先前行！

朱翠容她在前面走了一段距離之後，才稍稍後隨！

她二人輕功極佳，一前一後沒有帶出什麼聲音！

忽然前行的黑衣少女一聲低叱道：「小心！」

一條人影陡然自婆娑的樹梢上躍身而下，竹帽子唰啦啦大响聲中，這人手上的一桿筆直鐵棍，照着朱翠身上就打。

於此同時，另一條人影也自前樹垂直落下，手上雙刀照着黑衣少女就砍！

黑衣少女雙手同時遞出，只一下已把對方雙刀奪下，進步架肘，向外一翻，正中對方心窩。

那漢子鼻子裏「吭！」了一聲，登時倒了下去！

朱翠也於一照面之間，就攀住了對方的棍梢，同時進步穿掌，一掌擊中了對方面門，這人也同他那個施刀的夥伴一樣，鼻子裏悶哼了半聲，登時倒地不省人事。

二女迅速聚集一起——

黑衣少女道：「原來這林子裏他們早設有埋伏，這就難怪曹羽沉得住氣了。」

朱翠道：「我們該怎麼樣呢？」

黑衣少女道：「既不能出，只有前進了，我們小心一點就是了——不過……」

她微微皺了一下眉，担心的道：「要是這裏埋伏的有火槍，那就太危險了！」

話聲才住，忽見朱翠抬頭驚望道：「小心！」

就在她抬頭的一刹，似有火光一閃——不用招呼她們也都知道正是火槍待發的前兆——

有了前番的經歷，她們倆當然知道這種槍的厲害，這時見狀，俱都由不住嚇出了一身冷汗，這當口兒就是想躲也已不及了——

黑衣女嘴裏驚叫一聲，兩個人幾乎打的是同樣的算盤，一左一右倏地向兩側分開。

雖然她們兩個身法至爲巧快，只是在這個距離之內要想無慮的躲過火槍子兒！卻是跡近幻想！

——瞧以往慣例，火繩一亮之後，緊接着的必然是轟然大响之聲，可是這一次卻是例外，儘管火光乍閃，却不見發槍之聲，樹帽子「嘩！」的响了一聲，一條人影自空而降，「噗通！」摔落在地，翻了個個兒，即不見聲息！

朱翠與黑衣女驚魂未定下，乍見此情景，俱不禁大爲詫異，等了一下，地上的那個人仍是動也不動，二人相互看了一眼，各自騰身而起，向那人落處襲近！

兩個人心思都十分仔細，顧忌到敵人的詐術——

朱翠在掠身之初，首先揚動右手，向着那人原先所棲息的樹帽子上，發出了彈指飛針，顧慮到萬一敵人有詐，還有餘黨守侍樹帽，也必然逃不過自己的飛針！

黑衣女也存着同樣的心思，只是對象却在落在地上的那個人，想到他可能是故意詐死，侍機誘敵，是以在騰身襲近的一刹間，抖手發出了一口薄如紙片的柳葉飛刀，白光一閃，正中對方身上——却是一如前狀，依然沒有一點反應！證明這個墮地之人果然是死了。

這個人直挺挺的躺在地上，一動也不動！一桿火槍摔落身前丈許以外。

——黑夜裏雖然看不甚清，可是天公作美，却有一綫月光穿過密竹空隙，正正的投射在死者臉上，使得二人清楚的看見這人的那一副死相。

圓圓瞪着一雙眼，一臉鮮血，就在他正中腦門上，清清楚楚現出着兩個小小血窟窿，紅的血和白的腦漿，就由這兩個小窟窿裏瀰瀰直淌出來！

朱翠本能的一驚，抬頭四顧！

黑衣女點點頭道：「有人救了我們，眞是想不到的事！

朱翠打量着這人臉上道：「妳看他頭上的傷是爲暗器打中的麼？」

說時她由不住打了個哆嗦，她雖是習武多年，也曾出掌傷人，但是像這麼近的去打量一個死人，尤其是這般的死態，却是前未曾有過——

黑衣女微微瞇起一雙眼睛，不可否認，她的風塵經歷確實是比朱翠豐富的多。

「不是暗器——」她肯定的判斷道：「是被人用『乾元指』點中所致死的！」

朱翠一驚道：「啊——」

能够僅憑一雙肉指之力，一下子貫穿前額腦骨，該是何等不易？以此推想這個暗中對二女加以援手之人當是一個何等奇妙的人物了。

黑衣少女一隻手握住了死者足下，翻過了這人身子，現出背後的一面——顯然她也心存不忍，有「不忍卒視」的感覺！

抬頭打量着對方落下來的這棵巨竹，她身子霍地彈了起來，一掠數丈，單手輕掛，已把身子拉平了，極其輕巧的已上了竹梢。

略一顧盼，遂即又落下來。

朱翠道：「可看見了什麼？」

黑衣女漠漠的搖了搖頭——

她個性極爲要強自負，顯然是由於暗中這個人的帮忙，掃了她的面子——她是一個輕易不願受人好處的人！

「這人的輕功也好！」黑衣少女道：「能够在亂竹之間來去自如，逃過了我們的耳目，眞有點不可思議！」

朱翠點點頭道：「這個人好像不願意被我們看見，他又是誰呢？」

她腦子裏想到了海無顏，只有他才會有這種神出鬼沒的武功，只是他又何必故示神秘？顯然是碍於眼前這個黑衣少女，才不願現出行藏，她本要說出海無顏的名字，這麼一想也就不再出聲。

黑衣少女冷着聲音道：「我就不信他是什麼三頭六臂的人物，走，我們再往下面去！」

言罷，她率先往前面走！

朱翠與她還是保持着一段距離，往前面走！

林子裏雖是黑如潑墨，惟二女一來視力本佳，再加以在黑暗中已處久習慣，略可適應，再者間歇的有月光自枝椏縫隙間射入，可作照面之用，是以彼此都能清楚辨別，不致迷失踪跡！

朱翠原以爲不過是小小一片竹林，待到眼前這一深入之後，才感覺到這片林子端的佔地極大，如非黑衣女頭前帶路，若是自己一個人亂走，保不住會迷失了方向，說不定走入敵人陣營也是難說！

前行約有數十步，驀地黑衣女往左邊閃了一閃，回身道：「小心！」

朱翠也已察出前面樹梢似有動靜，聽她這麼一招呼，二人迫不及待的忙自向地上一扒。

果然就在二女身子方自伏地的一刹，左側前方樹梢頭上，火光乍然一閃，正是火槍待發前奏——

然而端的是事出蹊蹺，竟然和前次是一般模樣，二女身子撲地的一刹，只聽得「噗通！」一聲，像前次一樣，一條人影，忽悠悠直由竹梢上墜落下來，摔落地上後翻了個身子就不再動彈！

黑衣女一聲清叱，她雖是伏身在地，然而由於她極高的輕功造詣，幾乎可以在任何角度與情況之下竄身而起——眼前她身勢一經竄起，箭矢也似的直向着一旁另一排高大的竹梢上穿去！

一條人影，怒鷹似的由這排竹子上拔起身子，寬大的衣衫襯滿了風力，發出了呼嚕嚕一陣疾風之聲，斜側着却向另一面樹梢上落去！

黑衣女決計要認清了對方面目，見他想退開，自是不願！

嘴裏高叫一聲：「喂——你慢走一步

！」嬌軀第二次騰起，用「白雲飛」的身法，乍然騰起，一連晃過了兩排林子，直向對方落身之處襲了過來——身法之快，較之鷹隼而不失色！

暗中人鼻子裏哼了一聲，身形倏地一個側閃——

呼嚕嚕！衣衫大响聲中，他身子已經又滑出了四五丈之外，依然是落向修竹之巔！

朱翠冷眼旁觀之下，一時也爲之心動，加以來人落身的地方，正是自己能力所及，當下冷叱一聲，自另一個角度，用「龍形乙式」的身法，倏地拔身而起，直向着來人落身之處逼近過來！

這人一來是輕估了二女實力，再者沒有料到朱翠的忽然出現，兩相逼迫之下，頓時現出了一些張慌，然而畢竟他自負有非常身手，雖處於惡劣環境之中，猶能自顧——

眼前之勢，朱翠當前，黑衣女殿後，但是一般快速！

暗中被迫現身的這個人，當其情勢之下，自以攻破朱翠之來勢爲首要——

只聽他鼻中裏哼了一聲，一隻手掌，霍地向前平封而出，同時間一隻肥大的衣袖，倏地無風自起，挾着巨大的一股子勁道，向着身後黑衣人臉上拂來！

說起來二女對於這個人，只要心存感激，却無敵意，之所以苦苦逼迫，無非是意圖一窺對方的廬山眞面目，實在說絕無向對方出手之意，想不到對方情急之下，却反倒向她們二人施出殺手來了——

這樣一來，二女等吃驚之下，不閃躲便爲不智了！

朱翠於恍惚中，方自一個快閃，對方已挾其疾快走勢，呼然聲中躍出數丈！

黑衣女其實與朱翠一樣心理，再怎麼說對方是有恩與自己，自無乍然見面之下，就向對方施展殺手的道理，而偏偏對方在情急之下，竟然向自己出手，那呼然有聲的一隻大袖，看似無奇，其實却夾附有萬鈞之力，正是所謂的「流雲飛袖」之功，不要說爲他袖子眞的掃中不得了，就是爲袖角帶上一些也不是好玩的！

以黑衣女之傑出造詣，當此一刹，亦不禁嚇得一驚，眼前情形毫無猶豫的往後便倒——

黑衣女輕功確是驚人，竟然胆敢在細如小指的竹梢上，施展出「老猿墜枝」身法。

——隨着她猝然倒下的身子，只聽得竹梢嘩啦一陣大响，粗細僅如小指的一根竹梢，驀地向下一彎，其勢宛若釣到了一尾大魚般的顫動不已！

黑衣女一隻脚倒向着竹梢，整個身子是頭下脚上之勢，——然而這只是一刹間事，隨着她向下一沉的身子，猝然間又自彈了起來——無巧不巧，正好迎着朱翠的來勢！

二女甫一交合，立即飄身下落！

黑暗中，再想追逐前人，已是不及！

暗中現身的這個人，好快的身法，不過是閃了一閃，已進入密林之間！二女所看到的僅是他身後的一片衣角，似乎還有一撮散髮！

朱翠還要待追上去，黑衣女攔住她道：「算了，來不及了！」

朱翠吶吶道：「好快的身子！」

黑衣女似乎有點怔忡，輕輕的攏着一雙秀眉在思索着什麼——

過了一會兒，她轉向朱翠道：「妳可看清了他麼？」

朱翠搖搖頭：「沒有——不過，我却可以斷定他是一個年歲很大的人！」

「怎見得？」

「因爲我看見了他頭上的頭髮，已經是有些灰白顏色！」朱翠一面想一面說：「而且留得很長！」

黑衣女點點頭道：「這就對了！」

朱翠道：「什麼對了？」

黑衣女道：「妳說的我倒是沒看見，可是我看見的妳一定也沒看見！」

朱翠道：「妳看見了什麼？」

黑衣女頓了一頓的道：「這個人只有一隻手——」

「啊！」朱翠吃了一驚：「眞的？」

黑衣女道：「雖然這樣，他的那隻斷手，却能够施展流雲飛袖的功力，可見得這個人是具有非常身手了！」

「啊——」

朱翠由不住又發出了一聲驚嘆——聲音的顯示，好像是悟出了什麼似的！

黑衣女道：「我還看見一樣東西！」

朱翠道：「什麼？」

「一把短刀！」

黑衣女冷冷的道：「一把黑鞘奇異的短刀，緊緊的縛在他的後肩上！」

朱翠點點頭說：「這就對了，我已經知道他是誰了！」

黑衣女看着她道：「眞的？」

朱翠冷冷的道：「他就是不樂島上三位島主之一的宮一刀！」

黑衣女緩緩點了一下頭道：「妳猜對了，他就是宮一刀，除了他以外，誰又會有這麼超人的功力！」

忽然她的臉色顯出了一些忿意！

朱翠在得到自己猜測正確的證實之後，心情也不禁現出了一些激動——蓋因爲母親弟弟等家人，現在兀自困身不樂島，下落不明，此時此刻，這個宮一刀的乍然出現，可眞有點費解他的來意了！

黑衣女看向朱翠道：「這個人的出現匪夷所思，妳要特別小心他！」

朱翠道：「我只是不大瞭解，他爲什麼要對我們加以援手？其實大可不必！」

黑衣女冷笑道：「對於不樂島上的三個老怪物，妳不能以常情來衡量判斷，如果妳眞的認爲他這麼做，是對我們討好，那可就錯了！」

朱翠看着她說不出話來，實在她也不知道要怎麼說才好！

黑衣女這時已縱身向地上屍身走近，她用脚尖把屍體挑得翻過了身子——和先前一樣，這人前額正中，霍然留有兩個血指窟窿，一旁地上留有一把白木頭把柄的火槍。

朱翠走過去操在了手上，又轉回這人身上解下了彈藥包，自己繫好身上！

黑衣女道：「好極了，妳會打這種槍麼？」

朱翠點點頭道：「我家裏過去有幾桿這種槍，也曾經看他們放過，很容易！」

黑衣女道：「妳怎麼早不說，既然這樣我們也有了槍，就更不必怕他們了！」

朱翠端着槍四下裏仔細的觀察着，風過竹梢，一片唏沙聲——她心裏盤算着對方那個宮一刀，如果再看見他，說不得賞他一槍，就算他身手再快也快不過火藥散發的槍子兒！

二女摸黑，繼續前行——

經過宮一刀現身這麼一鬧之後，使她們又多了一層警惕，現在不但要防範曹羽一方的人，還得要提防宮一刀，行動更感碍難多多！

前行約有五六丈左右，忽地一隻大鳥拍翅而起，以二女之行動輕靈謹慎，可不致驚起飛鳥，一葉知秋，這隻飛鳥，立時爲二人帶來了意外的警惕。

果然，鳥飛之後，樹梢上立時有人影晃動！

黑衣女剛要向朱翠示意，後者已迫不及待的亮着了火槍，轟然大响聲中，只打得一片枝葉橫飛，大片烟霧之中，一條人影直由高高的樹梢上忽然墜落下來！

二女急趨前視，亮起了火種，只見死者咬牙瞪目，全身上下被散槍子兒打得如同蜂窩般的密集，一桿白木火槍兀自緊抱身上。

黑衣少女一聲不吭的由對方手上接過了火槍，四下打量着道：「想不到曹羽這老賊，居然在這裏埋伏了這麼多人——」

話聲未落，即聽得一陣沙沙輕微脚步聲傳過來。

黑衣女趕忙吞住話聲，那脚步聲似乎在前進了幾步之後，猝然又停住不前！

二女對看了一眼，情知事有蹊蹺，彼此打了一個手勢，雙雙向兩側方閃開，隱於暗處。

短暫的一陣子沉寂之後，先時聽見的那陣脚步聲又自傳出——

漸漸的脚步臨近眼前，似乎人數不祇一人。

緊接着有人打動火石取火的聲音，一團火亮起，照着了一張圓臉，現出一個頭頂戰盔的武職軍官的身影，他身邊另有一個手端火槍的高瘦漢子，也是一身武裝！

在他二人現身之後不久，四週陸陸續續有了响動，接着現出了六個手持火槍，頭紮黑布的槍手，六名槍手現身之後，各自打了個招呼，遂即向着那武職軍官身邊偎過來！

他們很快的就發現了地上的那具屍首——立時起了一陣子聳動！

圓臉的軍官嘴裏大聲罵着：「媽那巴子的——這是怎麼回事，難道對方也有槍嗎？」

瘦子軍官冷笑道：「總爺你還不明白，他是用咱們的槍來對付咱們自己！」

圓臉軍官立時一楞，算是想通了，嘴裏啊了一聲，一隻手摸着生滿了鬍碴子的下巴——

「媽巴子的，這個差事可不好幹，沒多大一會的工夫，我們已損失了好幾個人，這怎麼得了？我看——劉哨官，咱們回去吧！」

被稱爲劉哨官的那個瘦子軍官，苦着臉道：「不行呀，總爺，回去交不了差呀，那個姓曹的有多厲害，總爺你不是不知道，連我們大人都不敢不聽他的！我們要是退回去那還得了？」

圓臉軍官嘴裏一連串的罵着髒話，又罵手下人是一羣飯桶，居然連一個女人都拿不住——

他這裏一頓亂嚷，旁邊的二女自然聽得十分清楚，照目前情形，朱翠只需要向現場各人發出火槍，如果黑衣女也相互夾應，便能立刻將眼前一干殘敵爲之殲滅，只是朱翠却心懷惻隱，總覺得對方這些人，不過是聽從上方指揮，一切行動由不了自己，如果俱與殺害，未免過於殘忍！

其實這也不單是她個人的想法，對方那個黑衣少女，似乎也與她一般存着同樣的心思！

說時遲，那時快——

就在那個圓臉軍官，話聲方住，正待重新分派手下任務的當兒，黑衣少女陡地自空而降，一下子落在胖瘦二軍官面前！

瘦子軍官大吃一驚，急切間來不及點火發槍，即以手上火槍槍柄，驀地向着黑衣少女身上就砸！

黑衣女眼睛裏怎會有他這一號？玉手倏伸，只一下已把對方火槍搶到了手上，瘦軍官大叫一聲，撲上來搶槍，禁不住黑衣女纖指翻處，只一下已點中了他身上穴道，登時就直立不動！

另一旁的那個圓臉軍官見狀嚇得轉身就跑，可是才跑了幾步，即爲猝然現身的朱翠攔住了去路。

圓臉軍官登時一楞，還沒來得及想出對應之策，即爲朱翠凌厲的隔空點穴手法定在了當塲！

現場一陣大亂！——

六名槍兵，眼見自己長官在一照面的當兒，俱都受制在二女手下，無不大驚，手上有槍却碍於有自己人也不敢妄發，正自不知如何是好，二女却已如同神兵天降般地現身眼前，不旋踵間，俱都被發自二女的點穴妙手，紛紛點中穴道，定在了當塲！

二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乍然現身之始，已把對方一干人紛紛制服！

黑衣女轉瞬間，又來到了胖瘦二軍官眼前，伸手解開了那胖子圓臉軍官的穴道，後者打了個跌，由地上站起來，一時哇哇有聲的嘔吐不已！

黑衣女冷着聲音道：「說，這林子裏，還有什麼別的埋伏沒有？」

圓臉軍官一陣子嗆咳嘔吐，鼻涕眼淚連連滴下不已，一面喘道：「原來妳們有兩個人…妳們就算出了這個樹林也逃不掉的，曹大人在外頭等着妳們呢！嘿嘿！」

黑衣女冷笑道：「够了！」

手腕乍翻，運施妙手，一縷尖風襲向對方身上，那胖子圓臉軍官登時打了個哆嗦就又不動了！

朱翠走過來，把地上尚在燃燒的燈籠踏熄，現塲頓時變爲一片漆黑！

這些人雖都被點了穴道，但二女下手時，俱都存了厚道，所點穴道，並非致命的重穴，只不過禁其行動而已，用不了兩個時辰，穴脈自解，各人再少事休息之後，即可行動自如！

方才那圓臉軍官雖然沒有直接回答了黑衣女的問題，但是言下却幾乎等於明說出竹林之內別無埋伏，二女乃得寬心畧釋，依然循着既定之路，一逕前行下去！

果然這一路行下去，不再見對方火槍出現！

這片竹林子在一度密集之後，也逐漸稀疏，由是月光射入，越顯清晰。

朱翠打量着眼前，透過當空婆娑的竹影，已可見聳在正面的巍峨高山，忖思着不久將可出林！心情這一鬆弛下來，才覺出略微有些疲意！

前行的黑衣女也自停下來！

朱翠把手裏的火槍扔下來，這一路行走，任妳十分的小心，也難免衣衫狠藉，況乎她身上還帶着一些傷，坐下來重新包紮一下。

黑衣女走過來察看了一下道：「妳覺得好些了沒有？」

朱翠點點頭感激的道：「謝謝妳……血已經止住了！」

黑衣女也把手上的火槍抛向一旁——

朱翠恍然發覺到她敢情已脫下了頭上垂有黑紗的寬沿緞帽，現出了本來面目，兩根大辮子盤在後面，越加的顯得俊俏，先時那頂寬沿大帽，就揹在背上，看起來十分颯爽——她像是有用不完的精力似的，經過長時的疾行，並不顯絲毫疲態，一雙精銳的眸子不時的在附近搜索着！仍然保持着十分的戒備，毫不鬆懈的樣子！

看着朱翠的狠狽，她忽然一笑道：「妳雖然武功精湛，到底不脫公主的嬌嫩，看看妳的頭髮吧！」

朱翠伸手摸了摸頭上，才覺得前面的一個髮夾脫了，一綹散髮搭到了前額，當下搖頭苦笑道：「不瞞你說，我還從來沒有這麼狠狽過……」

黑衣女姍姍來到她面前，遞過了一柄小小牙梳——

朱翠接過來驚訝的道：「妳敢情什麼都有啊！」

黑衣女苦笑道：「我們是苦命的野丫頭，那能跟妳比呢，平常什麼都得自己照顧——」

苦笑了一下，她打量着朱翠頭上說：「不對——不對——不是這麼個梳法，來，我給妳梳——」

說完，由朱翠手上接過梳子來，梳了幾下，把梳子咬在嘴裏，一面端詳着朱翠，由不住輕輕嘆息了一聲。

朱翠翻起眼皮道：「妳怎麼啦？」

「妳眞漂亮！」黑衣女吶吶道：「早先我還覺得自己挺不錯的，這會子看看妳，覺得就被妳給比了過去……唉……」

一面說，她偏過臉來兀自打量着朱翠的側面！

朱翠被她恭維得怪不好意思，抿嘴一笑說：「我們兩個可眞的相見恨晚，我看妳漂亮，妳又看我漂亮……這麼吧，乾脆我們就結爲一雙好姐妹吧！」

黑衣女一霎間粉臉上起了采興，點點頭道：「好！」

朱翠高興的道：「好——那我就叫妳姐姐啦——只是……我却連妳的姓名還不知道！」

黑衣女吟哦了一下，目光裏閃爍着一絲礙難——

「其實告訴妳也沒什麼關係……我……我姓……」眼看着那個姓已吐了出來，却又臨時吞了進去——

「這倒不急……」她窘笑了一下：「早晚妳會知道的！」

朱翠道：「既然這樣，妳又何必不現在告訴我呢，要我心裏納悶着！」

黑衣女慢吞吞的說道：「我現在不告訴妳是有原因的……而且我絕無惡意！」

朱翠呆了一下，打量着她道：「妳眞是一個……怪人！」

「是麼？」黑衣女臉上顯出了一片凄涼：「也許我眞的是——可是過去我也和妳一樣，唉……一個人在經受過世事感情頻頻打擊之後，是會有些改變的……」

朱翠吶吶道：「妳是說，妳曾經遭受過……」

黑衣女搖搖頭，嬌笑道：「我什麼也沒有說！」

朱翠一笑道：「妳眞是一個有意思的人，好吧，我也不強人所難，妳不願說的，我不問就是了！只是我們現在還結不結拜了？」

黑衣女笑道：「等以後妳對我清楚了再說吧，要不然也許妳會後悔的！」

朱翠怔了一下道：「哦！後悔？爲什麼？」

黑衣女笑笑沒有說話！繼續爲她梳頭——頭梳好了，她端詳了一下讚道：「眞好看，有這麼美的一頭頭髮，妳應該感到驕傲，可惜現在沒有一面鏡子，不然妳自己也可以看看……」

朱翠聽她這麼一說，心情頓時爲之開朗，眞恨不能立刻取一面鏡子來，看看她爲自己梳的頭是個什麼模樣！這一刹，她竟然忘了眼前的疲累與處境，變得往日一樣的天眞！

天空已有了濛濛的一些曙意，林子裏不時傳來一些鳥的啁啾，敢情天已經快亮了。

黑衣女黑白分明的一雙眸子瞋着地道：「妳以前常常夜裏不睡覺麼？」

朱翠搖搖頭，才忽然驚覺道：「啊——天都快亮了！」

黑衣女站起來道：「閉着眼歇一會吧，曹羽不會就這麼甘心的，說不定天亮以後還有一番廝殺，現在養了精神也好！」

說時她遂即把揹在背後的帽子戴好，放下了面紗，一個人走向一排參天巨竹坐下來倚好身子！

朱翠看着她道：「妳爲什麼喜歡一直戴着面紗？」

黑衣女似乎已經閉上了眸子，聆聽之下，緩緩的睁開來道：「一個在江湖上行走的女人，所會遭遇到的種種困難，不是妳現在所能想到的……尤其不幸的是妳擁有一張美麗的臉……休息一會吧！時間不多了！」

說了這句話，她緩緩的閉上了眼睛，不再說話！

朱翠把身子縮了縮，覺得有一絲凌晨的寒意，打了個呵欠，把頭倚向身後的竹幹，腦子裏是雜亂的一團，起先還想東想西，不久遂即朦朧入睡過去！

不知過了多久。

眼前是一片光亮，耳朵裏更像是有人

開了八音盒子一樣的熱鬧，所聽見的是各種不同類的鳥鳴之聲，眞是熱鬧極了！

朱翠恍惚中吃了一驚，趕忙睜開眼睛——敢情天已經大亮了——一隻翠毛鸚鵡就落在她臉前一根橫出的竹枝上，偏着頭在瞅着她，朱翠的忽然醒轉，使得這隻鸚鵡乍驚之下，一聲長叫，振翅而起，翠綠色的羽毛，映着穿梭林中的陽光，十分惹目，眼看它一逕翩躚入林，身後傳過來一串尖銳的鳴聲，却是驚人之至！

朱翠的一絲最後睡意，也完全消失盡了。

她由地上站起來，發覺到黑衣女已經不在眼前，心裏一怔，暗責自己竟是睡得這麼沉這麼死！

踐踏着地上的落葉，緩緩向前走了幾步，透過前道稀疏的林幹，意外的發現到聳峙的一陌高山，敢情昨夜一陣死趕，已到了竹林盡頭，只消再前進數十丈即可攀登前路山嶺！

朱翠心裏正忖思着，是不是應該在此等候黑衣女的轉回，只覺得面前樹梢一陣晃動，一條人影翩然落向眼前，現出了來人俏麗的身影，正是黑衣女失而復現！

臉上現着一抹微笑，她已把自己清洗得明潔動人，手裏提着一串生地瓜，却已是都剝了皮，洗得白白淨淨，看過去清脆可口！

「妳大概睡夠了吧！來，吃點東西！」一面說，就手把手上的一串地瓜拋了過來——

朱翠伸手接住，笑問道：「在那裏摘的？」

黑衣女白着她哼了一聲道：「摘的？妳以爲地瓜是掛在樹枝上的？」

朱翠想了想，道：「難道還是埋在土裏？」

黑衣女搖搖頭道：「說妳是千金小姐，妳還不高興，居然連地瓜生在土裏都不知道，眞是！」

朱翠尷尬的笑了笑，却是無言以置！

當下她吃了兩個地瓜，只覺得淸甜涼爽，可口已極，味道之美，竟是前所未嚐，一時不禁讚不絕口。

黑衣女道：「這只是妳第一次吃罷了，如果天天給你吃，妳就不會覺得這麼好吃了——那邊有一處山泉滙集的小溪，妳要不要去洗洗臉？」

朱翠嘴裏答應了一聲，心裏却不禁暗道了一聲慚愧，自己往日一向自負聰明伶俐，却想不到在對方面前，竟然變成了一個幼稚的小孩了！

吃完了地瓜，朱翠就同着黑衣少女一塊出了林子，在林子裏躲久了，乍然給天光一照，眞有點眼花繚亂的感覺，面對着眼前高起的山陌，心情爲之開朗了不少！

——此時，她耳朵裏已聽見了深深的流水聲，黑衣女輕車熟路，帶着她轉了幾轉，就看見了那道碧竹夾流的小溪，溪水淺到不及沒足，却是異常的清冽！

朱翠眞高興的要跳了起來，她跑過去掬起一捧清泉，先喝了幾口，才好好洗了個臉！

黑衣女隨身還帶有小瓶的青鹽，用鹽輕擦洗牙齒，最能使貝齒明潔！朱翠經過擦洗的牙齒，看上去一粒粒都閃着光！珠圓玉潤，更爲動人！

太陽高高懸空，但時值晚秋，却無絲毫炎熱，反而給人以暖烘烘的感覺！

朱翠在一塊溪邊大石上坐下來！忽然間有一種「浮生若夢」的感覺，彷彿一下子覺得自己置身於一片空白，既無過去，更無未來，眼前美景更像是虛無飄渺到完全不可捉摸！……眞是一種奇妙的感觸！

站立在她身邊的黑衣少女，宛若「似曾相識」更似若即若離……直到她定了定神，這番虛幻才自消失！

正當她要把這種前所未曾有過的幻覺說出來給黑衣女聽聽，一個人的影子却已映入她的眼裏。

——這人就直直的站立在小溪的那一頭！一身說黑不黑，說灰又不灰的長長緞袍，長得幾乎已蓋住了他的脚面——脚面所顯示而出的鞋子，却是灰緞子所精製的「福」字履。在陽光的照映之下，這人全身灰得發亮！

其實就連他頭上的頭髮也是灰色的，風起時，他腦後的那綹散髮和身上的袍子一併飄起來，眞有點畫上的仙人的模樣！

朱翠起先還以爲是看花了眼，等到定神再看時，對方那個人赫然已到了眼前！

屹立在溪流中一塊凸出的石塊上，乍然看上去就好像是站在水面上一樣的。

朱翠一驚之下，才忽然感覺到並非幻覺，本能的在石頭上用力一按，颼然把身子拔了起來，落向尋丈以外——

再定神時，敢情不知何時，黑衣少女已經與對方在對峙了！

雙方都置身於溪流之中，各自站在一塊凸出水面的石塊上，彼此只是聚精會神的打量着對方，却是沒有說一句話——朱翠一驚之下，自難置身事外，身軀再轉，翩若驚鴻的已落在了對方灰衣人側面。

三個人所立的姿態，就像是一個「品」字字形。

這才使朱翠更清晰的看見了對方，以她的判斷，對方大概是六十左右的年歲，長長的一張臉，五官尙算清秀，下頷上留有五六吋長短的一截灰白鬍子——

比較特殊的是他只有一隻手，那不見了的另一隻手，已無踪跡可尋，倒是空下來的那一截袖子，被風吹得劈拍亂响，獵獵起舞。

灰色的一截刀衣，緊緊紮在長圓形；雕有獸頭的長長刀柄上！

刀在背上！

透過薄薄的一襲面紗，黑衣女的一雙眼睛，眨也不眨一下的盯着對方，既已知道對方是强中强的高手，就不能有絲毫鬆懈，任何一點小的疏忽，都可能爲對方帶來可趁之機，爲自己帶來殺身之禍！

黑衣女與朱翠都顯然明白這一點！

灰衣人自然也明白這一點！是以在現身之始，就顯現出格外的謹愼！

她們已可斷言，這個人就是昨夜竹林子裏對自己二人曾加以援手的那個神秘人物！

其實說神秘已未必盡然，因爲她們已猜出來他是誰了——不樂島上的三位島主之一的宮一刀！

灰衣人眸子像是一開始就兼顧到了她們兩個人——

「久仰了！」口音中含蓄着濃重的晉北鄉音：「二位姑娘！」

朱翠點點頭道：「我們也久仰了，你大概就是不樂島島主之一，鼎鼎大名的宮島主吧！」

「姑娘好眼力！」宮一刀徐徐的點了一下頭道：「不錯我就是宮一刀，這位姑娘想必就是鄱陽的無憂公主了？失敬，失敬！」

朱翠冷冷的道：「用不着失敬，今天我已是落難之身，宮島主你這一趟是不是要抓我回去？還是想用我母親弟弟跟曹羽談一筆生意呢！」

宮一刀面色立時像罩了一層霧一樣的陰森——

「不樂島豈能幹這些骯髒事，姑娘妳顯然還不瞭解本幫的作爲——」

朱翠冷笑道：「我是不大瞭解貴幫的作爲，不過我母親和弟弟現在貴幫手中，宮島主你老人家又豈能否認？」

「哼……我又何必否認……令堂與令弟以及貴府各人現在不樂島納福，平安無事，姑娘妳大可放心！」

朱翠聽他這麼一說，心裏着實放心了不少，神色立時大爲緩和，可是她當然還有不盡瞭然之處——

「宮島主這麼一說，我倒是放心了……只是……」她吟哦着道：「請教貴幫這麼做又是爲了什麼？」

「哼——這件事說來話長……」微微頓了一下，他吶吶道：「姑娘妳如果一定要問，那麼我不妨告訴妳，不樂幫這麼做，是公私兼及……這話以後再談，眼前宮某人此來，是專程向姑娘命駕，請妳到不樂幫與令堂等團聚！」

朱翠冷冷一笑道：「宮島主太客氣了，我們素無來往不便打攪，還請念在大義，將我母弟平安送回，不勝感恩之至！」

宮一刀那張長臉頓時浮現一片不悅，鼻子裏冷冷一哼道：「這麼做對姑娘大爲有利，莫非姑娘妳還看不出來麼！」

朱翠搖搖頭道：「多謝宮島主的好意，我們不便打攪！」

宮一刀嘿嘿冷笑了兩聲道：「這件事敝幫一旦作了決定，却非姑娘一人之力所能改變得了——」

朱翠冷冷的道：「宮島主這話是什麼意思？」

宮一刀尙未來得及說話，一旁的黑衣女却冷笑道：「妳也太糊塗了，人家宮島主說的不是再清楚也不過了，意思是妳若不願意自動去不樂島，人家可就要强迫妳去了！」

朱翠蛾眉一挑，轉向宮一刀道：「宮島主是這個意思麼？」

宮一刀那隻獨手緩緩抬起來，摸着下巴上的一綹山羊鬍子道：「如果妳一定要這麼說，也未嘗不可——」

朱翠冷笑道：「那你姓宮的却要拿出點本領來讓我見識見識！」

「對了！」一旁的黑衣女幫腔道：「光說狠話沒有用，宮島主你就撤刀吧！」

宮一刀鋒芒畢露的一雙眸子，在黑衣女身上轉了轉，微微點了點頭道：「失敬了，這位姑娘妳又是什麼人？」

朱翠冷笑道：「她是我一位路見不平的朋友！」

宮一刀冷森森道：「姑娘貴姓？」

黑衣女道：「既然難免一戰，又何必多費唇舌，宮島主……我不妨坦白告訴你，既然有我在場，就不容你對無憂公主有所侵犯，我久知你刀上功夫不凡，今天就讓我開開眼界吧！」一面說，她足下輕彈，已躍前三尺，僅僅以右面足尖，輕輕點在一塊凸出的溪石上，這一躍一點却使得她身子穩若泰山——大股氣機無形之力，立時向面前敵人充斥開來！

宮一刀身上長袍立時爲這股無名氣機驚動得向後飄起，可是緊接着這襲被鼓盪而起的袍角，緩緩的又收落了下來！

「姑娘好功夫——」

即使以宮一刀之尊傲，在訴說着這句話時，亦不禁面上神態沉重，深邃的眼神裏顯示着無比的震驚！

朱翠原有向宮一刀出手之意，却想不到竟然被黑衣女搶了先，心裏既感又愧。

她固然心知黑衣女功夫了得，却更聞宮一刀之不可一世，二强相爭，必有一傷，若然是傷在宮一刀一方，自然無話可說，若是傷在黑衣女這方，却是朱翠大感痛心之事，然而眼前情形發展，却使她阻止不及！情勢之發展，顯然一觸即發！原先三人「品」字的立勢，由於黑衣女的躍前，已變爲兩者對立之勢，無形中已將朱翠摒之戰圈之外！

朱翠情知黑衣女之自負要强，如果勉强介入，必將會遭致其不快，只得向後退開數尺，保持着一份警覺，以備必要時隨時出手營救！

——她身子方自退開，宮一刀已起身如鶻，翩然落向溪畔沙洲，而此同時，黑衣女的身子也與他一般巧快的落向沙洲，雙方依然是對立之勢！

宮一刀立現驚訝道：「觀濤閣的身法久已不現江湖，怪不得姑娘有此身手！」

黑衣女微微一楞，才知一時大意現出了本門身法，對方宮一刀不愧是一派之宗，居然被他一眼看出，這麼看來自己再想隱藏姓名已是不能了。

果然宮一刀緊接着一聲長笑，目光裏顯示着無比精銳，笑聲一頓，緩緩說道：「姑娘不必再藏紬不露，宮某已知道姑娘妳是誰了！」

黑衣女臉色一凝道：「這樣更好，多年以來我知道你一直在找我，現在我自己送上，總算能了却你一番心事了！」

宮一刀道了一聲「好說！」那隻斷了臂的袖子，霍地向着肩後自行飛起搭落，同時另一隻手已緊緊握住了頸後短刀的刀柄！「如果我沒猜錯，姑娘當然也是用刀的了？」

黑衣女冷笑道：「妳猜對了！」

話聲甫落，纖手便向腰際一探，一蓬霞光閃處，她手中已多了一口薄刄如紙，寬僅三寸許的軟刀！這口刀通體雪亮，宛若玉質，一出手即發出了唏哩哩一陣脆响聲，映着日光更激出了點點星光，在一陣疾閃燦顫之後，却似盤樹之蛇，唰啦啦緊緊盤在了黑衣女右腕之上！ （未完）

小啓：「玉劍傳奇」作者因事，續稿未到，是期暫停，敬希見宥。

武俠長篇故事／臥龍生·文

[illegible]令·圖

金筆點龍記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俞秀凡等三人，在途中又遇到造化城四名高手攔住去路。這四名高手是忘情大師，金星子，金釣翁，吳剛等。俞秀凡要求忘情大師等讓他們通過，不要妄動干戈，免致有所傷亡。但忘情大師等堅持要以武力解決，俞秀凡無奈，乃提出雙方以百招為限，若能取勝，即予通行，否則任由對方處置。於是，雙方乃展開拚搏，除忘情大師外，其餘金星子，金釣翁，吳剛三人便全力施為，向俞秀凡攻擊，結果敗落，但忘情大師以未參與戰鬥而聲言不能定勝負……

為武林正義　勇闖造化城

俞秀凡笑一笑，道：「大師！你這麼一提，倒叫在下恍然大悟了。」

忘情大師道：「俞少俠又想到了什麼？」

俞秀凡道：「各位都是造化城主的跟班、從衛，但這四大從衛中，閣下是首腦人物，金星子道長和金釣翁、土龍吳剛，又在你閣下的控制之下。」

忘情大師道：「看來，老衲眞要對你留些心了。」

俞秀凡道：「他們可能受着某種禁制，而那禁制之鑰，又控制在你的手中。所以，他們不得不聽命於你，那是敢怒不敢言了。」

忘情大師似是有意在拖延時間，淡淡一笑，道：「俞少俠，你能不能說出他們受到了什麼樣的禁制？」

俞秀凡道：「大師父是在考驗區區麼？」

忘情大師道：「談不上考驗，老衲只是想伸量你一下，究竟有多大智慧？」

俞秀凡雙目盼注在忘情大師的身上，瞧了一陣，道：「世間有一種定時發作的藥物，也有一種定時的點穴之法。」

忘情大師笑一笑道：「俞少俠！老衲記得一個比喻說，智慧如劍，能傷人也能傷己。」

俞秀凡道：「大師是聰明人，如若在下是把劍，大師應該是一把更為犀利的寶劍了。」

忘情大師道：「俞少俠！有智慧的人，應該很聰明，深通明哲保身之道。」

俞秀凡道：「有智慧的人，也應該明辨是非，有所不為。死有輕重之別，可以流芳百世，也可以遺臭萬年。」

忘情大師道：「人死萬事空，就算能流芳百世，又能如何？」

俞秀凡道：「這就是我們的想法不同之處了。」

忘情大師道：「俞少俠！人生幾何，行樂及時。百年身後事，不過一座青塚向黃昏。少俠何不放開手腳，暢開胸懷，過幾天風雅生活呢？」

俞秀凡道：「享受的看法，有着很大的不同，有些人的快樂，是得天下之樂而樂。武林同道大都陷入水深火熱之中，在下一個人想快活，也是快活不起來了。」

忘情大師淡淡一笑，道：「俞少俠如是有着如此博大的胸懷，咱們就很難談的攏了。」

俞秀凡笑一笑，道：「在下想不出，我們還會有談論的機會了。」

忘情大師道：「如若咱們沒有談論的機會，閣下也不會到達此地了。」

俞秀凡道：「這麼說來，諸位是有意的放咱們進來了？」

忘情大師道：「正是如此。」

俞秀凡長長吁一口氣，道：「大師！在下有一個很奇怪的感覺。」

忘情大師道：「說說看。」

俞秀凡道：「和大師這一陣交談之後，在下感覺到接近造化城主。」

忘情大師道：「哦！」

俞秀凡笑一笑，道：「大師，我想，你如傷在了區區的劍下，我可能會早一些見到造化城主。」

忘情大師微微一笑，道：「俞少俠！你不覺着咱們之間的關係愈是密切了？」

俞秀凡道：「此言何意？」

忘情大師道：「你知道愈多，咱們愈不能生離，不能合於一處，只有死別一途。」

俞秀凡道：「在下也有此感覺。」

目光一掠金釣翁、金星子和吳剛說道：「諸位！由現在開始，那一位先對區區出手，那一位就可能先作區區的劍下之鬼。」

金星子、金釣翁相互對望了一眼，默不作聲。

俞秀凡淡淡一笑，接道：「三位身受痛苦，在下已然看了出來，諸位和我拚命，忘情大師決不伸手相助，諸位如是沒有勝我的把握，那就最好不要出手。」

金星子吁一口氣，欲言又止。

俞秀凡正容說道：「如是諸位不怕死，那就別再受制於人，如是諸位怕死，那先和區區動手的人，死的成份更大，在下言盡於此，應該如何，由諸位考慮了。」

目光轉注到忘情大師的身上，冷冷接道：「大師！咱們該動手了。」

右手一抬，擺出了一個劍式。

正是驚天三劍中的第一式——

「驚天動地」。

這劍具有着無比的威勢，擺出之後，立刻有一種逼人的殺機。

忘情大師臉色微變，右手疾快的舉起了戒刀，左手大指、食指，捏在一面飛鈸之上，道：「金星道兄、吳兄、金釣兄，三位可以出手了，這一次全力施襲，求得一擊成功。」

金星子望望金釣翁，金釣翁望望吳剛，三個人都沒有出手。

忘情大師怒喝道：「三位聽到老衲的話了麼？」

金星子道：「聽到了。」

忘情大師冷冷說道：「現在距離子時，不過幾個時辰，行血回集之苦，決非一個人的體能所可承受。」

金星子道：「這個，貧道早已想好了。」

忘情大師道：「想好了什麼？」

金星子道：「在下不會等到午夜子時，就會自絕而死。」

忘情大師道：「金星子道兄準備死了？」

金星子道：「貧道想了很久，這些年來活得很窩囊，再這樣苟延殘喘的活下去，也是無味得很，那就不如死了的好。」

忘情大師的臉色很難看，緩緩說道：「金釣兄呢？」

金釣翁道：「這個麼，在下想一想金星子道兄的話，倒也十分有理。」

忘情大師道：「怎麼說？」

金釣翁道：「如是金星子道兄可以橫劍而死，兄弟就是死了也可以和金星子道兄作個伴了。」

忘情大師臉色一變，道：「這麼說來，金釣兄也是準備死了？」

金釣翁道：「與其活的很痛苦，倒不如死了的好！」

忘情大師臉上一片陰沉，冷冷地說道：「好！兩位這麼希望死，老衲也就不勉強留兩位了。」

目光轉注到土龍吳剛的身上，接道：「吳兄！你準備怎麼辦？」

吳剛道：「這個，這個，叫兄弟也難決定了。」

忘情大師道：「還是決定的好，一個是死，一個是活。」

吳剛道：「如是一定要老朽選擇麼，我希望多活幾時了。」

忘情大師道：「你的意思是——」

吳剛接道：「現在距離子時，還有幾個時辰之久，如是老朽一人向俞秀凡出手，那麼先死的必是老朽一人，如若等到子時之前再死，豈不是多活幾個時辰。」

忘情大師道：「這麼說來，吳兄也準備背叛城主了？」

吳剛道：「不錯！就是這麼說吧。」

忘情大師歎口氣，道：「想不到啊！三位竟有如此大的胆子。」

吳剛道：「大師！你和咱們一樣，為什麼不同進同退呢？」

忘情大師冷冷地說道：「老衲願不忍受那些行血攻心的痛苦，所以，我不想背叛造化城主。」

土龍吳剛道：「老和尚！你怎麼這樣死心眼，行血逆轉，是子時的事，但如現在咱們就死在俞秀凡的手中，那豈不是太寃枉了？」

忘情大師道：「吳兄怎知老衲不是俞秀凡的敵手？」

吳剛道：「你一個人能勝過他？」

忘情大師道：「三位似是已看準了老衲不是俞秀凡的敵手，所以，三位也背叛了城主，是麼？」

吳剛望了忘情大師一眼，道：「大和尚！老朽想不出造化城主對咱們有什麼好，你竟然如此忠心於他。」

忘情大師道：「老衲也想不出他對咱們有什麼壞，諸位竟要背棄於他。」

金星子道：「如論咱們的享受、生活，餐餐美酒佳餚，無數美女，任憑挑選，那確也是比咱們深山靜修、面壁參禪，另有一番境界。不過，貧道觀着，這等風月生活，並沒有帶給咱們快樂。」

忘情大師接道：「難道帶給了你什麼痛苦不成？」

金星子道：「貧道感覺，確然如此。」

忘情大師道：「哼！江南佳麗，北地胭脂，任你選擇，錦衣玉食，受用不盡。你還有什麼痛苦、委屈？」

金星子道：「無量壽佛！善哉！善哉！美女蛇蝎，痛苦之淵，貧道雖為美色誘失，但午夜夢迴，內心自責，確有着良心難安之感，深覺罪孽深重，死有餘辜。」

忘情大師道：「道兄既然如此說，老衲倒是不便再勸你了。」

金星子冷笑一聲，道：「貧道竟不知大師對這等生活，如此愛好。」

俞秀凡擺出攻襲的劍勢，但聽他們的爭執激烈，也就忍下不出手，看他們的爭執。

需知在兩人這樣的爭執之中，暴露了不少的內情隱密。

聰明的俞秀凡，雖然已瞧出了不少的內情，但他一直隱忍着，不肯接言，以免對逐漸形成的自爭，轉移到自己的身上。

忘情大師情緒顯然有些激動，雙目中閃動

殺機，厲聲喝道：「金釣翁！吳剛、金星子已然決定背叛造化城主，你們兩位是否也準備背叛造化城主呢？」

金釣翁突然哈哈一笑，道：「大師！咱們四人之中，一向以大師為最冷靜，但此刻，大師卻似是十分激動。」

忘情大師冷冷說道：「金釣翁！你還沒有回答老衲的話。」

金釣翁道：「大師一定要問麼，老朽倒是和金星子道兄，有着一樣的感受。」

忘情大師忽然間恢復了冷靜，哦了一聲，道：「吳剛！你也是一樣了？」

吳剛笑一笑，道：「不錯，在下心中忽然間生出了很多的疑問，但不知大師能否為在下解說一下。」

忘情大師道：「現在麼？」

吳剛道：「是！」

忘情大師道：「吳兄先請忍耐一二，等老衲對付過俞秀凡後，咱們再仔細的談。」

吳剛道：「不！大師，老朽的看法是，如若我們三個人不出手助你，你不是俞秀凡的敵手，你如是一旦死在俞秀凡的劍下，老朽這心中之疑，豈不是永無解開之日了。」

忘情大師道：「其實，吳剛不必問的，今夜子時之前，諸位都已經決定了要自絕而死，不過還有幾個時辰好活，就算你知道了很多的事，那又於事何補？」

吳剛道：「老朽死去之前，希望能多明白幾件事情，也好死的瞑目。」

忘情大師道：「老衲正和強敵對峙，稍分心神，就可能死在俞秀凡的劍下，恕老衲不再和三位交談了。」

吳剛似是想到了很多的事情，高聲說道：「俞少俠！你們搏殺動手之前，可否延遲片刻？老朽先向忘情大師求證幾件事。」

俞秀凡心中已盤算好了，如若能夠把金釣翁、金星子、吳剛等收為己用，收獲之大，比殺忘情大師強勝百倍。

是以，吳剛一提，俞秀凡立刻向後退了兩步，劍式也把攻勢改成了守勢。

他心中明白，面對着這位狡惡的強敵，任何一點疏忽，就可以造成很大的錯失，有性命的危險。

果然，俞秀凡在收劍後退時，忘情大師一直注意着俞秀凡是否留下了鬆懈的空隙，但俞秀凡小心謹慎，未露出一點空隙。

吳剛突然一橫身子，擋在了俞秀凡和忘情大師之間。

妙的是，他是面對着忘情大師，而且，戒備森嚴，卻把後背交給了俞秀凡。

忘情大師道：「吳兄，當心俞秀凡在你身後出劍。」

吳剛搖搖頭，道：「不會的。你剛才和我們交談時，神情激動，露出了不少破綻，俞秀凡卻一直沒有借機會向你出手。」

忘情大師接道：「也許那俞秀凡沒有看出來。」

吳剛道：「老朽能看得出來，俞秀凡豈有看不出的道理。經過這一陣觀察，老朽發覺了俞秀凡一直在遵行着江湖上的規矩，正正大大，不施暗襲，是一位很守份的君子人物。」

忘情大師道：「哦！吳兄就是想和老衲說這句話麼，我已經知道了。」

吳剛道：「咱們相處了二十年，和俞秀凡不過剛剛見面，而且，他還傷了我一條臂，我心中應該對他積恨甚深。」

忘情大師接道：「是啊！如若咱們齊心合力出手，也許早就替你報了仇，消去你心頭之恨。」

吳剛道：「你錯了。此刻，我心中不但不恨他，反而觀着他是一個可以信賴的人。所以，我敢把後背着他，而且全不戒備。因為，我相信他絕對不會對我暗下毒手。」

忘情大師道：「你面對老衲，可是表示對老衲不信任了？」

吳剛道：「不敢相瞞，老朽麼確實有這一點感覺。」

忘情大師道：「咱們相處了這麼多年，同行拒敵，日夕相對，吳剛，現在你怎會對老衲生出此等之心？」

吳剛道：「那是因為老朽一直沒有時間想過這件事。」

忘情大師說道：「這麼多年來，就沒有想過？」

吳剛道：「可悲的也就在此了。我們似乎每天只想着如何渡過那子時之關，過去之後，又醇酒美人的受用起來，日日只似有一天好活，實在很難抽出餘暇，想些別的事情。」

忘情大師接道：「現在吳兄怎麼有時間想了？」

吳剛道：「因為我們不怕死了。所以，我們有時間想很多的事情。」

忘情大師冷哼一聲，道：「吳兄，老衲只要奉告你一件事情。」

吳剛笑一笑，道：「在下洗耳恭聽。」

忘情大師道：「死亡並不可怕，可怕的是那種難以忍受的痛苦。」

吳剛哈哈一笑，道：「這個，咱們不是已經告訴過大師了，毒性發作之前，咱們會自作了斷。」

忘情大師道：「吳兄，你還記得當年受到痛苦折磨時，苦求老衲代向城主求情，賜你解藥，你立下的誓言麼？」

吳剛最怕人提起這一件丟人的事，立刻臉色大變，冷冷說道：「忘情，你這名字，當眞是沒有起錯，忘情無義。」

忘情大師冷冷說道：「吳剛，識時務者為俊傑，不論是俞秀凡也好金釣翁和金星子也好，他們都無法逃過造化城主的掌握，如若吳兄能夠及時悔悟，時猶未晚。」

吳剛突然一頓手中龍頭杖，厲聲喝道：「賊和尚！老朽現在明白了。」

忘情大師道：「你明白什麼？」

吳剛道：「眞正受苦的，只是我和金星子道兄、金釣兄，你和尚沒有吃到一點苦。」

忘情大師道：「咱們四大從衛人人都是一樣，老衲亦無特異之處。」

吳剛冷笑一聲，道：「賊和尚！咱們幸得遇上了俞少俠，要不然咱們是死也是一個糊塗鬼了。」

日光一掠金星子和金釣翁，接道：「兩位！咱們既然決心死了，臨死之前，何不作一件心中高興的事！」

金星子道：「什麼事，打能使咱們心中高興？」

吳剛道：「這些年來，咱們受盡了忘情這賊和尚的欺騙，如今咱們既然明白了這件事，何不痛痛快快的和這賊和尚打上一架，也可以節省一下俞少俠的體力。」

金星子道：「你是說，咱們要先和忘情大師打上一架？」

吳剛道：「不錯。咱們應該和他一決生死，既可助俞少俠一臂之力，也可以發洩一下咱們心頭的怨忿。」

金星子回顧了金釣翁一眼，道：「金釣兄！有何高見？」

金釣翁道：「咱們相處了很多年，一旦反臉，就要動手，豈不是太失義氣麼？」

吳剛說道：「和這個賊和尚還講的什麼道義？」

只聽忘情大師冷笑一聲，道：「找死！」左手一揮，一片鈸光，疾飛而至。

雙方的距離既近，那忘情大師的銅鈸，又突如其來，快如閃電，以吳剛武功之高，竟然也無法避開那急如星火的一鈸。

但見金光一閃，鮮血迸濺，吳剛一條右臂，生生被斬落下來。

飛鈸斬斷了吳剛一條手臂之後，借一股旋轉之力，突然打了一個轉，又飛回到忘情大師的手中。

金星子突出一指，點了吳剛一處穴道，停止流血，冷冷說道：「好厲害的飛鈸。」

忘情大師冷笑一聲，道：「這不過讓他長點見識，也讓他知道吳剛不過是名符其實的一條土龍，並不能騰雲駕霧。」

金星子冷笑一聲，道：「大師和我們相處了很多年，雖然我們每日憂慮子時毒發之苦，無暇多想別的事情，但這些年的相處，咱們對大師的武功，總該有些瞭解。」

忘情大師道：「你瞭解了什麼？」

金星子道：「大師這一手飛鈸絕技，在我們對敵之中，從未用過。想不到第一次出手，卻是用來對付多年相處的故友。」

忘情大師冷冷道：「老衲身佩飛鈸，諸位早就該知曉老衲是一位用鈸能手。再說三位都已決心背叛城主，要老衲如何向城主交代？」

金釣翁冷哼一聲道：「看來，吳剛沒有說錯。表面上，你和咱們一樣，是造化城主四衛之首，其實，你受着強過我們十倍的優遇，我們不過是造化城主手中的一個小卒，你卻是他的心腹大將。」

忘情大師接道：「老衲既為四衛之首，就算稍受一些優遇，那也是應該的了。」

金釣翁道：「造化城主是不是借你之手，在咱們身上動的手腳？」

忘情大師淡淡一笑，道：「金釣翁！你眞的想知道麼？」

金釣翁道：「不錯。事至如今，你如還有一點人性，就該實話實說。」

忘情大師道：「好吧！老衲告訴兩位，三位進入造化門下，都是由老衲一手設計，自然，也是老衲在三位身上動的手脚。」

金星子道：「過去你那些傷發之苦，也是裝作的了？」

忘情大師道：「不錯。」

金星子道：「看來，咱們還不如吳剛，他似乎比咱們早一點想通此事。」

忘情大師道：「所以他斷了一條手臂。」

金釣翁道：「咱們一世英明，原來都是壞在你這賊和尚的手中。」

忘情大師道：「那只怪諸位立志不堅，向道之心不誠，如何能怪得老衲。豪華享受，美人醇酒，兩位在享用之時，可曾罵過老衲？」

金星子怒道：「咱們一世名節斷送你手，你仍是全無一點愧咎之心。」

金釣翁漁竿一揮，道：「可惜呀，可惜！咱們剛才竟然未能聽從吳兄之言，合力對付你這賊和尚。」

忘情大師淡淡一笑，道：「現在時猶未晚，兩位何不出手一試？」

原來，忘情大師狡猾異常，感覺俞秀凡的劍法非凡，一旦出手，必極凌厲，倒希望能先和金星子、金釣翁等動手一戰，或許可以拖延一些時間。

這等窩裏翻，自相殘殺的事，想那俞秀凡，絕對不會出手干預了。

果然，金星子已忍耐不住，長劍平舉，護住前胸，道：「貧道先來領教。」

金釣翁道：「咱們一向對敵，都是合圍而上，早為武林同道不齒，也不用顧及什麼了，在下和道兄聯手。」

俞秀凡冷眼旁觀，心中念頭不停的轉動，不知是否應該插手。

眼看吳剛的斷臂之痛，金星子、金釣翁早都已有了戒心，兩人在說話之時，都已暗作戒備，早已溝通了彼此的心意，立刻聯袂而上。

金星子長劍一振，寒芒閃動，直奔忘情大師前胸。

金釣翁手中的漁竿同時也迅雷驟雨之勢，攻了過去。

忘情大師右手戒刀一揮，劃出一道銀虹，但聞一陣金鐵交鳴，金星子、金釣翁的長劍、漁竿，盡被戒刀封開。

金釣翁冷冷說道：「大師，閣下這一刀，力量很雄渾。」

忘情大師道：「誇獎！誇獎！」

金釣翁冷笑一聲，道：「不見得就能勝了老夫。」

漁竿揮動，迅攻七竿。

忘情大師戒刀幻起了一片護身的銀虹，一片噹噹聲中，封開三竿。

原來，情緒十分激動的忘情大師，經過這一陣交手之後，卻突然間，變得十分平靜。

金釣翁攻出三竿之後，橫竿待敵。

但忘情大師卻肅然而立，停手不攻。

金釣翁冷冷說道：「你怎麼不出手？」

忘情大師淡淡一笑，道：「老衲忽然想到了咱們相處數年之情，如若眞的以命相搏，豈不是太過份麼？」

金釣翁道：「你幾時變得如此仁慈了？」

忘情大師道：「老衲如若沒有一份仁慈之心，只怕你們早已活不到現在了。」

一直沒有說話的俞秀凡，此刻卻突然開口說道：「老前輩！他是在拖延時間，如若諸位背給晚進一個機會……」

金星子接道：「你要什麼機會？」

俞秀凡道：「對付這位身披佛門袈裟，胸藏蛇蝎心腸的假和尚。」

忘情大師臉色一變，道：「俞秀凡！你說什麼？」

金釣翁、金星子相互對望了一眼，退後兩步。

兩人行動的用心，顯然是同意了俞秀凡的要求。

俞秀凡捧劍一禮，說道：「多謝兩位老前輩！」

金星子道：「貧道慚愧得很，俞少俠如此客氣，眞叫我等無地自容了。」

俞秀凡慢條斯理的把目光抬注到忘情大師身上道：「我說你是假和尚。」

忘情大師道：「這是對佛門弟子最大的污辱，你不但污辱了老衲，也污辱到整個的佛門弟子。」

俞秀凡緩緩說道：「如若你眞是佛門弟子，你就該有佛門弟子的心腸，可惜你沒有。」

忘情大師怒道：「你這小子，如此狂放，也不怕死後被打入十八層地獄中麼？」

俞秀凡道：「我佛有靈，先進地獄的應該是你。」

忘情大師突然又長歎一聲，道：「俞少俠，老衲亦有苦衷，俞少俠是否要聽一聽呢？」

俞秀凡哈哈一笑，說道：「大師，就憑你這份做作之情，忽喜忽怒，在下也無法相信你了。」

忘情大師一皺眉頭，道：「俞少俠，人是一張臉，樹是一張皮，你這樣羞辱老衲，老衲只有放手和你一拚了。」

俞秀凡道：「在下初見四位之時，覺着大師慈眉善目，在這四位之中，是一位最仁慈之人。想不到四位之中，卻以你最為陰險。」

忘情大師哈哈一笑，道：「兪少俠，你就能這樣確定麼？」

兪秀凡道：「大師！用不着這些做作了，咱們免不了一場拚殺，自然是愈早愈好了。」

忘情大師道：「兪少俠——」

兪秀凡冷冷接道：「任你舌燦蓮花，在下也不會聽了，你如不出手，在下就出手了。」

但見金芒一閃，忘情大師突然發出了一面飛鈸。

金光如輪，撲面而至。

這一擊，迅如電光石火，而且距離不過數尺。

無名氏、石生山，連同那金釣翁和金星子都失聲而叫。

兪秀凡突然間舉起長劍快速的就像和忘情大師發出的飛鈸一樣。

飛鈸吃長劍一擋，響起了一陣刺耳的金鐵之聲，斜斜向一旁飛去。

忘情大師大約自己也明白，自己這一鈸，無法傷得對方，第一鈸發出後，第二鈸連續發出。

兪秀凡的劍勢，快的不可思議，忘情大師食中二指挾着的飛鈸，還未出手，兪秀凡長劍挾一寒芒，已然襲到。

只見血光一閃，忘情大師左手食、中、無名三指，已被削斷。

鮮血和斷指，跌落地上。

但忘情大師內力已然推動了銅鈸，銅鈸和斷指，一齊脫離了手腕。

飛鈸向下沉落半尺，突然向下旋轉起來，斬向了兪秀凡的雙腿。

金釣翁早已全神戒備，右手疾揮，金釣翁竿中的魚鉤，突然飛了出來，噹的一聲，擊在了銅鈸之上。

那魚鉤雖是細小之物，但在金釣翁的强大內力之下，力道甚强，一擋之勢，硬把飛鈸擊出半尺。

飛鈸旋轉着由兪秀凡的身側掠過，劃開了兪秀凡左腿褲管。

如若不是金釣翁適時的一擊，兪秀凡一條腿，勢必要被生生斬作兩段。

這不够是一瞬間的工夫，兪秀凡已然疾翻而起，劍尖指向忘情大師前胸。

寒光搖顫，劍光撥開忘情大師前胸的袈裟，露出來一片細皮白肉。

兪秀凡突然發覺了一件事，那就是這和尚身上的肌膚和他臉上以及手上的肌膚！有着很大的不同，不禁一皺眉頭，問道：「你是什麼人？」

忘情大師感覺着那劍尖上發出的强烈劍氣，直似要裂肌而入。

面對着生死時，忘情大師神情間忽然間流現出畏懼之色，道：「兪秀凡，我如不是忘情大師，我是什麼人呢？」

兪秀凡道：「這個麼，要你自己說了。」

忘情大師道：「這是一件很大的隱密，也是一檔很長的故事，但不知兪少俠是否願意聽下去。」

兪秀凡心中雖然很想急於知道內情，但口中卻冷厲的說道：「這件隱密，咱們能否知道，並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忘情大師道：「爲什麼？」

兪秀凡道：「就算知曉了內情，也未必對咱們會有很大的幫助，如是咱們不知曉內情，也不過和目前的情況一樣罷了。」

金星子、金釣翁兩人，四道目光全都投注在忘情大師的臉上，神情間是一片奇異神色。

忘情大師突然一閉雙目，道：「如是兪少俠不願知曉內情，那也用不着留下老衲的性命了，希望你能給老衲一個痛快。」

金星子歎息一聲，道：「咱們被騙這麼多年，一直錯把馮京當馬凉，原來你不是忘情大師。」

金釣翁道：「咱們早該知道的。那忘情大師乃是出身少林寺的高僧，怎會如此的沒有骨氣。」

一直在閉目養息的土龍吳剛，此刻却忽然睜開了雙目，道：「兪少俠，不要一劍殺死他，你是君子人物，不願酷刑迫供，我姓吳的可不管這些，我要一刀一刀的割了他，看他會不會說出實話來。」

忘情大師緊閉雙目，一語不發。

金釣翁道：「金星道兄，如若他不是忘情，他怎會有這樣的武功，又怎能發出閃電一般的飛鈸。」

金星子道：「也許忘情大師，早就被他們囚禁了起來，逼他交出了武功和飛鈸手法。」

金釣翁道：「這倒可能。」

忘情大師道：「個中玄機變化，豈是你們能測想得出來的。」

兪秀凡突然一送長劍，劍尖刺入了忘情大師的肌膚之中，一縷鮮血，順長劍上滴了下來，道：「不論個中有多少變化，但你的性命只有一條。」

忘情大師嗯了一聲，道：「看來，老衲是非死不可了。」

兪秀凡接道：「你還有活命機會，那就要看你願不願活了。」

忘情大師道：「老衲要如何才能够活得下去？」

兪秀凡道：「簡單得很，只要你告訴我造化城主是誰，我就可以放了你，而且，讓你離開。」

忘情大師道：「這麼簡單麼？」

兪秀凡道：「不錯。」

忘情大師道：「說出他的姓名麼？」

兪秀凡道：「最好除了他的姓名之外，再說出他的形貌。」

忘情大師沉吟了一陣，道：「你要老衲說實話呢，還是說謊言？」

兪秀凡道：「這話是什麼意思？」

忘情大師說道：「沒有人能够知道造化城主是什麼樣子的，也沒有人知道造化城主的出身。」

兪秀凡嗯了一聲，道：「金星子道長，忘情大師說的是眞是假？」

金星子道：「就貧道所見而言，那造化城主只是個文雅仁慈的長者。」

兪秀凡一皺眉道：「文雅仁慈的長者，有多大年紀了，是不是鬚髮皆白？」

金星子道：「沒有。他鬚髮如漆，看上去只不過五十左右的年紀，但却有一種仁慈長者之風。」

兪秀凡道：「果然是化身萬千，叫人難測高深。」

忘情大師道：「他們見到的，只是造化城主的一面，在下見到的造化城主，有兩種形貌，一種是文雅仁慈的長者，一種是威嚴冷酷的至尊，一舉足，一投手，都帶着無與倫比力道，使人震服，不敢抗命。」

兪秀凡道：「一個人就算精通易容之術，也不能把他的神韻和身形完全改變。」

忘情大師道：「一個人自然是不可能，如若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人呢？」

兪秀凡呆了一呆，道：「這麼說來，那造化城主，根本就不是一個人了？」

忘情大師道：「這大概是一個很難答覆的問題了。」

兪秀凡道：「爲什麼？」

忘情大師道：「因爲，咱們沒有人知道造化城主是怎樣一個人，也沒有人知道造化城主是怎麼樣一個集團？」

兪秀凡道：「這眞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了。以造化城主的雄才大略，豈肯和很多人聯合一處？」

忘情大師道：「情況的複雜，也就在此了，任何一個接近造化城主的人，都不能確定他的身份，巧妙的易容術，再加上虛虛實實的變化，叫人眼花繚亂，無法分辨。」

兪秀凡道：「那還值得你如此忠實的效命於他麼？」

忘情大師道：「我雖比金星子道兄等稍受優待，但我仍然有着無法忍受的痛苦，不能不聽命於他。」

兪秀凡道：「造化城主，一代梟雄，想來定然不會是那位文雅仁慈的長者了。那位氣度威嚴，舉手投足間，帶有逼人氣勢的，可能是眞的造化城主了。」

忘情大師道：「問問金星子和金釣翁吧！看他們能不能很肯定的答覆你，老衲言盡於此，是放是殺，悉憑尊便了。」

兪秀凡道：「我要問你一件事。」

忘情大師道：「問一件和若干件，並無不同，兪少俠請問吧！」

兪秀凡道：「你不是忘情大師？」

忘情大師道：「是！眞正的忘情大師。」

兪秀凡道：「一個人身體上的膚色，和手臉的膚色，總有差別，也應該不會太大，但你却判若兩人，這又作何解說？」

忘情大師道：「我替造化城建了不少的功勛，已登傳授脫胎神功的名次，你看到我身上膚色，和手臉之上有着很大的不同，正是脫胎神功的成就。」

兪秀凡說道：「一世上還有這樣的奇功？當眞是聞所未聞的事了。大師可否說的更明白一些？」

忘情大師道：「少林寺有伐毛洗髓的神功，也可以使一個人返老還童，至少可以長駐青春。但這脫胎神功，却是更進一步的神功，有如蛇之脫皮，一種內爲的修練之法，加上藥物的神奇效力，不但可以使一個人整個肌膚變色，而且連內腑五臟，都有了强烈的增强。膚色先由身上變起，漸及雙手、頭臉，不過，到了兩手脫皮變色，就要坐關靜修，百日功行圓滿，出關之後，那就完全變了一個人。」

兪秀凡道：「變成什麼樣子的人？」

忘情大師道：「看天份，也看機緣。如是天份深厚的人，可能變成了一個二十三四的少年，天份差一些的，會變成一個三十四五的人。總之，那是生命的再生，軀體的蛻變。」

兪秀凡道：「不可思議啊！」

忘情大師道：「你深入造化城之後，就可遇上這樣的奇事，一個年輕的後生，具有着深厚異常的功力。」

兪秀凡道：「這麼說來，那造化城主，眞有功參造化之能？」

忘情大師道：「這個，老衲無法答覆。不過，老衲練這脫胎神功，並無不適之感，而且，三年有成，把已全身的肌膚，練成了細皮白肉。」

兪秀凡歎口氣，道：「大師，希望你說的很眞實。」

忘情大師道：「老衲說的句句眞實。」

兪秀凡長劍揮動，挑斷他繫着飛鈸的細索，道：「放下你手中的戒刀，你可以去了。」

忘情大師丟了手中戒刀，歎息一聲，道：「老了！豪氣盡消，對死亡竟是如此恐懼。」

兪秀凡淡淡一笑，道：「因爲你心中有鬼，你想練成了脫胎神功之後，恢復一個翩翩少年，所以，你甘願爲人所用，爲人效命，不惜把一世的英名，付於流水。」

忘情大師點點頭，說道：「也許你說的有理。」

兪秀凡一揮手，道：「你去吧！希望你眞能練成脫胎神功，也好讓我們長一番見識。」

吳剛突然高聲喝叱道：「賊和尚！給我站住！」

忘情大師道：「老衲沒有走。」

吳剛道：「那很好，兪少俠放了你，吳某人不能放你，你斬下我一條臂，應該如何？」

忘情大師道：「你準備要老衲如何？」

吳剛道：「我也要斬下你一條手臂。」

忘情大師道：「就是你完全無傷，也不是我的敵手，何況你受了傷。」

吳剛道：「老夫殺不了你，至少可以讓你殺掉我。我只是碰你一下，斬下你一根手指，踢你一脚，老夫也消去一點心頭恨意。」

忘情大師道：「除非老衲甘願承受，這些你都辦不到。」

吳剛神情激動，高聲說道：「老夫辦不到，但我總可以試試吧！」

忘情大師道：「可以。吳兄如是一定要出手，那就不妨試試了。」

吳剛神情激動，掙扎着準備出手。

金星子長劍一伸，攔住了吳剛道：「吳兄，你身受重傷，如何會是他敵手？」

吳剛道：「咱們今夜子時之前，都要自絕而死，是麼？」

金星子道：「不錯。」

吳剛道：「咱們最多也不過有幾個時辰好活，與其等到毒發而死，何不死個轟轟烈烈，就算戰死於賊和尚的飛鈸、戒刀之下，也好消去胸中一口悶氣。」

金星子長歎一聲，道：「咱們只有幾個時辰好活，自然要珍惜這僅存的生命，咱們也應該去找眞正的罪魁禍首。」

吳剛道：「找誰？」

金星子道：「造化城主。」

吳剛道：「咱們常見的那位文雅仁慈的長者？」

金星子道：「咱們只見過他。二十年來，早已把他認成了造化城主，對麼？」

吳剛道：「不錯。但他並不是眞的造化城主。」

金星子道：「不論他是眞是假，反正他是咱們心目中認定的人，就算是一個替身吧，殺了他可以消去咱們胸中的一口怨氣。」

吳剛道：「金星道兄，說的倒也有理。」

只聽一陣慈和的笑聲傳了過來道：「什麼事使諸位心中，對我有着如此深重的記恨？」

抬頭看來，只見一個紫袍、白髯，慈目修長，帶着一身瀟洒氣度的文雅長者，緩步行了過來。

儘管金星子等對這人早已經充滿着恨意，但一旦看到這紫袍老者時，仍然有着極大的感動。

金星子、金豹翁相互望了一眼，金星子道：「貧道心中對閣下確然有着很大的記恨。」

紫袍老者淡淡一笑，道：「兩位對在下如何有如此深重的仇恨？」

金星子道：「你來的正好，咱們也正想找你問個明白。」

紫袍老人道：「問什麼？」

金星子道：「你閣下是不是造化城主？」

紫袍人微微一笑，道：「你看呢？諸位追隨我二十年了，應該對我已經有個認識了，是麼？」

金星子道：「如是貧道沒有看錯，你應該不是造化城主。」

紫袍人道：「我不是造化城主，又是什麼

人呢？」

金星子道：「所謂造化城主，也不是一個人。」

紫袍人接道：「閣下之意，可是說，在下也是幾個造化城主之一了。」

金星子道·「照貧道的看法，你閣下未必是那些首腦之一！」

紫袍人道·「哦！閣下的看法呢？」

金星子道·「貧道的看法，閣下不過是那造化城主的化身之一而已。」

紫袍人笑一笑，道：「這是你的看法？」

金星子道：「不錯。」

紫袍人笑一笑，道·「就算在下是替身之一，諸位又準備如何呢？」

金星子道·「咱們這些年來，一直在閣下的控制之下，受盡了屈辱，爲你們賣命，爲你們作了不少的事。」

紫袍人道：「道長的意思是——」

金星子接道·「咱們受了很多年的窩囊氣，但却一直有些糊糊塗塗的不明所以，現在，咱們遇上了俞少俠，經他這麼一點撥，咱們有如撥雲霧重見青天。」

紫袍人道：「你現在的打算呢？」

金星子道：「貧道現在打算和你閣下算一算舊賬！」

紫袍人道：「你準備怎麼一個算法？」

金星子道：「這些年來，咱們受的欺侮，都應該和你閣下算一算了。」

紫袍人道：「怎麼一個算法呢？」

金星子道·「咱們想殺了你，想來你閣下決不會束手待斃了！」

紫袍人道·「只有你一個人麼？」

金釣翁一挺胸，道：「在下也算一份。」

吳剛道：「還有吳某人。」

紫袍人道：「三位一齊上麼？」

俞秀凡突然接口說道：「用不着，在下和閣下，一對一的搏殺一陣如何？」

紫袍人目光轉注俞秀凡的臉上，緩緩說道：「閣下準備和我一對一搏殺一陣？」

俞秀凡道：「正是如此。」

紫袍人點點頭，道：「可以。不過，在下不喜刀來劍往的搏殺，咱們變一個花樣，比拚勝負如何？」

俞秀凡道：「哦！說說看！」

紫袍人道：「用你的劍，在下先斬下一條手臂，閣下也斬下一條手臂，如是雙方平了，咱們割耳挖目，一直到比出勝負爲止。」

無名氏道：「這算什麼比試，練武人各仗武功決定勝負，那裏會有這樣的自殘身軀的比法？」

紫袍人道：「俞少俠，你認爲這個比試方法如何？」

俞秀凡道：「很新奇，不過，身體膚髮，受之父母，如是被人殘殺，那也是沒有法子的事，自殘軀體，那就愧對父母了。」

紫袍人笑一笑，道：「看來，你讀了不少的書，才能說出這樣似是而非的堂皇道理。」

俞秀凡說道：「閣下能否解說的淸楚一些呢。」

紫袍人說道：「俞少俠，如若有惜愛受之父母的身軀，就不該歷險江湖，到造化城來。既敢進入造化城來，想來，定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一個人如若連死都不怕的，還愛惜什麼身軀？」

俞秀凡淡然一笑，道：「造化城能有今天這樣一個局面，果然有着不少的人才，閣下這份辯才不錯，可惜的是俞某人不是輕易受激上當的人。」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在下進入了造化城，誠然是抱有必死之心，但我要憑仗自己的藝業，和劍道上的成就，爲武林同道，爭取一些武林正義。」

紫袍人道：「俞少俠，對自己在劍上的成就很自負了？」

俞秀凡道：「談不上自負，不過，在下倒是有一份鬥鬥造化城主的勇氣。」

紫袍人道：「閣下可知道我是誰麼？」

俞秀凡道：「在這樣的情景之下，在下相信，還無法見到造化城主。閣下，至多不過是造化城主的衆多化身之一罷了。」

紫袍人未置可否的笑一笑，道：「照俞少俠的看法，如何才能見到造化城主？」

俞秀凡道：「在下是笨辦法，造化城主的替身，死完了，他總可以現身了。」

紫袍人點點頭，道：「看來咱們這一戰是無法避免了。不過，請少俠給在下片刻時光，讓在下辦一點本門私事。」

俞秀凡道：「希望越快越好。」

紫袍人道：「快得很，一盞熱茶工夫，如何？」

俞秀凡點點頭，道：「好吧！不過，閣下不能離開。」

紫袍人道：「未和你分出勝負之前，在下不離開這座大廳，在下處理本門中私事，也希望你俞少俠不要插手。」

目光轉注到忘情大師的身上，接道：「你一向對城主視作心腹，但你臨陣棄刀，又洩露本門中不少的隱密，你自己說，該當何罪？」

忘情大師望望俞秀凡，又望望那紫袍人，道：「老衲就算犯了什麼戒規，似乎也用不着由閣下問罪。」

紫袍人冷冷說道：「你好大的胆子，可是覺得我無法處置你麼？」

忘情大師右手一招，一股吸力，把棄置在地上的戒刀，重又取回手。

紫袍人搖搖頭，道·「忘情，你何止忘情，簡直是忘了自己的身份了。」

雙手互搓一下，推出了一掌。

忘情大師手中的戒刀疾揮，迎面劈下。

紫袍人視那迎面落下的百鍊精鋼，直如朽木頑鐵，輕輕一伸右手，食、中二指，竟然把迎面斬落的戒刀挾住。

那紫袍人的動作，看上去，舉手揮掌，十分淸楚，但却極爲快速，俐落，右手挾住了忘情大師劈出的一刀，左手虛空點出一指。

俞秀凡冷眼旁觀，目睹那紫袍人雙指挾刀之擧，心中大爲震駭。

忖道：這一刀至少有數百斤的勁力，但那紫袍人竟然能輕輕二指挾住，這份功力，我是萬萬難及！

心念轉動，忽聽忘情大師張嘴吐出一口鮮血，全身抖動，五指扭曲，似乎是正在承受着無比的痛苦。

他握刀的五指已鬆，那紫袍人也同時鬆開了挾刀的食、中二指。

噹的一聲，戒刀又跌落在實地上。

忘情大師突然張大了嘴巴似是想說什麼，但他的舌頭已經僵直，無法發出淸楚的聲音。

紫袍人冷然一笑，目光由忘情大師的身上，又轉到了金星子的身上。

金星子橫劍當胸，已然運集了全身的功力，隨時準備出手。

紫袍人笑一笑，道：「金星子，你很緊張，是麼？」

金星子道：「不錯，貧道有些緊張，不過，貧道這些緊張，倒不是爲了怕死，而是我在想着如何殺死你。」

紫袍人道：「人貴自知，你自信比那忘情大師如何？」

金星子道：「我不用和忘情大師作比，貧道只求在奮力一擊中，能取了你的性命。」

紫袍人冷笑一聲，道·「你大概心中明白，你沒有這份能耐。」

金星子道·「試試看吧。」

紫袍人右手突然一揮，擊向金星子！

目睹那忘情大師的遭遇之後，俞秀凡早已留上了心，看的十分仔細。

那紫袍人雖然武功詭異，但如說一掌能把忘情大師那等高手擊斃，實不可能，可見掌中定有古怪。

但聞蓬然一聲，忘情大師已然跌摔在實地之上！

只見他臉色發青，嘴巴張大，全身蜷縮成一團，似乎是全身的肌肉都在開始收縮！

這些變化，都發生在同一時間中，那紫袍人掌力擊出的同時，金星子的長劍，也以迅如雷奔的速度，刺向了紫袍人的前胸。

閃動的劍尖寒芒，就在將要接觸那紫袍人的前胸時，突然間停了下來，緊接着五指鬆開，長劍落地。

好像是金星子忽然間失去了控制自己的勁力，無法再握緊長劍。

俞秀凡心頭震動一下，暗忖道：「這是什麼掌功，如此厲害。」

金星子有如發了急病，其形狀就和忘情大師一樣，口中噴出鮮血，大張嘴巴，舌頭僵硬，說不出話。

紫袍人冷然一笑，目光又轉到金釣翁的身上，道：「閣下也要試試麼？」

金釣翁道·「我是否還有選擇的機會？」

紫袍人道：「當然有，要不然，我也不會出面對付你們。」

金釣翁道：「哦！」

紫袍人道·「我隱身在暗中，一樣也可以操縱你們的生死。」

俞秀凡心中一動，暗道·「好啊！原來，他們早在這些人身上動了手脚，那一掌只是引它發作而已。」

但覺心中之疑，片刻間，得到了解答。

但這些答案，有如劃空而過的一道閃光般，只那麼一閃而逝。

深一層想，俞秀凡又覺得茫然難解，這些人身上，究竟是毒藥，還是被一種特異的武功所傷，和自己動手相搏時，全無異狀，但那紫袍人揮掌一擊，竟然能引得它潛傷突發。

只聽那紫袍人冷冷說道·「金釣翁！你可以選擇了，在下無暇多說。」

又是一聲蓬然輕響，只見金星子倒摔在地上。

金釣翁長長吁一口氣，道·「忘情大師，金星子，全都死於閣下毒手，吳兄重傷未癒，老朽一人，決非俞秀凡的敵手，只怕難在他手下走過三合。」

紫袍人冷哼一聲，道：「這就是你的抉擇嗎？」

金釣翁又說道·「老朽有些不解之處，請教。」

紫袍人道·「快些說。」

金釣翁道：「和閣下動手，那是難免一死，和俞秀凡動手，也難免死於他的劍下，橫豎我是死定了。」

紫袍人道·「那也是沒有法子的事了，你只有在兩種死法之下，選擇一個。」

突然間起了一股疾風，土龍吳剛，悄無聲息的突起發難，用頭作爲兵刃，直向紫袍人撞了過去。

這一下，大大出人意料之外，急如流矢劃空。

但那紫袍人應變夠快，右手一揮，急推而出。

蓬然一聲輕震，那紫袍人的右掌，正拍在吳剛的頭上。

白光迸冒，吳剛的腦袋被紫袍人一掌拍的粉碎，但吳剛猛衝之力，也把那紫袍人撞的向後退了三步！

這一下，俞秀凡攔住了金釣翁的身前，冷冷說道：「時間到了。」

紫袍人笑一笑，道·「還有一個金釣翁，請俞少俠再給我片刻工夫。」

俞秀凡道：「我很守信諾，最討厭不守信諾的人。」

紫袍人道·「哦！」

俞秀凡道：「你在片刻之間，連殺了武林中三位頂尖的高手，這份威風，這份煞氣，實是叫人佩服的很。」

紫袍人冷笑一聲，說道·「俞少俠，心中可是有些不服。」

俞秀凡道·「區區是有些不服，所以想領教兩招。」

紫袍人道·「在下平日太過和氣，使得他們四位錯把老虎當病貓，今日之死，咎由自取，實也怪不得在下了。」

俞秀凡道·「他們帮你殺了不少的人，尤其是忘情大師，雖是身難由己，但也罪不可恕，但他們死亡之前，忽然澈悟，這一點，倒叫在下有些替他們惋惜了。」

紫袍人道·「可惜的是，他們已經死了，人死就一了百了，以你俞少俠之能，只怕也無法使他們復生了。」

俞秀凡道：「那是因爲我給了你的承諾，如若我是個不守信諾的人，我相信可以阻止你殺死他們三個，自然，他們手沾血腥，滿身的罪惡，死的也是罪有應得了。」

紫袍人道：「這金釣翁和他們一樣，完全是一手沾滿血腥。」

俞秀凡道·「他的運氣好，在下覺着對閣下承諾的時間已經到了。」

紫袍人道·「不過是片刻之差，閣下怎能把時間如此劃分。」

俞秀凡說道：「這本來就是一個概略的分法，在下覺着你殺了三個人之後，時間已經到了！」

紫袍人道·「如是我覺得還不到呢？」

俞秀凡說道：「大丈夫一言如山，那只是心理上的一點束縛，但求心之所安罷了，如是閣下強詞奪理，那就要拿出一些眞實的本領來了。」

紫袍人道·「俞少俠不過是想和在下分個勝負，是麼？」

俞秀凡道·「不錯。」

紫袍人道·「何不多等片刻，讓在下除了金釣翁，咱們一對一的好好打上一架。」

俞秀凡道·「我已經給你機會，只怪你手脚太慢了。」

紫袍人道·「別忘了金釣翁也是雙手血腥，滿身罪惡的人。」

俞秀凡道·「可能是他運氣好一些，也許他積了什麼德，所以，四個人死了三個，却偏偏留下了他。」

紫袍人道·「哼！俞少俠，你認爲你就能保全他麼？」

俞秀凡道：「也許不能，不過，至少他可以晚死一些。」

紫袍人道·「俞秀凡你應該明白，金釣翁不死，你並非是多了一個朋友，而是多了一個敵人。」

俞秀凡道：「這就不用閣下你關心了。」

紫袍人臉色突然冷肅，道：「金釣翁，給你一個自絕的機會。」

金釣翁道：「土龍吳剛死了，但他死的轟

轟烈烈，而且，還給了閣下一點教訓，在下要死麼，至少也該學學吳兄。」

紫袍人道：「試試看，金釣翁！看看你有沒有這個機會？」

金釣翁道：「不用試了，在下不想稱英雄，俞少俠如若殺了你，在下落得檢個現成的便宜，打個落水狗。」

紫袍人冷笑一聲，道：「金釣翁，你會比忘情大師死的更慘一些。」

金釣翁說道：「不管是怎樣一個死法，在下也不會放在心上了，閣下也用不着這樣威脅我。」

俞秀凡突然接口說道：「閣下！咱們似乎是用不着再動口舌了，咱們應該動手了。」

紫袍人點點頭，突然向後退了三步，道：「好，閣下請出手吧！」

俞秀凡手握劍柄，道：「你亮兵刃吧！」

紫袍人道：「聽說你劍法很快，在下倒是想赤手空拳的見識，見識。」

俞秀凡冷冷說道：「我希望閣下再考慮一下。」

紫袍人道：「用不着了。」

俞秀凡道：「閣下如此誇口，想必是身負絕技了。」

紫袍人道：「好說，好說，俞少俠再三要和兄弟動手，何不出手試試？」

俞秀凡點點頭，道：「閣下小心了。」

忽地一揮右腕，長劍疾如閃光一般，直劈了過去。

但見那紫袍人身如隨風飄絮一般，隨着那刺來的劍勢，忽然間向後飄開五尺！

劍尖掠胸而過，正好劃開了紫袍人前胸的衣衫！

紫袍人臉色微變，道：「好快的劍法。」

俞秀凡道：「閣下能避開俞某人一劍，確也身手高明。」

喝聲中，連攻三劍。

但見紫袍人雙手飛舞，兩道金光，由袖底發了出來，一陣叮叮咚咚之聲，竟把俞秀凡的三劍擋開。

俞秀凡冷笑一聲，橫劍而立，道：「該閣下出手了。」

他連出四劍，未傷對方，心中也是暗暗震駭。

自出道以來，俞秀凡第一次遇上了這樣的敵手。

紫袍人雖然封開了四劍，但也用盡了全身的解數，對俞秀凡的快劍，也感到震駭莫名。

長長吁一口氣，紫袍人緩緩地說道：「俞少俠，驚天劍絕技，尚未施展，在下恭候教益了。」

俞秀凡道：「既是如此，在下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展開了驚天劍法，攻了過去。

劍光如長江大河一般，傾洩而下，綿綿密密，攻勢銳利至極。

那紫袍人雙手突然多了兩把金色的短劍，左飛右舞，竟然封住了俞秀凡的攻勢。

自學劍以來，俞秀凡第一次遇上單打獨鬥的勁敵，不禁激起了爭勝之心，提聚真氣，全力施爲。

百合之後，劍光擴及一丈開外，無名氏，石生山等，都感覺到冷厲的劍風侵肌。

金釣翁手執金竿，全神貫注在兩人的搏殺之上，等待最有利的一擊。

忽然間，俞秀凡發出了一聲長嘯，手中的劍法忽然一變。

但見劍氣籠收，散佈的劍光，凝聚成一道冷芒，直捲過去。

一陣金鐵交鳴之後，雙方又恢復了對峙之勢。

那紫袍人身上一件長衫，被劃了數道裂口，鮮血由裂口中滲了出來。

顯然，那紫袍人不但被劃破了衣衫，而且傷及肌膚！

俞秀凡臉上也見了汗水。

這一仗，他似是用了全力。

緩緩吁一口氣，道：「閣下還不認輸？」

紫袍人道：「俞少俠劍氣迫人，不過，在下還有再戰之能。」

忽然間，雙手齊揮，兩把金劍脫手而出，分襲俞秀凡前胸，咽喉。

俞秀凡右手疾擊，身子微側，避過了咽喉要害，但他要兼顧攻敵，已無法避開前胸的金劍。

匆忙間，一側身子，金劍刷的一聲，掠過前胸，劃破了衣衫，也劃破了前胸的肌膚。

鮮血泉湧，流了出來。

但俞秀凡却有機會刺出了一劍。

這一劍快如閃電，由那紫袍人的前胸，洞穿到後背。

鮮血由前胸至後背，兩面噴出。

紫袍人臉色慘白，緩緩說道：「俞秀凡，你的劍法很快。」

俞秀凡冷笑一聲，接道：「閣下這一招偷襲，也很凌厲！」

紫袍人五官扭曲，泛起一個痛苦的笑容，道：「多謝誇獎，我只是一個——」

是一個什麼，他沒有說出口來。

吐出一口鮮血，倒地而逝。

俞秀凡望望那紫袍人的身體，黯然歎息一聲，道：「這一劍，如能偏一些，我們就可以多得到不少內情。」

金釣翁行前兩步，伸手取出一包金創藥，道：「造化城主的金創藥俞少俠要不要用？」

無名氏接道：「藥中有毒麼？」

金釣翁道：「不知道，不過，在下用過兩次，止血生肌，極具神效。」

俞秀凡道：「金創藥中，不會含毒。」

金釣翁打開了金創藥，替俞秀凡敷上，包好。

「俞少俠，老朽還有幾個時辰的生命，不知有什麼可爲效勞之處？」

俞秀凡道：「好說，好說。老前輩只有幾個時辰的性命了，應該十分珍惜，老前輩想幹什麼，悉聽尊便了。」

金釣翁笑道：「我糊塗了二十年，現在應該做幾件清醒的事了。」

俞秀凡道：「老前輩準備作什麼？」

金釣翁道：「老朽先把胸中所知造化城中的形勢，告訴俞少俠。」

俞秀凡道：「老前輩，這是我們最希望知道的事情，不過你只有——」

金釣翁接道：「我只有幾個時辰好活了，至少應該活的正正大大，淸淸白白對麼？」

無名氏接道：「老前輩，可否告訴咱們，那是一種什麼樣的痛苦，竟然叫人想而生畏，懇求自絕。」

金釣翁道：「凡是人，都不可能忍受那種痛苦，那是一種無法形容出來的痛苦，像萬千隻毒蟻，在經脈中爬行，像千百支鋼針，在內腑刺挑。痛的人全身冷汗淋漓，但這倒可以忍受，最難忍受的，是那一股怪癢，癢的人心神皆慄。」

俞秀凡道：「果然是一種超過一個人可能忍受的痛苦。」

金釣翁道：「在那種痛苦之下，一個人有什麼話就會說出什麼話，想想看，在那種情形之下，那還有什麼機密可言。」

（未完）